

《那小子真帅》一

暑假不知不觉很快就过去了，转眼又到了要开学的日子。朋友们聚在一起起劲儿地商量着在开学之前找个什么地方去旅旅行，用他们的话说就是：说不定在旅行中能有什么艳遇呢！颇有一番垂死挣扎的滋味。真服了他们，“死前”还不忘寻欢作乐。

我还是那个我，整天百无聊赖地在网上逛来逛去，

真是对不住像花一样灿烂的18岁啊！ - - ^

这个假期实在是太长了，几乎所有的网站都已经被我逛了一遍，悲惨啊！呜呜呜呜...

“大集合”！一个网站名突然映入我眼帘，这是最后一个我还没去过的会员网站，就是它了，“大集合”！我兴冲冲地点了加入键。

在它的聊天室里，我一个女高的朋友都没有碰到，看看留言板，也没有那群死人的消息，最后我点开了来访者留言，耶~！OO“道日女高的都注意了~”留言板上的一个题目引起了我的注意——

落款是“智银圣”。

如果我猜得没错，这家伙应该是个男的。什么呀！自以为是的家伙，竟敢留下这么嚣张的题目。我接着点击了题目，查看留言的具体内容。

“你们不要没事到处乱晃，影响市容，知道吗？！看完生气了吧？那你们也留言呀~~哈哈！”

太过分了，太过分了，内容果然比题目更加惹人厌。 - - .....， - - .....我们学校是果川属于名校，以学生学习刻苦而出名，所以很多人想当然地认为我们打扮得必定很对不起大家：死气沉沉的黑色校服，一色的不得超过两耳的短发（前面和后面都是），因为学习负担沉重而满脸菜色的面容， - - 再加上整个学校70%的眼镜佩戴率。所以如果聊天时你说自己是道日女高的，对方的反应往往只有一个：

“Faint！”

但即使如此，他这么说我们不是太过分了吗！我们学校的那帮家伙属于超级热爱学习的人种，像“大集合”这种地方每周可能也就一两个人来，所以这个留言在留言板上写了好几天了也没有人反击，而且就算她们来了，她们也不会去留言的（我在我们学校属于珍稀动物，还有我的死党希灿）。我的个性中可能有点多血质的倾向（虽然表面看不出来），所以我决定了，为了同胞们的名誉，我一定要和这个留言奋战到底。

“太嚣张了！你长得很美吗？~去死吧，去死！”

写完之后，觉得太歹毒了些，其实是心里有点怕怕的，所以又修改了一下，——

“你哪只眼睛看见我们影响市容了？你看见了吗？有本事过来看呀！”

心中还是觉得有点不安，于是又擦掉重写，——

“你不觉得自己说得太过火了吗？我们比你强10倍~”

嗯，这个不错 - - ^

.....不过我的语气是不是越来越弱势了.....算了，就这样吧！该死，贴留言的地方在哪儿？我在网页上找来找去.....

终于都搞定了，过后我还是不放心，基本上每隔一个小时就去“大集合”看看我的留言有没有被删掉。还算不错，没人敢动我的留言。

时间不知不觉地过去，转眼就到了日落西山的时候，我这才发觉肚子已经饿得咕咕叫了。哥哥这家伙自己跑去了镜浦台，妈妈去参加她所谓的主妇集会，爸爸也得过段时间才能下班，没办法，只能自力更生了。我摸进厨房，准备找瓶辣椒酱拌饭吃。 - . , -

叮铃铃~叮铃铃~叮铃铃~

电话铃突兀地响了起来！我赶紧丢下手上的辣椒酱瓶跑到客厅去接电话。

“喂，你好。”

“你搞什么鬼啊？”

对方在说什么？ - - ^

我甩了甩自己的头，确定自己不是在幻听，OO电话里传来的分明是一个男生的声音，而且绝对不是正民（正民是我惟一的男性朋友，不是男朋友，记住了）在和我开玩笑。

“对不起，你是谁呀？我想您是不是搞错电话号码了？”

“我就是找你，我问你在搞什么鬼~？”

我总算有点搞清楚状况了，看来对方确实是来找我茬的。

“你是谁？”

“我？我是尚高的智银圣。”对方傲气十足地回答。

〇〇啊……智银圣！就是刚才“大集合”里面的那个。他听起来似乎很生气，什么呀，我才是该生气的那个呢！搞不清状况的家伙。 - -

“你打电话来想干吗？”

“你是女高的？”

“是又怎么样？”我十分挑衅地回答。

“该死，你竟然敢反驳我的留言，你活得不耐烦了，你认识尚高的谁？”

该死？ - - ^

他竟然说我该死，这下我真的生气了。

“如果我说谁也不认识呢？”

“你胆子倒不小。”对方似乎对碰到我这么死硬派的女人感到很惊讶。

“你就为这个打电话来？还有，你是怎么知道我电话号码的？”

“当然是看了你网上的档案，你自己干了些什么你自己心里有数，难道这个还不值得我打电话来骂你一通吗？”

“喂，别恶人先告状，是谁先在网上乱留言的？你还好意思问我干了些什么。”

“喂喂，你们听听这家伙怎么说！‘还好意思问我干了些什么’。哈哈哈哈哈！”电话里的声音突然离开了话筒。

气死我了，这家伙竟然一边笑一边向他旁边的人模仿我说话。

“去死吧你。混蛋，混蛋！”

啪的一声，我挂掉了电话。不知道该如何应付接下来的状况，我只能顺着自己的性子挂断了电话。我被那个混蛋气得浑身直哆嗦，这种情形可真是生平第一次。

气都气死了，哪还有心情吃饭，气死我了，气死我了，可恶的家伙。

叮铃铃~叮铃铃~叮铃铃~

电话铃声又响了起来，呃呃~阴魂不散的家伙。

连载二

我一把拔掉了家里的电话线。——这一招是和哥哥学的。我哥哥是尚高毕业的，老喜欢打着长兄的旗号管我的闲事。……不管怎样，现在想静下心来吃饭是不可能的了。我心急火燎地又登陆到“大集合”上，噢噢！有点意外，我本来以为留言板上会脏话连篇的，可是相反的，那家伙反而把之前的留言删掉了。什么和什么呀，真是怪人一个！我也赶紧删掉了自己的留言，以示自己的宽宏大量。这样以后就天下太平了吧！我欣慰地想到。 - - 不过后来发生的事情证明了我当时的想法真是太天真了。

第二天，我把昨天在“大集合”上发生的一切都告诉了我的死党希灿（她是我们学校唯一一个和我说得来的朋友）。

“智银圣？这个名字好像在哪儿听过……”希灿庄重地偏头沉思着，似乎很在意这个名字。

“〇〇在哪儿？”我知道希灿在这方面一向信息比我灵通。

“不记得了，反正肯定是听过。”希灿很肯定地说。

“我该怎么办，就这么算了？——”

“那就是韩千穗你的问题了。不过当时你为什么会有想到留言？”

“不知道，我看着太气愤了，一时冲动就……呵呵呵。”

“电话有来电显示吧，你的？”

“嗯。”

“别接电话，如果是那个智银圣打来的。”

“好，但想想还是觉得恐怖。”

“他真的说连女生都打？”希灿不敢相信地问道。

“嗯~！”我点点头，对方确实这么说过，也不知道是真是假，所以我才怕啊！

事情仿佛就这么过去了。但老天是不可能就这么轻易放过我的，我担心的事情终于在两个礼拜零三天之后，也就是开学的前一天发生了。

为了开学后能以全新的面貌展现在我们学校那些家伙面前（其实并不是为了我们学校里面的家伙，而是为了在上学路上有可能碰到的隔壁学校的男生，呵呵呵呵），我不辞辛苦地来到自己经常去的美容院，希望把自己卷卷曲曲的头发拉直一下（绝不是我烫了发，而是从妈妈那儿遗传得到的天然卷发）。那个美容院剪头发的大哥长得不错，不过听说他最近换了发

型，变难看了，没办法，还是得去面对现实啊！出乎意料，美容院里的人并不是很多，可能是因为时间还早的缘故吧。我一进门，美容院里的大姐就热情地迎了上来。

“哎呀～千穗，最近可变漂亮了不少啊！^o^”

“哪里有。-，-”其实我心里早已乐开了花，女孩子嘛！哪有不喜欢听别人称赞自己的。

“我说有就有。”大姐奉承人的经验也很老到了，才不会理会我的否认。

一会儿之后，一顶圆不隆咚的塑料帽子就罩在了我的头上。

真是便宜没好货啊！这次我算是切身体会到了，连个帽子都这么难看。

就在这个时候……

“当啷～”

美容院门上的小铃铛摇晃了一下自己的小小身躯，预示着又有客人进来了。

哇NBC2B#

我眯起自己圆圆的眼睛，进来的是三名男生，不过这不是重点，重点是他们长得太帅了。一下子在我眼前出现三名帅哥，我感觉有点头晕。他们三个都顶着一头醒目的黄发，明天就要开学了，我猜他们肯定是为了把头发恢复成黑色而来的。果然，美容院的大姐也有和我一样的想法，且听他们在一旁的对话——

“请问您是想染黑吗？”大姐殷勤地问道。

“不是，我想剪短。”其中一个帅哥回答。

“这样啊，我还以为您想褪掉染料呢！”

“不用了，剪短一些就可以了，短一点。”那个男生用手在头上比划了一下。

不知情识趣的大姐竟然把那个要剪头发的男生带到了我旁边的一个位置。- -讨厌，我这副丑样子哪能被帅哥看见，我把头埋得更低了。不过这种姿势我就欣赏不到帅哥了，真郁闷。

“千穗--，你是要上药水长期拉直，还是只是用直板夹夹一下？”大姐温柔地询问我。

讨厌，大姐，干吗叫人家的名字？——你直接弄不就行了。——

“上药水拉直吧。”我不怎么情愿地回答。

突然，我感到身边传来炯炯的目光。怎么了？OO我不解地抬起头，发现那个黄头发正使劲地盯着我看。天啊！真的是他们，- -我总算记起他们是谁了。

连载三

不能怪我这么吃惊。OO坐在旁边看我的竟然是尚高四大天王（尚高选出的四名又帅又厉害的超级偶像学生）之一。上次和希灿一起无意中碰到过他们，惹得希灿大呼小叫，让我们立马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我差点没找个地缝钻进去。当然他们是不可能认识我的。虽然他们在尚高的女生中间人气鼎盛，不过在我看来，这些长得比女人还要美的家伙是浪费资源，简而言之就是和女生抢饭碗。- -^

我最讨厌这种长得如花似玉、俊美无匹的男人了。

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做，我飞快地调转自己的视线。正在我彷徨无助时，坐在我旁边那个黄头发家伙突然阴恻恻地朝我笑了起来，我打了一个寒战，一种不好的预感涌上心头。

“喂，你是女高的吧？”他不客气地问道。

“我？”我用手指了指自己的鼻子，不太敢相信帅哥居然主动向我搭讪。

“就是说你！”

“你想干什么？”

“没什么，我只是随便问问。^ - ^”黄头发笑得更阴险了。

“我是女高的。”

“银圣！就是她，就是她！”

那家伙突然像发疯一样地大声叫道，而且说话对象是他坐在沙发上的朋友。

“你说什么？”其中一个问他，显然他也被自己的伙伴弄糊涂了。- -^

“她是女高的，就是‘大集合’上的那个！那次摔了你电话还在电话里骂你的~~”

不会吧，不会这么丧吧~~~！

天下竟然有这样巧的事，他们就是上次电话里的无聊分子……可惜我头上正顶着一顶可怕的塑料帽子，无法夺路而逃。——大姐，救命啊！——我对着镜子里的大姐投去哀凄可怜的求救目光，谁知那位大姐看都没看我一眼，只是不断地用她那张圆脸张望那些家伙。色女！

我在心中骂道，早已忘记了自己刚才还不是和她一样。

惟一对我的表情有反应的，是镜子里那个向我走来的高个黄头发男生，如果我猜得没

错，他应该就是智银圣。O.，O

“喂，把头转过来。”同上次在电话里一样傲慢无礼的声音从我大圆帽子的上方传来，-

看来想躲是躲不掉了。那位大姐不知在我的头上又抹了些什么，把我推到一台机器下转身就逃之夭夭了，亏她还装出一副很起劲地四处做着清洁的样子。

我这样子怎么转头，他也不想，这个白痴。

但这个疯子竟然用最意想不到的方法解决了这个问题。他一把把挡住我脸的塑料帽子推到后面，伸手握住我的下巴，然后手微微用劲往上一提。……就这样，我终于和他有了第一次的面对面。 - - ^

连载四

- - ^ - - 他就这么死死地盯着我。虽然不想承认，

但我不得不说，这个男生给了我“惊艳”的感觉，没错，是惊艳。白皙的脸庞，短得向上支NB C 2 A W诺那梆粕头发，不是双眼皮却够大的眼睛，典型的柏原崇似的眼睛，不，他的眼睛比柏原崇的还要漂亮。日本漫画里的不良少年应该就是这副样子了。OO

他真的就是那个混蛋吗？NB 3 2 A \* NB 3 2 A！！我讨厌承认他长得很帅。

“我说得没错吧，就是她，韩千穗，女高的那家伙！”刚才坐在我旁边剪头发的那个笨蛋又在一旁大呼小叫地向他的同伙嚷嚷。

“嗯，就是她！^^”那个叫做智银圣的家伙勉强地扯了扯嘴角，把我的塑料帽子越捏越紧。看来他似乎对我的火气不小啊。

什么呀，就算是我俩积怨甚深，也应该是我对他火大才对，怎么反变成他强压怒火了？>

<

“^o^”我一脸傻笑。

“还记得我吗？智银圣？！- -”那个叫智银圣的家伙试探地问了问。

“^o^”我还是一脸傻笑，有时候装傻是最好的逃生方法，这是我的经验之谈。

看来他教养还不错，一再彬彬有礼地询问看起来还是一脸迷茫的我。

“你说这笔账该怎么算？^^”对方声音轻柔得根本不像在兴师问罪。

我决定装傻到底，表情不变地低下头，玩弄着自己的手指头。那家伙可没这么好打发，对于我的毫无反应，他的反应是一把推开捣蛋鬼（不知道那个黄毛的名字，暂时先称他为捣蛋鬼），然后又向我跨进了一步。——大姐，救救我啊！我可是你美容院的常客啊！我在心中呐喊，呜呜！可惜大姐对我心中的求救毫无感应。

“那个……我们不是都已经了结了吗？哈哈，哈哈~^^”

我很没骨气地对他露出献媚的傻笑，满心希望他能就此作罢。可惜我的美梦马上就破灭了

“你可知我等这一天多久了？^^”智银圣那家伙皮笑肉不笑地说道。

- - ^ 什么都不得有第一次嘛，我在心里小声嘀咕。坐在沙发上的一个，捣蛋鬼，再加上智银圣，他们一共有三个人，而我就一个女生，一对三，形势对我大大的不利呀！但就这么卑躬屈膝下去可不是办法，我决定了，我要重振雌风，呵呵呵~智银圣，你等着看招吧！><

“现在我在弄头发，有什么事等我做完头发后再解决。”我总算很有气势地甩出了这句话。

不错，很有派头，我在心中称赞自己。

“我也没心情揍一个头顶南瓜的家伙。- -你动作快一点。”那家伙扔下了这么一句可怕的话，才转身又重新回到了沙发。

直到他终于离开，美容院的大姐才又带着满脸虚情假意的笑容来到我身边，接着为我拉直头发。- - ^我对着镜子，她使劲地做了个鬼脸。我旁边的捣蛋鬼还不肯放过我，幸灾乐祸地冲我说道：

“银圣可是真的会打女生喔！”

“-，.-”

一定得想办法逃走，我在心底说。

如果向大姐求情从后门逃走的话，捣蛋鬼在旁边肯定得坏我的事，还是先等等再说吧。一分钟，两分钟，做过头发拉直的人都知道，做一次这个不亚于一次耐心测试，没有几个小时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恐怖的30分钟好不容易过去了，不过我头型的完成还是遥遥无期。

捣蛋鬼剪完了头发，蹦蹦跳跳地向沙发边跑去。真受不了，坐在沙发上的三个人齐刷刷地向我行注目礼，看得我头皮直发麻。 - - ^ 他们的一举一动我都从镜子里看得一清二楚。——

5分钟过去了，10分钟过去了，又一个30分钟过去了，他们竟然还没有走。——呃~变态。

“大姐，越慢越好。 - - ^ ”

“好的。 ^ - ^ ”

他们应该没听见吧。 - , . -

“天啊，她是在头发上涂金子吗？两个小时都过去了！”智银圣那家伙终于熬不住，大叫了出来。呵呵呵，看来我的奸计快得逞了。

捣蛋鬼这时接话了：“女孩子做这个本来就需要很长时间的。上次我陪海媛去做头发，等得我都快挂掉了。”

“还需要很长时间吗？”银圣脸色不怎么好看地问道。

“大概还要一个小时吧！”捣蛋鬼总算说了一句对我有帮助的话。

“还要一个小时？！这底是在做什么！”那个叫智银圣的家伙不耐烦地揉捏着

“头发拉直呀。”捣蛋鬼很好心地提醒他。

“该死，猴子都可以进化成人了。”智银圣低咒出声。

- , . - - , . - - , . - 我几乎想当场大笑出声，

但现在还不是时候，所以我只是哼了几下。

忍耐，忍耐，韩千穗，胜利在望了，我安慰自己。上帝终于听见我心中的祷告了，智银圣刷的一下从沙发上站起来，接着其余两个家伙也跟着站了起来。

“你给我老老实实待在这儿，如果一会儿回来我们见不到你的人，下次再被我们碰到，你就会死得更难看，知道了吗？”

^ 0 ^ 终于撑不住，要到别的地方去了吧！呵呵呵呵， - , . -

走啊，走啊~快走呀。 ^ 0 ^

“你要是真的跑了的话，下次你就死定了！记住了吗？我要想从你们学校找出你来是易于翻手。”

知道了，知道了， - , . - 快走吧。 - - ^ 但是...

...有“易于翻手”这个词吗？ - - 管他的，总之这家伙要走了。智银圣扔下了这句话之后，嘭当一声甩上门扬长而去。狂妄自大的家伙，你真的以为我会像你那么笨，乖乖地等着啊！白痴。

“大姐，快弄好了吗？”一见他们出了门，我马上心急火燎地问道。

“我又重新给你上了一次药水，只要等它干了就行了。 ^ o ^ ”

“不用了，不用了，我就这样了！是四万块吧！”

“嗯，是的，你真的要就这样出去？ ^ - ^ ”

“给您钱，谢谢了，再见！”

我一把从钱包里拽出钱，拖着还湿嗒嗒滴着药水的头发，用生平罕见的速度向家里狂奔而去。2001年8月21日，我——韩千穗，像疯了一样地奔跑，顶着满头粘乎乎还不断向下滴的药水像疯了一样的奔跑，完全顾不上一路上别人的侧目和嘲笑。20分钟的路程我8分钟就跑完了，创造了又一新记录。

回到家，我赶紧用清水把头发全部漂洗了一遍。嗯~，漂亮，不错，满足了，我一个人在镜子面前臭美了一阵，看着乱糟糟卷曲的头发变得光滑柔顺，不由心情大好。 - , . - 呵呵呵。如果没有遇见捣蛋鬼和智银圣，那就更 perfect 了。现在，我可以高枕无忧地迎接明天的开学了.....

当天晚上，智银圣那家伙又阴魂不散地跑入我的梦中来纠缠我，整个晚上他一直拿着杀虫剂在追赶我。开学的前一个晚上我就这么在彻夜不止的尖叫声中度过了。

第二天早晨。我的新发型立刻成为家人餐桌上的话题。 - -

妈妈：你的头发有点奇怪！

我： - - 喔~我做了焗油护理。

妈妈：家里可以做焗油吗？

我：啊~我昨天去超市买了一次性的焗油膏。

哥哥：她肯定是花钱去美容院做的头发拉直。

我：我没有。

妈妈： - , . - 韩千穗你~

我：都说没有了！我真的只是做了做护理！哥哥能知道些什么！

爸爸：算了，算了，吃饭。

妈妈：花了多少钱？

我：妈妈！这是最新产品，和你说也不明白，叫“芭比芭比”，用它做头发护理，头发马上就能变直了，你什么都不知道！

哥哥：肯定是用“芭比芭比”在美容院做的。

妈妈：到底花了多少钱？ - , . - ^

我： - - 我要迟到了！

三十六计走为上策，赶快逃走才是明智之举，我几口扒完碗里的饭，溜出了这个恶魔包围圈。 - - ^ 但今天我真的有种不祥的预感，上帝保佑，千万不要是智银圣，千万不要是他。揣着一颗忐忑不安的心，我终于跨进了久违的学校大门。啊！学校，我久违的学校（其实放假我们也应该经常去学校，但我和希灿两个例外）！

勉强打起精神解释道，希望能改变一下对我的态度。

“这么晚还一个人到处乱晃，你有没有长脑子。”事实证明想要母猪上树是不可能的，智银圣的口气更坏了。

这个兔崽子，给他点阳光就灿烂，我在心底皱了皱眉头，对他的感激之心已大打折扣。

“不管怎么说，谢谢你。”

“贤城，你把那边那个家伙扔到车里，然后送他去警察局。看到他的脸我就难受。”智银圣扭头对另外一个人说道。

那个被称作贤城的家伙马上一蹦一跳地向金鱼眼跑去。嗯~！长得还不错，那个叫贤城的，呵呵~呵呵，没办法，不是我好了伤疤忘了痛，而实在是难改色、女、本、色、啊！

连载八

智银圣疑惑地瞟了一眼又哭又笑的我，随后漫不经心地问道：

“你被吓傻了？”

“嗯，什么？ - - ^ ”我有点没转过弯来，对他突如其来的关心受宠若惊。

“我问你在那儿嘻嘻傻笑什么？”

“谁傻笑了，笑也不会冲你笑。”我不服气地昂首挺胸。

“现在没事了，连嗓门都变大了。”智银圣满含讥讽地冲我说道。

和这种人完全没有共同语言。

“你为什么没给我打电话？撞了我就想这么一走了之吗？”

我又不是傻瓜，难道会自投罗网，我在心里暗暗和他顶嘴。就在这时，穿得很漂亮的四个女孩中头发最长的那一个，款款地走近智银圣，在他耳边轻轻说道：“银圣，我们走吧，我好怕呀！”长发女孩的声音柔媚婉约，娇滴滴的样子让我这个女人的骨头都酥了。

“你们先走吧。”智银圣没什么表情地说道。

美女在侧而能丝毫不为所动，我倒是有佩服他了。

“为什么？”这下换美女疑惑了。

“我怕她又溜了。”说话的同时，智银圣目不转睛地盯着我。

“……”长头发什么也没说。

借着灯光，我打量起长头发来。只见她长着一副……用希灿的话说，克隆最近《蓝色生死恋》中女主角宋慧乔的脸蛋。如果我猜得没错的话，她也是尚高的。

“要不是我，你可就被那个金鱼眼强奸了，嘿嘿嘿！”

不用说，我也知道这是捣蛋鬼在发表高论了，他怎么还没走。==

“银圣，好好享受啊！别急着跟过来。”另外一个穿得很正式的家伙说。

臭小子，我又不是什么菜，还好好享受呢。

那个叫贤城的家伙走到金鱼眼身边，又给了他几脚，把他往车上一扔，然后开着那辆大卡车扬长而去。

“你们都走吧，我一会儿就过去。”智银圣发话了，他果然是“四大天王”的头，很有老大的气势。

一群男男女女向着市中心走去，渐渐远离了我的视线。如果我没看错，那个长头发的女孩子回头看了我和智银圣好几次。捣蛋鬼更是一边嘿嘿笑，一边细着嗓子叫道：“小心点呀，银圣！”

什么叫小心一点， - - ^ 难道我还会吃了他智银圣不成，该小心的人是我才对。

“你家在哪儿？”看到他们走远了，智银圣这才开口。

“嗯，你说什么？”

“我问你家在哪儿！”智银圣似乎对我在他面前总是心不在焉的样子极为恼火，咆哮着又重复了一遍自己的话。

“干吗突然叫那么大声？”我掏了掏自己被震得发麻的耳朵，小声埋怨道，“拐过那个角就到了。”

“走吧。”

“去哪儿？”我又搞不懂他了。

“你家。”

“你没喝醉吧？”我很好心地提醒他。

“谁说要进去了？我是说要送你到家门口！我说的话你到底有没有好好听，还是你真的智商为零。”智银圣就差没离地三尺了，破天荒地给我解释了他说的话，看得出来，如果我再多问一个字，他就准备掐我的脖子了。没办法，谁要他说话这么简练，而我这个人天生理解力差，抓不住别人说话的重点是家常便饭。

“知道了，知道了。 - - ^ ”我识趣地不再问会惹怒他的问题。

“下次记住好好听话。”

“……”

明明是很短的一段路，今天我觉得尤其长。

“进去后给我打电话。”

“为什么要给你打？”

“要你打就打，N F D A 5 `率裁础！敝且圣又露出刚才那种不耐烦的神情。

“我们家电话禁止外拨。”

“这是什么话？”

“就是说不能往外打电话。”

“原来你家这么穷啊！对不起，我不知道。”这家伙倒也坦率，立刻向我道歉。

“不是这样的。 - - ^ ”我也不知该如何向他解释了。

“那有手机吧？”

“有。”

“那用手机打。”

“你给我打吧。”

“不要，我要查你的电话还得登陆‘大集合’网站，查看你的个人资料，麻烦死了。”

“那你上次不是已经查过我个人档案了吗？”

“那是别人帮我查的。”他的语气躲躲闪闪的，似乎里面藏着什么玄机

“我的手机也不能往外拨电话。”

“你想气死我啊，你想死吗？”他又来了，说着那句威胁别人的口头禅，他就这么喜欢杀人啊！

“除了‘你想死’你不会说别的了。”我不怕死地挑战他的权威，嘟着嘴不满地向他嚷嚷道，接下来他又该火冒三丈了吧！

“进去吧，以后别太晚出来，上次我不是看见你有一个挺要好的朋友吗？下次记得和她一起行动。”不知是智银圣神经太迟钝还是怎么的，他并没有理会我语气中的挑衅，而是另外说了一番话。虽然语气还是不怎么好，但我能感到其中的好意与关心。我的心没来由地突地一跳。

“知道了，谢了。慢走。”我故作毫不在意地和他道别。

“你要是不给我打电话……”

“知道了，我会死的对吗？……我会打的。”为了加强语气，我使劲地点了点头。

“这还差不多，我走了。”智银圣这才缓和了脸上的表情，少见的不再冲我一副凶神恶煞的样子。

他为什么会穿得那么正式，我心里好奇得要死却不好意思问。看着他渐渐远去的背影，我才发现他的头发又染回了黑色，看来他这个人也不是那么坏嘛。冲着他的背影，我的嘴角不自觉露出了一个漂亮的弧形。进到家里，谁也没有意识到我是出去了一趟又回来的，连招呼也没有和我打一声。怎么办，我还得打电话呀。

咚咚~！

“谁呀？”大灰狼在里面说道。

“哥哥，你还没有睡吧？^o^”小白兔在外面怯怯地问。

“嗯。”

“那我进来了。”

“不要。”哥哥想也不想地拒绝了。

“我就要进来，我进来了。”我决定也无赖一回，再这么一直和他彬彬有礼下去，我今天一晚上都别想达成自己的意愿了。对付什么人就应该用什么招，所以我不管三七二十一地推门闯了进去。

哥哥打着学习的旗号，实际却是坐在电脑前玩游戏，看得我想吐血。

“哥哥，我真的有急事用电话，就用一小会儿，10秒钟。”

“不行。”

“为什么不可以？”

“那天你没有做拌饭给我吃。”除了吃还是吃，他是猪投胎啊！

“以后我做10次拌饭给你吃。”

“……”韩哲凝沉吟了一下，显然对我的提议十分动心。

“你能写份保证书吗？”

“……写，我写。我保证将来做10次拌饭给你吃。”愣了一会儿，我还是十分爽快地答应了哥哥的无理要求，谁让我现在急着用电话呢。

“把纸拿出来，第一个抽屉里有。”

真是畜生。--^直到我一字不漏地写完保证书，甚至夸张地按上了我的手指印，那个猪狗不如的家伙才把他的手机递给我。

“就在这儿打。”哥哥又附加了一个限制条款。

“为什么？”

“不答应的话就别打。”

“行~！都听你的~！”我回答得心不甘情不愿。

嘟~嘟嘟~嘟~

“谁呀？！”电话那头传来智银圣不耐烦的声音，吓了我一跳。

让我在一瞬间有扔电话的冲动。

“你总是这么接电话呀？”我轻轻地抱怨了他一句，长期给他打电话只怕能强健我的心脏。

“我是千穗。”

“喔~是你！”智银圣漫不经心地应了一声。

“你总是这么接电话吗？”我不知道该和他说什么，只能硬着头皮问了一句。

“嗯。”

“我打过电话了。”

“嗯。”智银圣还是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

“……”这下我实在找不出有什么话可以和他说了。

“银圣，你帮我把这个打开。”手机里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

“你自己去想办法。”果然是他一贯的冷酷无情作风。

真不愧是智银圣，不晓得谁才会让他另眼相看。

“不管怎么说，今天谢谢你了。”我很诚心地说道。

嗯。”

他是哑巴吗，只会“嗯嗯”。

就在此时，“赶快挂了，超过两分钟了。”这是韩哲凝的声音。

该死，那个猪狗不如的家伙开始心疼他的电话费，催我挂电话了。我赶紧拿开电话，向哥哥哀求道：

“哥哥，就快好了，再打一分钟。我不刚开始说吗？”

恶小子（我哥哥）一言不发，没有表情地瞪着我。“呼~！”我松了一口气。

“喂喂~！”希望智银圣那个性子急躁的家伙还在。

“干什么呀，怎么一会儿有声一会儿没声。”

“没什么，只是哥哥他……”

噢哩~喔哩喔~

== ^.....

“什么声音呀？”

智银圣吃惊地问道：“到底是什么声音？”

- - ^ 但我怎么好意思告诉他，这是我那个白痴大哥在唱歌的声音。

只要我使用电话的时间稍微过长，他就开始在一旁人猿泰山，引吭高歌，每次都是这样。

“对，对不起，我明天再给你打电话吧。”

“嗯，12点钟打。”

“我们那个时候还在上课。”

“别开玩笑，那个时候应该是午餐时间。”

“你们学校和我们学校不太一样。 - - ^ ”

“那么一点钟打吧。”

“好，我挂了。”说完我准备挂上电话。

嘟……嘟……嘟……

我话音还没落，智银圣那边就“啪”地一声把电话给挂了，什么呀，不懂礼貌的家伙，我愤愤地合上手机盖，看到还在一旁面无表情使劲狂吠的哥哥，我更是怒火中烧。 = =

“乘人之危的小人，手机还给你。现在满意了。咱们以后走着瞧！”我“啪”地一下把手机扔到他手里。

拌饭里面记着放火腿。”韩哲凝没有理会我威胁的话，反而突然说出一句不相干的话来。

“现在就要做？”

“我肚子饿了。”韩哲凝摸着肚子，一副趾高气扬的神气，就像我是他的女佣一样。

厚颜无耻的家伙，去死吧，去死吧。我周边的男人怎么都这副德性。……啊，对了， - - ^

正民……我还是没给他打电话。

连载九

- - ^ 如果又去找韩哲凝那个猪狗不如的家伙借电话，我估计这一次他该在我耳边《西便制》（西便制是一种传统的韩国曲艺形式，相当于中国的京剧——译注）了。我还是明天向希灿借电话打给他吧。苦命的我现在得去给那个畜生哥哥做拌饭了。做了不多大会儿功夫，妈妈又开始骂我了。

“疯丫头，大半夜的在厨房里搞什么鬼！”

呜呜呜，我真是比窦娥还冤啊！

第二天。

现在本是上课的时间，我和希灿却悄悄溜到了洗手间，你要问为什么。不为什么，总之就是这样了。你说我是心虚，开玩笑，我才不会为昨天逃课的事担心呢！

“该死，是哪些混蛋把洗手间弄得这么脏兮兮的。>>”一进洗手间我就皱起了眉头。洗手间的地板上，梳妆台上，到处都是湿淋淋的，像刚经过了暴风雨的洗礼一般。

“现在你知道抱怨洗手间脏兮兮的了，平常用的时候怎么没想到？！”希灿紧跟在我后面进来说，“言归正传，昨天的事后来到底怎么样了？你真的打算同那家伙交往？”

“ - , . - 不知道，我都快气死了，应该是开玩笑的吧！昨天简直像噩梦一样。”我垂头丧气地撑在梳妆台上，看着镜子中的自己。

“他要你一点钟给他打电话，你不打吗？”希灿突然想起了我刚才告诉他的话。

“ - - ^ 现在几点了？”惨了，我早把这件事忘到九霄云外，所以我赶紧慌慌张张地向希灿问道。

“一点半。 - , . - ”

“你怎么不早说？ - - ^ ”

“你什么时候给过我机会说话了，自己一个人不停地在那儿唧唧歪歪~唧唧歪歪的。== ”

“这下我死定了，这下我死定了，希灿，把你的电话借一下。^ o ^”我一边急得团团转，一边向希灿借手机。

“只准讲五分钟。”希灿伸出五个指头比划着。

“你可别再唱歌了。”昨天韩哲凝的事还让我心有余悸。

“唱歌？”希灿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地问道。

“没什么，没什么。”我挥了挥手，现在打电话才是头等大事。

我拨电话的间隙，希灿不怀好意地在一旁说道：

“我看你是越来越听智银圣的话了，真是一只驯服的小猫啊！”

“你去死吧！- - ^”我头也不抬地骂了希灿一句。

“你是谁？”><

我倒

“喂，我是千穗。- -”声音像小老鼠在灯台上偷油一样。

这下完蛋了，他怎么偏偏在我冲希灿大吼大叫的时候接电话。他一定听到我那句骂人的话了。

“智银圣，你站出来。”电话那头突然传来一阵炸雷，我估摸着应该是智银圣老师的声音。死翘翘了，不管是智银圣还是我（老师不放过智银圣，智银圣就不会放过我），听这声音，老师的火气不小啊！

“该死，都是因为你，老师要我拿着电话出去。”智银圣不满地在电话里嘀咕着。

“-，.- 对不起(上课的时间你还肆无忌惮的大声接电话，看来你也心不在焉，没有注意听讲)。”

“还不出来？！==”老师的声音越来越近了。

“马上就出来，马上就出来。”智银圣难得妥协。

“七点钟老地方见。”真是服了他，在课堂上打电话被当场逮住，还能抓紧最后一分一秒地和我定约会。

“老地方是哪儿？- - ^”

“老地方就是老地方了。”

“还不把电话给挂了，你这个臭小子，叫你出来这么费力，上课时间打电话还依依不舍的，你吃了熊心豹子胆了？”老师的声音明显又变大了许多，看来已经走到了智银圣的跟前。

“很痛啊，老师，请别打我长青春痘的地方呀！”智银圣在电话里惨叫一声。

嘟嘟嘟，电话断了。唉！我和他，什么时候才能正常一点说话呀。

“他说什么？”希灿在一旁关心地问道。

“我也搞不清楚，他说要和我老地方见，但那个老地方到底是哪啊？”

“我怎么知道！”希灿这个明显缺乏同情心的家伙。

“是啊，我也不知道，那家伙肯定是神经错乱了才这么说。你将来可以作证的，是吧？”

“我什么也没听见，别把我搀和进去。”

喂，李希灿，你这个不讲义气的家伙！”

希灿也不反驳，三步并作两步地走到了洗手间的隔间里面。叛徒，和韩哲凝一样不讲道义的家伙。现在智银圣那悲惨的家伙正在努力地挤他的青春痘吧。但他说的“老地方”到底是哪啊！昨天遇见的地方算是老地方吗，管他呢，先当成那儿在说，反正我也只在学校前面和家前面遇见过他。他不会是真的喜欢上我了吧？不会，当然不会，用脚趾头想我都知道会。

= ^

“希灿，今天到我家去吧。”

“为什么要到你家去，== 你又打什么鬼主意了。”希灿这丫头精得很。

“哪有什么鬼主意，我哥哥今天会提早回家哟（希灿对我哥哥很有兴趣）！”

“好，我去！O.O”这招美男计果然有效，希灿立马跑到我跟前，两眼呈心型不迭地回答道。

。

“就这么说定了。”我铁板钉钉地说，不给希灿反悔的机会。

又是一个慕男狂，可怜的家伙，她怎么会看上我哥哥呢？我哥哥也算是一个男人吗？我估计她的眼光是留在娘胎里没带出来。但如果我照实对她说是智银圣要来我家找我的话，她肯定会扯一个很烂的理由溜掉。-，- 对不起了，希灿，如果我那个混账哥哥12点钟以前能回来，那就是奇迹了。不过这也是我那个畜生哥哥惟一能体现其存在价值的地方，难得我给他提供了一个体现其存在价值的机会。呵呵呵，这么一想，我心里舒服多了。

我心里是挺怕独自面对智银圣的，因为他肯定会一个人前来，到时我和他一对一，多尴尬啊！而如果希灿和我一起去看他，我和他之间既不会尴尬，他想揍我也不会揍了，我心里偷偷打着自己的如意算盘。

等我见到智银圣之后，我才知道我的算盘完全打错了。不过万幸的是，我猜对了我们俩见面的地点。讨厌……我皱起了眉头，他干吗把捣蛋鬼也带来了，就算真的要带一个人来，也应该带那个长得很帅的嘛，见到捣蛋鬼我就牙疼上火。希灿老远看到他们俩大摇大摆地向我家走来，就使出全身的力气企图扔下我逃之夭夭，但我也死命地拽住她胳膊不放，今天我要是放她走我就不是韩千穗了。

“嘿，和朋友两个人一起来的……^o^”捣蛋鬼老远看到我们就开始嚷嚷，同时一蹦一跳地向我们跑来。

“你好！==^”我有气无力地对他打了声招呼。

“昨天你和银圣做什么了？^o^”捣蛋鬼嬉皮笑脸地冲我问道。

“金哲凝，你想死吗？==”智银圣在一旁黑着脸沉声说道。

智银圣他刚才叫什么，金哲凝？- -那个捣蛋鬼也叫哲凝，和我哥哥的名字一样，我更加讨厌捣蛋鬼了。

“因为你，我新买的手机被没收了。我不是叫你一点钟给我打电话吗？”智银圣粗声粗气地说。

“我不知道你的手机是新买的，==^”对这一点我还是很抱歉的。

“……白痴，永远抓不住重点，走吧。”智银圣似乎习惯了我说话的方式，知道多说下去只能死掉他更多的脑细胞，所以没有多说，率先往前面走出几步。

“去哪儿？==”我不死心地问了一句。

“O h y e a h，二对二，太棒了，开~路~！><”

不用说，能说出这种话的除了捣蛋鬼还有谁。

连载十

“我们到底去哪儿？- -”

“去喝酒。”

“我们为什么要喝酒？”

“因为我昨天救了你。- -^”

他竟然连这种挟恩图报的话都说出来了，我还有什么可说的。

“天要喝很多酒吗？一直喝到我们都酩酊大醉为止？”我没话找话地说道。

“你要是喝醉了，我就把你扔在那儿一个人出来。”

什么呀，不近人情的家伙，O.O要你说一句好听的话就这么困难，一点都不懂得哄女孩子开心。我生气了，情绪变得更坏，赌气似的跟着他们往前走。

“我不去。”

说话的是希灿。周围一下子安静下来，有点压抑。

“‘我不去’。瞧瞧这表情。”捣蛋鬼一边模仿希灿的语气和表情，一边笑不可支地说道。

希灿皱着眉头，一言不发地盯着他，仿佛看什么怪物一样。

“哈哈，快看她的脸，太搞笑了，银圣，太搞笑了，我眼泪都快笑出来了。><”

“你的声音更可笑。==”希灿终于气愤不过地憋出了一句话。

希灿和我不一样，刚才她一句话都没说，现在她终于开始反击了。

“我的声音怎么了？><”捣蛋鬼不明就理地问道。

“你自己录下来回家听听，笑死人了。==”

“哪里可笑了？><”

“像得了鼻窦炎的病人一样。==^”

“我们先避一避。”为了躲开他们两个人的火星，我下意识地抓住智银圣的胳膊向一旁闪去。但没想到……

“快放手。”那家伙条件反射似的推开我的手，弄得我一时不知所措地愣在当地。

“对不起，我只是不太喜欢别人碰我。”智银圣似乎也觉得自已过分了一点，破天荒地向我解释了一下他行为的理由。

“喔，是吗。”我平静地回答。

“生气了？”

“没有。”我不是一个太计较枝微末节的女孩，反正人家都已经和你道了，我也就轻描淡写地让它过去了。

“即使想碰我也请你忍耐。”

嘁~，谁想碰你了！估计他和捣蛋鬼在一起待久了，也被传染得这么臭屁。看来他更应该经常和那个叫贤城的（也就是比较帅的那一个）朋友在一起。我们俩扔下吵得正起劲的那两个人，不紧不慢地并排向市中心走去，只听见耳后不时传来这样的对话。 - - ^

“鼻窦炎是什么东西，你给我说清楚。><”

“是鼻炎的一种，白痴，这都不知道，亏你还是高中生。”希灿一边说一边还不屑地哼了一声。

我眼睛笑成了一条缝，心里只为希灿拍手叫好。呵呵呵，希灿，给那家伙留点面子吧，怎么说他都是四大天王之一啊，我幸灾乐祸地在心里说道。

智银圣引我进了一个装修很豪华的酒店，以前我就对它的昂贵价格略有所闻。不愿意来这儿的希灿和爱捉弄人的捣蛋鬼也不知怎么样了，我们坐在这么偏僻的角落里他们能看见吗？到时捣蛋鬼他又该大呼小叫了。

“请按照我们以前吃的来一份。”智银圣对着服务生熟稔地说道。

他总算放弃沉默开口说话了，我不觉松了口气。不过一会儿功夫，服务生就送上了一堆东西，我看是猪也吃不了这么多。

“我们就四个人，吃得完吗？”我小心翼翼地问道。

“吃得完。”说完智银圣又恢复他的最高品质——静悄悄。

没多久功夫，希灿和捣蛋鬼也过来了，在我们身边坐下。

“喂，你倒是说话呀。”我受不了这种沉闷，口气有点冲地对智银圣说道。

智银圣用打火机“砰”地敲了我一下。坏蛋~！你再怎么讨厌碰别人，也不能用打火机打人呀，我怒气冲冲地瞪了他一眼。

“说话呀！”我不甘心又催了一声，我才不会因为他的恐吓而放弃自己的初衷呢！

“非得说话吗？”智银圣玩着自己手上的打火机，没有正眼看我。

“是。”我很坚持，我可不想一晚上对着一个死人骨头，弄得我好像在唱独角戏似的。

“对了，你给正民回过电话了吗？”希灿突然插话进来。她说话的同时眼睛还不忘死死地盯着捣蛋鬼，活像要把他生吞活剥一样。

“哎呀，我忘得一干二净。〇〇”我猛地一拍自己的脑袋。

“你这个没头脑的。”

“把手机借我一下。”我对希灿伸出手。

“限五分钟以内。”

“知道了。^o^”

“你有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男朋友坐在身边？〇〇”捣蛋鬼很诧异地问道，看起来他倒像是我男朋友，而智银圣则是一副漠不关心的样子，漫不经心地玩着他的打火机。

^我朝捣蛋鬼挤出一脸假模假式的笑容，继续打我的电话。

嘟~嘟~嘟~几声长音，电话接通了。

“Hello（正民现在在美国留学）。”

“Hi，please take me zhengmin.”

“我就是呀。”

“-〇-啊，是我。”

“怎么现在才给我打电话呀！？”

“呵呵呵，^o^有点事耽搁了，对不起。”

“啧啧啧..... - -”这个家伙也和捣蛋鬼一样，最爱死缠烂打、刨根问底。

“我不是都说了对不起嘛！^o^”

“我不久就要回国了。”

“真的？”

“是啊，是啊。^o^”正民在电话那一头兴奋地说道。

“我们都有好几年没见了吧。><”

“国际长途已达两分钟。”希灿在一旁小声报时道。

“正民，我过一会儿再给你打电话，一会儿咱们再好好聊。”

好吧，你一定要打呀。^o^”

“OK, bye bye!”

正民终于要回来了，因为两家父母熟识的关系，我们从七岁就认识了。有三年没见到他了吧，不知变成什么样了，真是期待重逢的那一天啊！

“Bye bye!”

有谁在模仿我刚才说话，不用说，肯定是捣蛋鬼，我怒气冲冲地抬起头，没想到却是智银圣。

“你跟着捣蛋鬼发什么疯？- - ^”我瞪着眼问智银圣。

连载十一

“Bye~bye~!”这次是捣蛋鬼在学我说话了。

我还在搜肠刮肚地想骂人的时候，服务员又出现了。

“您好，这是您要的东西。^o^”

天呀，O.O这么多东西。

只见服务员不断地来回穿梭，那些酒菜也像变魔法一样在我们面前急速扩张。现在，我们桌上已经有了10瓶啤酒，11瓶烧酒和6个下酒菜，而且还有不断增加的趋势。

“还有谁要过来吗？- -”我不确定地问道。

“没有，就你和我，还有哲凝和你朋友，我们四个人吃。”

“你疯了，你想看我被撑死啊！”

“太好了，酒。>>”我的话还没说完，捣蛋鬼就露出酒鬼的表情，一边舔着嘴唇一边把手伸向酒瓶。

“你只能喝一瓶。- - ^”智银圣伸手按住了酒瓶。

“为什么？”捣蛋鬼不服气地嚷嚷道。

“难道你还想像上次在东国大学前面那样……呜~”

捣蛋鬼猛地伸出手堵住了智银圣的嘴巴，阻止了他接下来的话。看着他表情紧张的那副样子，我不已在心里暗暗发笑。东国大学==……哈哈，捣蛋鬼，你该不会是在那儿随地撒尿了吧，哈哈，如果是真的，你可被我抓住把柄了。

我的酒量不错，不过平时最多也就喝四瓶啤酒。希灿比我强一点，但也不过是四瓶烧酒的量。

你们今天死定了。

时间过得飞快，不大会儿功夫，半数的酒已经进了我们的肚子。但~是，醉的人只有捣蛋鬼一个。

“哪有女孩和人见面，除了喝酒什么也不说的。”

智银圣这家伙从刚才开始就一直在找我的茬。他脑袋秀逗掉了，眼神怎么这么凶，又哪根筋不对了？我在心里暗暗嘀咕道。

“你怎么不分白天黑夜的，只知道喝酒。”

“我是男人呀。”智银圣回答得理所当然。

“那你朋友也是男人，怎么一喝就醉了。难道他是女人啊？”

就像我刚才所说的那样，捣蛋鬼已经撑不住开始发酒疯了。- -

“该死的！”捣蛋鬼突然抽风似的把一盘刚送上的花生米扫到地上，摆出一个大义凛然的pose，这还不是最令人喷饭的，精彩的是他后面接着说的话。

“如果你们爱我，就帮我把地上的花生拾起来。”

想当然耳，没有谁会陪着他一起发疯，帮他把地上的花生拾起来。希灿不知所措地看着他，而智银圣似乎聋了一般，丝毫没有劝阻自己朋友的意思，还是一个劲地向我找茬。

“牙齿上卡了一根鱿鱼丝，别张开嘴说话了，难看。”智银圣用不带温度的声音说。

“我们吃的菜里哪有鱿鱼丝。- - ^”我气鼓鼓地看着他，他找茬得也太明显了吧。

“笨蛋，一点幽默感也没有。”智银圣居然说出这句让我喷饭的话，没想到他冷面王子竟然也有追求幽默感的时候。

哗……捣蛋鬼突然跌跌撞撞地翻身坐到地上，自己捡起了花生，形单影只得好不可怜。

“带回去给我孩子吃。”捣蛋鬼一边拣着花生一边在嘴里嘀咕着。

“他有孩子了？O.O”我大惊失色。

“白痴，这你也相信，你看他现在还有哪里是正常的。”

“这么多酒什么时候才能喝得完呀！==”我处于半迷茫状态，自言自语地说。

“你看你朋友不是喝得好好的，以她的酒量，消灭这些没问题。”智银圣突然插进我的自言自语。真的，我突然尊敬起希灿来了。我知道她酒量不错，但没想到好到这个地步。

拣完花生米的捣蛋鬼突然直挺挺地站了起来，然后表情凶狠地瞪着希灿，我第一次觉得他这么可怕。他用手手指着希灿，恶狠狠地说：“我们出去谈一下。”

希灿没有出声。

“走啊，快动身呀！”

“要走你自己一个人走，我和你没什么好说的。 - - ^ ”希灿冷冰冰地回答。

此时的捣蛋鬼可没那么好说话，他也不管希灿同不同意，拽起她的手就要往外走。

“希灿！”

我惊慌失措地从位子上站了起来，生怕事情演变得一发不可收拾，同时两眼求救地看向智银圣。

“放心，他是喜欢上你朋友了。”智银圣还是他那副拽拽的死样子，波澜不惊地说道。

“什么？〇〇”

“他在这方面是很遵纪守法的，你不用担心他会对你朋友怎么样。”

也对，看捣蛋鬼这种表现，他八成真的看上希灿了，希灿长得也蛮可爱的。虽然这种追求方式让我有点同情希灿，但看在捣蛋鬼长得还不错的份上，这次就让他们自然发展吧。

“喂，喂，你想干什么？干穗，给我一个啤酒瓶。”

一步一步被拖到门外的希灿发出一声声绝望的求救声。她都要走了，还要啤酒瓶干什么，我心里有点纳闷， - - 没发觉自己的嘴巴已经自作主张地把我心底的疑问说了出来。

“你还不是般迟钝。”不知道是不是我看花了眼，我竟然看见智银圣的嘴角带着一丝丝笑意。“不过你那朋友真恐怖。”智银圣接着又说道。

“现在就剩下我们俩了。”

智银圣就像偷了腥的猫一样，脸上的笑容更加明显了。 - - ^

连载十二

我的脸刷的一下变得通红。/// - , . - ///

“你喜欢和我独处吧！”智银圣继续说出让我羞涩不已的话。

“少臭美了，我什么时候说过我喜欢？”我打赌现在我的脸上一定能煮熟一个鸡蛋，双手不自觉地捂在了热烘烘的脸蛋上。><

就那么一瞬间，非常短的一瞬间，我敢打赌，我真的看见智银圣直直地盯着我的眼睛。他眼睛的颜色真的.....怎么说呢，不是那种目如朗星的漆黑，而是现出一种迷离的栗色，让人深陷其中不能自拔。我还是第一次看见男生有这么长的睫毛。.....天啊，我在瞎想些什么，我赶紧摇摇头，让自己清醒点。

“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

“问吧，不过不要问什么奇怪的问题。”

“我才不会呢。 - - ”我做了个鬼脸。“你为什么这么讨厌被人触摸？”

空气中有一阵子的沉默，智银圣没有接话。过了好一会儿，他才用一种似有若无的声音说道：“怕痒。”

“什么？”

“我很怕痒。”

“啊，原来是这样。”

“还有别的问题吗？”

没有了，我对他感到好奇的只有这些了，但如果我老老实实的就这么回答他，未免有些辜负他那希望我继续问问题的眼神。于是我接着问道：“你是什么血型？”

“你问这个干什么？”

“没什么，随便问问。”

“〇型。”

“生日？”

“8月30号。”

笨蛋，我真想打自己一巴掌，干吗要问这个问题，现在距他过生日不到十天时间了，我这不是自找麻烦吗？我决定在这个厚脸皮的家伙开口向我要礼物前，赶快转移话题。

“啊！8月30号，那你是什么星座的？不会不记得了吧。><”

“星座？”

“嗯，星座。^o^”我笑得有点心虚。

那个家伙没有说话，是真的不知道，还是看出我想乘机转移话题了？我在心里嘀咕。

“北斗七星。”智银圣飞快且含糊地吐出一个词，不过我还是听清了。

“嗯……你说什么？==”我不自信地掏了掏自己的耳朵。

“已经说了呀。”智银圣转过头，一副底气不足的样子。

哈哈……>.<要不是考虑到还在公众场合，得顾及淑女形象，我早跌到地上笑得满地打滚了。不过现在情形也好不了多少，我只能趴在桌子上努力克制自己，不过颤抖的双肩还是泄露了我的笑意。

“有什么好笑的？==”智银圣皱着眉头看着趴在桌子上乐不可支的我。

“哈~哈，不是的，”我一边擦着眼泪一边喘着气说道，“我说的星座不是指这个。

你是不是除了北斗七星之外再也知道别的什么星座名字了。>o<”哎哟，我的肚子笑得好痛，都是这家伙害的。

“这就是我救你的回报？”智银圣不紧不慢地说道。

这家伙好死不死的又提到了他救我的事情，真是，这已经是他一天之内第二次提起了，看来他是打算用这件事把我吃得死死的。--

“对不起。==^”我心不甘情不愿地小声道歉，但刚才你确实很可笑嘛，我在心里又偷偷补了一句。

“我的原则是，”姓智的家伙停顿了一下以示强调，“和我交往的人……”我倒吸一口气，两眼圆瞪，虽然早有心理准备，但再一次听他这么说，还是有点……

“无论谁和我交往，都必须而且只能有我一个人，明白吗？”

“你放心，我还没有心上人。”看着他这么霸道地宣告自己的主权，我也不敢忤逆，为了自己将来的日子好过点，我选择顺服他，反正我也没什么损失，我没骨气地安抚自己，等哪天有了自己喜欢的人再向他摊牌。

“这个我当然知道。”智银圣好整以暇地说。

看着他那副把握十足的样子，我就气不打一处来，好像我真的没人要似的。

“刚才和你打电话的那个男生，必须向我报告后，你才能去见他，记住了。”

他又发什么酒疯，神志不清了吗？我皱了皱眉头。--

“你说谁要向你报告？”

“你要向我报告。”

“我为什么要向你报告。”

“因为你没有向我报告过。”又来了，智银圣似的逻辑。

听到他理所当然的口气，我真想上前掐死他，哪有人能蛮不讲理、讨厌到这种地步的。冷静、冷静，韩千穗，你要想多活几年就不能和他一般见识。

“喝点泡菜汤吧。”我决定先缓和一下场面，“他是和我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我见他是理所当然的呀。”我循循善诱地说道。

“你要是敢私下见他试试。”智银圣这家伙完全软硬不吃，又甩出他的招牌语言。

“我去见了又怎么样，你要杀死我吗？”

“嗯。”他的回答竟然是严肃地点点头，我吓得差点当场从凳子上跌下去，他这种性格，确实有可能做出这种事来。

“你的朋友捣蛋鬼怎么还没回来？”

我赶紧把谈话换到一个比较安全的话题上。

“捣蛋鬼是谁？--^”

“呵呵，就是那个叫金哲凝的家伙。”

“你为什么叫他捣蛋鬼？”

“没、没什么，随便叫的。”我支支吾吾着考虑要不要告诉他。

“你说呀！”智银圣的眉头又开始皱起来了。

“你别逼我了。”我想我现在脸上的表情一定很难看。

“那就这么说了，你不准私下去见你那个所谓的‘青梅竹马’。”不知为什么，智银圣突然又把话题转回原处，还自作主张地下了决定。

“你该不会是喜欢上我了吧？！”我不知哪来的胆子，突然想乘机揣摩一下他的心思，所以故作不在意地问道。心中却没来由地怦怦直跳，似乎在期待着什么。

智银圣突然伸出手托住我的下巴，拉近了我的脸和他的距离。我屏住呼吸，忘记了挣扎，只听他认真而诚挚地说道：

“……，……把嘴巴漱一下，有味道，顺便……擦擦你的脸。”

我真的真的真的很想尖叫，这个混蛋，他到底有没有把我当女生啊！如果我打得过他，他现在肯定早已不在人间了。

“那是因为喝酒了嘛！- -”

“很臭。- -^”他还故意加重语气强调。

我们就这样吵吵闹闹的，一两个小时就在他作弄我的闹剧中度过了，酒也被我们喝得底朝天，七零八落的酒瓶堆了满满一桌。

“我有点酒意了，咱们走吧。”那家伙看了看表说。

“才12点啊！”我有种恋恋不舍的感觉，和他在一起时间过得真快。

“都12点了。”他再没说什么，站起了身。

连载十三

“我也吃东西了，应该付一半的钱。”看到智银圣走向收银台，我连忙掏出钱包说道。但那家伙看都不看我一眼，一边交钱一边甩出这么一句话：“你家这么穷，不用了。”

太过分了，竟然这么说，谁、说、我、家、穷、了？！气死我也。不等我和他辩驳，他已经付完钱直接向门外走去。

走出酒店，才发现外面的霓虹灯早已经熄灭了。

“喂，我们就这么走了，你朋友呢？”我是指那个捣蛋鬼和希灿。

“他死不了的。”智银圣头也没回的说。

==^冷血无情的家伙，这么不关心自己的朋友，说话也这么过分，不过一如以往，这些话我只敢在心里说说。

“但我要给希灿打一个电话，借你的手机用一下。我会付你钱的。”

“你想死呀？”这下智银圣回头了，他扬起手作势要打我。

“啊，啊，对不起。”我见势头不对，赶快服软。

“走吧，我送你回去。”

“你住哪儿？”

“大韩民国。”

他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幽默了，我微微抿了一下嘴，^ - ^在他身边第一次有微笑的念头（刚才他闹北斗七星笑话时是大笑）。

智银圣依旧故我地走在我前面几步，而且步伐迈得又大又快，我很吃力地才跟上他。又不是竞走，走慢一点嘛，我噘着嘴，正想向他抗议，突然发现马路对面走来了三四个女生，她们也好巧不巧地也穿着尚高的校服。我心中突然升起不安的感觉，有种不好的预感，而这预感马上成为了现实。

“啊，嘿！智银圣。”她们中的一个向我们跑来。

哇噻！她真的也是中学生吗？吃什么长大的，竟然有175厘米的身高，我在心中偷偷称她为女巨人。

“好久不见了。”智银圣不怎么热情地打了一下招呼。

我好似隐形人，僵硬地站在一边。

“你刚才不是看见我了吗？”女巨人说道。

“我没有看见你。”智银圣面无表情地说。我心中稍微安慰了一点点，看来智银圣不仅仅是对

我，他对谁都是这副爱理不理的死样子。

“我刚才和成革他们喝了点酒，喝得有点晚了。啊！她是谁？”

那个女巨人还是看见我了。我有点尴尬地向她问候了一声。

“你好！^o^”同时附上我甜美的笑容。

“你们两个在交往吗？！”女巨人完全无视我的问候，像见了鬼一样（我有这么可怕吗？！）提高嗓门冲着智银圣叫道。女人真可怕，我由衷感叹。

“这和你有什么关系。 - - ”

“她就是那个女生吗？！传闻中和你正在交往的女生。她是女高的吧？”

“嗯，是女高的。”智银圣微点了下头，不过看得出来已经不怎么高兴了。

“那晓光怎么办？”女巨人尖声叫道，他的同伴也哗的一下围了上来。啊，她，我看到其中一个正是上次我见过的那个长头发漂亮女孩。到底怎么回事，气氛越来越怪异了。

“什么叫晓光怎么办？”

我还是第一次听到智银圣不带姓地叫女孩子的名字。

“你不能这样，你和晓光分手才几天啊！”从她同伴的口中，现在我知道女巨人叫王丽娜了。

“现在我和晓光作为朋友相处得很好的，你在这儿瞎嚷嚷什么。”智银圣彻底地被惹烦了，推开王丽娜，转头对我说道：“我们走，韩千穗，这的苍蝇蚊子真多。”

“喔，喔。”我赶紧回应道。

真的没关系吗？我看到那个被称作晓光的女孩子脸刷地一下变得苍白，眼神也暗了下来。

这时，王丽娜用只有我能听到的声音在我身旁狠狠地说道：

“你以后来市中心小心点，我劝你最好别再出现在市中心。”

==^呜..... 这可怎么办，我差点要痛哭流涕了，要知道我家就住

在市中心附近呀。王丽娜看得我浑身发毛，我赶紧跟在智银圣身后，逃离这个恐怖地带。

走出十几步远之后，我忍耐不住自己的好奇心，悄悄地回头看了一眼，只见那个叫晓光的女孩蹲在地上哭得很伤心，而她的同伴则围在她周围安慰她。最恐怖的是那个王丽娜，一边拍着晓光的肩膀，一边还不时抬起头看我们这一边，眼睛里寒星闪烁。一不留神，我的眼睛对上了她的，里面的森冷煞气让我激灵地打了个冷战。我赶紧扭过头，发现

“等等我，智银圣，一起走。”

就在快要到我家门口时，我终于鼓起了勇气，开口向智银圣询问。

“你就这么扔下那个叫晓光的，真的没关系吗？”

“.....”

“她好像喜欢你，非常喜欢。”

“这是女朋友该对男朋友说的话吗！”智银圣的语气里露出恼火的情绪，让我不知该如何回答他的话。

“嗯？喔！OO”

“白痴，进去吧！我走了。”

智银圣在向我发脾气吗？他生气了，为什么生气？在我还在琢磨的当儿，智银圣已经生气地向一个巷口跑去。那个地方是死巷子，走不出去， - - ^ 果然，没过多久，他又原地返回了， - - ^ 我想笑又不敢笑，只好站在原地直愣愣地看他。那家伙看也没看我一眼，又消失在另一个街口。.....韩千穗，你真的喜欢上那家伙了吗？

一进家门，我就遭到妈妈的猛烈炮击，攻击时间持续了将近30分钟，直到最后我听得精神恍惚，妈妈才以两个毛栗子结束了训话。

天啊！累死我了，我只想赶快结束这令人胆战心惊的一天，所以也顾不得洗漱，进了房间就向我可爱的床扑去。

咚咚咚……是敲房门的声音，就在我刚在床上躺稳当之后响起。

“谁啊？==”我没好气地大声叫道，然后不情不愿地爬下床开了房门。

“我做噩梦了。”原来是哥哥站在门口，不过不太协调的是他手上竟然抱了一个大枕头。

“梦见鬼了？”我随口问了一句。

“好像是这样的。”哥哥一副泫然欲泣的样子。

“喔，知道了，晚安。--^”我打了一个哈欠，漠不关心地应道。我又不会捉鬼，和我有什么用。

“我说过我做噩梦了。^^”韩哲凝一反刚才的小媳妇样儿，凶巴巴地说。

“那你想怎么样？==”

“你来我房间和我一起睡。”

“哥哥，我今天很累了，没时间和你瞎闹，要不你过来睡在我房间的地板上吧。

没有体力和他瞎搅和，我一边打着呵欠一边伸着懒腰。

“你房间有曾祖母的气味。”超级怕鬼的哥哥连去世曾祖母的鬼魂也怕。

“要是你能把我答应你的做拌饭次数减为五次，我就答应。”

“我走了。”哥哥二话不说，关上门走掉了。

人啊！宁可被鬼吓，也不愿自己动手做饭，难道做饭比鬼更可怕吗？我重新倒回床上，打算蒙头大睡到天亮，可惜老天不会这么容易就让我轻松入眠，想到那个可怕的王丽娜，我担心得半天合不上眼。--

连载十四

那天晚上的梦里还有正民。

“你要给我打电话，你要给我打电话，”

正民拿着一个和我身体差不多大小的电话，追着我跑了一个晚上。

第二天早晨，不用约定，我和希灿一人拿着一个刷子来到了洗手间，为了有一个良好的翘课空间，不自己劳动是不行的。

“呵呵呵……”一见面希灿就开始傻笑。

“为什么昨天在电话里没告诉我？”

“呵呵呵……，V O V~人家害羞嘛，你难道不明白吗？><呵呵呵……”

又开始傻笑了，我受不了地朝天翻了一个白眼，脸皮比城墙还厚的希灿还会害羞。

希灿乘机掐了一下我的脸。

“唉哟哟，快放手臭丫头，下这么重的手啊！直接告诉我你很容易见异思迁不就得了。你和那个家伙交往，考虑清楚了吗？”

“还有什么不清楚的，哲凝多可爱呀。><你干吗这么生气，不会祝贺我一下啊！”希灿捂住自己泛红的双颊，一副沉浸在爱河里面的小女人模样。重色轻友的家伙，说起他男朋友就这副德性。

“下次我和智银圣见面的时候，你别带着他出现就行了。”我没好气地说。

“现在你已经默认智银圣是自己的男朋友了？看看你都迫不及待地策划下次见面了。”希灿不愿话题一直绕在她身上转，立刻把话题扯到我身上。

“你说什么呀，我不是这个意思。”

“等一下，那个人给我发短信了。”

^o^希灿一面洋溢着甜蜜的微笑，一面看着短信。她怎么把手机都带到洗手间来了。啊，对了！昨天的梦，正民！

“你就在这儿和那家伙短信聊天吧，我去去就回！”

“你去哪儿？”

“我出去打个电话。”

“他说让我和你今晚一起出去。”

“你告诉他们，今天有他我就不去了。”

“他有说今天我们四个人要一起约会吗？”

“这个……那你就别写这句话了！！！我打完电话就回。”

担心被巡逻的老师发现，我躲躲闪闪的总算来到了电话亭。

“是正民吗？对不起，我是千穗呀。”

“说话不算话，不是说好昨天给我打电话的吗？”正民在电话那头不依不饶地说。

“是、是、是，都怪我，对不起了，但昨天确实有点事给耽搁了。”我一边撒娇似的求饶一边赶紧转换话题。

“你什么时候回韩国呀？这次会住很长时间吗？”

“不会很久，只是在我美国这边家里施工的这段时间。”

“那可没多长时间呀。”我惋惜地说。

“嗯，大概就一周的时间吧。”

“这么短，那你还回来干吗？”我心直口快地想到什么就说了出来。

“你，你，太叫我伤心了。”正民在电话那头作哭泣状，弄得这一边的我手忙脚乱。

“啊，你别哭嘛，我不是这个意思，对不起了……你什么时候回来？”我又试起了自己百用不爽的绝招——“转移大法”，这招对这种单细胞生物尤其管用。

“预定29号抵达。”

智银圣生日的前一天，真是巧，又是前一天。

“那没有几天你就回来了。”

“你会来机场接我吧？”

“呃~呃，那是当然的，”我有点心虚地说道，“我会让你一周时间玩个痛快。”

“是啊，我今天就让你挨打挨个痛快。”突然，我一旁想起一句阴恻恻的声音，天啊！是猪头（我们对老师的“爱称”），我吓得魂飞魄散，赶忙对着话筒说：“正民，我以后再给你打电话。”

“嗯。”正民也许正在为我180度的态度大转弯感到迷惑不解，不过他总算很配合地答应了。

- - ^ ==^ ==

“哈哈，是我表弟，说是要从全罗北道过来玩几天。^o^”我献媚的对猪头说。

“喔，是吗？全罗北道可是老师我的家乡啊！他家是全北哪儿的？”看到猪头还算和蔼可亲的面目，而且还主动转移话题和我搭话，我不由松了一口气，运气真是不错，看来今天猪头心情不错，我偷乐了一下。

“他家在头麦山。”我毕恭毕敬地回答道。

“走吧。”

“是。”我喜滋滋地准备转身溜回洗手间。

.....

“哎哟，痛死我了。”

“你真是倒霉，碰见谁不好，偏偏碰见那个死猪头。”

“别说了，现在我的屁股火烧火燎的，好像分成了四瓣，他还说这次只是给我一个教训，下次被抓到不好好上课，会更惨。”我咬着牙，含着眼泪对希灿“痛”诉猪头的暴行。 ==

“歹毒的家伙。”希灿扶着我走在校园路上，同情的对我说。

“你帮我告诉那个人，今天我的屁股变成四瓣，不能出去了。”

“智银圣要你今天一定得去。”

“如果我这副一瘸一拐的狼狈样被他看见了，你说他脸上会是什么表情，保准幸灾乐祸地笑得像枝花一样，你一个人去好好玩吧！”

“我一个人去有什么意思。”

“你可以和你那位度过一个浪漫的仲夏夜啊！爱神之火啊，请你在这个夏夜燃烧吧，虽然天气是热了一点.....”

整个回家的路上，都弥漫着我和希灿的欢声笑语，如银铃似的笑声不断溢向天空，但愿生活永远这么快活。

“Country road , take me home...”我欢快地哼着自己心爱的歌曲，完全忘记了屁股上的疼痛。蓝天白云，这个世界多么美好，直到.....我看见家门紧锁，一张纸条贴在门上。

“妈妈去诚主会（诚实主妇协会）了，你去金室大婶家找我吧。”

该死，我的好心情霎时抛到了爪哇国，现在这种情形，要我怎么走那么远的路去那位大婶家啊！我还是在门口等一会儿吧。

一个小时过去了，妈妈还是没有回。没办法，我只能拖着自己沉重的双腿，一瘸一拐地向金室

大婶家走去。 - - 去婶婶家必须穿过市中心，想到王丽娜昨天的警告，我尽量选择小路走，在巷子里面穿来穿去，“热死人了，什么鬼天气，都快九月份了还这么热。”我一边拖着伤残的身子一边抱怨着。正当我准备穿过第三条巷口的时候，“千穗！>>”一个声音冲我惊喜地叫道。

听起来很耳熟，好像是希灿，我本能地想转头，但心中涌起一股不好的预感，让我犹豫起来。

“千穗！”

这次是捣蛋鬼叫我。这下我更确定自己不好的预感了。 - - 那么说智银圣也一定在旁边了。刚才还要希灿告诉我我屁股痛得不能出门，现在却被他看见我满大街蹦N B 7 4 1，说不定他会杀

了我。我想假装没听见继续往前跑，但转念一想，要是那个长得很帅的贤城也在怎么办？真是难以决舍啊！ - - ^

“红屁股，你想死吗！”

我的心咯噔一下，这次开口的是智银圣没错。

连载十五

不得已，我只好怏怏然地转过自己的头，却没有勇气向他们走去。希灿啊，希灿，亏你还是我好朋友，你装做没看见我让我过去不就行了，我在心中埋怨道。啊！〇〇我眼前一亮，那个叫贤城的也在，太棒了！我两眼放光，擦了擦自己快要滴下来的口水。

贤城，智银圣，捣蛋鬼，再加上上次在美容院见过的坐在沙发上的那个，他们就是传说中的四大天王吗？唉，可惜现在不是我感想的时候。

“你~你们好。^ - ^”我总算挤出了一丝笑容。

还在我发愣出神的当儿，他们已经走到了我身边。

“千穗，你的屁股怎么样了？现在要去哪儿呀？”口无遮拦的希灿说。希、灿，我恨得牙痒痒的，我心中的白马王子贤城可在场呀，她怎么能这么肆无忌惮地提我的屁股。唉，我多梦的18岁就这么给毁了，真是交友不慎。 - - ^

智银圣面无表情的看着我，看得我头皮发麻，知道我今天是死定了，但是他可千万不要再拿我的屁股开玩笑，给我起个什么“屁股”的绰号就惨了。

“让我们看看你的屁股，看看你的屁股怎么样了。”不用说，能说出这种损话的除了捣蛋鬼还有谁，我是跳到黄河也洗不清了。

“我们还去吗？”那个叫贤城的一边咯咯笑一边询问大家。

我不活了，呜呜.....被自己的白马王子笑话是多么没面子的事。

“你准备去哪儿？”

“去金室。”

“金室是什么地方。”

“那个地方的名字就叫金室。”

捣蛋鬼，贤城，还有剩下的那个家伙，甚至包括希灿，像得了失心疯似的狂笑出声。金室有那么可笑吗？令我稍微安慰一点的是，智银圣并没有笑，我感激地望向他，满脸堆笑问：“你们打算去哪儿？”

“去军队。”还是那张扑克脸。

这个笑话一点都不好笑，——我在心里说。

怕他误会我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我向他解释说：

“我没有骗你，我真的被打得很痛。”

看他还是皱着眉头，一脸不相信我的表情，我又急忙解释：“我妈妈现在不在家，让我先去金室的婶婶那儿，所以我只好一瘸一拐地走到婶婶家去了。”

这时，智银圣的表情才有所缓和，算是相信我的话了。单纯的家伙，其实从北斗七星那件事开始我就了解了。

“为什么会挨打？”

“呃~”我拉长了语气拖延时间，“这件事说起来比较复杂……”

该怎么说，如果招出是我打电话时答应带正民出去尽情玩耍被老师听见这个原因，肯定免不了被智银圣一阵好打。见我吞吞吐吐的，智银圣的眉头上又打了三个结，这是他要发火的前兆，怎么办，我该说个什么原因。——^

“她是被猪头打的，估计是因为骂他。”希灿突然插嘴道。

希、灿，我向她们投过感激的一瞥，几乎痛哭流涕的，真不愧是我的好姐妹，及时替我解了围。

“猪头是谁？——”

“我们学校的教导主任。”

“你骂你们学校的教导主任？”

我的回答是嘿嘿一笑，<<希望就此蒙混过关，总之给正民打电话这件事绝对不能让他知道。在希灿透露出更多细节之前，我一把挽住智银圣的胳膊说：“如果我们是一方向就一起走吧。走吧，快点！……啊！对不起。”我突然意识到智银圣最讨厌别人碰他，而自己现在正抓着他的胳膊，所以赶紧松手道歉。

“……”

“……”

一阵奇特的安静，智银圣还是默不作声地看着我，怎么了，我不碰他还不行吗，为了打破僵局，我加快脚步往巷口走去，算定他会跟过来。因为想到那个叫贤城的还跟在我们后面，我还特别注意了一下自己走路的姿势。

就这样，我和智银圣走在最前面，其余一伙人跟在后面走着。虽然我也想走到后面去接近一下

贤城，但估计肯定智银圣会掐死我，爱情诚可贵，生命价更高啊！仔细想想，永远在前方，不正是北斗七星的宿命吗？

“你们这是要去哪儿？”都不说话实在太奇怪了，所以只有由命苦的我首先说话打破僵局，谁叫“女士优先”呢！

“哲凝的家。”

“啊，是嘛。^o^”我满脸堆笑地应道，一副小狗样，就差没摇尾巴了，“你们去他家干什么？”

“吃饭。”

“是这样啊！”我夸张地做出恍然大悟的神情，多说一个字你会死啊！我在心中骂道。

“屁股红，红屁股~，嘻嘻嘻。”捣蛋鬼在我身后油腔滑调地唱道。

这个杀千刀的捣蛋鬼，><我就知道这辈子的梁子是和他结定了。

“别这样嘛，哲凝。”是希灿的声音，总算不枉姐妹一场，可惜已经落入捣蛋鬼的魔掌。

“哈哈哈，哈哈哈……”其余的人非常不配合我地大笑起来，包括那个叫贤城的。

== 以后我这脸往哪儿搁！这群没心没肺、丧尽天良、完全不知同情为何物的家伙，我在心中已经把自己知道的骂人的词统统说了一遍。

甚至包括智银圣这家伙在内都在笑，不过他只是抿着嘴，偶尔忍不住地扑哧笑一声出来，比起那群笑得人仰马翻的家伙，已经算是很给面子了。

终于，我忍无可忍地猛回头，死瞪着捣蛋鬼，为了彰显气势，我用尽全身力气大叫道“希灿，你管管你的男朋友。”

希灿果然不负厚望，很讲义气地冲着捣蛋鬼埋怨：“哲凝，你确实有点过分了，别再捉弄千穗了。”真不愧是我两肋插刀的好朋友，这已经是今天第二次解救我于危难中了。等着瞧吧，金哲凝，早晚有一天让你死在我的手上，和韩哲凝埋在一起。

正当我高举复仇之剑，准备再接再厉时，却发现已经到达了目的地——金室婶婶家。好吧，这次先放你一马，下次再叫希灿好好收拾你。

“我到了，先走一步，明天见~”

“拿了钥匙再出来和我们一起去玩，好不好？”希灿恳求我说。

“对不起，我也很想陪你去，但我屁股实在太疼了。你好好玩，我进去了，明天见。”我对希灿挥挥手，准备进屋。

“你们先走，我有话对红屁股说。”智银圣突然对同伴说道。

我就知道会这样，这个外号看来注定得成为我一辈子的污点了，任我气绿了脸也没有法。

呜呜~我的泪像海流。

“好的，你记得早点过来。”其余几个家伙扔下这句话就把我们留在金室大婶家门口，自己走

远了。但我看见了，而且看得清清楚楚，捣蛋鬼边走还不忘边扭着屁股，气死我也！

“为什么要骂你们教导主任，你疯了！”智银圣拍了我脑袋一下。

他这是在关心我吗？咦？奇怪，他不是不喜欢和女孩有肢体上的接触吗？

“ - - 我没有想骂他，只是自言自语不小心被他听到了。”

“你屁股也确实该打，不过小心屁股变得越来越丑。”他的语气很邪恶。

“><我屁股本来就丑，要你管？！”我想都没想地迎头反击。

- - 不对，我怎么能和一个男生讨论自己屁股的美丑问题，不行，这个话题太怪异了。正当我想开口纠正时，智银圣又说话了。

“我打算29号去江原道。”

“去那儿干什么？”

“30号不是我生日嘛，我想和朋友去江原道的公寓玩。”

“喔，你打算在那儿开生日派对？”

“嗯，刚才那些家伙都会去的，你也要去。”

“什么？”我突然想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你试试说不要去？”智银圣又开始使用他的惯用伎俩了。

29号正是正民回来的那一天啊！

“我，我那天……”我结结巴巴地不知该怎么和他说。

“那天是星期六，你不用上课，所以不用担心要翘课。”智银圣以为我在担心学校的问题。要是翘课我才不担心呢！

“不是担心上课的问题，那天我有朋友要从美国回来。”我终于决定坦白了。

“什么朋友？”

连载十六

银圣的过去——

我的名字叫银圣，今天是银圣七岁的生日，所以银圣特别高兴。昨天晚上睡觉前，银圣已经向星星姐姐许过愿了哟。银圣已经和爸爸拉过钩钩了，今天爸爸会陪着银圣吃又大又甜的生日蛋糕，还会给银圣照好多好多美美的相片。

“好了，请这个月过生日的小朋友到前面来，”幼儿园的老师笑眯眯地说。这是幼儿园为过生日的孩子们举行的小型派对，现在开始了，六七个孩子向老师走去。

“银圣，银圣，快出来啊！”

“叫我吗？〇〇”银圣疑惑地指了指自己的鼻子。

“^o^是啊，快到前面来。”老师和蔼地说。

教室中间大得有点夸张的桌子上摆着一个漂亮的大蛋糕，鲜红的草莓点缀在白白的奶油上，看得旁边几个馋嘴的小朋友直咽口水。蛋糕周围还堆着一些准备给小朋友的生日礼物，过生日的小朋友们兴高采烈地冲上前去拆礼物，一时教室里充满了热闹的小鞭炮声，孩子们嬉戏的尖叫声，好不热闹。只有一个小小的孩子还是安安静静地站在一边，在一群活泼的孩子中间显得尤为突出，他就是智、银、圣。

“好了，现在小朋友们该祝贺一下自己过生日的朋友了，你们每个人都在他们的脸颊上亲一下，好不好？”幼儿园的老师兴高采烈地说道。

“不要了，老师，很难为情！”才几岁大的小鬼已经很敏感了，一片嘘声地提出抗议。

“东沐，由你开始吧。”老师力排众议地说道。

呵呵呵，胖胖的东沐笑得可开心了，他觉得老师的提议很有趣。戴着刚得到的小小棒球帽，过生日的小朋友们站成一排，喜滋滋地等着其他的小朋友来亲自己。这份特别的生日礼物，顿时让教室里炸开了锅。

“老师！”一个清亮的童声响起。

“……？”老师疑惑地转过头，看向传出声音的一方。

“我们不能亲银圣。”

“为什么不能亲银圣？”老师有点生气地问。

“我妈妈说了，他的爸爸得了艾死病，所以我们连银圣的手都不可以牵。”一个束着马尾辫的小女孩仰头说道。

“不是，我妈妈说了，是艾滋病，不是艾死病。”另一个小朋友争辩道。

“孩子们，老师对你们太失望了，我很生你们的气。”老师没有料到会出现这种局面，看见银圣一个人垂着小脸，一言不发地站在墙角，心中觉得更难受。

“……”教室里一片寂静。

“我以为你们都是善良，体贴人的好孩子，没想到却不是这样。”老师开始说话了。

遭到训斥的孩子中开始有人劈里啪啦地掉眼泪了。

“智英，别哭，你应该很善良的。来，去亲银圣一下，祝贺他生日快乐。^o^”

“……”

“智英——”

那个叫智英的孩子终于缓缓地走向银圣，别的孩子在一旁屏住呼吸，一动不动地看着。

“银圣，生日快乐！”小朋友的祝福终于说出了口。

“谢谢。”

“好了，现在智英该亲银圣一下了。”老师在一旁笑眯眯地说。

智英顿了一会儿，最后好像终于下定什么重大决心一样，轻轻地亲了一下银圣的脸颊。

噢……噢……教室里顿时一阵抽泣声。

“智英，好孩子别哭了！”老师轻轻地拍着智英的肩膀安慰她。

“唉！看来这孩子是下了很大决心才……孩子们不愿和银圣玩，总是躲着他，也不是一两天的事情了。”老师不由得感叹道。

几个胆小的女孩子看到这种场面，也和智英一齐呜呜地哭了起来。

银圣不知该做些什么，也不知该说些什么，他小小的心灵里只知道面前这个小女孩是被自己弄哭的。

“智英，别哭。”他嚅嚅地小声安慰道，然后不断地、不断地重复着这句话。

一个人走在回家的路上，银圣小小的脸上挂满了泪水，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不断往下流。到了家门口，他停下来，使劲地用袖子擦了擦眼泪。

“今天我和爸爸说好一起吃蛋糕、照相的，爸爸最讨厌我哭了。”

10分钟后，小银圣终于恢复如常了，他扬起泪迹斑斑却堆满笑意的小脸向家里冲去：“爸爸，银圣回来了。”50坪大的家里静悄悄的，过大的空间更显得小银圣的身影单薄得可怜。

“爸爸呢？啊，可能他今天太忙了，得晚一点回来。”小银圣恍然大悟地自言自语道。“我先给爸爸写信吧。”戴上幼儿园发的棒球帽，银圣乖乖地坐在桌子前写给爸爸看的信，因为没什么机会见到爸爸，写信几乎成了他每天的必修课。

智银圣的爸爸智成翰经常不在家，在外面过夜的次数比在家里还多，即使回家也一定是12点钟以后。基本上家里都是靠花钱雇佣的保姆来照顾银圣，所以银圣常常是一个人孤零零地呆在家里。

写完信，银圣就托着下巴，趴在客厅的电话机旁等爸爸。嘀哒……嘀哒……客厅里的大钟已经走过了四格，可爸爸还是没有回来，小银圣已经困得睁不开眼睛了，终于抵挡不住睡神的召唤，回到自己的小房间睡了过去。

丁冬~丁冬~玄关响起清脆的门铃声。

“怎么一个人都没有？”一个穿着短裙的漂亮年轻女人走了进来。

“银圣，智银圣！”见没有应答，女人开始一个房间一个房间的找了起来。终于，找到了银圣的小卧房。

“银圣！”女人轻声呼唤，没有动静，看来已经睡着了，女人走近了那张小床。

银圣的小脑袋上还戴着他的那顶棒球帽，哭花的脸现在有点脏兮兮的，手上还紧紧地抓着写好的那封准备给爸爸的信。这是什么，女人疑惑地从他的小手里抽出了那封已经被揉得有点皱的信纸，凝神细看。

“爸爸，今天银圣在幼儿园里庆祝过生日了，还吃了一个好大的生日蛋糕。小朋友们都跑来祝贺我，还亲了我。爸爸，你说过要和我拍一张我们俩在一起的相片，我一定会每天都带着这张相片的。”

女人的鼻子觉得酸酸的。

“那个混蛋竟然从没有和孩子一起照过一张相片，真是混蛋。”

女人把孩子抱到车里，向果川驶去。

这个女人就是银圣的亲生母亲，在银圣一岁以前，她就和银圣的父亲离婚了。因为受不了银圣父亲混乱的男女关系，她最后不得不抛弃孩子远走他乡。

智成翰现在确实因为前面所说的艾滋病而躺在医院里，已经到了只能等死的地步。他以向孩子保守秘密为条件，答应孩子的母亲把孩子带走。但智银圣的命运并没有因此而有所好转，他妈妈再婚的男人，也就是他的继父，根本不把他当作亲生子女看待，处处漠视他；而银圣，才不过是一个不到10岁的孩子。

当知道银圣的亲生父亲是因为艾滋病而去世时，他继父的兄弟们更是连一块小小的栖身之地都吝啬于给他，把他驱逐到一个阴暗的角落，因为他们认为艾滋病是一经接触就能传染的可怕病毒，所以十分敏感。（备注：智银圣绝对绝对没有艾滋病。）

银圣上小学四年级的那一天。

“请不认识的同学互相问候。”老师在讲台上宣布。

“你好，我叫徐涟漪，你叫智银圣吧，我们握握手吧，很高兴认识你。^o^”

“别碰我！”银圣敏感地把身体背在身后。

“你说什么，我为什么不能碰你？”

“不要接触我的身体。”

连载十七

“你不认识的人。”我打了一个马虎眼。

“那你在机场接了朋友之后再去看江原道，这不就行了。”智银圣还是很坚持。

“我比你们晚一天去看江原道好吗？”我想了一个折中的办法。

“不行，我过生日那天早晨我们必须在一起。”

是我的错觉吗？智银圣说这句话时竟让我觉得他是在恳求我，肯定是我的错觉，我摇了摇头，突然发现他的眼睛不知什么时候和我靠得这么近，栗色眼瞳里面闪烁出的坚定光芒，是我从未见过的执著。

“好吧，我明白了，就按你说的办。你快走吧，其他的人还在等你呢。”我想没有人能够拒绝那种眼神的，心软地答应了。

“记着给我打电话。”智银圣立马露出笑容。和他呆久之后，我发现他其实是一个很容易满足、很单纯的人，他有什么情绪全部表现在他那张脸上了。

“老师把手机还给你了？”我记得上次他上课接我的电话，手机好像被老师没收了。

“不是，我又新买了一个，最新款的。”

浪费金钱的家伙，但为什么从上一次开始，他就一直和我强调他的手机是最新款的，奇怪？

我越想越觉得纳闷，于是闷闷地掏出自己的手机，希望从中获得启发。果然，我皱了皱眉头，明白了，那个爱炫的家伙，原来是因为我的手机是老式的机型，他才老是在我面前炫耀。

臭美，有什么好得意的，我愤愤地想。一进金室的大婶家，我就听到那些家庭主妇们在屋里喧哗的声音，= 高分贝的噪音充斥了各个空间，让我有点一下子适应不过来。

“您好！”我对着门口一位熟识的大婶问好。

“噢，是千穗啊！喂，你女儿来了。”大婶热情地招呼我，并对房间里面大叫了一声。

“妈妈，我屁股好痛啊！”吃了亏的孩子理所当然地向母亲撒娇寻求安慰。

“你来了！钥匙在这儿。”妈妈根本没理会我的话，把钥匙抛向我之后就回过头做自己事情了。这个冷酷无情的女人真是我的妈妈吗？我突然觉得这个女人很陌生。

拖着疲惫疼痛的身体回到家，看着空荡荡一个人都没有的荒凉萧索的房间，更让我觉得心烦意乱、悲从心来。爸爸什么时候登场？哥哥什么时候登场？唉，所谓的家庭生活不过是一场不卖门票的悲喜剧！

困了，我打了一个大大的哈欠，睡眼N F D F A \* N F D F B V形业氛只似乎响了起来，烦死了，我随手关掉了手机。第二天早晨醒来的时候，我才想到，昨天那个电话可能是智银圣打来的。算了，不管了，想到今天要去学校参加服务活动，我就分外兴奋，><呵呵呵！不用上课，太好了。花了12分钟，我草草完成了学校分配给我的一天的清洁任务，你问我接下来要干什么？当然是和希灿一起三八兮兮地神聊了。

“虽然不想伤你的心，但我还是要说，我真的‘非常’讨厌你的男朋友。”下了很大决心，我终于决定向希灿告状了，这些都是被昨天的“屁股事件”给刺激的。

“- -我能理解你，有时我也很生他的气，想朝他尖叫，但是我还是觉得他很可爱。”希灿幽幽叹了一口气，继而又做微笑状，可能是又想起了心里那个他。

“真是情人眼里出西施，难道他可爱得可以让你考虑嫁给他？”

“啊，对了，我昨天在哲凝家里看见银圣中学时的照片了。”希灿忽然想起什么似的转移话题，狡猾的家伙。

“看见他的照片又怎么样？”虽然明知希灿的企图，但我还是不争气地问道。

“他那时可是光头。”

“你怎么没拿来给我看看？- - ^”我埋怨道，那家伙剃光头的样子一定很可笑。

“看来他和那个叫金晓光的从中学开始就认识了。”希灿突然神秘兮兮地说。

“你怎么知道？〇〇”

“我看见他们俩一起拍的照片了。”

“是吗？ - - ”我故作漫不经心地应道。奇怪，我怎么会觉得自己是第三者，是破坏了他们几年的感情的罪魁祸首，我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呢？

“叮铃铃~叮铃铃~”我的手机尖叫了起来。

“等一会儿，我接一下电话。”我和希灿招呼了一声，然后掏出自己的手“喂？”

“红屁股，你在干什么？”耳边立马传来智银圣那不客气的声音。

“不要叫我什么红屁股，我在打扫洗手间。”我恨不得穿过电话线拿手中的抹布塞住他的嘴。

“知道了，知道了。”银圣在那头不耐烦地说，“今天你见不到我了。”

“谁说今天要见你了？ - , . - ”我嘟了嘟嘴。

“不要打断我说话。 - - ^ ”

“知，知道了。== ”

“银圣，那是我的电话，你的电话在这儿（银圣旁边传来一个男孩子小心翼翼的声音 - - ）。”

“我知道，你给我闭嘴（典型的智银圣式胁迫）。”智银圣霸道地对一旁说。

“你怎么不用自己的电话，却去抢那些善良学生的电话。”其实我是在暗讽智银圣并非善类，相信凭他的智商也听不出来，想到这，我不禁为自己的聪明暗暗得意。

“我的手机掉进油桶了，就是那种装菜油的油桶，现在打不了电话。”

“（你才是个白痴，真服了你。）你今天有什么事？”

“今天工高的要和我们打架。”

“太搞笑了，你们不会这么无聊吧？！ - - ^ ”我一向认为那帮男孩子会去打架都是吃饱了撑的。

“敢笑我，你想死啊？不信的话一会儿到工高后面的工地来看。”智银圣似乎把打架看做他很神圣的事业，不许我诋毁它，不过他随即又像想起什么似的说道：“不对，你不准来，你要是敢来我就杀了你。”

“我才不想去呢。”我冲电话拌了一个鬼脸。

“我的手机还可以看短信，你给我发短信吧，就这样。”智银圣突然急匆匆地说道。

“好，再……”

嘟……嘟……又是这样，我的话还没说完他就给挂了，完全不懂得尊重我，赶着去超生啊，我狠狠咒了一句。

“是谁呀？智银圣吗？”希灿在一边问道。

“嗯，他们今天好像准备去和工高的学生打群架。”

“什么？这么说哲凝也会去N F D A 5！！毕2永着我的手紧张兮兮地问道。

“应该是的。”

“你一点都不担心银圣吗？”

“没什么可担心的，他不会那么容易被打的。”其实我心里还是有点担心的，只不过不愿在希灿面前示弱，毕竟我和智银圣之间的恋情开始得有点奇怪。

“我可没你这么放心。”话音还没落，希灿就急急忙忙地掏出手机给捣蛋鬼打电话。看来没有我置喙的空间了，我敏捷地闪向门口，以防一会儿希灿发火殃及我这池鱼。

“金哲凝，你今天要是敢去打架就不要再来见我了。……我是要你不要去打架，要是你受伤了怎么办？！……别笑，叫你别去就别去，该死的！哲凝，金哲凝？！”

“挂断了？他说什么？”我在一旁关切地问道。

希灿没有接我的话，只是再接再厉地又打起了电话，但那该死的捣蛋鬼似乎已经关掉了手机。

“他怎么说？”我沉不住气地又问了一次。

“还能说什么，还不是说自己肯定能赢，叫我别担心，听见他得意洋洋的笑声我恨不得过去揍他一顿。我早听说工高的家伙很能打了，他们这次肯定会踢到铁板的。千穗，我们去他们打架的地方看一看吧。嗯？好吗？”

“不去，不去，我们去那儿能干什么？你疯了希灿？！”

“去嘛，去嘛，千穗，我知道你最好了，要不然我，呜呜……”还真是未语泪先流，即使在猪头的淫威下也能不动声色的希灿竟然哭得淅沥哗啦。

……，……

“喂，你小心点，别踩到树枝了，被他们发现我们就死定了。”我躲开地上的树枝，扒开身前的一丛灌木。

“韩千穗，你说话能不能小声点，都被人听见了。——”希灿紧张得捂住了我的嘴。

“是不是他们？他们？”我惊喜地冲着前方指指点点。

“在哪啊？”

“肯定没错，那是工高的校服。”

就在我们藏身处的正前方，八名穿着工高校服的家伙正和八名穿着尚高校服的家伙正对峙着，双方都表情肃穆，一脸森然。工高那个壮的像铁塔似的（估计身高有190厘米）头头和智银圣都站在自己队伍的最前头，似乎在进行什么谈判。

搞清楚状况了，下步我该怎么办？天啊，谁能告诉我。——……

连载十八

事情就在瞬间发生了，智银圣突然挥出拳头击中了对方头头的脸部。好，太棒了……接着再打呀，我兴奋地挥舞着拳头。><天，我在说些什么呀……

工高的三个家伙一拥而上，把智银圣围在了中间，智银圣明显处于不利地位。

“千穗，该怎么办，你看那些不讲道义的兔崽子。”

“没关系，没关系，尚高其他的人会去帮他的。”我在安慰希灿的同时，其实也在安慰自己。就在尚高其余的人奔上前去打算帮助智银圣的时候，工高剩下的五个人却跑上来挡住了他们，只见拳来拳往，又是一场恶斗。天啊，这下该怎么办，智银圣以一敌三可不是好玩的。

就在我心急如焚的当儿，希灿却突兀地笑了起来。

“快看，哲凝坐到那家伙身上去了。><”

“他的对手肯定很弱吧。——”我好不容易把视线从智银圣身上转向了另一边的捣蛋鬼，不冷不热地嘲讽了一句。

“喂，喂，你快看智银圣。”

我急急又转回刚才的方向，不见他，“在哪儿，快告诉我，他怎么样了？”我不自觉地抓紧了希灿的手。

“他被那三个家伙踩在脚下了。”

“什么？”我尖叫了一声，终于找到了智银圣的所在地。

“怎么办，这下银圣可惨了。”希灿担心不已地说道。

我怎么了？为什么会心跳得这么厉害，手脚不住地发抖，眼前除了智银圣挨打的样子什么也看不见，其他的景物似乎离我越来越远。

“你们不能这样，不，不能！”我似乎拼尽了全身力气才颤颤悠悠地挤出这么几句话，声音颤抖得不像是自己的。

“韩千穗，你疯了。”

……

“喂！”

我可能真的是疯了，原来疯了就是这样子，大脑不能思考，处于麻痹状态，我心中只有一个信念：不能让他们就这么欺负智银圣。不一会儿，我就冲进了已经一片混乱的战场，打斗哀嚎不绝于耳不说，每个人的脸上都像开了染料房似的青一块紫一块，间或一丝血污从鼻中流出。要是平常，胆小的我见到这种场面肯定早已被吓得屁滚尿流；但现在，我的眼中只有被欺负的智银圣，我毅然决然地向他跑去。

乘着别人还没发现的当儿，我来到智银圣的战斗圈，扯住其中看起来最弱的一个家伙的胳膊，猛地一拳朝他脸上抡了上去。 - - ^

“住手，你们给我住手！”也不知哪里来的一股力气，我扯住那个家伙的衣袖不放手。

“喂，你放手，快放开。”被我扯住的家伙不耐烦地一把挥开了我。说实话，他并没有把我推得很痛，但不知怎么的，一听到智银圣那个家伙的声音，我的眼泪忍不住哗地一下子流了出来。

“韩千穗！”是智银圣的声音，他的声音中有着不置信。

“是我！”我使劲的擦着自己的眼睛，不想让他看见我没用的样子。

“谁叫你来的？”智银圣的口气还是凶得要死。

“呜~呜~”止不住的抽泣泄露了我的软弱。“是希灿。”

我使劲用袖子擦着眼泪，抽抽噎噎地说。

“大家别歇着，上呀！”在一旁有些看呆的工高的家伙又冲了上来。

“韩千穗。”不知为什么，智银圣又轻轻唤了一次我的名字，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他的嗓音出奇的温柔。

“……”我疑惑地抬起头。

我看着他，却半天不见他有下文。

“千穗，咳~咳~喂，韩千穗！”刚才一瞬间的温柔也许是我的错觉，智银圣转瞬即恢复凶巴巴的语气。

“怎么了？”

“你闭上眼睛，十分钟就好了。”智银圣不知又要搞什么鬼。

“可是，又没有手表，我怎么知道是过了十分钟还是五分钟？”我很头疼地想到这个问题。

，，

“哈哈……哈哈！”刚才那些和智银圣打架的家伙不专心打架，反而偷听我们俩谈话，现在还十分不给面子地哄笑出声。

“那你就闭上眼睛，从1数到150下吧！”智银圣的语气里透着无奈，似乎对付我比他打架更累人。

“为什么要数？”我孜孜不倦的好学生态度又上来了。

“要你数就数，去那个角落里站着去。”智银圣没好气地指了指一个角落。

这次我很听话地没有多说，乖乖地站到那个角落，一五一十地数起数来。

“1 3 1，1 3 2……1 4 3……”

“喂，你在干什么？”我数得正起劲的当儿，一个声音突然在我身边响起。

“谁呀？”我问道。

“我是希灿…… - - ^ ”

“啊，希灿，你等一下，我得数到1 5 0。1 4 4，1 4 5，1 4 6，1 4 7……1 4 8，1 4 9，希灿，我可以睁开眼睛了。”

“现在是玩躲猫猫的时候吗？我可真服了你，胆大包天的丫头。”希灿看见我这副样子气不打一处来。

“我不是在玩游戏。 - - ”顾不得和希灿多说，几乎在我睁开眼的同时我就向智银圣那边跑去。哇噻！战况不是一般的激烈，这种场面我还只在电视上见过。那三个家伙看来快不行了，正东倒西歪地做最后的垂死挣扎，智银圣躲过他们的一扑，乘间隙回头对我说：“不是要你数到1 5 0的吗？”

“我已经数完了。”我老实地回答。

“该死！”骂了一句的智银圣转身就给工高那个头头一记猛拳，结束了这场战斗。战场另外一边，捣蛋鬼他们还和剩下的几个工高的学生打得热火朝天。

“喂，把你的手机借一下！”智银圣冲着希灿嚷道。

“哲凝还在挨打呢，你快过去帮他吧。”希灿惦记着自己的男朋友。

“先把手机给我，然后我再去帮他。”

“给你。 - - ”希灿没好气地把自己的手机扔了过来。

我很清楚现在希灿心里正把智银圣从头到脚骂了个遍。

打完电话之后，智银圣才过去加入他们的战斗解救捣蛋鬼。但他只守不攻，似乎对改变局势没有起到太大作用。 - - ^ 托智银圣那个电话的福，一会儿尚高又过来六个人加入了战斗，30分钟后，这场战斗才算正式结束了。

作为胜者的我们，当然是昂首挺胸地率先离开了战场，而败者如他们，恐怕只能拖着疼痛的身躯，找一个阴暗的角落添自己的伤口。哲人就是哲人，随时都能悲天悯人，感慨万千，临了我还不忘夸自己一下。

就这样，14名男生和两名女生（嘻嘻，虚荣心让我有点洋洋自得）来到了附近一个干净的小公园。 - ， - -

“哇，你的女朋友简直酷毙了。”贤城嬉皮笑脸地说。他还是那么帅，我陶醉地想，即使眼睛青了一大块。

“哪里啊，没有了。”听到心上人的夸奖我简直笑得合不拢嘴，但还不忘适时地谦虚一下。

“都是因为你的支持，银圣才能赢得这么顺利。”贤城继续吹捧我。

“呵呵～呵呵～嚯嚯嚯，\*^o^\*”我怎么觉得空中仙乐飘飘，“谢谢你的夸奖。”我捂嘴尽量不要让自己太得意忘形。

“你们先走吧，先去街后面的大排档那儿。”智银圣突然大喊出声。--干吗吼

那么大声呀，又不是聋子。--^自己流了血就很了不起吗？看到他我就讨厌（因为贤城的关系，我对他的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

“走吧，大伙都走吧！”其中一个人招呼道。

不一会儿，公园里只剩下我、希灿、智银圣和捣蛋鬼四个人了。

“看见了吗？刚才我把那些家伙打得屁滚尿流的样子。”智银圣有几分自得地对我说，刚才你不是叫我把眼睛闭上吗？所以我什么也没看见。-. -”我才不能让他更加飘飘然呢。

“那最后他们倒地的样子你总该看见了吧！”智银圣见得不到我称赞，底气顿时泄了一半，不过他还是不放弃地追问道。

“刚开始你不也被他们揍得很惨？”我故意刺激他。

“那是我为了后来能一击成功，故意给金兵哲那帮兔崽子制造的假相。”智银圣像一个得不到糖吃的小孩，着急地解释道。

“喔，原来是这样啊！”我做出恍然大悟的样子，善良地满足一下他的虚荣心。

“我不是叫你别来吗？你怎么又跑来了？”智银圣又恢复他那不可一世的模样了。

“是希灿拉着我来的。”我低头使劲地绞着衣角说。

又是一阵沉默，他似乎也在努力地想着接下来该和我说些什么。我眼角一瞥，看到那边希灿正小心翼翼地呵护着捣蛋……不，哲凝，她一面对哲凝脸上的伤口吹气，一面用手帕细致地为他擦去血迹，真是肉麻兮兮的。不过转眼看到哲凝裂开一张嘴，一副很陶醉的样子，我又改变了主意。

“我也像希灿那样对你怎么样？”我突发奇想地对智银圣建议道，正常的男女朋友都应该像他们那样吧！

“怎么样？”

“呵……呵……”我做出吹气状。

“你再靠近我一点你就死定了。”智银圣凶巴巴地说，说话的同时还红着脸倒退了一步。

“坦白说，这次我能到这儿来为你挺身而出，你是不是很感激我？”既然他不要我“呵呵”

，我也乐得轻松，所以主动转移话题说道。

“嗯……”智银圣红着脸点了点头。

天啊！这家伙，这家伙竟然这么轻而易举地就承认了，他是不是刚才打架时被棍子打中脑袋秀逗了？

“那，那你们为什么要打架？”他承认得这么爽快，反倒弄得我不好意思起来，只好又赶快问一些比较不敏感的问题。

“银圣跑到‘大集合’网站上骂了他们。”

吓了我一跳，原来是捣蛋鬼顶着他那张鲜血淋漓的脸突地跑到我们中间插了一句话，真是狗改不了吃屎，都这副德性了还不忘做长舌妇，我决定收起自己对他的同情心。

“你还写了骂工高的留言？”我不敢相信地看着智银圣，这家伙是不是真的有点变态，日子过太平了他难受吗？

“是啊。”智银圣回答得挺老实。

“这是你的兴趣吗？ - - ^ ”

“他除了会进‘大集合’那个网站之外，其余的网络活动一窍不通，所以我们每次在网吧忙着聊天吊马子时，他只会进‘大集合’网站，一个人无聊了当然就会骂人。还告诉你一个秘密，他连自己的信箱都没有。”捣蛋鬼似乎很高兴有机会在智银圣的女朋友面前揭穿智银圣一些不为人知的秘密，所以倾其所知地告诉我说。

“金哲凝，希灿在叫你。 - - ^ ”智银圣一脸风雨欲来的表情，

“哲凝，你跑去网吧泡马子啊？”希灿好不温柔地说。

“没，没有，哪儿的话呀。”金哲凝一脸心虚样，差点没咬掉自己的舌头。

呵呵~！总算让我看见一次捣蛋鬼悔不当初的表情了。

“你死定了。”希灿的表情突地一变，面目狰狞地说。

“你，你这副表情好可怕呀，希灿。”捣蛋鬼战战兢兢地说。

“走，我们去那边好好谈谈，探讨研究一下这个问题。”

可怜的捣蛋鬼，真是一物降一物，希灿似乎是他天生的克星，不过我可没有救他的打算，撇开我们的私人恩怨不谈，希灿发起火来的可怕可不是盖的，我才不会傻傻地往枪口上撞呢。

“我得去找刚才那些家伙了。”智银圣满意的目送他们两个离去，很高兴有人帮他教训哲凝。

“我也该回家了。”

“你后天会去吧？”他又询问了有关他生日派对的问题一次。

“啊，啊。”我含含糊糊地回答，并且赶紧转换话题说：“身体没关系吗？”

“没什么大碍，就是后背扭了一下，有点痛。”

“扭了一下？哪儿，是这儿吗？”我慌忙问道，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手指已经戳了他后背一下。

“啊，对不起。 - - ^ ”

“为什么道歉？”

“你不是讨厌别人碰你嘛？”

“……”

讨厌，又陷入这种尴尬的境地了，每次只要碰了他一下我们双方就尴尬得要死。

“没关系。”智银圣突然开口说。

“嗯？〇〇”我疑惑地嗯了一声，他说没关系是什么意思。

“背可以碰，但是我的屁股不能碰。”智银圣现在似乎很有开玩笑的心情，我发现他越来越喜欢逗我了。

“你给我100亿我都不屑于碰一下。 - - ”我气得脸通红。

“一会儿我给你打电话，明天有事，我们不能见面了。”智银圣武断地单方面决定。

其实我想问为什么，为什么我们俩明天不能见面，但不知为什么，在他面前我老是坦率不起来。

“后天也不见面怎么样？== ”我小心翼翼地征求道。

“你后天不去江原道试试？我也很好奇自己到时候会变成什么样，会怎么对付你。”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银圣掰了掰他的手指头。

“啊，到时候见，到时候见。>>”我赶紧换了一副献媚的嘴脸。

“我走了！”

也不等我回应，智银圣转身就向刚才他同伴去的方向奔去，喂，喂，你的校服上脚印呢。可惜还没等我喊出口，他已经跑到听不见我说话的地方了。算了，谁让你每次都这么自作主张，说走就走，活该让你丢人现眼一次。我朝他去的地方扮了个鬼脸。

连载十九

智银圣走远后，我朝不时传来捣蛋鬼杀猪般叫声的地方大叫了一声：

“希灿，加油！”

然后，呵呵呵……本小姐回家去也。 - 0 -

第二天。

“妈妈，我走了。”我朝家里挥了挥手，每天早上的例行公事。

“好！啊，对了，希灿！”妈妈突然叫住了我。

“什么？”

“正民是明天回来吧？”妈妈一向挺喜欢正民的，所以对他的事也特别关心。

“对啊，怎么了？”

“什么怎么了，明天记得叫他来吃晚饭。”

“妈妈。”我不由得拖长了语气，哪有别人回家第一天就叫他出来吃饭的，他肯定很想和家人先聚一聚。

“又怎么了？”

“我明天……算了，我走了。”懒得和她多说，免得惹出更多事端。

“啊，哲凝（我哥哥也叫哲凝，韩哲凝）打过电话回来没有？”妈妈又追问了一句。

“没有，连个短信都没有。”我才没有什么兄妹之情、手足之爱替他打掩护呢。

“这个不肖之子，又皮痒痒了，回来有他好看的。”妈妈恨恨地说。

“妈妈，哥哥好像和女孩子出去玩了。 - , . - ”我乘机火上浇油地说道。

“你怎么知道？”

“我听他接了一个女生的电话才出去的（大哥，对不起了），我真的要走了。”

在妈妈追问更多之前，我一溜烟地跑出家门，气喘吁吁地来到学校。跑得这么辛苦，当然不可能先去教室学习了，我直接奔向我的老巢——洗手间。那一天，我没有接到智银圣一个电话和短信。

“好，知道了，待会儿见，我挂了。”希灿眉飞色舞地放下了电话。这个见色忘友的家伙。

“今天又要和哲凝见面吗？”我明知故问，语气酸不溜丢的。

“是啊。”希灿的声音甜得可以刮出一层蜜来。

“你们昨天不是刚打过架吗？”

“那不是昨天嘛，你也和我一起去吧。”希灿撒娇似的扯住了我的手。

“我不去了。”她这手留着去对付哲凝吧，对我可没有用处。

“你们又怎么了？”希灿终于发现了我的不对劲。

“他说今天不要见面。”我闷闷地说。

我没有发现，智银圣似乎越来越能左右我的情绪了。

“为什么？”

“我怎么知道，下午和我一起打扫卫生吧。”

不行，下午四点要是钟猪头老师来的话，你就说我突然不见了。”

“你四点钟有什么事吗？- -”

“我和哲凝约好去看电影。”希灿喜滋滋地说。

“电影有什么好看的，真没创意。>>”不知是出于什么心理，我就是忍不住泼希灿凉水。

在洗手间做清洁，去教导主任办公室写检讨，拖走廊的地板……一天就这么可怕地过去了，最后，希灿扔下我一个人向捣蛋鬼的怀抱奔去，重色轻友的家伙，可怜我还得熬一个小时才能回家。明天正民就要回来了，我回家得好好计划一下，给他一个惊喜。还有智银圣那个没心没肺的家伙，说不见面连个短信都不给我，真不知道他脑袋里都装了些什么。一个小时就这样在我乱七八糟的思绪中度过了。

太阳公公终于拖着沉重的步伐下山了，我也终于可以一个人拖着沉重的步伐回家了，之所以会一个人回家，因为除了希灿外我一个朋友都没有，我的身影在夕阳余晖的照耀下更显得形单影只。

我刚按下门铃，门就呼地一下拉开了，奇怪，今天妈妈动作怎么这么迅速。我抬头一看，立刻诧异地叫了出来：

“大哥？”

“你对妈妈都说了些什么？- -”哥哥怒气冲冲地说。

“没说什么。- -^”我喃喃地说。

“去做饭。”

“什么饭？〇〇”我一时反应不过来地睁大了眼睛。

“拌饭，上次约定的次数还没有到，你想要赖不成？”

“可是火腿没有了。”我还想扯点由头不去做饭。

“你去买回来，我给你钱。”哥哥不由分说地把钱塞到我手里。

悲惨的我，还没有进家门，就被毫无人性的哥哥给推了出来，回去后又被迫做了一顿没有自己份的拌饭给他吃，他老兄吃完抹嘴之后，不仅没有说一声谢谢，反而提醒我说还得给他做八次饭，天啊！灰姑娘也不过悲惨如此吧，什么尊长爱幼、孔融让梨那全是骗人的。

明天穿什么去机场好呢，真的是太久没有见到正民了……休闲服？不，不好，太随便了；美国式装束？不好，太刻意了；穿正式一点？那是配裙子好还是裤子好，两件套的还是三件套的？唉，问题一个接着一个，烦死了。 - -

还有江原道那件事怎么办……从机场接完人就去智银圣那儿，然后接下来一个礼拜的时间陪正民玩？行，这件事就这么办。但是我要怎么对妈妈说呢……哎呀，我要死掉了啊！……不想想了，我把被子往头上一盖，睡觉。

结果那天晚上，我一直到凌晨三点才顶着一个肿眼泡睡着，〇〇唉~！可以预见自己明天金鱼眼的命运了。

第二天，在我家。

“你看看，希灿，我是穿白色的好呢，还是穿黑色的好？”我拿着两件衣服在身上比划来比划去。

“你脸上的皮肤比较黑，穿白色的好了。”希灿翻着手中的杂志，头也不抬地对我说。

“- -我哪里黑了？”我的眼睛危险地眯成一条线。

“反正不白就是了。”希灿还是没有抬头。

“我可以稍微擦点粉嘛。”真是，我只是不太白皙，但却是可爱的蜜色肌肤，只不过最近不流行我这种肤色罢了。最近流行的是那种像智银圣一样的“死人白”（这是我给取的字）。

“随便你了，那你还问我。说实话，我也挺好奇正民的，不知道他现在变成什么样了。”

希灿终于从杂志里抬起了她的头。

“^o^那我们一起去吧。”我见机不可失，连忙劝诱道。

“但是我今天答应陪哲凝去了。”希灿犹豫地说道。

“我们俩晚点过去不就行了！^.^”我连哄带骗地说。

“刚才我已经打电话告诉他我正往他那儿去了。”希灿还是不同意。

“你就说朋友突然不舒服，要你送她去医院。”

“真的要让我陪你一起去？”

“是啊，真的好希望你陪我去喔，而且接机之后再去江原道也来得及。”我看希灿已经很动摇了，赶紧又加了一把劲，摇着她的手说道。

“这样的话……你确定是三点的飞机吗？”

“嗯，嗯。^o^”我忙不迭地点头！“去嘛，去嘛。”我连撒娇的手段都使出来了。

不过最后证明，爱情的力量还是大于友情，希灿还是选择了哲凝。

希灿至少能陪我一起等巴士，这也算不错了。

“我们必须六点之前赶到江原道，对吧？”希灿问我说。

“好像是吧，我也不太清楚。 - - ^ ”虽然智银圣一再向我要求

要准时出席他的生日派对，但由于我一心想着怎样可以把他的生日和去机场接正民的时间排开，所以也没有花太多心思

去问他具体的安排和时间。

“那你接到正民后马上就出发，别在机场耽搁太多时间，反正还有一个礼拜的时间可以和正民聊。”希灿好心提醒我。

“好啊，我也是这个意思。都有谁要去江原道啊？”我随口问道。

“你、我、银圣、哲凝，还有尚高的三个家伙，听说也有尚高的女生要去。”

“那个王丽娜要是也去了怎么办？ - - ^ ”我曾经向希灿提过王丽娜恐吓我的事情，所以她知道王丽娜这个人。

“智银圣又不是傻瓜，他不会自找麻烦叫那些女生去的。”

“他就是个傻瓜。 ^ ”不知怎么的，我就是知道智银圣一定会叫金晓光那几个女生过去。

“啊，巴士来了，快点上去。”

“谢谢你，希灿，咱们电话联系，或者发短信给我。”我一边上车一边向希灿挥手再见。

“知道了，我会和银圣解释清楚的，接到正民后就给我发短信。”

“OK！”

太棒了，终于要见到正民了。 \*\*巴士到达汉城后，我跳上一辆计程车直接向机场驶去。

咚，咚，咚，咚.....我不耐烦地敲打着机场出口的栏杆，都几点了，正民这家伙怎么还没出来呀。要不我先去附近的网吧上会儿网，反正他出来肯定会给我打电话的，好，就这么办，本着不浪费时间的原则，我兴冲冲地奔向最近的一间网吧，打起了网络游戏。哇塞，里面全是男生，显得我这个小女生有点格格不入，不过管他的，自己玩得开心最重要。话说回来，汉城的男生都还挺帅的，至少在网吧里面的都还不错。 ^ o ^ 呵呵呵.....

叮铃铃.....叮铃铃.....

一定是正民。

“喂！”我兴冲冲地接起电话。

“在哪儿呀？”

“你是谁？ - . - ”由于网巴里面实在太嘈杂，所以我听不清电话里的声音。

“你想死吗？ - - ”

原来是智银圣。

“我在汉城呢。 - - ”

“你到汉城去干什么？”

“我来接朋友……”我不是告诉过他嘛！

“你知道现在几点了？”

“几点了？”我呆呆地问道。

“五点半了。”智银圣强调了每一个字的发音。

〇〇天啊！都这个时间了，李正民这兔崽子怎么还没有出来？

“那该怎么办？”我有点手足无措地问。

“我开车去汉城接你，你从哪个方向出来？”这家伙又用这种吓死人不偿命、不容置疑的口气说道。

但我都有三年半没见到正民了，这种情况下友情应该比爱情更重要吧。我和智银圣好好说说，说不定他能理解我的心情。

“银圣。”我柔声的叫着他的名字。

“你现在就出发，别的废话不要说。”

“银圣。”

“你从哪个方向出来？”智银圣根本不理睬我的话，在那儿自说自话地问。

“智、银、圣！”我怒了，在电话里连名带姓地大叫了一声他的名字。

“……”

“对不起，我真的很想先见见那个朋友，我们已经有三年多没有见面了。”我声音又恢复刚才的轻柔。

“可之前我们不是约好了的吗？你说要陪我一起过生日的。”

“ - - ^ 但是…… ”

“你答应我要陪我一起过生日的。”智银圣提高了自己的嗓门，语气中透着几丝愤怒，也许是我听错了，里面还有些许哽咽。不可能的，我安慰自己，天不怕地不怕的智银圣怎么会为这种小事伤心难过呢？

“对不起，银圣，对不起，但这次接机是早就约好的。”

“那你是说今天不……来……了？”智银圣似乎是咬牙切齿地说。

“我明天一定过去，天上下刀子我也一定一早赶过去。”我向他保证。

“我是这么相信你，这么相信你，我再问最后一次，你现在到底出不出发？”

“对不起，银圣，我也很想……”

“……再见！”

嘟……嘟……嘟…… - - 一阵让人惆怅的忙音，我愣愣地盯着手机，心绪一片混乱。“再见”？什么意思？他说再见，难道我努力地想遵守和朋友的约定也错了吗？我想接自己三年半没有见面的朋友也错了吗？他的生日明明是明天，我何错之有。再见？他的意思是分手吗？

太好了，分手就分手，我也受不了他这种独裁者，像暴君一样的家伙，我凭什么每天都要听你的，事事都要依你，我早就厌烦自己这种像女奴一样的女朋友地位了，说我是你的女朋友还不如说是你的女奴，天天被你压迫得暗无天日，你不提再见，有一天我也会提再见的。但是，该死的，为什么我的嗓子眼觉得酸酸的，混蛋。 - -

叮铃铃……叮铃铃……

“喂！”我赶紧收敛心神，飞快地接起电话，快得我自己都有点心虚，难道是因为我内心还在盼望着智银圣的电话所以才接得这么快的？虽然自己刚刚才在心里狠狠地骂了他一顿。

“你在哪儿呀？”电话里传来正民欢快的声音。

“啊，正民，你到了吗？”我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兴奋一些，但还是掩饰不住其中的失望和沮丧。

“你声音怎么了？”正民一定也听出我的不对劲了。

“没，没什么，你在哪儿呀？”

“我在飞机场出口，出口前面有一个黄色的大建筑物。”

“啊，我知道你在哪儿了，我马上就过去，你等一会儿。”

马上就要见到老朋友了，应该高兴才对，韩千穗你怎么了，我使劲地扯了扯自己的面皮，韩千穗，我要你马上笑。

连载二十

我大步流星地来到正民所说的出口，老远就看见一个一头金黄色长发一直垂到背上的男人，在一群人中间分外的醒目，他似乎也看见了我，完全不顾形象地一蹦一跳朝我跑来。○○天啊！他不会就是正民吧？！不可能，不可能，正民没这么魁梧，没这么帅，也没这么长的头发，我在心中安慰自己，但他的一声大叫彻底打破了我的一切幻想。

“千穗！^.^”对方热烈地向我张开双手。

“你是正民吗？”我犹自不信地又确认了一遍，天知道我最讨厌长头发的男生了。

“你头发长这么长了？！^o^”正民兴奋地大叫着。

“这话该我说才对吧，你的头发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 ^ ”

“不好看吗？那些女生都被我迷得要死呢。”正民摆出一个万人迷的姿势。

“臭美！不过，咱们真的是好久不见了。”正民欢快的情绪也感染了我，让我能一扫先前的阴霾。

我在原地开心地 and 正民哈拉几句之后，带着他坐上了开往果川的巴士。

“千穗，韩千穗！”正民伸出一只手在我眼前晃动着。

“啊，怎么了？〇〇”我突然从自己的思绪中被惊醒。

“你在发什么呆呀？”正民一张大脸嚙地出现在我面前。

“嗯……〇〇”我不知该如何回答他。

“我知道了。”

“你知道什么了？”

“你在想该怎么样给我一个惊喜对不对？”

“啊，是啊，是啊。^ - ^”我忙不迭地点头称是，顺着他的话下了一个台阶。

不大一会儿巴士就到达了果川，我们俩拿着正民的行李，大包小包地往家里走去，一路上正民那引人注目的头发吸引不少人回头观望，我尴尬得要死。= - =正民那痞子可能还因为自己的高回头率而洋洋自得呢！终于，正民说他要先回家一趟放东西然后再来我家吃饭，要求和我兵分两路行事，我这才松了一口气，如获大赦般地一个人向家里走去。和他分道扬镳之后，我心里觉得舒坦多了，既不用接受众人的注目，也不用在他面前振作精神强颜欢笑了。

我一进家门，就听见妈妈在厨房里弄得乒乒乓乓响，而且空气中传来一阵阵可以让人流口水的香味。

“妈妈，你在做什么呀？”我发现厨房里面乱得可以。

而且妈妈还很少见地穿着围裙做饭。

“正民呢？”

“他先回家去放行李了，说是一会儿和妈妈一起过来。”

“怎么样了？”

“什么怎么样？”

“我说正民现在变成什么样了？”

“妈妈，你知道那个叫闵成炫的歌手吗？”我伸手比划着。

“知道啊。”别看我妈妈年纪不小，可对那些演艺明星还是很关心的，说起八卦新闻一套一套的。

“变得和他差不多了。”我解释说。

“真的，变成那样了，我就知道正民那小子一定会长得很帅。”妈妈会错了我的意，开心地说道。

“妈妈，我不是说长相，我是说他们的头发很像。”我有点受不了妈妈的少根筋，反应总是和别人不同，也许我某些地方是得自她的遗传，“我累了，我要去睡一会儿。”其实我是想独处一下，好好整理一下自己混乱的思绪。

“你又没做什么怎么就累了？”

“我来回坐了几个小时的巴士，当然会累。 - - ”心情不好，脾气自然也不好。

我失恋了，不仅没有人来安慰我，反而得忍受妈妈的唠叨，换谁都受不了。

“干吗那么大声说话？ - - ”妈妈奇怪地看了我一样，不明白我今天怎么像吃了火药似的。

“多做点好吃的。”现在吃是我惟一的寄托了，等一会儿一定要大吃特吃，好好发泄一下。

“知道了，小祖宗。”

我失魂落魄地呆坐在书桌前面（书桌 = 我郁闷烦恼的地方）。

我和他真的就这么玩完了？ ^ 看来我们已经是完成时了，我和智银圣.....唉，完了，我还.....

叮铃铃.....叮铃铃.....

“喂？”我有气无力地问道。

“干穗吗？”是希灿的声音。

“啊，希灿，你在江原道吗？〇〇”我顿时振奋了起来，希灿一定知道有关智银圣的更确切的消息。

“是啊，你到底怎么回事呀？ - - ”

“我完了。 - - ”我没头没尾地说了这么一句。

“什么？”希灿被我的话弄得一头雾水。

“我说我和智银圣完了，我们俩说再见了。”这次她该听明白了吧。

“你为什么没有过来？”

“正民的飞机晚点了。”我只好把实际情况一五一十地告诉他。

“你知道吗？”

“什么？”这下换我问了。

“银圣昨天一个人去了江原道的公寓，为了和你一起开派对，他一个人忙了一整天，布置准备了所有的东西。”希灿的语气里有少见的沉重。

“你怎么知道是这样？ ^ ”我的心咯噔了一下，明知希灿不可能骗我，还是忍不住问了

一句。我多么希望此时希灿说的是假话，那么我也不用这么内疚了。

“哲凝告诉我的！他还看到从来不写信的智银圣竟然给你写了一封信，吃惊得要死。”是昨天吗？就是因为这样他才说不能和我见面？难怪他一整天一点消息都没有。臭家伙，他想给我一个惊喜吗？不知不觉间，我的眼眶有点发酸了。

“你让银圣接电话好吗？”我忍住嗓子眼里的酸涩，向希灿要求道。

“你再说一遍！”希灿不知为什么突然提高了嗓门。奇怪，我说得很清楚呀。

“银圣他……”

“你知不知道我们坐车和他一起来的时候，他的脸冻得像冰块，看得我觉得凉飕飕的，连电话都不敢给你打一个，要不我为什么现在才和你打电话。还有看着他开车，我们心里连遗言

都想好了，简直像疯狂老鼠一样在路上狂飙，现在想起来我的心还噗噗跳呢！你居然有胆要他接你电话，我可不去当炮灰，你自己去给他打电话吧！”我话还没说完，希灿就劈里啪啦说了一堆，可见刚才受惊吓之深。

“你知道银圣的手机号码吗？”我认命地问道，既然是我有错在先，只好由我先向他低头认错 N F D A 5！

“不知道。”希灿还是一副老大不爽的口气。

“你去问哲凝然后再告诉我。”

“好吧，一会儿我发短信告诉你。”希灿妥协了。

“谢了！”

“啊，对了，那个叫金晓光的也来了。”希灿压低嗓门在电话里对我说。

“什么？”我听清楚了，只是不太愿意相信。

“千穗，我来了。”房间外传来正民的声音。

“正民来了，我一会儿再给你打电话。”我也压低声音对希灿说道。

“正民？啊，你让他接一下电话。”听到是正民，希灿兴奋起来。

“过一会儿再说。”

嘟……我慌忙挂断了电话。

“啊，正民你来了？”抬头一看，正民已经进了我房间。

“和谁打电话呢？这么神秘。”正民笑嘻嘻地说。

“希灿呀，哪有什么神秘的。”我起身装作收拾屋子的样子，不想让正民看见我脸上的表情。

“是吗，我也好久没有见到她了，让她也过来吧！”正民的反应居然和希灿如出一辙。

“她明天会过来的。”

“大哥呢？”正民突然又问道。

“什么？”

“我是问哲凝大哥他在吗？”

“不知道，他总是像个游魂似的，谁知道他又飘到哪儿去了。”提起我哥哥我就一肚子火。

“呵呵呵！大哥还是老样子，从高中时代开始就喜欢夜不归宿，有时候没地儿去了，宁愿到我家来睡也不愿意回家。”看样子正民对我大哥的印象倒挺不错。

“突然提到那家伙干吗？”

“我姐姐说想见大哥呢。”由于两家熟识的关系，我们两家的孩子都很熟悉。

“对了，这次正银姐怎么没一起回来？”正银姐也和正民一样，在美国读书。

“她去学校参加夏令营了。”正民解释道。

“好想见见姐姐啊！”正银姐对我比我哥哥对我好太多了，所以我常常埋怨妈妈为什么给我一个哥哥，而不是一个温柔善良的姐姐。

“孩子们，出来吃饭了。”妈妈在我房间外吆喝着。

哇噻，好丰富的一桌菜肴，比起爸爸过生日的时候有过之而无不及，都是平常妈妈不常做的好料，看得我口水流了一地。

“妈妈，这些都是你做的？”

“是啊，都是妈妈做的！这孩子，看见婶婶也不知道问候。”妈妈责怪地抚摸着我的头。

“啊，婶婶好！”我连忙向站在一旁的正民的妈妈行礼。

“好好，千穗，好久不见了。”正民的妈妈和善地说。

上次找妈妈拿钥匙的时候不是刚和大婶见过吗，我在心里偷偷嘀咕着。

大家在餐桌旁坐定之后，正民这家伙嘴甜地说：“谢谢婶婶做了这么多好吃的，看得我食指大动，都不知该从那一样下筷。”

“呵呵，正民，多吃一点，你这孩子就是嘴甜，哪像我们千穗。”我看妈妈简直快乐上天了，临了还不忘贬我一句，“喝了几年美国的水，真是越长越帅了。”

“婶婶你也是啊，越活越年轻漂亮了。”

- - 天啊，这家伙哪学的一套又一套的，我鸡皮疙瘩都快起来了，可惜妈妈却不这么认为，“呵呵呵，你这孩子，呵呵。”妈妈笑得合不拢嘴，脸上像朵花一样，“啊，正民，你知道一个叫闵成炫的歌手吗？”

咳……咳……我差点呛到，妈妈瞪了我一眼，似乎觉得我的餐桌礼仪太差。

“闵成炫？他怎么了？”正民好奇地问道。

“ ^ o ^吃饭，吃饭，大家快点吃啊，凉了就不好吃了，妈妈，我给你夹一块你最喜欢吃得烤排骨。”我赶紧打岔，真是的，偏偏哪壶不开提哪壶，妈妈这种时候记性总是惊人的好，难道要让正民知道我把他比做那个人妖吗？

连载二十一

我和正民跑到家附近的卡拉OK整整唱了两个小时的歌，一直到最后嗓子唱不出来了为止，好久没有唱得这么尽兴了。最搞笑的是正民，明明水平就那样，还偏偏喜欢表现，模仿那些POP歌手把手里的话筒扔来扔去，结果好几次都给扔到地上去了，天啊！我的肚子都快笑痛了，真是一个活宝。由于妈妈特别恩准在正民回国的一个礼拜我可以尽情玩耍，所以我们又再接再厉地跑到游戏机房去玩游戏，酷毙了！

我们这股疯劲儿一直持续到凌晨两点才结束，回到家后，这种筋疲力尽的方式果然很有效，我倒在床上就睡着了，智银圣再也没有办法在梦里折磨我了。

一觉睡到下午两点多，我满足地伸了一个大懒腰，晃悠悠地爬下床，随意瞅了一眼放在一旁的手机，O)O奇怪，怎么有五个未读短信？

“怎么不接电话？署名：希灿。”

“011-293-83XX，智银圣的手机号。署名：希灿。”

“我到果川了，看到短信请回电话。署名：希灿。”

“你这个懒丫头，都几点了还在睡？署名：希灿。”

“我有很重要的事要对你说，赶快回电话，否则我让你好看。署名：希灿。”

- - ^真是一团糟，我顾不得头还晕乎乎的，决定赶紧把这些事给解决掉。先从简单的解决起，我首先给正民打了一个电话，让他五点在乔伊娱乐中心等我，接下来就是给希灿打电话了，我已经做好了被她狂轰乱炸一通准备了。

“喂？”话筒里传来希灿的声音。

“是我，千穗。”我头一次向犯了错的小媳妇似的给希灿打电话。

“懒丫头，现在知道打电话了？！- - ^”希灿果然劈头对我就是一顿骂。

“我昨天晚上三点钟才睡，对不起啦！你有什么话要对我说？”

“咱们见面后我再告诉你。”希灿很严肃地说。

“那你五点钟到乔伊娱乐中心来吧，正民到时也要过来。”

“正民？太好了，啊，对了，你先不要给智银圣打电话。”希灿突然冒出这么一句。

“为什么？”

“见了面我再告诉你！到时见。”希灿存心吊我胃口。

“现在说不行吗？”天知道我都快急死了，我现在迫切想知道智银圣的情形。

“我挂了。”

嘟…… - - 希灿这家伙，动作真够快的，为什么现在不能给他打电话，她不知道现在我心里急得要死啊！智银圣这家伙真的给我写了一封信吗？看不出来他还挺罗曼蒂克的，我开始觉得他可爱了。算了，管希灿怎么说，我当下兴冲冲地给智银圣打了一个电话。

讨厌，怎么这么久还没人接，这次不会是手机掉到海里，又出故障了吧！ - -

“喂？”是智银圣的声音，太好了，终于接了，我偷偷抿了一下嘴。

“喂，你是谁呀？”这家伙果然没什么耐心，口气不善地又问了一遍。

“银圣，是我，我是千穗。^o^”

“……”

“那个，我听说了，听说你给我写了一封信，我好开心喔，我们今天能见面吗？顺便给你介绍一下我美国回来的朋友。^ - ^”

“我想没这个必要了。 - - ”智银圣的口气冰冷到极点。

“哎呀，男孩子不要这么小心眼嘛（根本无视对方语气的我），你不会是真的生我气了吧，就这么说定了，五点钟在……”

嘟……嘟……嘟……这个杀千刀的家伙，我对着电话咬牙切齿……算了，谁要这次确实是我不对在先呢，我暂且以自己宽广的胸襟原谅他一次吧！一会儿我再给他打一次电话，那时他该没话说了吧！（完全反应迟钝，搞不清楚状况的女人。）

我一件一件地穿好衣服，收拾妥当之后就直奔乔伊娱乐中心。还没到娱乐中心，老远就看见希灿从马路对面走来。

“希灿，希灿！嘿，嘿！”我兴奋地在大街上大嚷大叫， - - 谁知希灿这家伙不领情也就罢了，还用一副小偷似的眼神鬼鬼祟祟地朝我瞟了几眼，活像我身后有鬼似的。最后，希灿突然冷不丁地把自己的头凑近我，压低声音说道：“千穗，别回头，咱们直接进娱乐中心。”

“为什么不能回头？后面有什么？你是不是看见猪头老师了？ - - ^”

”我也被希灿紧张的样子感染了，觉得肩头一下子僵硬起来。

“不是，总之别回头就对了，快下去吧（乔伊娱乐中心在地下）！”

看着希灿鬼头鬼脑仿佛特务接头的样子，我也不好多说什么，乖乖地跟着她下了台阶。背后紧跟着传来一些人跟在我们身后下台阶的脚步声。

“希灿！银圣这次真的很生气吗？我该怎么办？ - - ”

“别说话！”希灿又在我耳边小声地嘟囔了一句。

“你怎么了？今天怪怪的，问你智银圣的问题就推三阻四的，我看你和智银圣今天都吃错药了。”我嘟着嘴不满地冲希灿抱怨。

就在这时，后面突然传来一阵爆笑，是哪个不长眼的家伙，我条件反射性的往后看。 - -

“别往后看！”希灿急急忙忙出声阻止，可惜已经迟了，我已经回过了头。天啊！让我撞死得了，在我身后的有智银圣、金晓光、贤城，还有一个尚高的叫不出名字的女生，最后是希灿的男朋友哲凝，这五个家伙正“耸立”在我的身后吃吃笑着

连载二十二

“嘿！银圣…… - - ”我不自然地打了个招呼。

“快点过来！ - - ^ ”希灿牵着我只往里走。

“怎么了，希灿？你放手，我有几句话想问智银圣。”我急忙拖住自己的身体，不想错过和智银圣和解的机会，“我想问他我们俩之间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的话音刚落，周围顿时一片寂静，奇怪，有这么严重吗？捣蛋鬼径直走到希灿的身边，根本无视我投过去的求救的目光，扯着希灿朝下走去，其余的人也仿佛当我隐形人似的，目不斜视地从我身边走过去。

“银圣，你到底是怎么了？你真的打算就这么一直拽下去吗？ - - ”我有点生气了，我都已经这么放低姿态了，他还在那儿摆架子，给我脸色看。

他们之中那个不知名字的尚高女生突然转过身来，恶狠狠地对我说：“你这家伙到底有没有脑子，还是女高的学生都像你这样厚颜无耻啊！人家都已经说了讨厌你了你还死缠着不放，你没看见银圣已经和晓光在一起了吗？你睁开眼睛看清楚。”

〇〇是吗？是这样子吗？我嚅动了几下嘴，却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在我还在震惊茫然不知所措的当儿，希灿已经飞身回到了我身边，冲着那个女生吼道：“你说什么呢？狗嘴里吐不出象牙，你想打架吗？”

“喂，走了，金音智。”哲凝冲着那个不知名的女生叫道，我第一次看见哲凝带着这种厌恶的表情和人说话。现在除了哲凝之外，其余的人都已经进入了娱乐中心，智银圣自始至终连头都没有回一下，直到这时我才发现我的手指一直在抖个不停。

“好了，希灿，你知道尚高的女生没几个拿的出手的，她们是什么货色。”哲凝对着还在发飙的希灿小心翼翼地抚慰道。

“真是气死我了，你看你的朋友智银圣，非要弄到这步田地吗？千穗也没有犯什么大不了的错误，他至于做得这么绝情吗？”

“你也知道银圣的个性的。千穗，你没事吧？”哲凝安抚完了希灿，转身又询问我道。

“我没事……”我有气无力地说道：“银圣真的有这么生气吗？”

“请你理解，他那天为了你真的做了很多准备。”

“我知道，我也能理解，这次确实是我的错……”我强忍下心中的悲凄对哲凝说道。

“什么是你的错！你知道智银圣那个臭小子昨天晚上干什么了，他灌了一晚上的酒，和那个叫金晓光的一直粘在一起，看他们俩那副德性……”希灿突然打断了我的话，握紧双拳在身体两侧，情绪激昂地说，脸上满是因愤怒而造成的潮红。

“希灿，你太激动了。”哲凝紧张地抓住希灿。

“说实话，去机场接自己三年没见面的朋友，这有什么错的？值得这样大惊小怪吗？千穗又不是故意不去的。算了，千穗，我给你介绍一个比他好一千、不，一亿倍的男朋友！”希灿继续义愤填膺地说道。看得出她是真的替我生气了。

“别这样，希灿，这次确实是我不对。”现在反而变成我来安慰希灿了，有点奇怪。 - -

“喂，我生气了，韩千穗，这样可不像你。”希灿生气地用手戳着我的胸口。

突然，一个什么东西一下蹦到了我的身上。

“千……穗……！”

不用说，除了那个闵成炫，不，正民还有谁？只见希灿和捣蛋鬼都张大了嘴看着这个不明飞行物，眼睛瞪得像探照灯。○○

“这个家伙，是正民吗？”在我开口回答之前，希灿已经自发自觉地向正民走去，随后两个人拉着两手，像疯了一样的在那儿大吼大叫，又蹦又跳。

“李正民，真的是你吗？太棒了！”希灿满面喜色地对正民说道。

“你一定是李希灿，天哪，我都快认不出你了，你变漂亮了好多。^^”正民也拉着希灿的手又蹦又跳地说。

天啊，我真服了希灿这丫头，刚才还在咬牙切齿地痛骂智银圣，转眼间情绪和语气就可以来个180度的大转弯，这种人才不去演戏真是糟蹋了。

“喂，千穗，这个打扮得像人妖一样的家伙是谁？ - - ^ ”原来哲凝还在一边没有走。

“他呀，就是我们从美国回来的朋友啊！ - - ”

“是吗……希灿，我下去了。 - - ”哲凝扬着脖子叫希灿。

希灿似乎没有听到哲凝的话，只顾忙着和正民在一起蹦蹦跳跳。

“李希灿，我说我要走了。”哲凝的脸色顿时难看了许多。

“哇塞，正民，你真是太帅了，你这头发就像那个英国歌手，唱‘ROAD’那首歌的，酷毙了。”希灿似乎没有听见哲凝的叫声。

哲凝铁青着脸一个人下去了，说实话，要是我是希灿的男朋友也受不了。唉，事情怎么变成这样子，跟扯线球似的越来越一团糟。

“走吧，我们下去痛痛快快地玩一场，正民你是从美国回来的，一定会玩，今天可要好好地表现一番。^ - ^ ”希灿挽着正民兴高采烈地说。

“李希灿，你疯了，你说我们还要进娱乐中心？”现在轮到我裹足不前了。

“我们为什么不能进去？进去又怎么样？你别管智银圣那臭小子了，当他不存在好了。”希灿提起智银圣还是气呼呼的。><

“智银圣？他是谁？”正民似乎有点诧异。

“没什么，我们下去吧！正民，快走，这个娱乐中心相当不错喔！^o^”

“哲凝刚才生气了。”我在希灿身边小声对她说。

“没事。”希灿大大咧咧地挥了挥手。

“什么？你……”她怎么可以对捣蛋鬼这么无所谓。

“你别穷操心了，好好玩就是了。”

我的上帝啊，我真是交友不慎，看来我今天注定要毁在这一男一女手上了。

连载二十三

不幸中的万幸，智银圣那帮家伙已经进了卡拉OK包间。外面只有捣蛋鬼那家伙在奋力与游戏机作战，看他按按钮的那副架势，活像和这台机器有不共戴天之仇一样，如果老板在一边看见了，肯定会把他赶出去。——看见我们进来了，哲凝重重地哼了一声，离开机器进了智银圣他们那个包间。

“希灿，哲凝这次好像真的生气了。 ^ ”我扯了扯希灿的手。

“没关系的，明天给他买个巧克力派他就没事了。”希灿满不在乎地拍拍正民，“走，咱们也唱歌去，你唱得怎么样？”

“你问千穗呀？^O^”正民故意卖了一个关子。

“千穗，正民的歌唱得怎么样？”希灿侧过头来问我。

“进去和他比一比不就知道了。”我率先走在前面，故意挑了一个和智银圣他们离得很远的包间走了进去。

我已经很努力克制自己了，可到最后，我还是受不了他们的魔音穿脑，对他们俩的歌声起严重的排斥反应。再这么下去非出人命不可。

“我出去打游戏机啦。”不管犹自陶醉在歌声中的两个人，我飞也似的逃离这个房间，挑了一台远远地在角落里的游戏机玩起来。为了避免和智银圣见面，我甚至玩起了自己最讨厌的泡泡龙。

——真的就这么结束了，需要再向他道一次歉试试吗？心中一个声音小声地对我说，但是看他和那个叫晓光的女孩相处得不错，我这么不识趣地过去，只怕真的像刚才那个女生说的是厚颜无耻了，另一个声音赶忙出声阻止。可是人家好像真的喜欢上那个暴君似的家伙了，就这么散了有点不甘心耶，再说这次确实也是我错了，再试一次也……另一个声音又奋起反抗。

“喂，你的都死了！”一道魔音突然打断了我的思绪，吓得我浑身一哆嗦，赶忙抚住心口，除了那个该死的李正民还会有谁。——

“喂，李正民，你出来干什么？——”我没好气地说。

“要想听完希灿唱歌，我的耐力仍需再上一层楼，看来我的修炼还不够。”

“这句话你似乎也没资格说。”我不善地斜瞟了他一眼。

“再投一个硬币进去，我也一起玩。”正民似乎对泡泡龙也产生了兴趣。

“不玩了，没劲，咱们进去吧！”现在这个时候我最不想的就是单独和正民在一起，开玩笑，

要是被智银圣撞见了怎么办？那我是跳进黄河也解释不清了。

“玩吧，玩吧。^-^”正民像个小孩子似的耍赖。

“那你投币。”拿他没办法，不过这点我决不吃亏。

被我吃定了的正民只能无奈地撇了撇嘴。就这样，我们俩坐在外面百无聊赖地玩着泡泡龙，希灿则坐在包间里面唱歌。陶醉于自己的歌声中的希灿当然是绝对不肯出来的，N e v e r！

“哇，我们好厉害喔，已经打到第六关了！”我开心地叫道。

“千穗。”正民突然出声。

“怎么了？别分心。”没想到无聊的泡泡龙也能玩得这么有意思，我努力让自己沉醉于其中，不要再去想别的什么。

“那个叫智银圣的男生……”

“……- -”

“是你男朋友吗？”

“嗯。”我不太想多说什么。

“是吗？”

“你打到第几关了？”我故意打岔。

“第二关。”

“笨蛋，哈哈哈……”我笑不可抑，如果身上戴着花一定是花之乱颤。

“不要强迫自己笑，我都看见了。”正民注视着我的眼睛，用难得的正经表情对我说。

“混蛋，我什么时候强迫自己笑了？”虽然心里一阵发怵，但我还是伪装生气地说道，接着侧过身子威胁似的把手放在了正民的肩膀上，火光飞逝间，智银圣映入我的眼帘，他手上拿着一袋硬币，正面无表情地看着我和正民。

“你怎么了，千穗？”察觉到我动作的僵滞，正民问道。

“没、没什么，专心打游戏，泡泡龙也是需要动脑筋的。- -”我赶快放开了搁在正民肩膀上的手。

“你从刚开始就一直怪怪的。”正民疑惑地嘀咕着。

我没有做声，再等我回过头去，智银圣已经不见了。天啊！气氛怪异透了，我是怎样陷入这一团混乱之中的，而且情形好像还越来越糟。

老天爷还嫌我今天不够似的，一会儿之后，智银圣带着那个叫金晓光的重新出现了。

“哇，那个女孩子真靓！”正民不正经地低声吹了下口哨，没眼光没水准的家伙，我不以为然地哼了一声。

天啊！智银圣那家伙想干什么，他竟然领着金晓光直往我们这边走过来。他到底搞什么飞机。

“让开！ - - ”智银圣面无表情地对我们说道。

“说什么？”刚才还盯着人家女伴看的正民这才意识到对方是在和自己说话。

“让开！”智银圣冷冷地又说了一遍，那种表情看得我整个人透心凉。

“凭什么我们要让开？”这下正民听清楚了，不过他显然也不是好惹的。

“因为我们两个要玩这个。”智银圣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

这家伙还是这么幼稚，臭脾气一点没变，他以为这样做能证明什么，还是这样耀武扬威地能让自己显得更帅啊！我不由得暗暗皱了一下眉头。

“你说什么？ - - ”正民有点火大了，天哪，不能再这样闹下去了，否则别人可有戏可看了，我使劲地拽了拽正民的衣角，希望能让他冷静一点。

“我，智银圣说了，让你让开，你聋了吗？ - - ”智银圣危险地眯着眼睛，口气中是不容置疑的霸气。

“智银圣？千穗，他不是你男朋友吗？”正民疑惑地看向我。

“.....”

谁也没出声，一阵死一般的寂静。

“我把她甩了。”智银圣毫不留情面地说。

为什么会这样，我以为我不在乎的，但听到这句话的一瞬间，我的心像被针扎了一下，痛得一缩，眼泪也不听话地流了下来。

“对，我们已经分手了，走吧，我们去希灿那儿。”我低着头牵住正民的手，不想让智银圣看见他对我的影响力，只想赶快逃离这个伤心之地。

“ You make me angry! Do you think ward is best? You are not man! People garbage!”正民可能气急了，扔出一长串英语，虽然我一句也没听懂，但我看得出他是在骂智银圣。

智银圣脸上也一阵青一阵白，他应该也很生气了。完了，这个只会用拳头说话的家伙下一步会做什么，用脚趾头想也知道。

“你说什么？再说一遍。”

我倒-！原来他也没听懂，不过想也知道不是什么好话，哪有人蠢的要别人再骂自己一遍的，就是再说一遍，我看以他那种英语水平也不一定听得懂。

“ People garbage! Fuck you!”这次我听懂了，希望智银圣那个大傻瓜不要听懂.....噢NB32A#

“你去死吧！”智银圣的拳头毫不浪费时间地挥向正民的头部，看来这次他听懂了。几丝鲜血从正民的嘴角流了出来。

“正民，你没事吧？”○○我惊慌失措地上前扶住他，如我所料，这个偏僻的一角立刻成为众人视线集中的焦点。

“我没事，希灿，你让开，我今天要好好给这小子上一课。”正民擦了擦自己的嘴角，推开我说。

“不要，你们不要打了……智银圣！对，我是被你甩了，这样你满意了。今天的事到此为止，我想我们以后不会再有机会见面了。”只要能阻止他们继续打下去，让我做什么都行，更何况只是承认自己被甩呢，“正民，我们走吧，拜托了，你的伤口肯定很痛吧，算我求你了，别再惹事了。”可能是我倾泻而出的泪水吓倒了正民，他乖乖地任我牵着手离开了现场。我没有回头看，也不敢回头看……叫出还在兴致勃勃唱歌的希灿，我默默地领头向外走去。——“怎么了，千穗，你为什么哭？○○”看到我满脸的泪水，希灿一下慌了神，“正民，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

“先出去，出去再说。”正民只能这么安抚希灿。

“是因为智银圣那臭小子吗？是这样的吗？”希灿拉着我的手猜测着，脸上又露出刚才那种咬牙切齿的表情。

“喂，韩千穗……”背后突然有人大吼一声，我知道是谁，所以没有回头。

“我给你一次解释的机会，你有什么话想说就说吧！——”是智银圣的声音。天啊！智银圣，你到底要让我悲惨到什么程度你才肯放手。

“喂，韩千穗……”背后突然有人大吼一声，我知道是谁，所以没有回头。

“我给你一次解释的机会，你有什么话想说就说吧！——”是智银圣的声音。天啊！智银圣，你到底要让我悲惨到什么程度你才肯放手。

连载二十四

好笑，好笑，真是太好笑了……非常、非常可笑……我和他的交往从头到尾都只是一个笑话。

我冷冷地回头，对他说出这样一番话来：“智银圣，我已经受够了你这副自以为是的样子。你以为你是谁，凭什么我得按照你的意愿来行动。我知道你有爱情洁癖症，本小姐还不够纯洁，我高攀不上你，这样说可以了吧！所以，这次是我要说再见。”

从没想到个性随和的我能说出这样一番决绝的话来，中间甚至连气都没喘一口。我知道以后我肯定会后悔刚才所说的一番话的，——但现在，感情已经凌驾于理智之上，我必须发泄一下自己的情绪，否则我会疯掉的。我不敢看智银圣的表情，径直越过希灿和正民向外面走去，一步一步，每一个脚步伴着我的一滴眼泪，死刑犯赴刑场也不过如此吧，我苦涩地想到。

一直到正民和希灿陪我走到家门口，我的眼泪也没有止住，今天才知道自己原来是这么脆弱无助的人，真正应了“女人是水做的”这句话。

“韩千穗，还记得我曾经说过有很重要的事要告诉你吗？现在我就告诉你，我很郑重地要求你：忘记他！”在进门之前，希灿突然扳过我的两个肩膀，面对面、很慎重地对我说。

“我不听，我不要听……”我捂紧双耳拼命地摇头。

“不！你要听，我要你把他忘得干干净净。”

“我已经忘记了……”

“那天晚上智银圣因为你的事心情很不好，喝了不少酒，后来他就和金晓光两个人出去了，因为等了很久他们也没有回来，所以我和哲凝就出去找他们，结果我们在公寓后面的小花园里找到了他们……”

“够了！我不想再听了，够了……”我打断了希灿的话，拒绝再接受更多让我心碎的消息。

“金晓光一看见我们就赶紧穿上了衣服。”希灿一脸肃穆，她不愿再让我逃避事实下去。

“够了，我说够了，希灿……”我几乎是哭着在哀求希灿。

“你一定要听！而且智银圣也没穿上衣。”希灿这次似乎是铁了心肠，她一定要让我从对智银圣的感情漩涡里拔出来。

“你不要再说下去了！”

“韩千穗……”

“我明白，我什么都明白，你说的我都明白，我会忘记他的，所以求你不要再说了。其实我们本来也不算正式交往，不是吗？明天！从明天开始我一定会振作起来，我还是以前那个笑口常开的韩千穗。但请你让我今天好好地发泄一下，让我一个人静静地呆一会儿，好不好……对不起，希灿，对不起，正民。”

“知道了，我相信你，我们走了，明天见。”正民理解地拍了拍我的肩膀。

“谢谢你们。正民，明天放学后我再和你联系。”

“好的，你好好休息，一会儿我给你电话。”希灿也柔声对我说道。

哈哈，哈哈！^^除了笑之外我不知道我还能说什么。智银圣连碰一下我的手都会觉得厌恶之至，但他对金晓光却可以……看来我只不过是他生命中的过客罢了，我不是他的白雪公主，他也不是我的真命天子。只有今天，我只给自己一天的时间，要把他忘得干干净净、彻彻底底。明天，我就可以很坦荡地面对他，然后清清楚楚地告诉他我不爱他，我已经把他忘得一干二净，对，就是这样，我是谁？我是敢作敢当、敢爱敢恨的韩千穗！

可是，这些是什么？那些不断浮现在我脑海中的画面是什么？在美容院里拽着我头发的蛮横不讲理的家伙、翻学校院墙时不小心被夺走的初吻、为了救我被金鱼眼打得鼻青脸肿、在巷口的偶遇、我们俩在酒家的争执、在打群架时的不可理喻、顽固地坚持非要送我到家门口、幼稚地向我炫耀他的新款手机、甚至以自己是北斗七星座的…… - - 天啊，我何时已经有了这么多关于他的回忆？

不会的，他对我并不是特别的，我还没有到爱上他的地步，那些只是因为他是我遇见的男孩中，惟一个连女孩手都没有牵过的男生的原因，所以我才会对他记得特别多，我这么安慰自己，再加上他最近又老是出现在我的生活中，不会再有别的原因了。从现在开始，我一定要真正地忘记他，努力地忘记他。 - o -

连载二十五

“千穗，还不起床？快迟到了！”妈妈又开始催命了。

“知道了，已经起来了。== ”我揉着惺忪的双眼，艰难地从床上爬起来。那天早餐桌上，家里人出奇的齐全。

“哥哥，好久不见了（我睁着一双金鱼眼）；爸爸也是，好久不见了。== ”我有气无力地打着招呼。

“你的眼睛怎么了？”哥哥问道。

“昨天睡得太晚了，所以肿成这样。 - - ”我当然不可能告诉他们真正的原因。“喔！听说正民回来了。”难得哥哥会关心除自己以外的人。

“嗯，他还说想见见哥哥呢。”

“你放学后把他带到家里来吧，我那时候会在家。”

“好的，我知道了。”我一边扒着碗里的饭一边乖巧地答应。

“韩哲凝，你这个礼拜没有零用钱了。”妈妈突然出声说道。

“为什么，妈妈！哪有你这样说扣就扣的？！ - - ”哥哥不满地重重把碗筷搁在桌上。

“你什么都不用说了，看看你上个礼拜的表现，我能让你吃饭就不错了。”说起这个妈妈就气不打一处来，也重重地搁下了自己的碗筷。

“咳咳！”爸爸出声打断了妈妈接下来的长篇大论。

“我走了！ - - ”我和爸爸两个人同时出声说道。

天气真好！我和希灿还是老样子，坐在教室的最后一排，把前面那些家伙的身体当作盾牌，在我们自己的小天地里尽情地享受着自由。此时此刻，什么烦恼忧伤都抛在了脑后。

“你现在没事了？”希灿一边趴在桌子上闭目养神一边问我。

“什么？”我和希灿一样，也趴在桌子上。

“智银圣的事。”

“当然，我是谁呀？别说我了，你和哲凝的事怎么样了？”

“不知道。奇怪，他连电话都没有给我打一个，也没给我发短信，我给他打过去，他没接就挂了。”这下换希灿说话有点闷闷的了。

“你再打一个试试。”

“不要，太没面子了。 - - ”希灿晃动着脑袋。

“昨天可是你不对呀，哪有在男朋友面前那样的？”我替哲凝打抱不平。

“哼，小肚鸡肠的家伙。 - - ”

“如果换成是你，哲凝和别的女生在你面前拉着手又蹦又跳的，你会高兴吗？”我开导希灿说。

“我会叫他去死。”想到这个可能性，希灿的口气立马变得恐怖起来。

“这不得了嘛。你就再给他打一个电话吧，说不定哲凝正盼着你的电话呢！”我见时机成熟，立刻劝希灿说。嘿嘿，真是佩服我自己，调解纠纷的高手，不过…… - - 唉~！高手面对自己的问题往往束手无策。

“真的会这样吗？〇〇”希灿一下从桌子上直立了起来。

“嗯。”我点头向她保证。

我就知道我的朋友希灿耳朵根子软，没三两句就能搞定了。这不，她现在正打着电话呢。看着她小心翼翼、如履薄冰给哲凝打电话的表情，我都不忍心提醒她：希灿，现在可是上课时间啊！ - -

“喂，哲凝，是我，我是希灿，呵呵呵！”希灿刚说了一句，“呀，他又给挂了！”希灿失望地叫道。

“这家伙的脾气也是又臭又硬啊！ - - ”

“这下我该怎么办？ - - ”

“你去他学校门口等他怎么样？”没了自的爱情，我开始热心的给好朋友当狗头军师了。

“什么？”

“你拿着鲜花和礼物去他学校门口等他，我保证他看见这样的你什么气都消了，怎么样？这个方法不错吧？”我得意洋洋地说。老实说，这个方法我也是从电视上学来的。

“你疯了吗？我估计到时我会被尚高的女生踩死的。”

“不会，绝对不会。你要以一种全新的面貌出现在哲凝面前，要让他看得目瞪口呆，目不转睛，所以你那天打扮得要成熟美艳一点，到时候尚高的那些女生会以为你是大学生，绝对不敢欺负你的。”

“哲凝真的会被我这样子感动，然后原谅我？〇〇”希灿开始两眼放光。

“当然，他一定会感动得痛哭涕零，想想看，如果是哲凝穿着西装领带，打扮得风度翩翩地捧着一束花在学校门口等你，你会有什么反应，你一定会觉得非常自豪吧！”

“是啊！”希灿听得果然两眼大放光明，一副甜蜜憧憬的模样，“不愧是我的好朋友，替我设想得这么周到。”希灿不忘夸奖我几句。

“呵呵呵！过奖，过奖。^^”

“那你陪我一起去吧，我一个人去很害怕。”

“疯了，我才不去呢！你和正民一起去吧。 - - ”我只有胆怂愿别人去做，自己还没有到这种胆大包天的地步。不，不是要胆大，而是要脸皮够厚。

“可是我们是因为正民才吵架的呀？ - - ”希灿为难地说。

“你知道我不能去的。”除了脸皮不够厚之外，我当然也有别的苦衷。

“你为什么不能去？”

“……”

“你不是说都已经忘记了吗？难道你心里还是放不下他？”希灿咄咄逼人地说。

“你不要以为这样说就能让我改变主意。”我拒绝上希灿的当。

“不是，我是真的在关心你，你心里一定是想到了智银圣对不对？”

“我说了不是了，总之不行就是不行。”我头摇得像拨浪鼓一样。

“那到底是因为什么？”

“那个王丽娜曾经威胁我说，再见到我有我好看的。”我扯了一个不相干的理由。

“但是智银圣已经和金晓光交往了，王丽娜没有再为难你的必要了。”希灿也不是那么好蒙骗的。

我无话可说了。 - -

“千穗！^ - ^”希灿的身子贴进了我。

“算了，算了。”知道说不过希灿，我只有举手投降，“但是我们先说好，我只陪你到学校附近，如果你想让我到学校门口就一切免谈。 - - ”

“呵呵呵，你最好了，谢谢你，千穗！”希灿露出胜利者的微笑，“你知道你的眼睛肿得很厉害吗？昨天晚上哭了多久？”

“不知道，一直到哭不出来了为止吧！……今天我陪正民去哪儿玩好呢？”我决定聊一点开心的话题。

“去汉城乐园吧！”希灿提议。

“他去过好多次了。”我否决掉。

“那么舞厅……”

“舞厅？”我愣住了。

连载二十六

“去舞厅？你疯了？〇〇”

“难道你不想让正民在韩国玩得尽兴吗？给他制造一些美丽的回忆。”希灿一副兴致勃勃的样子，我看是她自己想去才对。

“亏你现在还有心情想这些，什么美丽的回忆，你还是老老实实地把心放在你家哲凝的身上吧！”

“哲凝的事刚才不都说定了嘛，我们去尚高的校门口给他一个惊喜。就带正民去舞厅怎么样？隔壁班的李智尹都去过了，我们没理由不去，好吧？就这么着吧！^o^”希灿又使出她死缠烂磨的功力。

“我们进得去吗？ - - ^ ”

“只要不是小孩都可以进去。”

“万一人家发现我们还是学生呢？”

“不会的，人家一看见正民那样子就不会拦我们了，谁会知道我们未满18岁。”

“那倒也是。”我有点动心了。

“去吧，去吧，千穗，我今天刚领了零用钱，去吧！”希灿摇着我的肩膀，摇得我头晕乎乎的。

“现在这种情况下去舞厅感觉有点奇怪。 - - ”我老实说。现在我和希灿可都出于“恋人未满”的情形啊！

“正民难得回一趟韩国，还只有五天可呆了。”

“也是……要是被人家拦住了，你可得负全部责任。”

“No problem！”希灿兴高采烈地答应了。^o^

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同意希灿这个荒唐的提议，除了自己确实有点儿耳朵根子软之外。可能潜意识中我希望能找到一种刺激来消除心中的忐忑不安吧，所以决定去舞厅冒一次险。因为我家里爸爸、妈妈都在，所以我和希灿逃学后直接去了她家。

“不行，你穿颜色亮一点的衣服比较好看，试试这件吧。”希灿很内行地帮我从她衣柜里挑出一件衣服。

“这么俗气的颜色我才不穿呢，要穿你自己穿。 - - ”我看也不想看地扔到了一边。

“我已经穿过这件了。”

“原来是这样啊！你穿了不要的才给我？”我故意歪曲希灿的意思。

“听话，千穗，就穿这件吧。”希灿似乎觉得这件衣服很适合我，大力向我推荐。

“穿这种尼龙料子的衣服，我身上会不舒服的。 - - ”其实我是讨厌这件衣服的款式和颜色。

“难道你想一个人被挡在门外，眼巴巴地看着我们到舞厅里玩吗？”希灿使出了杀手锏。但是这种衣服我真的不喜欢嘛！紫色的波希米亚风格的尼龙上衣，脖子周围点缀着一圈要死不活的白色蕾丝花边，再配上让人联想到海草的白色皱纹裙，天哪！穿这种衣服还不如让我撞死得了。 - - 不过不乐意归不乐意，最后迫于希灿的淫威，我还是穿上了那一身可怕的衣服。希灿也穿得很可怕，都已经秋天了她还选择了一件无袖的纱质上衣，不知道她对自己怎么狠得下心。不过最后她总算穿了一条七分裤，勉强能起点保暖作用。一切就绪之后，我们立刻给正民打电话。

“^o^正民，是我，你现在可以出来吗？今天天气不错，我们打算带你出去玩。你今天要穿得有个性一点，知道吗？非常非常有个性的那一种，穿好之后就出来，我们在你家门口集合……衬衫，不行，太普通了！我们今天要去舞厅，所以你要穿得酷一点，好了，一会儿见，我们马上就过去。”希灿劈里啪啦地给正民打完电话。

“希灿……”我怯怯地唤她。

“怎么了？〇〇”

“我有种不太好的预感，咱们还是别去了，去喝点酒得了。”最后关头我想打退堂鼓了。

“不行，我盼着这一天已经很久了，所以绝对不行。”希灿说得斩钉截铁。

“那万一我去了之后不太喜欢那儿的氛围，你可不能强迫我待下去。 - - ”我先给她打预防针。

“嗯，嗯。”希灿头点得比捣蒜还快。

- - 我们俩这身醒目的装扮，立刻引得行人纷纷侧目。希望他们不是在乱猜：这是哪个舞厅的小姐，太阳还没下山就出来上班了。幸好我们化妆还不是太浓，只涂了一点粉。

千万不要碰见熟人，我在心里暗暗祈祷，要是让妈妈撞见我这副样子就死定了， - - 如果智银圣看见我这身装扮……吓吓，我怎么会想起那个该死的家伙，韩千穗，你疯了吗，千万打住！

“千穗，你快看正民，酷毙了！ - o - ”希灿突然尖叫一声，是她在看见大明星时才会有的那种尖叫。

我定睛一看，〇〇妈妈呀！这是从小和我一起长大，青梅竹马的朋友吗？只见正民把自己长长的金发束成一个马尾辫绑在脑后，戴着一副夸张的墨镜几乎遮住了他半边脸，脖子上还戴着让人想到摩登原始人的骨头风格的仿古项链，最夸张的是他那件T恤，一个脚踏高跟鞋的性感女郎正向我们飞吻。 - - ^ 可笑透顶，这是我的评价，不用怀疑，我和希灿的审美眼光向来迥异。但正民似乎比我们还有吃惊：“呀，你们两个！”

“喂，李正民，你不要把头发绑起来好不好？ - - ”

我实在受不了他那副蠢样，不由出声建议他把头发放下来，但他似乎把我的话当作耳边风，只是一个劲地盯着我们俩瞧。

“别再看了，该死的家伙，你要我们难为情死吗？”我实在受不了了，开口骂他。本来在街上已经够惹人注意了，如果再加上他的目光，我看我早晚得融掉。

“Oh! My God! - 0 - ”

该死的正民，不过去了美国几天就开始处处拽英语，明知道我英语学得不好。 - -

就在我们对彼此的装扮互相打量评价期间，我们已经来到了市中心，天色也在不知不觉间暗了下来。

舞厅前面站着一个浓妆艳抹，打扮得很恐怖的小姐。我们悄悄从她身边溜过，屏住呼吸从检票的地方进入了舞厅。万幸，谁也没有发现我们还不到进入舞厅的年龄。

“万岁，千穗，我们成功了！^^”正民欢呼一声。

“呃呵，吓死我了！”我心有余悸地拍着胸口，刚才我紧张死了。

“你们怕什么，我把姐姐的身份证带来了。”希灿满不在乎地说道，同时扬了扬手里的身份证。

“话是这么说，但就怕万一……”

“没问题的，我和姐姐长得很像，我经常借她的身份证用。正民，怎么样？这儿不错吧？”

“一般般了，美国的舞厅要比这儿好一万倍。”

“你想死啊！”拥有高度爱国心的希灿立马出声威胁。

希灿很兴奋，虽然进来之后发现这里并没有我们想像中的那么好。但不管怎么说，这舞厅确实是一个值得一来的地方。

我们成功地混了进来，谁也没有怀疑我们未成年，连服务生也被希灿老练地打发掉了。只有一件事很奇怪，从刚才就……有一个服务生一直站在吧台后面向我们这边一瞟一瞟的，——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他，我在记忆库中搜索着，没错，肯定在哪儿见过。

闹腾死了，看来今天来的人不多嘛（好像我已经来了很多次一样），最后我们围着一个小桌子坐了下来。

“希灿，你知道这里怎么点东西吗？”我像土包子似的问希灿。

“没问题。”虽然希灿也是第一次来，不过她对这种场合一向应付得得心应手。

我们的闵成炫，不，正民，他的骨头项链在灯光的闪耀下也跟着一闪一闪的，显得特别耀眼出彩……时间就在我们吃吃喝喝中过去了。

“呵呵呵，你看正民这副表情，搞笑死了！^o^”希灿有点不对劲地傻笑着。

“你自己才可笑呢，臭希灿，呵呵呵！”正民也回以傻笑。

他们两个别不是喝醉了吧，我看有点像，他们刚才可没少喝酒。

“正民，千穗，我们也出去跳舞吧！”希灿提议道。

“嗯，可是我不会跳啊！——”我对这种事不怎么擅长。

“没关系，我可是练习好久了，走，千穗！”希灿站起身，抓住我的手就要走。

“啊！我过会儿再去，你们先去跳。”我采取缓兵之计。

“别这样嘛，千穗，我们一起上！”正民也在一旁跟着起哄道。

“李正民，你要去自己去，还不快走？”对他我从来不客气。

“呵呵，千穗好可怕啊！^^”正民嬉皮笑脸地说。

“算了，我们两个去，别理她。嘁！没用的家伙！”希灿拽着正民，两个人转身一起进了舞池。

——讨厌！怎么这么快就想上厕所了，可能是今天晚上啤酒喝得太多了。没办法，我只好捂着肚子去找洗手间，要命……

连载二十七

《那小子真帅》连载二十七

http://edu.qq.com 2004年01月11日 QQ专稿 可爱淘  
OO看~！我看到了什么……贤城，捣蛋鬼，还有四大天王中的另外一个，再加上王丽娜，他们竟然好死不死地正坐在中间的桌子上。还好，智银圣不在他们之中，我暗吁了一口气。怎么那个叫金晓光的也不在，我敏锐地发现。--他们两个还真是如胶似漆，一刻都舍不得分开，心中冲天的酸气我自己都没发现。--现在可不是胡思乱想的时候，我赶紧提醒自己，要是让他们看见我这身打扮可就糟了。我随手逮了一个正在送酒的服务生问道：

“对不起，请问洗手间在哪儿？”

“往左走到第二个路口，拐进去就可以看到洗手间了。”

“知道了，谢谢！”

那个讨厌的服务生不知怎么回事，说完了之后不但没有立刻走开，反而上上下下肆无忌惮地打量我！我警惕地瞪了他一眼，大步向洗手间走去。

唉，真舒服，我满足地坐在马桶上，刚才的不快和紧张一扫而光。OO奇怪，怎么有烟味，我疑惑地朝四周嗅了嗅，发现味道是从隔壁的间隔里传来的。为避免再惹出什么麻烦事，我赶紧方便完毕，准备洗手走人。就在我烘干手的当儿，突然轰地一声，一扇间隔的门打开了，妈呀！存心吓死人啦！OO

怎么是她，金晓光？只见她四肢无力地趴在卫生间门的把手上，看起来醉得不轻。金晓光使劲地瞪着我，如果她的眼睛像超人一样能发射激光，此刻我只怕早已尸骨无存了。==该怎么办？我还是第一次和她这样一对一地碰面。她真的好漂亮，特别此刻醉眼N F D F A \* N F D F B 5 乃，双颊像染了胭脂一样红扑扑的，更是艳丽异常。还是装做不认识她就这么出去好了，我打定主意，转身往外走去。

“你知不知道，我非常讨厌你！<<”那家伙突然用非常刺耳的声音对我说道。

“是吗？”我答得出奇的平静，天，我今天到底走了什么狗屎运，不想碰到的人都被我碰到了。

“你喜欢银圣吗？>>”

金晓光竟然对我问出这个问题，同样身为女人的我也不禁要觉得她很可爱了，她是和我完全不同类型的女孩，不是吗？

“我不喜欢他。”我斩钉截铁地回答。

“那你是爱他？--”

“我对他已经没有任何感觉了。”我想我说的不是实话。

“我认识银圣已经很久很久了，比你要久得多，你知道吗？”金晓光突然像示威似的对我说道。

现在和智银圣在一起的是你，不是吗？你为什么还要对我说这些？我在心中厌烦地想到，但开口时，我只能说出：“我知道。”

“……”

看着她又开始一声不吭地盯着我，我要抓狂了。我是疯了才会在这儿听她发酒疯，赶紧离开这里才是上策，我决定开溜。

“银圣，你为什么总是这么难以捉摸，漂浮不定，对我也若即若离，你知道我有多爱你吗？多爱你……”金晓光的声音仿佛来自遥远的外太空。说实话，我之前对她并没有什么好印象，但现在不得不承认，她此刻真是美极了。原来女人叫着自己心上人的名字哭泣的画面是这么唯美，我简直深陷其中不能自拔，太美了！我出神地欣赏着眼前这副凄绝的美景…… - - 该死，我在想什么呢？我真是一个没有同情心的、坏心肠的孩子。

“没有，银圣其实很爱你的，他一点都不难以捉摸……”我好言出声安慰。

再待下去我的嗓子也要变得怪怪的了，我不再犹豫，飞也似的逃出了洗手间。

“大哥，就是那个女的，没错！”从我进舞厅开始就盯着我看的那个服务生和刚才给我指过路的那个服务生并排站在一起，当着我的面肆无忌惮地嘀嘀咕咕着，又是咬耳朵，又是对我指指点点的。 - - ^

我刚才就觉得他们其中的一个很面熟，究竟在哪儿见过呢？我皱紧眉头冥思苦想。 ^

对了，就是他！我想起来了，上次智银圣和那些工高的家伙打架，其中那个推了我一下的家伙（也就是最后被智银圣踩在脚下的那个家伙）。

今天出门真是没选好日子，人倒霉了连喝凉水都塞牙，我欲哭无泪。希灿，正民，你们在哪儿呀？

“智银圣和你一起来了没有？”其中一个服务生凶巴巴地冲我嚷道。

“我已经和他分手了，现在和他一点关系都没有。”我据实相告，脚下不停。

“分手了？你骗三岁小孩呢，快给他打电话，让他过来！”另外一个长得像瘪三的服务生抓住我的手阻止我离开。

“我说了我已经和他分手了，被他甩了，信不信由你，你放手！”

“你这女人说话这么冲，当我们是傻瓜吗？我们是不会相信的，给你10秒钟打电话叫他过来，否则今天让你尝尝我拳头的厉害！”那个瘪三加紧了手上的力道。

“真是可笑，你干吗不直接去找智银圣过来，是怕他和他身边的朋友一起对付你们吗？所以才叫我这个弱女子去。我想凭你们的能耐也就只够对付我罢了。”

“你这个死丫头说什么？看来你是没尝过男人拳头的厉害，你以为我不敢打你吗？”那个瘪三被我的话气得暴跳如雷。

“- - 我说了我已经被他甩了，要我说几遍你才相信？”

“你这个臭丫头还嘴硬，大哥，我们打她几拳头，看她还敢不敢嘴硬！”那个瘪三回头向另外一个服务生请示道。

“别说傻话了，我们怎么能打女人？”那位大哥虽然坏，看来还是挺讲究江湖道义的。

谢谢，谢谢这位明事理的大哥，我在心里不住地道谢。

“该死，那她总该知道智银圣的电话号码吧！喂，把智银圣的电话告诉我们！”瘪三见大哥不

允许，只好又打别的主意。

要是我现在告诉他们电话号码，这些不择手段的家伙，肯定会把智银圣单独诱出来，到时他们会一起对付他一个人，不行，我不能让这个卑劣的家伙得逞。

“我不知道！”我昂着头说。

“不知道？你不是智银圣那小子的马子吗？”瘰三抓住了我的胳膊。

突然，一阵尖叫从洗手间里传出，接着就见一个人影从里面冲了出来，除了金晓光那个傻瓜还有谁，你在里面好好呆着就得了，跑出来干吗？我不由哀叹。

“我才是智银圣的女朋友，你们瞎说！”

原来她就是为了说这句话才跑出来的，连洗手间的门都被她撞坏了，可怜的门！ - -

“噢，她不是尚高的校花吗？”那个瘰三认出了金晓光，金晓光也瞪着他。

“金圣泽？”金晓光似乎认识那个瘰三，叫出了他的名字。

“你在这儿干什么？”瘰三问道。

“我要出来声明，银圣是我的男朋友，他正在和我交往。”搞不清楚状况的女人，我可不会认为她是为了想救我而舍身成仁；从头到尾她都在强调自己对智银圣的所有权，自己是智银圣的女朋友。

“OO这小妞长得不错嘛！”那个大哥看到金晓光的长相，色迷迷地向她身边走近。

“大哥，放过她吧，她的哥哥很厉害的！”那个瘰三急急忙忙说道。

“她哥哥是谁？”

“翰成大哥。”

“翰成？那小子是我的后辈，不足为惧，这小妞长得真不错，是叫晓光吗？”那位大哥的猪哥相更明显了，一只手更是伸向金晓光红扑扑的小脸。

“还不快跑！”我出声提醒金晓光。

这时金晓光才反应过来，她急急忙忙地想避开靠近她的那位大哥，奈何已经失去了先机，怎么也躲不开那人的魔掌。

可恨的家伙，看到柔弱女孩受欺负，我的正义感又冒了上来：“你们放开她，有我一个人不就够了吗？”我挣扎着上前想帮助她。

“看不出来你这臭丫头还挺讲义气的，嗯？”那个瘰三把我推到墙边，制住我的手脚让我不能轻举妄动。

“- - 最后再问你一遍，你到底给不给智银圣打电话？”

“我不会打的，打了他也不会来！ - - ”我咬着牙死也不肯低头。

“好！”瘰三突然语气一变。

那家伙气疯了吧，怎么还说好。“其实你长得也挺可爱的，我今天就好好陪你玩玩吧！”瘰三露出了他的好色本性。

糟了，情况急转直下，怎么成了这个样子，那边是那个大哥正毛手毛脚地摸着晓光的脸，这边是这个恶心的瘰三正把他的禄山之爪伸向动弹不得的我。呜呜，怎么没有一个人来这儿？我今天真的是逃不掉了吗？难道这就是我要为自己这段时间的离经叛道付出的代价？呜呜呜，妈妈，正民，爸爸，哥哥，希灿，你们在哪儿啊！还有智银圣，你这个该死的家伙……

连载二十八

- - 除非这两个家伙良心发现，否则我们今天是铁定没救了，我绝望地想着。奇怪，金晓光那边怎么一点反抗的声音都没有，是因为她喝醉酒的缘故吗？不，我决不允许自己这么软弱，我咬了咬牙，尖声对那个瘰三说道：“你这么做，将来绝对会后悔的。”

“后悔？我的字典里从来没有‘后悔’两个字，该不会是你后悔刚才没告诉我智银圣的电话了吧！”

“- - 不，我死也不会告诉你的！”看着那家伙的脸一点一点向我逼近，我只觉得一阵恶心。恍恍惚惚之中我仿佛看见了上次那个金鱼眼，那次多亏智银圣及时出现才救了我。

“银圣……！”

嗯，是我出现幻觉了吗？还是我真的叫出了口？

“银圣，是我！”那个声音又出现了，原来不是我的幻觉，是晓光她正拿着手机给智银圣打电话。- - ^ 金晓光你这个笨蛋，难道你不知道把智银圣叫来这里的后果吗？亏你还口口声声说爱他，这不是存心让他往陷阱里面跳吗？果然，那个瘰三一见这种情况，立刻拿开他伸向我胸部的那只手，开始给他的同党打电话。- - 智银圣，你这个白痴，千万不要来啊！

“智银圣一会儿就会到舞厅的后门来，你马上带着兄弟们过来！”瘰三对着手机说道。

卑鄙无耻、下流肮脏的家伙！我在心里用能想到的词把那个瘰三骂了一个遍，而此时金晓光还在给智银圣打电话：

“银圣，呜呜呜，我好怕啊！我好怕，嚶嚶……我该怎么办，嚶嚶……这儿？这是舞厅后门的洗手间附近。”

“千万不要来，智银圣！你来了就正中他们的下怀了，这是他们的陷阱！”我突然冲着金晓光的方向狂喊，希望我的声音能传到手机里面。

“臭丫头，你想死吗？”瘰三啪地一巴掌挥向我，恶狠狠地威胁道。

那个老大让金晓光打完了电话，得意地抚摸着她的脸，而金晓光只知道一个劲儿地哭。天啊！我才是最想哭的那个人呢，脸上挨了火辣辣的一巴掌不说，因为这个笨蛋，我之前所做的一切“威武不能屈”的努力全白费了。

我低声抽噎了几下，“嚶嚶……嚶嚶……”其实我也想尽情地嚎啕大哭，但怕那个瘰三又打我，所以只好偷偷发泄一下心中的委屈。

“还不闭嘴？”那个卑鄙无耻的家伙火大地用他的猪蹄堵住了我的嘴，堵得我一口气喘不过来，只能奋力地呜呜出声。

“混账东西，还不放开你的手！”一个熟悉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不知道是对这个瘪三说的，还是对那个老大说的。

- - 傻瓜，你这个傻瓜，叫你别来了，你怎么还是来了？智银圣，你这个大傻瓜！

“哈哈！瞧瞧，这是谁来了，原来是尚高的智银圣呀！”瘪三仗着有王牌在手，有恃无恐地说道。

“- - 你们到底想怎么样？惹火了我你们不会有好日子过的！”智银圣杀气冲天地板着一张脸，眼神像寒冰一样犀利。

“我们就是要惹火你，你能把我们怎么样？你能杀了我们吗？”那个瘪三可能也被智银圣可怕的眼神吓住了，一边大放厥词一边悄悄地往他的老大背后躲。

“- - 我不是叫你别来了吗？你是傻瓜还是白痴呀！”我睁着一双已经有点浮肿的眼睛冲智银圣嚷道。

而金晓光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像蔓藤一样攀在了智银圣的后背。动作还真快！我嘀咕道。

“我不是为了你来的，你少在那儿自以为是了！”智银圣还是一副凶巴巴的口吻。

那就是为了金晓光来的！我立刻老老实实地道歉：“对不起，是我太看得起自己了。”知错就改，一向是我的一大优点。

可惜智银圣似乎并不怎么欣赏我的优点，他的脸更黑了，一副乌云密布、风雨欲来的表情。

“- - 你赶快到洗手间去，把门反锁起来，或者去你朋友那儿！”智银圣推搡着我的身体说道。

“我为什么要听你的？”

“要你走就走，你到现在还想和我唱反调？”我第一次看见智银圣这么生气，也第一次觉得他这么可怕，原来他之前对我摆出的恶狠狠的样子根本不算什么。我强忍着要溢出眼眶的泪水，不甘示弱地回吼道：

“我走就是了，我马上就走！你就是被他们打死了也和我没有关系！”我扭头跑出了这伤心之地，泪水像洪水泄了闸一样倾泻而出。韩千穗，拜托你有点骨气好不好，人家都这样说了，你还有什么舍不得的呢？为什么你每次碰到他的事就哭个不停，这一点都不像平时乐观的你呀，难道你真要把一辈子的泪水都花在这个不值得的家伙身上？也不知道在舞厅前面蹲着哭了多久，在情绪终于冷静下来之后，我返身又回到了舞厅，正民他们找不到我该着急了。

我重新回到我们的那张桌子前，却不见正民他们，估计他们是去找我了。我掏出手机一看，果不其然，手机上未接电话、短信一大堆，都是他们在找我。我不知该如何给他们回电话，也不想向他们解释刚才的一切，于是我默默地坐下来，开始接着喝桌上剩下来的啤酒，一瓶接着一瓶，一瓶接着一瓶……接着我什么都不知道了。 - -

当我睁开眼时，发现自己已经回到了自己的房间，熟悉的床，熟悉的味道，一切都是那么自然。正民那张担心焦虑的脸和哥哥那张玩世不恭的笑脸也接着映入我的眼帘，不知如何面对他们，我赶紧又重新闭上了眼睛。

“我看见你睁开眼睛了。^ - ^”是哥哥的声音。

讨厌的家伙，学习不怎么样，眼睛怎么这么好。

“哥哥，你出去一下好吗？”

“好啊，我把妈妈叫进来。”

“哥哥，求你了，我不是开玩笑的。”

“……”第一次看见我这副样子的哥哥，没说什么，乖乖地走出了我的房间。

正民的表情很沉重，似乎有什么话想对我说。

“千穗，你没事吧？你到底是怎么了？”他终于开口了。

“正民，我好没用，我忘不了他……我还喜欢着银圣，而且好像越来越喜欢他了。我，我该怎么办？正民，你说我该怎么办？”我把脸埋向一边的枕头，痛苦地说道。

“你打算怎么办？”

“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只是单纯地想见他，想见他。”我两手死死地抓住可怜的枕头，恨不得把头揉到枕头里面去。

“他现在在医院里。”

“什么？〇〇”我闻言吃惊地从枕头里抬起头。

“他在舞厅里和人大干了一场，似乎伤得很严重。”

“他现在在哪儿？在哪个医院里面？”我起身抓住正民的两只手问道。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是救护车把他接走的……”

正民接下来说了什么我都听不清楚了，我只知道自己飞快地跳下床，拿起电话簿挨个给市内的医院打电话。也许老天垂怜，我打的第一家医院里面竟然就有一个叫“智银圣”的病人。

“正民，你好好帮我和妈妈解释一下！”

“你打算现在就去？”正民轻声问道。

我没有回答，只是使劲地点了一下头。

“你一定要去吗？”

“我要告诉他我的真心话，我不能再这样骗他也骗自己了。我有很多话要对他说，不是谎话，也不是赌气的话。”经过这件事，我终于看清楚自己的感情，也决定要正视这段感情了。

“我陪你一起去好吗？”正民担心地看着我，他看得出我现在情绪很不稳定。

“谢谢你，正民，但这是我自己的事，我必须自己面对，自己解决，妈妈那边就拜托你了。”

我从家里后院的围墙翻了出去，自从上次为了躲避智银圣在学校后门的围墙我这么干过后，这还是我第一次又这么做。顾不得换掉我那身像海草似的裙子和擦掉我脸上已经花了的睫毛膏，我一路喘着粗气向医院跑去……

连载二十九

“对不起，您现在不能探视这名患者。”值班台的护士小姐一板一眼地对我说道。

“为什么不能？他伤得很严重吗？- -”我的心更加焦躁了。

“……请您明天上午再来。”护士小姐温和地说道。

“呜呜呜，大姐，那家伙不是死了吧？不是吧？呜呜呜……”我越想越怕，电视上好像都是这么演的，在男女主角终于明了自己对对方的感情之后，总有一方死于意外。

“没有……- -”那位护士小姐似乎向天空翻了一个白眼，为我的想像力！

“呵呵呵！”我立刻转哭为笑，我就知道这家伙命硬得很，“那么……”

“明天，请您明天来。”护士小姐不容分说，打断了我的话。

“那您能不能告诉我他住在几号房间？”

“他住在310号。”

- - 他们怎么也来了，我无意中发现尚高的那些家伙也朝这边走来。千万不要被他们看见啊！我左瞄右瞄地希望能找个地方躲避一下，可惜天不从人愿，他们已经发现我了。还好，只有捣蛋鬼、贤城和另外一个长得很凶的家伙，没有我最怕的王丽娜，他们三个都是一脸沉重的表情。捣蛋鬼首先发问了：

“千穗，你到这儿来干什么？- -”

“银圣怎么样了？”我希望能从捣蛋鬼口中获取银圣的消息。

“我们也没看见他，说是明天才能探视。”

“为什么会弄成这样，为什么会这样！”我懊恼地对自己低语，都怪我，为什么那么意气用事，他让我走我竟然就扔下他走了，要是我在场的话，说不定……

“这件事说来话长……”捣蛋鬼误会了我的意思，准备向我说明一番。

“我都知道，我昨天也在那个舞厅。”看来他们并不知道我昨天也在场。

“你也在那儿？〇〇”这下轮到捣蛋鬼吃惊了。

“我一直在那儿，直到智银圣开始和那些混蛋打架。在打架之前，智银圣那个笨蛋把我赶走。- -”想起这件事我还眼睛直发酸。

“你说什么？〇〇那你知道智银圣为什么和那些家伙打架吗？”

“你们不知道吗？〇〇”

“我们后来才赶到，银圣和对方八个人已经干了一架。”

“他一个人单挑人家八个人？那晓光怎么样了？”该死，当时我怎么能扔下他一个人走掉呢！我越想越不能原谅自己。

“我们去的时候她已经吓得晕了过去，后来我们就把银圣送进了医院，至于其他事情我们什么

都不知道。到底怎么会弄成这样的？”捣蛋鬼平静地问道。

我含着眼泪，把所有的事都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听完我的叙说，那三个男生都怒气冲天，捣蛋鬼更是把自己的拳头捏得泛白，用我从没有听过的可怕语气说道：

“ - - 金圣泽，我以后绝对不会让你有好日子过的！”

“金圣泽那个家伙后来怎么样了？”

“他现在正住在重患者室里，银圣没让他有什么好下场。不过我还是第一次看见银圣对人下手这么重，看来他是真的惹毛他了。”

“ ..... - - ”

他不是因为我才那么对待那个瘪三吧？我在他心中有这么重要的地位吗？我甩了甩头，制止自己再多想下去，反正我已经决定向他坦承自己的感情，其余一切都已经不重要了。

“你怎么哭了，千穗？放心，银圣只是打了石膏，住几周医院就没事了。这家伙是个怪胎，一向复原能力超强。金圣泽也不是问题，等他出院以后，我们不会放过他的。算来银圣一个人把他们三个人送进了医院，我们还是赚到了。那家伙真行！”捣蛋鬼得意地翘了翘大拇指。“ ..... ”我嘴上没说话，可心里还是在说，照他这么说智银圣打架还很了不起，受伤了也很值得，这算哪门子的价值观，真搞不懂这些男生！

“放心，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我们打算轮流守在这儿，防止那些家伙再来骚扰银圣。”捣蛋鬼扬起他招牌似的灿烂笑容，安抚我说。真是患难见真情的好朋友，我立刻收起刚才满肚子的批评，感动.....感动.....

“啊，千穗！”捣蛋鬼突然叫我的名字，惊醒了还在感动的我。

“怎么了？ - - ”一惊一乍的家伙，吓了我一跳。

“希灿怎么没有和你一起来？”

“我不知道她去哪儿了。”

“是这样啊.....”捣蛋鬼的语气有丝落寞。

“希灿一直很想见你.....”我安慰他。

“别说了，我明白.....”捣蛋鬼听说希灿也很牵挂他，立刻精神一振。

明白，你明白什么呀，不过看他眼睛笑得像一轮弯月，我也不好立刻回击他，让他沉浸在恋人之间冰释前嫌的喜悦中吧！真是羡慕。

“已经很晚了，千穗，你明天放学后再过来吧，我们打算在这儿守夜。”

“我也想呆在这儿守夜。”

“现在王丽娜和其余的尚高女生正在来的路上，她们看见你又是一场麻烦。”捣蛋鬼替我想得很周到。

“那我走了，明天见！”我立刻挥手告别。

开玩笑，虽然“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但我还没有到为了爱情可以舍生忘死的地步，特别是在不一定要牺牲爱情的情况下，我可不想惨遭横死。

“千穗，明天你会和希灿一起过来吧？”捣蛋鬼乐不可支地说道，一提到心上人他就眉开眼笑。

“会来的。”我故意没好气地回了一句，其实暗暗替朋友开心，“我走了，再见！”

从刚才我就注意到，贤城一句话也没有说，一直面无表情地站在捣蛋鬼身边，看来他和智银圣真是兄弟情深，一定是在担心智银圣的伤势。我也冲他笑了笑，转身朝医院外走去。虽然智银圣的伤势让我松了一口气，但我并没有觉得好过多少，明天我真的要向他表白，告诉他我的真心话吗？我可以毫无忌惮地对他说“我喜欢你”吗？少女的羞涩让我又一次胆怯了。==

回到家已经两点了，我一眼就看见了桌上正民留的纸条：“希灿要你给她打电话。我等不到你就先回去了，明天见。”

糟糕！差点就把联系希灿这件事忘得一干二净，她一定会把我骂得狗血淋头的！我赶紧给希灿打了一个电话。-- 果不其然，希灿劈头就对我是一顿臭骂，什么“一声不吭地就不见了”，“重色轻友的家伙”，直到听完我对整件事的叙述，她的声音才慢慢变小了一点。

“咳咳，嗯嗯……（估计是她骂我骂得太累了，所以清清嗓子，让嗓子休息一下），那银圣现在没什么事了吧？”

“嗯，伤得好像不太严重。--”

“那你打算告诉他你喜欢他了？”

“是啊，所以明天你陪我一起去吧，我一个人有点害怕。”

“那个王丽娜要是也去怎么办？我也挺害怕她的，她的目光总像要吃人似的。”希灿畏惧地说。

“哲凝也很想见你（没办法，对付这种美色比义气重要的家伙我只能使出这个必杀计）。”  
“他不生我的气了？”希灿惊喜地问道。

“是啊！”

“不行，我还是打算去他学校的门口，给他一个惊喜。”

“但你真的忍心就让我一个人去？--”

“我要是和你去了，岂不就剩下正民一个人，没有人陪他玩了。”希灿开始找理由。

“正民他……喂，你最近怎么突然这么关心他了？”

“有什么不对吗？我和他是好朋友啊！那明天见了，不对，已经凌晨了，待会儿见！不管怎么说，你终于下决心表白了，祝贺你，再见！”希灿说完就挂断了电话，不再给我继续说话的机会。

-- 有什么好祝贺的，说不定会更加受伤……不不，千万不要这样，我不会那么悲惨的！哈哈，我是谁，天下第一的韩千穗，我不会落到那么凄惨的地步的。

第二天的课我一个字都没有听进去（我本来也没有听讲的习惯），可怜老师讲得唾沫横飞，我

和希灿却一个劲儿的在那儿打呵欠。总算熬到了放学，是不能指望希灿那个有异性没人性的家伙陪我去医院了，我只好一个人愁眉苦脸地往医院走去。 - -

说实话，我觉得有点发抖，倒不是因为自己的出尔反尔，昨天还发誓要忘记智银圣，今天却打算告白，反正大家都知道我这个人属于墙头草型，没什么定性，而是苦恼到时候该如何开口向他告白我的感情，真是书到用时方恨少，早知道以前多看点言情小说、漫画什么的了，现在也可以借鉴一下。看病人花是不可少的，于是我精心挑选了一大束海芋作为礼物，相信他会喜欢吧！

我兴冲冲捧着花来到病房前，一时却失去了敲门进去的勇气，只好犹豫地在门口来回踱着步。  
- - 进去第一句话和他说什么好呢？我皱紧眉头思索道。

“你好！” - - 不好，太生硬了；“你没事了吧？” - - ；也不好“我来了。” - - 不好，太亲昵了；“身体怎么样了？” ^o^ 嗯，这个不错.....

“我身体很好。”一个声音接过我的自言自语说道。

谁啊？.....我纳闷地抬起头，啊.....！OO

连载三十

不是冤家不聚头，挡在我前面的除了金晓光还会有谁？ - - 她怎么也会在这儿？但随即我明白了，对了，她肯定是住在隔壁的病房里。

“你来看银圣的吗？ - - ”金晓光显然不怎么欢迎我。

“是啊！”我心虚地说道。

“.....我和银圣正在交往。”金晓光又一次向我强调。

“我知道。”我淡淡地说。不管怎么说，我必须确定智银圣对我的感情，因为现在我知道我爱上他了，所以我也必须弄明白他的感情，这件事只在于我们两人之间，无关乎第三者。

“我有几句话想和你说，好吗？”金晓光轻轻带上门，把我和她都关在了门外。

“什么？OO”我有点反应不过来，她和我会有什么好说的？

不过最后我还是和她出现在医院的后花园里，我想我肯定是疯了（不能否认，这女孩即使穿着病号服也还是那么好看，我想我拒绝不了任何美人的要求，不管这个人美男还是美女）。

“那我就直说了，我希望你以后不要再见银圣。 - - ”金晓光盯着我的眼睛直截了当地说。

“这个.....这件事..... - - ”讨厌！她说得太直接了，弄得我不知如何回答。

“拜托你了，如果没有银圣，我也活不下去了，所以请你千万.....”金晓光突兀地抓住了我的双手。

“但是我也.....”我的话说不下去了，因为我看见晓光的腮边缓缓滑下了两行清泪，真是凄绝哀婉，让我实在不忍心再说下去。不过她怎么说哭就哭了，也不预告一下。

“我真的非常、非常喜欢他，我在初中时就已经暗恋他三年了；上高中之后，我更是从没有把视线从他身上挪开过一秒钟。从小我和妈妈两个人相依为命，我从没有得到过任何希望 拥有的东西，也不敢奢望能拥有什么.....但这次，就这一次，我求求你了！”

她真是疯了，竟然连这些话都对我说出来了，为爱疯狂的女人，看来她爱智银圣爱得很深...  
... - - ^ 但是，我也很喜欢他啊！比很喜欢还要多一点的喜欢。我不敢把这些心里话说出口刺激这个女人，只能以沉默作答。花园里只听见她凄凄惨惨、时断时续的哭声。接下来该怎么做？ - - 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我实在是没有处理这种状况的经验，也许经历多了就会明白吧！ ^ 呼.....我长叹了一口气，第一次渴望长大。

“我和他做普通朋友也不行吗？”说完这句话我就想敲自己的脑袋，提的什么破问题，这不是表示我会主动退出吗？用脚趾头想也不应该问这个啊！悲惨，看来我哥哥老骂我人头猪脑是对的。不过金晓光这次的反应倒是挺快的，她飞快地抬起泪眼瞪了我一眼，然后斩钉截铁地回答：

“不行！”

那种狠绝的样子乍现在她那泪眼婆娑的娇美之中还真叫人有些吃惊。

“但我也喜欢他怎么办？”我决定向晓光坦白，同时把包袱甩给她。

“那你就在心中偷偷地喜欢他吧！”晓光答得倒是毫不含糊。

- - 这句话说了等于没说，你答得真轻巧，我在心中嘀咕道。

“那今天你就让我见见他吧！就今天，你看我都已经来了，我看完他就走。”我真是个笨蛋，我看智银圣为什么要经过她同意，还说得这么委曲求全，看来我也被这个疯疯癫癫的女孩弄疯了。

“^^那我们一起去吧！”金晓光终于露出了微笑，似乎她已经实现了自己的目的，取得了我的承诺。

“什么？”我被她的突然转变弄得心慌意乱，我说错什么话了吗？老天，这个女孩说不定比王丽娜更可怕，我突然有种不好的感觉。

站在病房门口，金晓光不放心地再一次叮嘱我：“这次是你最后一次和银圣见面说话，你明白了吗？”

“..... - - ”我没有出声。

“我求你了！”见我有反悔的意思，金晓光立马又露出刚才那副楚楚可怜的样子，哀求我说。

“好.....，好吧。 - - ”我不自然地答应着。

金晓光率先推门进了病房，

“银圣！”金晓光娇滴滴地叫道。

“你怎么又来了？！”智银圣神经质似的一声大叫，看来他还是老样子，脾气不怎么好，或者是被这个金晓光给折磨的。

“你好！”我怯怯地打了一个招呼，顺利地引起了智银圣的注意。只见他左脚打着石膏掉在半空中，右手缠着绷带绑在胸前，还好不是伤了关节。看到我的瞬间，他的表情立刻变得僵硬了起来。 - -

“你来干什么？你不是已经对我说再见了？”

他是在讽刺我吗？说出这么不合时宜的话。不会，头脑聪明的人才会讽刺别人，他想不出来讽刺的话的，凭我对他的了解。 - -

“你好些了吗？看起来好像不太严重。”我只能自动删除他刚才那些不太友好的话，没话找话说道。

“这叫不太严重！ - - ^ ”智银圣举高了他胸前的那只胳膊，不可置信地扬起眉毛对我高声叫道。 - - 讨厌，又来了，他就不能小点声嘛，我的耳朵又没有聋。“我是担心你才来看你的。喂，把花收下！” ^ 我没好气地啪的一声把花扔给他。

“你那么坚决地走了，好像再也不想见到我一样，为什么又来看我？”智银圣不肯放过刚才的问题，不罢休地又问了一遍。

“你为什么老是想和我吵架？== ”我赌气地说道，他就不懂得对女孩子温柔一点吗？

智银圣没有回答，扭头朝窗外看去，我们之间又陷入这种……难堪的沉默。

连载三十一

“银圣，你吃过饭了吗？”

金晓光打破了沉默，不过声音小得几乎是用鼻子在说话。

“没有！ - - ”

“不吃怎么行？”金晓光颇有我妈妈的风范。

“我没胃口。”智银圣还是那副死拽样，看来这个金晓光也不能让他另眼看待。

“那也不能就这么饿着呀！快去吃吧，好吗？”金晓光好不温柔地说道。

“金晓光，你先出去！ - - ”智银圣瓮声瓮气地说道。

“……为什么？”金晓光像一只受惊的小兔子似的看着他。

“要你出去就出去，问那么多干吗？”

“我不要！”我这个情敌还在，她才不会轻易出去。

“听话。 - - ”智银圣语气中有些不耐烦。

“这次我不要听话！”金晓光捂着耳朵说。

“喂！”智银圣发火了。

“千穗有话要对你说，是吧，千穗？”

我算是见识到了，狡猾得像狐狸一样的女人，自己装作什么都不知道似的，一下就把话题扯到了我的身上。我明白她的意思，是要我向智银圣道别，但我疯了才会说出她希望我说的话来。

“你要对我说什么？”智银圣没什么耐性，睁着他那双巧克力色的眼睛冲我问道。

“我问你要对我说什么？ - - ”他不耐烦地又问了一遍。

“你什么时候去上学？ - - ”我知道这个问题问得很傻，而且明显不着边际，不过他也用不着这么夸张地笑出来吧？ - -

“我知道你要说的不是这个，你应该还有别的要说吧！”金晓光突然从一旁插话道。

“那.....那你什么时候出院？ - - ”我咽着口水艰难地说道。

“我看你还是直说吧，你到底想说什么？”金晓光盯着我的眼睛镇静地问道。

“.....”

“要我替你说吗？千穗。”这次金晓光似乎豁出去了，准备不再放任我的顾左右而言他。

“.....”我沉默了半晌，终于鼓起勇气开口说道，“你最近过得还好吧，这是我最后一次来看你。”

我的心在滴血，另一个被我的良心禁锢的千穗仿佛在拼命呐喊：银圣，不要相信我的胡说八道，看着我的眼睛，这才是我的真心，你难道看不出里面流露出的感情吗？

银圣什么话也没有说，只是眼睛眨也不眨地盯着我，似乎要看穿我的身体，看透我的灵魂。他的眼睛真漂亮，柔和的栗色的眼睛，和他那火爆的脾气一点儿也不相配，也不像一般东方人所能拥有的。虽然从和他第一次见面起我就注意到了，也被他那双眼睛所吸引，但在和他对视的刹那，我还是忍不住深陷在这一汪深潭之中。对，就这样看着我的眼睛，看着我的真心，让我的眼睛（因为事前喝了一点酒，所以有点肿）告诉你一切。

“这就是你要说的话？ - - ^ ”

不是，不是啊！请你看着我的眼睛，我的心在狂喊。

“你、闹、够、了、没、有？ - - ”智银圣咬牙切齿，一字一顿地说道。

“什么？〇〇”

“我说你闹够了没有.....该死.....你到底还想把我当傻瓜耍多久？”智银圣的瞳孔由迷人的栗色变成了深褐色，这是他非常生气的征兆。我当然明白，自己又不小心成为了他的导火线，我这么容易惹怒他，不知是他的不幸还是我的不幸？我和金晓光都非常知趣地大气也不敢喘一下，小心翼翼等待他平息怒火。

“这不是你的真心话吧！”智银圣终于又缓缓地开口了，“如果我说我想见你怎么办？”

我不是在做梦吧，如果是做梦，拜托老天，你千万不要让我醒过来！呵呵呵，我就知道智银圣一定能读懂我的眼神。

“既然你不来见我，那我就去找你好了，怎么样？韩千穗。”

这一次我听得清清楚楚，绝不是自己在做梦，我简直欣喜若狂！但金晓光就惨了，她已经在一旁忍不住嘤嘤哭了起来。老天，我该说什么好呢？金晓光刚才在花园讲的话隐隐在我耳边响起：

“我从小和妈妈两个人相依为命，总是生活在孤寂落寞之中，直到智银圣出现.....我从没有拥有过什么，也不敢奢望能拥有什么，但这次.....拜托你告诉他这是你们最后一次见面.....”

至少在她面前，我不能对智银圣表白，告诉他我喜欢他，否则对这个女孩太残忍了。打定主意，我开口说道，

“这个我们下次再说。”我想这是对我们三个人最好的答案了，不论是对智银圣还是对金晓光。

“不，现在就说。”

好吧，对不起，金晓光……真的很对不起，我真的很喜欢银圣。

“我、喜欢……”

“等等！”

就在这时，一直忙着哭泣而没有开口的金晓光突然出声阻止了我。

连载三十二

金晓光用颤抖的声音缓缓说道：“智银圣，你没有忘记那天的事吧！你要对我负责的……而且我们两个不是也发过誓了吗？”

如果我没有猜错，金晓光指的应该是智银圣过生日的那天发生的事。——老天，我把希灿告诉我的这件事早忘得一干二净，如果不是金晓光现在提起来，我压根就不会记得有这么一件事，也许是在潜意识里就很排斥它。

智银圣面色铁青，紧绷着嘴巴，没有肯定也没有否定，似乎在隐忍着什么，惟一肯定的是他很生气。金晓光接着又说道：“你怎么能这样对我？那天晚上我们是那样的山盟海誓。”

“不要再说了。”智银圣挤出这句话，似乎金晓光的话已经让他到达了忍耐的极限，再下去只会打破他冷然的面具。金晓光噤住了声，不敢再说，低头又独自抽泣起来。想到智银圣连手都不愿让我碰一下，却愿意和金晓光拥抱在一起，我的心就像刀割一般，难道在他的心中我真的这么不堪，比不上金晓光一根手指头，那他刚才的话算什么，他说想见我只是一时心血来潮吗？

“对那件事该负责的人是你自己，不是吗？你不要再胡说八道、自取其辱了，特别是不要再在千穗的面前乱说话。——”智银圣用毫无感情的声音冷冷地说道。

“什么，你说我胡说八道、自取其辱？”

情况越来越失去控制了，金晓光甚至放弃了她一贯的楚楚可怜、小鸟依人的形象，抬起头，愤怒地看着智银圣。

“你怎么能对我说出这种话？韩千穗，你给我听清楚，智银圣已经和我睡过了，而且他也答应过我要负起责任，你听明白了吗？！”仇恨已经让金晓光丧失了理智，她用极度高亢的声音冲我喊道。

眼泪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来到我的眼眶中，在里面不听话地要往外跑。韩千穗，刚才你还在嘲笑金晓光的软弱，怎么现在换你了？不行，你决不能在这儿，在智银圣的面前哭出来，你不是最讨厌这种哭哭啼啼只求男人看一眼的女人吗？……可是，我的心好痛，痛得说不出一句话，只想逃离这个地方，我好恨自己的倔强。此时我好羡慕金晓光，我多么希望也可以像她一样，像她一样可以毫无顾忌地随时哭出来。

一直看着金晓光没有开口的智银圣平静地说道：

“金晓光，你还没有尝过男人拳头的滋味吧？”

我相信有人能够说到做到，如果说话的是智银圣的话。不管对方是谁，他一定会手到擒来。为避免事态进一步恶化，我决定暂且放下自己的心情，充当和事佬。

“智银圣，你说什么疯话呢？我该走了，金晓光，你要不要和我一起走？”实在无法再呆在这儿面对智银圣，也不放心金晓光继续呆在这儿，所以我选择了逃避。

- - 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呢？我明明不是为说这些话来的。事情的发展完全脱离了我的本意，为什么我和智银圣之间总是有这么多的一再错过！

“你不要走……”智银圣用从没有过的恳切眼神看着我，

“我下次再来。”

“下次是什么时候？”

“下次是…… - - ”

“你说呀，下次到底是什么时候？我已经受够了生活中不断的等待，你到底要我等到什么时候？”

“……”他怎么了，竟然因为我的这句话而露出痛苦的神情，不受控制歇斯底里地叫了出来，似乎触动了他某处不为人知的痛楚。他在以前的岁月中到底经历了些什么事啊！我的心一阵抽紧，为我不在他身边的那些日子里的他而心痛；刚才拼命忍住的泪水不知不觉流了下来，为人心痛的感觉竟是这般酸涩呵。

“别哭，别哭！你再哭我就生气了，别再哭了！”智银圣看见我这副样子似乎慌了手脚，可惜他身体上的伤让他不能上前来安慰我。结果我的眼泪却流得更厉害了，哪有这样安慰人的，说是安慰还不如说是威胁，呜呜呜，我哭得更厉害了，自己怎么会喜欢这种不知温柔为何物，也不懂得哄女孩子的家伙？

砰！门一下被一个不明物体撞开了，捣蛋鬼一手拿着一个纸带，一手拿着一条香烟走了进来，“嗨！千穗，你也在啊，希灿呢？！^o^”

后知后觉的捣蛋鬼终于发现气氛有点不对劲，慢半拍地问道：“啊！金晓光、韩千穗，你们两个怎么都哭了？发生什么事了？”

“对不起，我走了……”没有勇气再继续呆在这儿，我对哲凝露出一个勉强的笑容，算是打了招呼，扭头向门口走去。

“韩千穗！”我听见他焦躁不安叫我的声音了，却不敢回头看他，在打开门走出去的瞬间，我顿了一下身形，接着不再迟疑地走了出去。

“银圣，你疯了，你这种样子想跑到哪儿去？我去把千穗找回来！”身后传来哲凝哇哇乱叫的声音，我赶紧侧身跑进了另外一条通道，在哲凝找到我之前逃离了医院，现在只有回家才能让我的心平静下来。一路上，我满脑子纠缠的都是金晓光和智银圣的事，他们两个要是真的如金晓光说的那样，那我以后该怎么面对智银圣？放弃我的恋情吗？不，也许智银圣只是一时糊涂，他并不是真心爱上了金晓光，刚才他不也说金晓光该负责吗？但是如果他们之间真的发生了关系……老天，我不敢再想下去，一种遭背叛的感觉让我浑身抖个不停，泪珠更是像断了线似的往下掉。

“千穗，今天没有去陪正民吗？”妈妈正好在家，见到我时说道。

“嗯，今天没有去见他。”对不起了，正民，我现在实在是没有心情为别的事操心。

“正民没有几天就要回美国去了，你这样扔下他不闻不问，算什么朋友？”妈妈突然变得关心起我的友谊来。

“妈妈，我现在心情不好，咱们以后再说这个。”

“什么叫以后再说！你知不知道今天正民喝得烂醉回家，嘴里一个劲地叫着你的和叫什么智银圣的名字，智银圣是谁？为什么正民会不停地叫着这个名字？你倒是给妈妈说清楚呀！”

“……”

“千穗，你……怎么哭了？”妈妈小心翼翼地问道，“妈妈说错话了吗？”

“没有，没什么，妈妈，真的很对不起，让您担心了。正民现在在哪儿？”

“应该在家里，刚才这些我都是听他妈妈说的，看来你这丫头还有点良心。”妈妈误会了我掉眼泪的原因。

我一直没有考虑到正民的感受。那天在游戏厅里，他为了给我出头，被智银圣打了一拳，后来又不断帮助我，为了我甚至没有再跟智银圣计较；但是我却当着他的面，哭着说想见智银圣，他心里一定不好受。我想我真是疯了，这么对待全心全意为自己着想的朋友，如果面前有一瓶农药，我干脆喝了死了得了。

怎样才能安慰他一下，同时证明我不是有异性没人性的朋友呢？不多想了，先去见见他再说吧，他现在的心情一定和我同样沮丧。我诚惶诚恐地设想了千万种正民情绪低落的样子，就是没有想到竟然一出门就碰见了，他和希灿牵着手正兴高采烈地向我跑来。——我对天翻了一个白眼，刚才我的良心不安算是喂狗了。

“千穗，从医院回来了？和银圣谈得怎么样了？”希灿阳光灿烂地对我说，不知刚才和正民聊了什么，银铃似的笑声还不绝于耳。

相比之下，我的脸算得上是乌云密布，“嗯，是刚从那儿回来。你们俩是不是先应该把手分开。”我好心地提醒道。

“喔，对了，差点忘了。哲凝也在那儿吗？”希灿马上意识到了问题，脸色由晴转阴。

“在那儿。”她还记得哲凝啊，我还以为她现在心里只有正民了呢。

“你脸色怎么这么难看？”希灿小心翼翼地问我。

“哪有，”我死鸭子嘴硬，“你们两个是来找我的吗？”

“是啊！”他们两个非常有默契的异口同声答道，连表情都是一样的。

“正民，你今天早晨喝酒了？”

“是啊！喝了酒就回家睡觉了。”他似乎有点脸红（其实只是我的错觉）。

“正民没几天就要走了，我们今天去哪儿玩玩吧！”希灿突然插嘴说，看来她已经把哲凝的事

抛到九霄云外了。

我现在根本没有心情和他们出去玩，但看他们这么兴奋，特别是正民不久就要离开了，所以我只好勉强自己同意，陪他们一起玩了一个通宵。其实从头到尾玩的只有正民和希灿，我一晚上都心绪不宁，没有一刻忘记过智银圣。

就这样来回奔波于学校和娱乐场所之间，四天很快不知不觉就过去了，我每天都和希灿、正民混在一起，打发无聊的日子（在这里我就不一一加以叙述了，各位也希望智银圣早点登场吧）。

连载三十三

“正民，到了之后记得打电话报平安啊！”说话的是正民的母亲。

“向你姐姐带个好，在外面不要乱花钱，记得好好学习，不要成天只想着玩。下次放寒假回来记得把头发剪短。美国最近不太安全，所以万事都要小心，有空多给家里回几封信。”这是正民的爸爸。

“去了好好学习，辛苦一点也没有关系，放寒假回来好好休息就行了，有一个月的时间让你休息呢。”我妈妈接着说。

“一路顺风！小心美国的恐怖分子，下次回来的时候记得给我带点巧克力。”我大哥这个随时不忘占人家便宜的家伙。

轮到我了：“一路平安，记得经常给我打电话，写信更好。寒假一定要回来呀，还有，还有……对不起，正民……”

“怎么哭了？”

“不知道，最近我都变得不像自己了，动不动就流眼泪，真没用！”我强装出笑脸说。

我这一哭，好家伙，带动了周围一片哭声，除了我那个没心没肺的大哥，大家都呜呜哭了起来。正民哭得尤其厉害，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乱没有形象。

“我会写信的，也一定记得给你们回信……”正民的语气中有丝呜咽，“我寒假一定会回来的，回来看你们。千穗，你没有什么对不起我的，反倒是我欠你一声谢谢。能有你这样的朋友，是我上辈子修来的福气。爸爸、妈妈，你们也要保重身体，我会经常给家里写信的，寒假我和姐姐一起回来。还有希灿，你也要经常给我写信啊！咱们寒假回来再见。千穗，要是那个家伙敢再欺负你，我一定不会放过他的，别哭了，记住，我永远站在你这一边。”  
- - ^ 说要我别哭，那你自己怎么哭得比我还起劲？！莫名其妙的家伙。

“我真的该走了，飞机马上就要起飞了。我爱你们大家，bye - bye！”正民挥舞着双手消失在入口处。除了哥哥，我们所有人都含着热泪，直到正民的身影完全消失在海关才默默地转身，怀着一颗惆怅不已的心踏上了回家的路。我和妈妈、希灿，还有哥哥坐同一辆车，没有预警的，难题马上出现在我眼前。

“正民说的那个家伙是谁？”妈妈突然出声问道，还沉浸在与好友分别的痛苦中的我一下愣住了。我抬起泪痕斑斑的小脸，呆呆地看着妈妈，不知该如何回答。

“那个家伙到底是谁？”妈妈又问了一遍，“是啊，那个家伙是谁？”哥哥这个惟恐天下不乱的家伙也插一嘴说道。

“韩哲凝，你想死吗？”对待他我可毫不客气，“没有谁，是正民他误会了。”我又向妈妈解

释道。

“是误会也说来听听吧。”妈妈发挥她家庭主妇锲而不舍的精神。希灿不知什么时候以闭上了眼睛，一副睡得很沉的样子，丝毫不理会我求救的目光，没义气的家伙，我真是交友不慎。

“--妈妈，误会就是.....误会嘛！哎哟，我肚子痛！”

我想我的演技肯定是糟糕透顶，不过妈妈还是半信半疑地把我的肚子痛归罪于车晃得太厉害，让我在中途休息站下车上了一趟厕所，但之后又不依不饶地和哥哥两个人审问起我来。真要命！我一个人要应付两只狡猾的狐狸。--最神奇的是，睡得那么沉，任凭我老妈、老哥像打雷一样说话也没有醒的希灿，竟然在中途停车去餐厅吃饭的时候，不用任何人叫，一下子就醒了过来。

我拖着被妈妈和韩哲凝折磨得身心疲惫的躯壳，颓然地倒在了自己的床上，思绪像潮水一般涌来。智银圣那边现在也不知道怎么样了，我把事情翻来覆去地想了一个遍，怎么也想不出他和金晓光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突然又想到正民，本来是觉得有点对不起他，因为智银圣的事那几天忽略了他，但转念又想到他和希灿两个人开心的样子，我的愧疚之心立马消失得无影无踪。开玩笑，我们三个在一起玩的最后四天，他和希灿不知道惹我生了多少气，我还要对他觉得愧疚。上帝保佑，这两个混世魔王可千万不要真的看对了眼，那我估计自己以后就永无宁日了。--

说到希灿，那个臭丫头不知道在搞什么鬼，从刚才就一直手机关机，打电话到她家也没人接.....不会是因为正民走了，一时想不开喝农药自杀了吧！当然不会，李希灿因为吃多了撑死是有可能的，但她决不可能喝农药死去。老天，我都在胡思乱想些什么呀，我对自己皱了皱眉头，现在最重要的是让自己冷静下来。

叮铃铃.....叮铃铃.....手机突然叫了起来，是希灿吗？我疑惑地接过电话。

“喂？”

对方没有答话，只听见一旁喧哗吵闹的声音，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

“喂？”

还是一阵静默，最后是电话挂断的忙音，那种奇怪的感觉更加强了。怎么回事？到底是谁？一连串的问号。会是正民吗（会给我打电话的只有他和希灿）？我拿着手机呆呆坐在床边，守候着，也许对方还会打电话来也说不定。心中一个声音小声嘲笑我说：真好笑，韩千穗，难道你心里是在盼望着那个家伙吗？可惜一直等过了12点，铃声还是没有如我所盼地响起，我也渐渐有点撑不住了，慢慢地合上双眼，准备去赴周公的约会.....

叮铃铃.....叮铃铃.....叮铃铃.....

就在我几乎进入梦乡的那一刹那，手机铃声突然追魂夺命似的响了起来，把我惊得一下从床上跳了起来（我的耳朵正贴在手机上），在它响第二声之前，我已经迫不及待地接通了电话。

“喂？！”

连载三十四

“喂，是谁？〇〇”我颤颤悠悠地问道。

“韩千穗，你出来.....”电话里传出我再熟悉不过的声音。

“是银圣吗？”我不确定地又问了一句，其实我心里早知道答案了，不是吗？

“你过来，这里，这里是新月小学的前面，你过来。”他说话的声音明显不同于平时。

“你怎么了？喝酒了吗？你是从医院跑出来的？”我着急地问道。

“……”

“笨蛋，你身体伤成那样，怎么能喝酒！腿还没有复原，怎么能跑出来呢？”

“出来……”

“你别老是打岔，我问你你的腿怎么样了？！”

“我叫你出来，你就出来！”喝醉了酒的智银圣更是不可理喻，霸道得要死。

“……”

“因为你，让我像一个疯子；因为你，我几乎成了一个废人，因为你，我……”

这完全不像是智银圣那个高傲自大的家伙会说的话，他现在肯定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该死的家伙，他到底喝了多少酒啊！

“银圣，你喝醉了吧！你现在一个人在外面吗？”

“我等了很久，结果还是没有来，明明答应我说要来的。你也答应我要来的，结果我还是没等到你来，骗子！你们都是骗子！”

“你在哪？我问你在哪儿，新月小学是吗？你等着，我一会儿就过去。你在那儿乖乖地待着，千万不要惹是生非！”我深知这家伙惹是生非的能力，所以临了不忘嘱咐一番。现在已经凌晨两点多了，绝对不是一个出门约会的好时候，但我顾不了这么多，不管这巨大的摔门声是否会吵醒家人，我摔上大门就跑出了家。听到智银圣声音的一刹那，我高兴得哭了起来；听到智银圣声音的一刹那，我悲伤得哭了起来，我已分不清，这到底是悲伤的泪，还是欢喜的泪……真是疯了，我没有坐任何交通工具，一溜小跑来到新月小学。这个地方我只来过一次，所以记得不太清楚，对周围的环境也不太熟悉，但我还是凭着记忆慢慢寻找。智银圣要是等不及我先走了怎么办？我急得都快哭了出来。

“啊，找到了！”我终于看到了新月小学的门牌，但是四下却不见智银圣的人影，是这儿没错吧，新月小学的前面……难道是等不到我先走了？还是我听错了地方？但我确定了几次，是新月小学没错呀！难道……无论我怎么猜测，结果银圣就是没有出现，我连鬼影子都没有看到。

等着吧，智银圣曾经等过我，这次该轮到我等他了。我蜷缩着蹲在新月小学门口。鬼天气，怎么这么冷！——现在不是夏天嘛，存心和我过不去，刮这种阴森森冻死人的风，我双臂环胸地埋怨道。大约又过了三个小时吧，我还是没有等到银圣，终于抵挡不住周公的召唤，我就在学校门口的地上睡了过去。等我再醒来，已经是早晨天大亮的时候了，智银圣终究还是没有出现，不，说不定是他昨晚等得不耐烦，在我来之前已经先走了，这家伙一向没什么耐性。哎哟！我捶着像要断掉一样的腰，浑身像散了架似的无一处不痛，这都是昨晚睡姿不良的恶果。

万幸，今天是礼拜天，不用去学校，我打算先回家梳洗一番再去医院看银圣。昨天出门时太匆忙，我手机落在了自己房间的床上，回家后我拿起床上的手机一看，什么？竟然有12个未接电话，拜托，拜托，可千万不要是智银圣啊！就在我暗暗向上帝祷告时，电话突然又尖锐地响了起来。

“喂？”我战战兢兢地接电话。

“怎么样？惊喜吧！”

“是希灿呀……”我松了一口气，惊喜你个头！一大清早的骚扰人家，只有她才会认为是一个惊喜。

“你在等谁的电话吗？”

“……”希灿敏锐地嗅出了我的不寻常，“发生什么事情了？”

“希灿，我有件事要对你说。”

“什么？”

“听了你不要生气……”

“你快说啊！”

于是我把这几天发生的所有事情都像倒豆子似的告诉了她，包括在病房里和智银圣的对话，金晓光和我的谈话，以及今天凌晨接到智银圣的电话，在新月小学等了他一晚上却未果的事情。

听完我的话，希灿一阵沉默，什么也没有说。

“你怎么不说话？”

“你之前为什么没有告诉我？”希灿有点埋怨我。

“那几天正民也在，我有点那个……我该怎么办？我现在连去医院看看的勇气都没有了。”我向希灿求救。

“韩千穗，要我告诉你犯的一个错误吗？”

“错……误？”

“你是一个傻瓜。”希灿毫不隐讳地说。

“是啊，我也知道自己是个傻瓜…… - -但是我真的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做，我真的……”在这件事上我已经懊恼过一万遍。

“我不是说这个，新月小学有前后两个门，你不知道吗？”希灿对我扔出一个手榴弹。

“什么？”我被震得瞪大了双眼。

“真是受不了你，你昨天晚上站在哪儿？”

“我在正门……”

“看来那个家伙是在后门等你了，呼……”希灿似乎也为我们这对儿活宝感到惋惜。

“我要挂电话了。”我急匆匆地说，真相大白了，如果智银圣昨晚没有等到我，不知道多么失望，我得赶紧去向他解释。

“……”

“我现在就去医院！我一定要去，马上就走！”

“银圣和金晓光睡过了，对这个你也不在意吗？”希灿提醒我。

“我已经顾不了这许多了，我挂电话了！”

韩千穗，你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大傻瓜，学校有两个门你怎么忘了呢！我猛地拍了拍自己的头，连声只骂自己傻瓜。现在我浑身都充满了勇气，再也不想逃避这件事了，前所未有的勇气让我眼睛里只有一个目标——医院。银圣，不管你和其他的女孩做了什么，我都绝对不从你的身边逃走了，我喜欢的是现在的你，我眼前的智银圣……为了我不惜从医院里跑出来的智银圣。

护士小姐不太赞同地打量了气喘吁吁跑到医院来的我一眼，似乎为我的毫无淑女风范感到不满；但我才不管呢，等不及慢腾腾的电梯，我三步并作两步直接往三楼跑去。

“银圣！”我猛地推开他病房的门，用异常明朗的声音叫着他的名字，见到我他该有多么高兴啊！我异常的陶醉。不过……这是什么状况，我愣住了。

只见捣蛋鬼、贤城、王丽娜、金晓光以及另外几个尚高的男生、女生，不多不少正好八个人围在智银圣的病床前，他们的眼睛正齐刷刷地看着推门而入的我。我才管他们都是谁、有多少人，我是来看智银圣的不是吗（其实我的腿已经开始发颤了）？他们见到我脸色似乎不怎么友善啊！

“千穗，你来了？！”只有捣蛋鬼还算和善的和我打了个招呼。

“咳咳，是啊，”我挤出几声干笑，“银圣怎么样了？”

“银圣有点不太好。”捣蛋鬼神情低落地说道。

“怎么回事？”

“他昨天晚上溜出了医院，直到今天早晨八点钟才回来，结果得了重感冒。我们怎么和他说话他也不愿开口。”

“你说什么？〇〇”

我急急忙忙跑到智银圣的病床前，完全无视一旁王丽娜对我的鬼哭狼嚎，眼中只见到苍白地躺在病床上的银圣。

“银圣，你怎么弄成这样？”我心疼地看着几天不见憔悴了许多的他。

“……出去！”他开口却是这种无情的话。

“你没事吧？听说你感冒了，好些了吗，嗯？”

“我再也不会去等谁了，现在我连和你生气都不屑，”智银圣面无表情冷冷地说，“出去，我们俩之间再也没有任何关系，我彻底放弃你了。我叫你出去！”最后一声智银圣是声嘶力竭地喊出来的。

“叫你走你还不快走，还想赖在这儿吗？”王丽娜发话了，

“够了，难道是我一直粘着你不放，不想离开你吗？你还想说这些绝情的话说到什么时候，为什么你总是这么别扭，不肯听我说话？你给我起来，我有很多话要对你说！”我知道自己这么

不理智的发脾气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但话已经说了，想收回是不可能的了。果然，智银圣的表情变得更加吓人。

“是，是我别扭，强迫你和我在一起，难道你还嫌我可笑悲惨得不够彻底吗？”

“我说了之前我们之间都是误会，每次我们都一再地错过……”我的话还没有说完就已经被智银圣打断了。

“误会！我已经受够了对你一再的等待，”病房里因智银圣的话一阵寂静，“出去！”智银圣再次用毫无温度的嗓音冷冰冰地说。

“喂，银圣叫你出去，你没有耳朵啊！”王丽娜说道。

接下来，我做出了这辈子最大胆、也是最……正确的举动，我突然上前环住了那个满嘴冷酷无情字眼的家伙的脖子（感冒让他全身无力推不开我，所以我才有机可趁），然后我的唇印上了他的唇……这是我们两个第二次非常态啾啾了，唉！我叹了口气，不敢奢望这次能有什么震撼的甜蜜效应，我们俩就不能像所有的恋人那样，正常点接个吻吗？

我预期的本来是就这样碰一下之后草草收场，最大的奢望不过是能双手扶住我，但没想到这个可爱的家伙由于一下子惊慌失措，不小心一口含住了我的嘴唇！就这样，在八个目瞪口呆的学生面前，在众目睽睽之下，我们有了一个真正的法国式接吻。

这家伙真的是第一次吗？怎么技术这么好（我当然不是第一次了，初中三年级的时候曾经和邻居家的大哥接过一次）？== 老天，我已经觉得头晕眼花喘不过气来了，意识也开始不受控制地向远处漂浮。谁也没有出声打扰我们，直到传来金晓光撕心裂肺的哭声。

连载三十五

大概过了10分钟吧，在我窒息晕倒的前一刻，我们终于分开了彼此的嘴唇，脸红心跳地终止了这个漫长的k i s s。我动弹不得，只能无助地趴在智银圣身上，大口大口呼吸着久违的空气。其余那些家伙则满脸通红的看着我们，\*\*他们没有想到我们如此大胆，居然请他们看了一场免费激情戏，整个房间内只回荡着金晓光的哭声。

“你想死吗？”以前的智银圣终于又回来了，他皱着一边眉头厉声向我威胁道，可惜他微红的脸泄露了他的真实情感。好怀念他生气时的样子喔（老天，难道我真的有被虐狂倾向，不不，实在是他生气时的一些小动作太可爱了）！

“是谁先咬住我的嘴唇的？”我也毫不示弱的反驳回去，这家伙真可笑，得了便宜还卖乖。 -  
- ^

“谁咬住你嘴唇了？”智银圣矢口否认，绝不承认是自己主动的。

“那是我逼你的，逼你用舌头回应我？你敢说你没有和我纠缠在一起？ - - ”

老天，我找块豆腐撞死得了，我怎么能和他在众人面前争论这种事？不是我没有意识到旁观者的在场，说出这种令人羞涩的话来，而是每次和这家伙在一起，都弄得我神经失常，完全不像平常的我，也只有他——智银圣，有本事让我这样了。

“该死！你这是第几次？”智银圣又问出一个让我想撞墙的问题。

- - 千穗，你一定要沉住气，沉住气，不要和这家伙一般见识。

“什么第几次，我有经验的次数10个指头数得完。”

他的眼瞳又变成了生气时的深褐色，似乎对我的答案不太满意。

“你为什么这么做？很好玩吗？”说完智银圣扬了扬挂在他胸前的手，似乎如果这次我的答案再不能让他满意，他就准备用那只石膏手揍我，问话的同时他的眼睛还是眨也不眨地盯着我。正当我准备告诉他，这是我和那个邻居大哥接吻以后的第一次时，王丽娜开口了，当然，金晓光还是在一边再接再厉地哭着。

“你跟我出来！”王丽娜脸色不善的说。

“你一个人出去。”智银圣替我接话了。

“智银圣，你这人到底有没有良心？”王丽娜发火了，用高八度的声音叫道。

“银圣，你做得确实有点过火了。”一个尚高的男生也插话说。

“你不该在晓光面前这么做的。”另外一名尚高的女生也接着说。惨了，现在我该怎么办？八比二，形势明显不利于我们这边。

“那在金晓光面前我该怎么做才对？”智银圣不怒反静，平静地开口了。其余几个人都无言以对，甚至连王丽娜都……

“韩千穗，我那样拜托你……那样求你，你怎么能这样做？你怎么能做出这种事情来？”金晓光热泪盈眶地冲我喊道。当然，我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不过王丽娜却找到借口了，她面目狰狞地向我叫道：

“你今天真的惹火我了，死丫头！——”说完就抓住了我的胳膊。

“王丽娜，你要是敢动手试试！”智银圣发话威胁道，“金晓光，你拜托千穗什么了？”

房间里又是一阵静默。

“是，我是曾经拜托她离开你，离开你的身边，那又怎么样？你也知道，我是多么喜欢你，多么爱你，你是知道的！但你怎么能这么对我？你说过要对我负责的，难道你不想遵守自己的承诺了吗？”金晓光歇斯底里地狂吼道。

我们都被这样的金晓光吓住了（包括王丽娜在内），大家可能都是第一次见到一向温婉的晓光像要弄垮整座医院似的又喊又跳。智银圣却似乎一点都不惊奇，他不以为意地冷冷开口道：

“要我负责任？好，那我答应和你结婚，这样你满意了吗？不过我打算70岁结婚，到时你再来找我好。在这之前，你要是还在我和千穗面前大吵大闹，我是不会对你客气的。”再怎么想摆脱金晓光，对一个女孩子这么说，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我暗暗皱了一下眉头。

——^ “你们在这儿的人都给我听着，——不要以为我现在躺在病床上就拿你们没办法，我奉劝你们最好不要真的惹恼我。王丽娜，我以后不想再听到你的声音，要是我听到任何关于你对韩千穗不好的消息，哪怕是她手指头受到一丁点伤害，你的好日子也就到头了，不信的话你可以试试。现在我说的所有这些话都不是开玩笑，我是非常、非常认真地在警告你们。”虽然打着石膏躺在病床上，但智银圣就是智银圣，他那与生俱来的王者之气震撼住了每一个人。

帅呆了，智银圣！我感动得无与伦比，无以复加，无……看到他们一个个脸色铁青的样子，我忍不住悄悄地往智银圣背后靠去。

“智银圣，我对你太失望了。”一个一直没有开口的人终于忍不住说话了。

怎么会是他……

连载三十六

开口说话的正是贤城，因为他的开口，气氛顿时重又陷入僵持之中。

“你又有什么要说的？”智银圣语气中带着明显的不以为然。

“我说你对晓光是不是太过分了？”

“你还喜欢着金晓光吗？”智银圣不答反问。

这是什么话，- 0 - 难道说以前贤城喜欢金晓光吗？难怪上次贤城看起来那么生气。

“你说什么？”贤城的脸色大变，拳头也不由自主地扬了起来。

怎么办？智银圣的话仿佛火上浇油，贤城似乎要冲上来揍他一拳。

“你要是喜欢金晓光的话，你就直接对她说啊！你们每个人都跑过来对我说不要抛弃她，你们知不知道，我现在一听到这个名字就觉得倒足了胃口！”

听完这番话，金晓光掩面跑出了病房，王丽娜和其余几个尚高的女生也跟着跑了出去。

“肮脏的家伙！”贤城不容智银圣反应，毫不留情的一拳打中了他的脸，旁边几个男生想阻止已经来不及了，只来得及抓住他另外一只手。- - ^ 智银圣不可置信地看着贤城，似乎身上的疼痛远远不及心理上受到的冲击，他不相信自己的好兄弟竟然真的为了一个女人和他翻脸。

“金贤城……你竟然真的动手了，为了一个女人，你竟然……”

“你这种家伙就是欠揍！”贤城大声说道，“你从来就不给对方留余地，也不考虑对方的心情，一意孤行迟早会弄得所有的人都受不了你。”

“哼！你知道些什么。”智银圣愤恨地说道，“你知道我为什么这么讨厌金晓光吗？你什么都不知道，有什么资格站在这里为她出头？你以为我现在会怕了你吗？有本事你给我别走，我今天就让你见识见识什么是真正的恐怖。”说完智银圣就挣扎着要下床。

贤城似乎被银圣的那股狠劲给震住了，气势明显弱了下来；尚高那两名男生上前拉他的时候他也没反抗，乖乖地跟着他们出了病房。病房里最后只剩下智银圣、捣蛋鬼和我三个人了，智银圣低着头不知道在想什么，一句话也没说。

“银圣，你没事吧？- -”捣蛋鬼小心地问道。

“……”智银圣还是一句话也没有说。他到底为什么那么讨厌金晓光呢？原因是什么？说实话我是挺好奇的，但现在这种状况，借给我10个胆子我也不敢问他，想在老虎嘴上拔毛？“你还好吧，银圣？”我想打破病房里压抑的空气。

“够了，你给我安静一点！”智银圣的语气恶劣。

“你怎么又成这样了？”讨厌，他就不会温柔一点吗，怎么说我们才刚刚接过吻。

“你说你有很多次接吻的经验了？”

“你还在为这个生气啊？哎呀，别生气了，笑一个嘛！哎呀呀，银圣你真是太可爱了。”我笑眯眯地试图缓和他的心情，小小地撒了一下娇，差点就忘乎所以地用手去捏了他的脸。

“别吵，你想死吗？以后别再用这种恶心巴拉的语气和我说话了，我最讨厌谁说我可可爱了！”智银圣厌恶地用他那只没有打石膏的手推开我。

“银圣你偏心，我和你说话你都不理我，千穗说话你就回答，我最讨厌你了！呜呜……”噢噢！好久没见到这个样子的捣蛋鬼了，竟然和我吃起智银圣的醋来，呵呵呵！我好高兴，能再一次见到他耍宝的样子。^o^

“你还不出去？”智银圣不理睬会哲凝的唱作俱佳，开口撵人，很显然，捣蛋鬼出去之后就该轮到挨揍了。

“我不走，现在外面一定很可怕，他们都在外面呢！”

“- - 那从窗户出去吧。”银圣难得好心地建议。

“搞错没有，这里可是三层楼！- -”捣蛋鬼气得哇哇大叫。

“那你就呆着，一声也不要出！”

“银圣最讨厌了，有了千穗就不要我。现在你厌倦我了，就想抛弃我吗？”捣蛋鬼继续用着娘娘腔，可怜巴巴地说。

“嘘……”智银圣用凶狠的眼神对捣蛋鬼比划了一下。

就一个“嘘”字，竟然让难缠的捣蛋鬼乖乖闭了嘴，这个字有这么大的威力吗？下次我嫌他吵的时候也用这招试试看，看看对他有没有效果，嘿嘿嘿！我又沉醉在自己的思绪之中。对了，我还有话没对智银圣说呢！

“银圣！你该知道新月小学有前后两个门吧，昨晚我一直在前门等你，一直等到今天早上七点钟，我说的都是真的！”惟恐他不相信，末尾我急急加上一句保证。

“你又想狡辩了。”他果然不信。

“真的！不信你可以问希灿。”我急忙找了一个证人。

“对了，希灿今天怎么没来？”捣蛋鬼一听提到希灿，就忍不住插了一嘴。糟糕，我该怎么对他解释希灿的事呢？

“那个……希灿不太舒服。”

“哪儿不舒服？”

“脖子疼。”我瞎掰。

“脖子怎么会疼的？”

“不小心在窗户那儿扭了（对不起希灿，实在是情非得已，我一下想不出更好的理由了，不是我存心咒你）。”

“扭的很严重吗？没有伤哪儿吧？”捣蛋鬼还不是普通的嗦难缠。

“没有，还好啦！”

“我要去找她。”捣蛋鬼作势要往外走。

“你知道要去哪儿找她？”我赶紧拦住他。开玩笑，要是让他看见活蹦乱跳的希灿，刚才我编的谎话岂不都穿帮了。

“当然是希灿的家呀。”捣蛋鬼很奇怪地看着我。

“那你知道他家在哪儿？- -”我抱着最后一丝希望问道。

“知道！”捣蛋鬼答得开心。

“不要，不要去。她爸爸也在家！她爷爷也在！不只这样，她曾祖母也在！”我扯着捣蛋鬼，死活不让他走。

“我就在她家外面见见她，只要能从窗户里看她一眼我就满足了。”捣蛋鬼脸上满是甜蜜的笑容。

“不行，哲凝！”这个捣蛋鬼也太痴情了吧，表面还真看不出来，可惜不等我接着扯出更多耸人听闻的理由，哲凝已经一溜烟地从门口跑了出去。看着那些还站在门口的尚高的家伙，我也不敢追着出去，只好眼睁睁地看着他消失在门口。希灿，对不起了，我不是存心想陷害你的，你自求多福吧！

“那个娘娘腔现在在哪儿？”智银圣又开口了。

他说的那个娘娘腔是指正民吧，我估摸着。

“已经回美国了。”

“他就是你说的从美国回来的朋友？”

“是的。”

“你喜欢那家伙吗？”

“你说什么呀，他是我从九岁就认识的青梅竹马的好朋友。”他怎么会觉得我喜欢正民呢，不过他这么问，是不是表示他会吃醋，我在心里偷笑了一下。^^

“疯子！”智银圣明显对正民没什么好感，不，是印象奇差。

“你不要骂人，特别是我的朋友。- -”

“……”

“……”

“好久没有这样了，这样平静地和你说话。”智银圣突然尴尬地开口。

“嗯……”我也轻声应道，“真的是久违了，这种平静的相处方式。”

“你现在不会再从我身边溜走了吧？”

一点都不温柔体贴的家伙，这种时候你应该说：“以后我们俩要永远在一起。”这样才浪漫嘛！什么“不会溜走”，说得一点情趣都没有。

“不会溜走了，”我没好气地说，“你也不准从我身边溜走。”

他没有给我什么承诺，反而开怀地笑了，是那种毫无保留、如阳光一样灿烂的笑容，让我看得有一瞬间的失神。以前他那种皮笑肉不笑我见多了，但这种毫无心机、真心开怀的笑容我还是第一次见到。

“你什么时候出院？”

“不知道，昨天偷跑出去了一趟，伤势好像加重了。”智银圣无奈地耸了耸肩膀。

“谁让你不听话跑出去的！——”我责怪他。

“还不是为了你我才跑出去的，没良心的家伙。”

“你怎么又骂起人来了！——^”

就这样，本来应该是很感人的，情侣之间冰释前嫌的场面，却在我们这种幼稚的对话和喋喋不休的争吵中过去了。我们不断约好各种事情，我答应他自己一放学就过来医院看他，答应他晚上给他打电话，答应他明天来的时候给他买喜欢吃的东西，答应他……真是让我大开眼界，原来智银圣也有这么孩子气、存心耍赖的时候，这次因为对他心怀歉疚，更是和他签下了大量“不平等条约”。

我小心翼翼地避开尚高那些家伙，总算平安离开医院，回到了家里。可明天怎么办呢？明天我还能这么走运地避开他们见到智银圣吗？最可悲的是金晓光就住在银圣隔壁病房，我躲得掉初一躲不过十五，唉……一头两个大！——^——

连载三十七

第二天在学校。

“韩千穗，你给我站住！”希灿在教室里突然叫住我。

“怎么了？”我故意装傻。

“你昨天都对哲凝说了些什么？”看来希灿是向我兴师问罪来了。

“啊！他问你怎么没来，于是我就告诉他你扭到脖子，所以不能来，我也是被他逼得没有办法才这么说的！”我大声辩解，希望希灿能理解我当时的处境，我当时也是为她着想嘛！

“你知道吗？昨天那家伙像疯了一样在我家门口大喊大叫！”

“臭丫头，其实这件事是你不对，你为什么要躲着哲凝？”在这一点上我很是搞不懂。

“说什么呀，我们不是约好星期六要给他一个惊喜吗？你答应陪我一起去的。”希灿突然提出上次我们在一起的计划。

“我不想去了，你知道我最近很忙的。”光智银圣一个人就够我操心的了，我哪来的太平洋时间去帮希灿。

“什么，你想反悔，我不管，非要你陪我去。”

“你的脸最近怎么晒黑了？”我企图转移话题。

“我的脸哪有晒黑，最近你真是很奇怪。”

希灿突然反应过激地发出高分贝的声音，人也气呼呼地转头趴在旁边的桌子上。-;-小心眼的家伙，奇怪的人是你才对。

就这样，午餐时间，上课时间，一直到六个小时的学时结束，希灿还是没有消气的迹象，看见我就把头扭到一边不理不睬。唉！有了爱情，友情往往就从你身边溜走了。

“喂！李希灿。”

“……”

“希灿！”

“……”

“臭丫头！怕了你了，这个礼拜六我陪你去尚高的学校门口，去了你可一定要向哲凝道歉啊！”

“乌拉！我知道了。太好了，这可是你自己答应的，我可没有逼你。”希灿立马趴在我身上像八脚章鱼一样。

旁边一半人的视线顿时都集中在我们身上，算了，就算我们不这么做，平常这些家伙也是用这种不甚赞同的眼光看我们。不过我还是小声提醒希灿说：

“说话就说话嘛，干吗叫那么大声，怕谁不知道吗？一会儿我去医院看银圣，以后别让我再掺和你和哲凝的事啦！”

唉！我真是命中带衰，为什么家人、朋友、还有爱情没有一个是让我省心省力的？说到爱情，我今天买什么吃的给那家伙带去呢？我又遇到了难题，啊！对了……他生日那天我没能去陪他，这次我干脆买个蛋糕拿去送他得了。^^呵呵呵，韩千穗，你真是天才。

于是我掏出自己夹在书中的所有积蓄，又威逼利诱地胁迫希灿借给我8000块钱，终于在学校附近的蛋糕房买到了一个看起来很美味的高级蛋糕，嘻嘻！真不错，他一定会喜欢的。提着蛋糕，我迈着格外轻快的步伐向医院走去（其时让我高兴的原因还有一个，那就是我进医院时可以用蛋糕盒挡住脸部，那样就不会被王丽娜她们发现了，呵呵，想想我真是聪明！^O^）。经过金晓光的病房时，听到里面传来女孩子们唧唧喳喳、吵吵闹闹的声音，真吵，难怪人家说三个女人如同一群鸭子，真让同样身为女人的我感到汗颜。嘈杂的说话声中偶尔夹杂着几句可怕的骂声，好像是在骂我耶！呃呃……我赶紧加快了步伐。

“我来了，可爱的小家伙。^^”我高举着蛋糕盒闪亮登场。

“什么可爱的小家伙，我不是要你别这么叫我吗？”智银圣一看到我就生龙活虎的，看来一天的病房生活把他闷坏了。

“那你现在在干什么？”我突然有了奇怪的发现。

“看书啊！”

我当然看见他在看书，不过我不太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而且这种姿势看书未免也太怪异了吧！

你想他一只手和脚还都打着石膏呢！智银圣自从我进门看过我一眼之后，头就一直没有抬起来，此时更是瞟也不瞟我一眼，以傲慢的姿态继续看他的书。 - -

“你……是不是吃错药了？怎么想到‘看书’？”我绝对不是在开玩笑，而是不敢相信智银圣看书的事实，所以慢慢地靠近了他。

“无聊嘛，所以只好找本书看。”

“这书有意思吗？ - - ”我终于看清他手上看的是什么书了，所以屏住呼吸问道。

“好像还不错。”

他居然说连小学生都不看的《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还不错，我真想找把锤子敲开他的脑袋看看，他的IQ到底是多少。讨厌，和他在一起呆久了，我怎么也变得有暴力倾向。不过看着他真挚的眼神，我还是不要告诉他我的坏心眼吧。

“我买蛋糕来了。”我献宝似的把蛋糕盒提到他面前。

“什么口味的？”

“鲜奶油口味的，^^呵呵呵，不错吧，很贵的。”

“我不吃鲜奶油的。 - - ”智银圣露出嫌恶的表情。

“喂！我好不容易才把它买来的，就算你不喜欢，你就不能装着很喜欢、很高兴的样子吗？ - - ”我简直气极了。

“明明不喜欢怎么能装出很喜欢的样子呢！难道你想让我说谎吗？”智银圣用一种看怪物的表情看着我。

“好了，好了，算我说错了话。哼，你不吃更好，我拿回家一个人吃。”我把蛋糕从他面前拿开。

“没这个必要！”OO妈呀！说话的是哲凝，他怎么进来都没有声音的，像无脚鬼一样。

“我最喜欢鲜奶油蛋糕了，千穗，谢谢你！”捣蛋鬼的眼睛笑成了一条缝，为自己的好运欢呼，真是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

“喔，好……好，谢谢你喜欢它。”脑筋里还在想着昨天他到底和希灿发生了什么事，所以随口应道。

“哇！太棒了，那我就不客气了，感谢圣母玛利亚！”哲凝好像刚从饿牢里放出来的囚犯一样，一个饿狗扑食，向蛋糕盒扑了过去。

“不准吃！”又怎么了，只听见智银圣拼死大叫出声，手中拿着的《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也分毫不差地飞向哲凝。

“银圣，你不是不吃这种口味的蛋糕吗？ - - ”哲凝诧异地看着他，声音里充满“控诉”。

“那也不该你吃啊！”

“那你说该怎么处置？ - - ”

“就在这儿放着别动，你要是敢打它的主意，就等着挨我的揍吧！相信你还没有尝过被石膏打的滋味吧！”

天啊！再怎么幼稚也不至于幼稚到这种程度吧。

“喂，智银圣，蛋糕就这么放着是会坏掉的，还是让哲凝把它吃掉吧！- -”我不忍看见哲凝那副失望的样子，所以好心劝道。

“你给我安静一点，这已经是我的蛋糕了。”

算了，对这种幼稚不讲理的家伙我还有什么好说的，只有池塘里面放鸭子——随他去了。哲凝也深知银圣说到做到，特别是他牛脾气上来的时候，所以也不再碰那个蛋糕。但是他还是忍不住要招惹一下智银圣，真不愧是希灿的男朋友。

“因为是千穗送的，所以你才舍不得让我吃，对吧？^o^”捣蛋鬼笑嘻嘻地说。

“你不是发短信说今天不来了吗？- -”智银圣没好气地瞪他一眼。

“是啊，我本来想给你们俩提供一个安静的约会环境，但是现在，除了这儿，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地方可以去。- -”哲凝可怜兮兮的像一个无家可归的小孩。

“.....贤城那臭小子还那样吗？”

“是啊，一句话也不肯说。”

“呼.....”银圣长叹了口气，“真是疯了！”

“我看你们还是和好吧！”

“.....喂，你去问问护士，我什么时候能出院？”智银圣突然岔出别的话题。

“我？”哲凝指着自己的鼻子问道。

“是啊，我在这儿都快憋死了。”

“好吧！”

哲凝果然吭哧吭哧地跑出去问护士小姐了，真是善良的家伙。希灿如果有什么对不起他，就太不像话了。

“千穗，快把门锁上！”银圣突然急匆匆地说。

“什么？”我不可思议地看着智银圣。

“快点！快点！把门关上，要不然他又进来了！”智银圣用手指着门猴急地说，如果可能，他一定会从床上跳起来。世上有这样当朋友的吗？！- -^

“我们不能这么做，我们怎么能这么对待善良的哲凝呢（话虽这么说，但我还是边说边向门边走去）？”

咯插，门关上了。

“这么做真的合适吗？- -”

“嗯。”智银圣得意地点了点头。

连载三十八

啪啪啪，门外传来哲凝一蹦一跳极富节奏的脚步声。

“银圣！这个星期天你就可以出院了！”哲凝在门外抑止不住的兴奋，用高亢的声音叫道（这样子弄得我更愧疚了）。

“怎么搞的？”咯插插，门口传来哲凝转动把手的声音，“喂，你们在搞什么鬼？”总算搞清楚状况的哲凝在外面气得哇哇叫。

“对不起，哲凝，是银圣让我这么做的。”我隔着门满是愧疚地说。

“把门打开，我真的没地方可以去了，呜呜呜……”哲凝在外面带着哭腔说道，真是让闻者落泪啊！

“晚上见！好走！”不过这个闻者可不包括智银圣，他丝毫不为所动，反而幸灾乐祸地向哲凝道别。

- - 谁说最毒妇人心，这家伙一点也不逊色，我在心里愤愤地为哲凝抱不平。不过想归想，我可不敢老虎头上拔毛去给哲凝开门。哲凝大概在门外大吵大闹了10分钟吧，最后不知引来了什么人，把他给带走了（好像也是智银圣的朋友）。

“- - 你怎么能这么对待自己的朋友？”我忍不住替哲凝伸张正义。

“……”智银圣正准备开口说些什么，我的手机却不识时务地响了起来。

不知为什么，我突然有种奇怪的感觉，不能在智银圣面前接这个电话，所以我没有掏出我的手机。

“你不接吗？”智银圣疑惑地看着我。

“没关系的，不接也行。- -”我打着马虎眼。

“拿过来给我，我帮你接。”

“算了，我自己来。”看着智银圣像X光似的眼神，我还是认命地掏出电话，“喂？”

“千穗！^o^”电话里传出从大洋彼岸过来的声音。

“啊！原来是你。”我故作轻松地回答。

“你听出我是谁了吗？”

这还用问，你不就是正民吗？我皱了皱眉头，不过我可不敢在智银圣面前提到他的名字。

“你到底知不知道我是谁？”对方又催促了一次。

“好，那你说你是谁？”我懒得和他玩这种无聊的把戏，故意装作不知道地问道。

“呵呵呵，^o^我是你最最亲爱的好朋友啊！”

“笨蛋，李正民，谁是你……”突然，我止住了口，意识到自己说漏了嘴，都是那个家伙害的！——还好，银圣打着石膏，估计我还是有机会逃走的，不过逃走的时候一定要记得把奶油蛋糕带上。

“呵呵，^^你总算知道我是谁了，你怎么一个电话都没有打给我？”

“难道你要我天天给你打国际长途吗？你路上还顺利吧？”我都穷得要死了，哪来那么多101块钱。

“都挺好的，都挺好的。对了，说不定这个寒假我回韩国之后就再也不走了。”正民突然向我报告一个大消息。

“什么？”

“我就是为了告诉你这个才打电话的。”正民不开心地说。

“那很好呀（不过这个对哲凝来说可不是什么好消息，因为希灿的关系）！”我随口答道，同时瞟了智银圣一眼。

“我就说嘛！你听到这个消息会很高兴的，你现在在哪儿？”

在哪儿，就在揍你的那个家伙的病房里，我在心里答道。

“我在果川。”我可不想告诉他实话，否则他又该伤心了，总之他和智银圣两个人就是互相看不顺眼。

“谁问你这个了，我当然知道你在果川，我问你现在在什么地方？”正民像个婆婆似的喋喋不休地问道。

要是告诉他我在医院，这个N F D A 5`碌募一锱隙出忠问个不停。我偷偷看了智银圣一眼，这个家伙英语应该不怎么样吧，干脆我用英语回答正民，呵呵呵，就这么办，我当机立断。

“我在house……”

“是吗？……来了，”正民对着电话外应了一声，“我过一会儿再给你打电话，姐姐叫我了。”

“好的，再见！”我如获大赦。

我挂断电话，回头只看见智银圣一手夹着烟，一手漠然地看着窗外，他怎么又这样，这种目光空洞的表情有时真令人害怕，相比之下我更喜欢他生气时的样子，起码那时我会觉得他是一个活生生、有血有肉的人。

“我打完了，嘿嘿！”我干笑了几声，语气故作轻松地说。

“……-;-”

“你又怎么了，我和他真的没什么，只是好朋友。”

“……”

“天下第一的智银圣只是抽抽烟而已，我又没说什么。”那家伙突然转过头来对我说。

“把‘天下第一’那几个字去掉，那是我的专利。”看他能对我开玩笑，我的心情也跟着轻松起来。

“是那个娘娘腔吧？”“娘娘腔”是他给正民起的绰号，看来是没有纠正的可能了。

“- - 他是我朋友，你别这么叫他，他都有女朋友了（实际上根本没有）。”

“你走过来一点！”智银圣突然语气平静地要求我。

“- - 不要，我过去你会打我的，你是想打我吧！”我缩了一下脖子，我才没这么傻呢，送肉上砧板。

“还不快点过来！- - ^”智银圣的口气又变坏了。

“不要，你打人很痛的！^”我紧张地把手背在身后。

“我打过你吗？”

“没有。”我老实地回答，但这并不表示你以后不会打我啊！我在心里加了一句。

“我问你，h o u s e是什么？”

><呵呵呵，原来是问这个啊，看来我想的没错，他英语奇烂无比。

“h o u s e就是英语里面医院的意思。”我睁眼说瞎话。

“你又想骗我？”智银圣显然不信。

“真的！”我用很诚恳的表情说着瞎话。

“如果我说我知道英语里面医院怎么说呢？”

不会吧，他可千万不要知道，我都不知道“医院”这个词怎么说（虽然好像学过）。

“那.....那你说该怎么说？”我壮着胆子将了他一军。

“- - 你今天胆子倒不小，想死吗？”智银圣的口气更坏了。

“是什么？怎么说？”看见他的反应，我更确定他是在唬我了。

“你胆子真的是越来越大了，想找死吗？”智银圣作势扬了扬自己的石膏手。拜托，医生给他装石膏可不是用来让他打人的。

“（看来他也好像不知道）到底怎么说？”

“我妈妈是翻译家，我能不知道怎么说？”智银圣还在嘴硬。

是谁先提出这个问题的，自讨苦吃，不过看着智银圣渐渐心虚流汗，脸色也不怎么好起来，我赶紧转移话题，唉！谁要这家伙是我男朋友，我的心肠又这么软呢，我总得给他留点面子嘛！

“啊，你妈妈？有机会我想拜望一下你妈妈。”其实我才不想拜望他妈妈了，不过是为了转移话题随便找的一个借口，儿子这么蛮横不讲理，他妈妈能和蔼可亲到哪里去？“儿子像娘”，

不变的真理。

“……不用了，她算什么妈妈。”智银圣不屑地冷哼了一声。 - -

虽然成功地转移了话题，不过我发现银圣的表情并没有因此而好多少，反而更加阴沉了。

“翻译家的话（虽然我不怎么相信），那你妈妈岂不是很聪明？是吗？”

“……别说这个了，我困了……我要睡觉了。”智银圣脸色更加难看，他明显很排斥这个话题。

“喂……智银圣！”我阻止住他往下躺的身躯，忍不住开口叫道。

“什么事？”他脸色铁青地看着我。

“你为什么这么多秘密？”这个问题在我心中已经憋了很久了。

连载三十九

“……我没有什么秘密。”

“没有？你有很多秘密。你为什么不让别人碰你，我要听真正的原因，不是什么怕痒。还有你为什么不想让我见你妈妈。”我一股脑地问出心中的疑团。

“除此之外再也没有了。”

“还有……”我犹豫着该不该说出口。

“还有什么？”智银圣紧盯着我。

你和金晓光那天晚上……但这个我问不出口，也不敢问。

“……”

“还有什么？”

“还有我不想说了，这两个问题能回答我吗？”我充满期望地看着他。

“你真的很想知道我为什么不让别人碰我？”

“是的。”

“你真的想知道原因？”

“你能告诉我吗？”

“我不能告诉你。”

他最后一句话顿时让我如泄了气的皮球， - - 刚才才燃起的小小期望又落空了。

“什么？”

“这件事我无论如何都不会告诉你的，即使你掐着我的脖子也不行，所以你不要再问了。”

智银圣很严肃地对我说道，看得出他很认真，也很坚持。

我无言以对，他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还能说什么呢？

“你生气了？”智银圣很小心地问我，看得出他还是很在意我的感觉的。

“……”我没有出声，其实也不是生气，只是长久以来的好奇心加上一种他对我的不坦诚感，让我心里不太舒服罢了。

“请你理解我，我确实有不能告诉你的苦衷。”

“我明白了，我没有生气。”除了这样，我还能说什么呢。

“那你笑一个给我看！”智银圣孩子气地对我说道，在他单纯的心思里，似乎我笑了就意味着解开了对他的心结。

“什么？〇〇”

“你不是说没生气吗？那就笑一个啊！”

真是强人所难的家伙，难道我说不生气就得笑，人又不是只有这两种情绪。 - -

再说得不到心上人彻底的坦诚相对，我即使不生气也还没有大度到能笑出来的地步。

“嘻！^^”我勉强抬了抬嘴角，“这样可以了吧！”

“不行”

“那这样呢？^^”我又加大了嘴角上扬的角度。

“你的眼睛里一点高兴的感觉都没有，而且额角还在冒汗。”银圣不屈不挠地指责着，还不开心地撇了撇嘴。

挑剔的家伙，我背对他做了一个鬼脸，“这样总行了吧！”老天，我的脸从来没有这么累过，我动员起了脸上每一块肌肉，做出一个灿烂无比的笑容。

“算了，够了，不要再笑了，难看死了，看得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 - ”智银

圣没好气地冲我摆了摆手。

- - 他老兄意见还真多，反正现在四下无人，我掐死他也没人知道，这种祸害还

是不要留在人间为好，真不明白我怎么会瞎了眼看上这种男朋友。

“时间不早了，你回去吧，明天再过来。”智银圣开始赶人了。

“才六点钟呀！”

“女孩子不能太晚回家，太阳下山之前就该回去了。”银圣还振振有词地说。

“那你以前晚上带我出去喝酒，哪次不是喝到晚上12点以后？”倒并不是我不想回家，而是

我奇怪他怎么突然变得这么传统起来。

“那时我又不喜欢你。”智银圣想都没想就回答。

“那你是说现在喜欢我N F D A 5 # 被八淙皇谴游易约嚎谥兴党隼吹模但我自己都觉得这句话说得有点肉麻兮兮的。

“不要说这些没营养的话，快点回家吧，太阳都快下山了。”智银圣在这种事情上显然比我更害羞，他手里装模作样地拿起他之前在看的那本书，脸色微悍地低着头催促我。

“知道了，催什么催，你就读着你那本《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到天亮吧！我走了！”我忍着笑意向门口走去。

“记得明天过来……带巧克力口味的蛋糕来！”他老兄还对那块奶油蛋糕耿耿于怀。

“我没钱了。”我拍了拍空空的口袋。

“还有，把你的手机留在这儿。”智银圣突然加了句奇怪的话。

“什么，我的手机？”我一脸吃惊。

“嗯！”他大力地点点头。

“你疯了？”

“那个娘娘腔一会儿还会和你打电话吧？”

原来那家伙打的是这鬼主意。

“好吧，我留下手机就是了，那你也要把你的给我。”亏本的生意我才不会做。

“什么？〇〇”

“我要你把你的手机给我，这样才公平不是吗？”

“我的可是最新款的。”智银圣可舍不得他的宝贝手机。

“那算了，反正我的手机确实也挺老土的，我走了！”我挥挥手，潇洒地向外走去。

“怕了你了，我们交换吧！”

这个笨蛋，我只使出小小的伎俩就让他乖乖地和我交换了手机，还是年纪尚幼，不知人心险

恶啊！呵呵~呵呵！^^而且我只要用他的手机打电话给正民，让正民给我家的电

话打电话

不就行了，嘿嘿嘿！碰到我这魔女只有你乖乖束手就擒的份，今天我要把你的电话费都花光。

“喂，你的手机怎么这么难看啊！- -”智银圣来回掂量着我的手机，皱着眉头说道。

在他说出更多让我想掐死他的话之前，我赶紧眼不见为净地奔向门口。

“啊！还有我手机里面的短信……”

“我走了，明天我再来！好好吃饭，明天我带炒年糕来给你吃，bye - bye！”

我才不会给他机会让他把手机重新换回来呢！

“喂！韩千穗！”我已经拉开了门，却被银圣给叫住了。

“又有何事？”

“我有一滴滴的喜欢你。快走吧，太阳就快下山了。”智银圣飞快地说完这几句话，然后立马又埋首到书中。他真有这么热爱读书吗？我怀疑。

不知道啦，不知道啦！讨厌的家伙，直接说喜欢不就得了，非要加上什么“一滴滴”。

“那谢谢你了，我也有‘一滴滴’的爱你~”

“你想死吗，韩千穗？”在他更多恐怖威胁的话向我飞来之前，我赶紧脚底抹油地跑掉了，咯咯咯！身后只留下一连串银铃似的笑声，嘴角和眼梢满是止不住的笑意，这一回合是我赢了！回家我可得好好检查一下你的手机，看看你的短信，还有把你电话簿里面女孩子的号码全部都给删掉，哈哈哈哈哈~！形势真是一片大好啊！

连载四十

“妈妈，我回来了！”我踩着轻快的步伐走进家门。

“你这孩子，最近都在哪儿野呢？总是这么晚才回来。”

“我不是在上补习班嘛，补习班，明白吗？”

“补习班还有上到九点的？”妈妈也没那么好糊弄。

“怎么没有，我们学校就有，又不是只有我一个人上。”圆谎的功夫我自认一流。

“好了，好了，说不过你。你去看看你哥哥吧，你哥哥像疯了一样。”

“他怎么了？- -”

“我怎么知道你哥哥是怎么回事，一句话都不愿和我说，怪吓人的。”

“妈妈，我想你应该确定一件事。- -”

“……”

“他不仅仅是我哥哥，也是你的儿子。”

“随你怎么说了，你去看看吧！”妈妈不耐烦地挥了挥手。

“哥哥，在房间里吗？”我在哥哥房间门口叫道，见没有人答应，我又叫了一声，“哥哥？”

“金翰成！你这个兔崽子，哎哟！气死我了！”房间里传来哥哥捶胸顿足的声音。

“哥哥？”

“干什么，谁呀？”韩哲凝在里面没好气地答应。

“除了我还有谁？”除了他那个伟大的妹妹，还有谁会管他的死活。

“回你自己房间去！”

“发生什么事了？- -”

“金翰成那个杀千刀的家伙！”哥哥又开始在房间里自言自语起来。

该不是谁又欠了他钱没还吧？等等，金翰成？这个名字我似乎在哪儿听过……算了，现在不是我和这个语无伦次的家伙纠缠的时候，我得赶快去看看智银圣手机里的短信，不只这个，还得赶紧把那些不必要的电话号码删掉，嘿嘿，嘿嘿……我笑得乱奸诈一把的。三个未读短信。

“真的是最后一次了，请给我打电话，否则我要告诉她了。”

这是最后收到的一条短信，10分钟前收到的？刚才我怎么没看见？会是谁呢，说什么“最后一次”……

“银圣，请给我回电话，我有话要对你说。”

这是两个小时之前收到的，同样的电话号码……是金晓光吗？

“请你接电话……还在生我的气吗？”

这也是同一个电话号码，没错，肯定是金晓光，这下我确定了。真没劲，除了这三个短信就没有别的短信了，我又无聊地打开已发短信栏，只有一条已发短信。

“随便你。”

这条短信除了这三个字什么也没有了，算了，连自己的电子信箱都没有的家伙，你还能指望他写出什么精彩绝伦的短信来。

叮铃铃……叮铃铃……

我的妈呀，吓了我一跳，我该怎么办，接还是不接，我犹豫地看着电话。我看到手机上的来电显示，还好，不是金晓光的电话号码，那会是谁？我大气也不敢喘地盯着手机，仿佛手里拿着一块烫手山芋。

叮铃铃……叮铃铃……电话停顿了一下，然后又再接再厉地响了起来。真不愧是最新型号的手机呀，绚丽的灯光随着铃声也一闪一闪的，真漂亮！一会儿之后，电话终于安静下来，也结束了我的欣赏。怎么办，我回过神来，万一要是一个很重要的电话……惨了，我

会被智银圣打死的，不管如何，我应该打电话和对方说一声，对方的电话是多少来着，零一一三二三……丁冬……！〇〇哎哟，吓死人了，这手机突然又冒出一声，怎么和它主人一个德性？！

这次是留言电话，会是谁呢？我能听吗？

“收到留言电话一个，嘀……”手机尽职尽责地说。

“银圣，我是贤城，你在做什么？为什么不接电话？晓光现在正在到处问千穗的电话，她想告诉千穗那件事。我昨天那么做只是为了堵住晓光的口，你可能误会什么了，不管怎么样，我会尽全力阻止晓光的，你不用担心，bye！”

他在说什么？他们到底隐瞒了我什么？金晓光要对我说什么？她还有什么没对我说吗？

到底是什么？难道金晓光和智银圣之间还有什么我不知道的事？为什么只有我一个人蒙在鼓里？一连串的疑问让我想也不想地拨通了贤城的电话，

“银圣吗？”贤城对着电话说道。

“我是千穗。”

“……啊？你是千穗？”贤城愣住了，没想到我会给他打电话。

“银圣和我交换了手机，刚才我不小心听到了留言电话，对不起！”

“……”

“你能告诉我到底是怎么回事吗？”

“你是指什么？”

“我想知道金晓光打算告诉我的事。”我直接说明自己的意思。

“对不起，我不能告诉你。”

“为什么？”

“我和银圣约定过，不能告诉你。”贤城的语气也很坚定。

“拜托你了。”我恳求道，他越是说不能告诉我，我心头的那个疙瘩也就越来越大。

“对不起，我真的向银圣发过誓。”贤城为难地说。

“呼……”我长嘘了口气，“那我直接去问金晓光好了，她肯定会很乐意告诉我的。”为了知道真相，我不得不使出一点小小的手腕。

“……”

“拜托你了，这件事一定和我有关系，所以我也知道的权利……银圣他到底是怎么样一个人？”

“但是我曾经答应过银圣。”贤城的口气已经没有刚开始那样坚决了。

“与其让我从金晓光那儿听到一面之词，不如由你来告诉我，这样我知道的会更接近事情的真相，不是吗？”这次我并不是在使手腕，而是据实相告。

“……你家在哪儿？”

连载四十一

家前面的游乐场。

会是什么事呢？我的心因为即将揭晓的答案扑通扑通跳个不停，说不定从此之后所有的事都将真相大白，我和银圣之间再也不会会有秘密了，想到这儿，我的心跳得更加猛烈了。拜托，可千万不要是因为就要和贤城见面才这么兴奋。哈哈，绝对不可能，朋友之妻不可欺，同理，朋友的朋友不可垂涎，否则韩千穗你就不是人了，我只是因为紧张即将知道的答案才导致心跳加速的，就是这样，讨厌，我的脸怎么红了？ - -

大约过了10分钟吧，远处走来一个迈着沉着步伐的身影，正是贤城，只见他一头飘逸的中长发不经意地垂在左眼边（智银圣是一头精神的短发），微黑的皮肤更衬托出他有型的身材（智银圣的皮肤很白），肩部曲线流畅的向两侧延展，标准的倒三角身材（智银圣属于瘦高型，给人精瘦精瘦的感觉），最后是他的眼睛，典型的东方人的眼睛，虽然小却很迷人（智银圣虽不是双眼皮，但眼睛却很大），噢！老天，这才是我心目中理想的男人形象，我心悸地长呼了口气……快点回神，韩千穗，你又不守妇道了，这么打量人是很失礼的。

“ 请问…… ” 我战战兢兢地走上前。

“ …… ” 贤城没有理我，昂着头从我身边走了过去。

他不会是因为刚才我在电话里要挟他而还在生气吧？但是也不能就这样装作不认识我扬长而过吧，而且我找他可不是为别人的事，是为了银圣的事啊！

“ 银圣呢？ ” 贤城边走边冷漠地问道。

“ 还在医院里，我们只是今天才换了手机，因为听到你的留言电话，我实在忍不住了，所以才……对不起。 ” 我紧紧跟在他的身后。

“ 不用解释了，就像你说的，与其让你听到金晓光夸张的说辞，反倒不如由我来告诉你。 ”

贤城叹了口气，看来他是被我这个说法打动了。

“ 真的？ ” 我惊喜万分，也顾不得生贤城对我态度不好的气了。

“ 你一定要对银圣保守秘密！ ”

“ 这是当然。 ” 我满口答应。

“ 说实话，我也不知该从何说起。 ”

“ ……没关系，你可以慢慢说。 ”

“ 呼……好吧，你坐下来。 ”

“ 好……好的。 ” 我有点受宠若惊。

我们随意地坐在了公园的草地上， - - 仿佛我身上有什么病毒似的，那家伙尽可

能坐的离我远远的，要不要中间再加一个太平洋啊！我忍不住对天翻了个白眼。不好，忘形了，不

知他看没看见我刚才那个白眼。

“从没有见过银圣喝成那样，喝得失去了感觉。”

失去了感觉？ - - 尚高的家伙讲话都这么暧昧不明吗？

“什么意思？”不明白我当然要问。

“那个家伙的酒量一向很好的。”

“所以？”

“但是那次他真的喝得酩酊大醉，浑身软得向一摊泥。”

“后来呢？”我急切地问道，贤城说话总是这样慢悠悠的，急死人了。

“你想这样会有什么后果？”

开什么玩笑，我又不在场，怎么会知道？

“当然想不出来。”我老实地回答。

“他浑身一点力气也没有，使不出一点劲。”

“你说什么？”

“我是说当他喝得失去感觉的时候，他会全身乏力，气力甚至还不如你。”贤城又解释道。

太好了……我又获得了一个有关银圣的情报，还是一个有关他弱点的。

“喔，那后来呢？”

“那天晓光和他在一起。”

“你说的那天是…… - - ^ ”

“就是智银圣过生日的那天，去银圣家在江原道的别墅的时候。”

“……那儿发生的事我已经知道了，如果你是要告诉我这个，那就不用了。”我打断贤城的话。

“不仅仅是这样。”

“……”

“那天金晓光趁着智银圣喝醉酒，毫无抵抗力的时候，把他带了出去。”贤城接着又补充说，“我看那天她是从一开始就居心不良，一个劲地劝银圣喝酒。不过即使金晓光不心怀鬼胎

地劝银圣喝酒，银圣那天也因为你的爽约，心情非常不好，他一言不发地在那儿一瓶接一瓶的给自己灌酒。我还是第一次看见他这样子喝酒。他们俩出去以后，你知道，我曾经很喜欢金晓光的……”贤城突然又扯了一句不相干的话。

“我知道。”我冲他微微点了一下头，神情有点尴尬。

“是吗？”贤城惨淡地笑了笑，“所以我就也跟了出去，其实与其说是我担心智银圣，倒不如说是对金晓光带着银圣出去这件事感到非常恼火，所以我也生气地跟了出去。”

他是要说自己看到了什么吗？我暗暗猜测。

“我赶到的时候，看见金晓光正在脱智银圣的衣服，而智银圣则毫无反抗之力。我想金晓光可能是想通过既成事实来束缚住银圣，好让银圣以后再也不能离开她。”

〇〇我的天……世界上竟有这种不择手段的女人，金晓光，你太可怕、太无耻了，

我之前对她的同情一扫而光。

“银圣见挣扎、推脱了半天也没有成效，于是开始对金晓光破口大骂……是那种真正痛恨到骨子里的叫骂，他甚至向金晓光吐口水，”贤城接着又说，“金晓光那家伙也不简单，她对智银圣的骂声连眼睛都没眨一下，她从中学时开始就可以做到无论谁怎么骂她、打她，她都可以打不还手、骂不还口。银圣看到她这种样子，最后终于不得已地开口了。”

“他说什么？”我有预感，智银圣接下来说出的话才是整件事情的关键部分。

贤城从口袋里掏出烟，点燃之后大口大口吸了几下，没有立刻说话，似乎在平息内心的激动情绪。我也没有说话，耐心地等待着再度开口。智银圣到底说了些什么……过了一会贤城终于又缓缓开口了，他的语气深沉得可怕。

“银圣是这样说的。他告诉金晓光自己的父亲死于艾滋病，而且自己也是艾滋病患者……如果她坚持要这么做，一定也会感染上艾滋病的。”

“说谎……”我半个字都不相信。

“这些都是事实，银圣的父亲确实是因为艾滋病去世的，不过他说自己也有艾滋病那是假话，是骗金晓光的。”

不幸中的万幸，不幸中的万幸！我拍了拍胸口。

刚才因为贤城的话而悬得老高的心终于也放了下来，脸上禁不住露出笑意。

“你在笑吗？”贤城奇怪地看了看我，觉得我的反应未免也太与众不同了。

“没，没有，你接着说……”我心虚地说道。

“银圣父亲是因为艾滋病去世的这件事，除了我和银圣两个人，谁也不知道。当时银圣可能是在被逼急了，迫不得已，把这件事告诉了金晓光。他说出这件事的时候，眼泪都差点流了下来，要知道他是宁可死也不愿把父亲的死因告诉别人的，银圣从头到尾都强忍着屈辱的眼泪。”

“……原来是这样，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我垂下头，想到银圣当时的情形，心中像千万只蚂蚁在爬一样。

“听完这些，金晓光终于停下了动作……银圣接着又威胁她，绝对不能把刚才的话告诉别人，否则他就是死也不会放过她，说完就让金晓光滚蛋。接下来金晓光说的话才是事情的关键所在。哼！听完她说的那番话，我总算彻底对金晓光这个女人死了心，不明白自己以前为什么会有眼无珠地喜欢上她。”

“她都……说了些什么？”银圣身上竟然发生过这许多不为人知的事情，他为什么不愿意告诉我，我很愿意和他分担一切的呀，眼泪不知不觉充盈了我的眼眶。

“金晓光说，我可以不告诉别人你患有艾滋病和你父亲死于艾滋病的事，但你必须告诉大家，你和我睡过一晚上，告诉每一个认识的同学，我们俩睡过一晚上，你觉得这个交易怎么样？”贤城尽力模仿着金晓光当时的语气，听得我毛骨悚然，倒不是说话的内容有多可怕，而是我想到金晓光当时的样子，觉得这个女人太可怕了。

我平生从没有这么生气过，我想以后也不会有了……我捏紧拳头，双目仿佛要喷出火来，牙齿也咬得咯吱咯吱响，想像金晓光现在就在我的嘴里。

“那银圣是怎么回答的？”我抓住最后一丝理智问道。

“他很干脆地说了一个字‘好’。等金晓光离开之后，我走到银圣面前，答应他替他保守所有的秘密，甚至答应他不揭穿金晓光威胁他的那件事，让大家都误会他真的和金晓光睡过。”

“……我要走了。”我忽地站起身。

“你要去哪儿？”

“我要去找金晓光。”我能咽得下这口气才怪。

“天，你要我怎么说才明白……如果银圣知道我告诉你了这件事，你说他会怎么做？你知不知道，银圣最担心的不是别人，而是你知道这件事，他最不希望看到的就是你知道这件事。”贤城几乎是用吼的对我说完这番话。

“难道他认为自己父亲死于艾滋病这件事，比他和金晓光睡过更令他感到难堪，更令我感到难以接受？这是什么逻辑？难道就因为这个微不足道的理由，他就要接受金晓光的威胁，答应她无理的要求？”我真的很难理解银圣的心思，父亲患过艾滋病，真的有这么重要吗？

“微不足道的理由？”贤城瞪着眼语气夸张地对我说道。

糟了，刚才过于激动，有点用词不当。

“对不，对不起……”我结结巴巴地弥补道。

“你知道银圣为什么从小学开始就一直被同学孤立？”贤城好像真的生气了，“因为那些孩子的家长都告诫自己的孩子，银圣的父亲是因为艾滋病死的，千万不能接近银圣，更别说碰到他了，所以银圣总是孤孤单单一个人，不管是课间还是课外，连排队的时候都没有人愿意牵他的手，他只能一个人默默地排在队尾，你能体会那种心情吗？被大家孤立的心情？”

不……不，我真的不知道……眼泪在我捂住嘴巴的瞬间流了

下来，我的眼前自然而然浮现出银圣那张时常充满忧郁的一人落寞地望向窗外的脸。

“你以为银圣为什么会答应金晓光的要求？”贤城继续说。

“……”

“都是为了你！笨蛋！他怕你知道他父亲死于艾滋病的事情后会离开他，所以宁愿接受接受金晓光的威胁，传出那些子虚乌有的事实，也不愿意让你知道事情的真相。现在你知道了？”

你还会说这是微不足道的理由吗？”

“……但是这些都是你们一厢情愿的想法，你们凭什么推断我知道这件事后就一定会离开智银圣。不，我决不会离开他的，即使他真的得了艾滋病，我也不会离开他，你们，包括银圣，为什么都对我这么没信心？金晓光就是认定了我会因为这件事离开银圣，才会威胁银圣，甚至想来找我，但是……我现在要去告诉他，即使是到地球灭亡的那一天，我也绝对不会离开银圣，所以我更应该去找她，让她死心，难道我这样做不对吗？”我义无反顾地说完这番爱的宣言，拔腿就往街区跑去。

“喂！”贤城在我身后企图叫住我。

金晓光，我绝对不会饶恕你，也绝对不能饶恕你。

“喂，你站着别动，韩千穗，听我把话说完。”

但是我耳朵里已经听不进任何话，智银圣，你总是这样，自以为是地决定一切，难道我就真的那么不值得相信吗？笨蛋，白痴，你等着，我会为你讨回公道的，我会让金晓光承受百倍于你的痛苦。

连载四十二

贤城从我身后追了过来。

“计程车！”真走运，我身边正好有一辆计程车经过，“大叔，请您用最快速度开到圣安医院！用最快速度！”

大叔从后视镜疑惑地看了我一眼，管他会怎么想，我把头转向窗口，朝气喘吁吁追来的贤城挥了一下手，算是道别。大叔果然开得很快，不到五分钟的时间就抵达了医院门口。

“谢谢您！”我拼命地摔上车门，道了声谢就向住院楼跑去。

冷静，你一定要冷静，韩千穗，我试图平复自己因过度激动而猛烈地跳个不停的心脏，不过我必须在自己还保持着这股锐气的时候见到金晓光，这样才能给她强烈的冲击，达到效果。

说不定王丽娜现在也在她的病房，不过不要怕她，韩千穗，拿出你的力量来！

“咚咚~”我使劲地敲着金晓光的病房门。

“干什么~谁呀？”里面传出来的好像是王丽娜的声音，但我顾不了那么多，现在我谁也不怕。

“你让开！”我猛地推开挡在身前的王丽娜。

“你疯了，臭丫头，吃了什么熊心豹子胆，你当这是哪儿，是你想来就来的地方吗？”王丽娜对我的举动暴跳如雷。

金晓光波澜不惊地躺在自己的病床上，眼睛坦然地看着我，似乎对我的出现一点也不感到诧异。

“即使你不来找我，我也会去找你的，打你的手机为什么会是银圣接电话？”

我根本不想理会金晓光的话，在王丽娜上来阻止我之前，我上前一把扯住了她的头发。

“你干什么？你想干什么？王丽娜！”这下金晓光总算脱去了平静的外衣，惊惶失措地向王丽娜求救。

“你还不快放手？”王丽娜急忙跑了过来。

病房瞬间变成了罗马斗兽场，我双手死命地揪着金晓光的头发，我身后的王丽娜也使劲地抓着我的头发……但奇怪的是，我并没有感觉到任何疼痛，可能人在高度兴奋的状况下，往往不会有疼痛感吧。我的脑子里只有一件事，那就是要让金晓光受到最大限度的痛苦，让她的痛苦来补偿智银圣所受到的痛苦，我今天最好能让她痛不欲生。

“- -死丫头，今天你想见血吗？还不快放开你的手？”

王丽娜口中的狠话，现在已经对我起不到任何作用了。

“你口口声声地说自己喜欢银圣，喜欢银圣，难道这就是你喜欢一个人的方法吗？不惜去伤害他，不惜让他痛苦？”我拼命摇晃着金晓光，用呜咽的声音不住地叫嚷着。

“你在说些什么啊？说什么疯话呢？死丫头，你快放手！”

“不，我不会放手的，我来就是要告诉你，银圣以后不会再孤单寂寞了，永远不会，我会一直陪在他的身边！”我大声地宣告着。

这是我能说出的最后几句话了，因为下一秒我只觉得眼前金星闪烁，学过跆拳道和特种武术的王丽娜已经一拳击中了我的左眼，我什么也看不见了，不是开玩笑，我的左眼前真的是一片漆黑。

“今天是你自己来找死的，你想死我就成全你。”王丽娜露出令人毛骨悚然的笑容。

“杀千刀的东西，头发都被她扯下来了！王丽娜，把门关上，今天不好好教训她我就……”是金晓光的声音，意识有些模糊的我已经听不见她接下来都说了些什么，只知道此女终于开始露出她的本色了。“银圣，你不会再孤单了，不会再只有一个人，放下你心中的包袱吧，我会永远陪在你身边……”

不知道为什么，我说着和眼前完全不着边际的话，按照我见风使舵的一贯风格，此时我应该是说一些求饶的话才对呀，但不可能，我明白自己就算是死也不会向她们求饶，唉！是什么使我产生这么大的变化呢？

“你这丫头还在喋喋不休地说些什么呢？”王丽娜又朝着已经跌坐在地上我挥了几拳头，每一拳都正打在我的脸上。我的眼泪一滴滴地淌了下来，我很生气，我觉得很耻辱，我甚至有点害怕，但这都不是我流泪的原因，我觉得很对不起银圣……我真没用，还说要替你报仇，结果反而把自己弄成这样，银圣，呜呜～！对不起，

你有一个没用的女朋友……

“你刚才不是很厉害吗？还说要给晓光好看，怎么现在像个软脚虾似的。今天即使你不来惹我们，我也早想找个机会教训你，最近你还嫌招惹我们不够多吗？”王丽娜几乎压在我身上。

我闭上了眼睛，不想让她那副丑恶的嘴脸玷污了我的眼睛。

“等等，王丽娜，喂！死丫头，”完全本性毕露的金晓光粗鄙得可怕，“你刚才对我说什么，关于银圣的？”

“我让你对银圣死心，你耳朵聋了吗？还是要我再告诉你一遍？”我不客气地骂道，虽然我拳

脚不如她们，但至少我还有一张利嘴。

“你这臭丫头临死还嘴硬！”王丽娜又给了我一个耳刮子。

“等等，王丽娜，你先不忙揍她，我有话问她。你都从哪儿听到了些什么？”金晓光恶狠狠地问我。

“……我听说你找我有话要对我说，所以我就来啦，是贤城告诉我的，从他那儿我知道了你对银圣所做的一切。”我几乎是咬牙切齿地说出这一番话的。

“呵呵呵，是吗？你都听说了？那你也知道银圣得病这件事了？那我们之间还有什么好争的，之前我那么做不过是想挽回一下面子。今天你就老老实实让我们揍几拳，而且事后不得宣扬……否则我让你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金晓光得意洋洋地用她的手捏住了我的下巴。

“银圣得病了？”王丽娜似乎非常吃惊，看来她也不知道这件事。

“是得了一种病。”金晓光似乎也不愿对王丽娜多说。

“他得的是什么病？到底是什么病？”王丽娜追问道。

“没什么，反正是不太好的病。”金晓光不耐烦地挥了挥手。

“金晓光，这就是你所谓的爱情，当自己喜欢的人生病了之后就毫不留恋地抛弃他，难怪智银圣要保守自己的秘密，就是因为有你们这些人的存在……但你想不到吧，我是绝对不会离开银圣的，不管他发生什么事情，即使你今天打死我，我也绝对不离开银圣。银圣是因为我才离开你的，不是因为你的退出，所以我永远比你强。”我存心气死金晓光，所以不惜在这种时候火上浇油。

“现在可以打她了吧？”王丽娜似乎已等不及了，“我想她该说的话也都说完了。”语气之中完全压抑不住她嗜血的快乐。

“好，今天我们就打到她断气为止，踩死她……好久没有人让我恨得这么牙痒痒了。”金晓光狞笑了一声，然后阴森森地说。

我的眼泪又夺眶而出，不为别的，因为透过我现在倚着的那面墙，正好可以听到隔壁传来的银圣的叫嚷声。

“该死，护士小姐，为什么非要在我屁股上打针，男人是有尊严的，你在我手上注射不行吗？真是被你弄疯了！”这是智银圣的声音。

隔壁的声音听得一清二楚，这墙壁还不是普通的薄。我需要向他大声呼救吗？估计他应该能听见，算了，还是不要了……他会担心的，而且生气对他的身体也没什么好处，我还是不要呼救，对他隐瞒这件事好了。最后我选择了沉默。

“你要是告诉银圣我揍你，你的下场只会更凄惨，你记住了吗？”王丽娜威胁道，看来她还是对银圣上次说的话心存余悸。

“你们动手吧，我是绝对不会讨饶的！”这真是我说的话吗？我小小的身体（其实不是事实）里也不知哪里冒出来的勇气，说出了这种强硬的话。

果然，我这种态度成功地惹恼了那两个女魔头，她们的拳头像雨点一样落在了我的身上，金晓光尤其偏爱我的脸，她的拳头十有八九都落在我的脸上。手打累了之后，她们又换上了脚，王丽娜打人这么痛我不诧异，没想到金晓光打人也不含糊，痛得我眼泪刷刷往下掉，但我硬是

咬紧了牙关，没有哼出一声。银圣的心现在比我还要痛吧，一定还要痛……但是，我的妈呀，我真的好痛呀！

连载四十三

“你这死丫头，看不出你骨头这么硬。”

王丽娜边说边揍我，金晓光则是一句话也不说，专心致志地打我，不愧是学过特种武术的，打人又快又准。 - -

呜呜……我的身体快撑不住了，接近昏厥的边缘，难道我就要这么结束我18年的不算灿烂的人生。奇怪的是，我的身体虽然很痛，但却没有到我忍受不了的程度，也许在心底里我是希望能分担一些银圣的痛苦吧，这些皮肉上的苦楚，比起他心灵上所受的折磨，又算得了什么呢？我多么希望能藉此抹去他童年悲伤的记忆。

“喂，把门打开，我知道你们在里面，金晓光和王丽娜，快把门打开！”门口传来一阵响过一阵的敲门声，好像是贤城的声音……呼，我现在连喊叫的力气都没有了…“讨厌，这家伙来干什么？”王丽娜停住了手。

“死了，王丽娜，你去把门打开，把他打发走。”金晓光不耐烦地说，接着扯下她病床上的薄被罩在我身上。她以为这样贤城就看不见我了吗，我哪有这么娇小。

门咯插一声打开了。

“有什么事，金贤城？”王丽娜半开着门挡在门口。

“千穗在哪儿？”贤城急切地问道。

“韩千穗？她没有来过这儿。”王丽娜说完就要关门。

“王丽娜，你让开。 - -”贤城才不是那么好蒙的，他一把推开了王丽娜挡在门

口的身躯。

“该死，你们都怎么了？为什么都是这副样子？记住，你们是尚高的，不是女高的。”王丽娜晃悠了几步，又挡在了贤城的身前。

“我、叫、你、让、开！”贤城一字一顿地说，气氛顿时变得凝滞起来，“金晓光，你也让开。”贤城偏头对站在王丽娜身边的金晓光说。

“你怎么了，贤城，为什么这样对待我？”金晓光现在哪里还有刚才那副女流氓的一丝痕迹，她哀切可怜地对贤城说，眼睛中更是真实地闪着泪花。

“叫你让开就让开……我想我说得已经很清楚。”贤城终于不再被她的美色所迷惑了。

终于，盖在我身上的薄被被揭开了。

“千穗～！”贤城发出不可置信的声音。

拜托，不要叫这么大声，银圣在隔壁会听到的。

“啊！贤城你来了。”我眯着已经被打肿的眼睛，有气无力地冲他笑了一下。

“该死，一会儿再找你们算账，千穗，你还能站起来吗？”贤城语气中满是不忍，我现在看起来真那么凄惨吗？

“ - - 我没事，只是看起来有点糟糕罢了，真的，我也只不过挨了两三下而已。

”我安慰贤城道，其实我是在睁着眼睛说瞎话，实际挨打的次数可能超过了30下！

“你这个大傻瓜，真是大傻瓜！”

下一秒钟，我已经被贤城抱进了他宽阔的怀里，呵呵呵！我好幸福啊！被帅哥抱着，还没逃出狼窟，我又开始心花花了。贤城骂了我几句之后，就抱起我往门外走去。

“韩千穗！你给我站住，贤城，你想带她去哪儿啊？”王丽娜心急地脱口而出……噢！贤城好像撞倒了什么，我在他怀中抬起头来，这一看不打紧，我整个身子如秋风中的落叶，不停地抖了起来，不用我说，你也知道是谁了吧？！

“怎么回事，怎么会弄成这样？”智银圣用不可置信的眼神看着我，低声喃喃道。与其说他在问我，不如说是在自言自语。讨厌，他怎么总是在我最狼狈、最不希望见到他的时候出现！我把头一低，又埋向贤城的胸前，我可不可以装做没看见他啊！

“韩千穗……你怎么搞成这样？”这次智银圣是对我说话了。

- - 白痴，我都这样了，你就不能说话轻声细语一点，这么大声说话想吓死人啊

！虽然现在我最盼望的是你立刻消失不见。

连载四十四

“银圣……”贤城出声唤住他。

“金贤城，你说，是谁？”

- - 我不敢出声叫银圣的名字，也不敢抬头看他的脸。所有的事情都已经揭晓，

我该怎么面对他呢？我该怎样告诉他我已经知道所有有关他的秘密了呢？在最后的时候，我反而心怯了，银圣会原谅我的擅做主张吗？

“冷静一点，银圣，你太激动了。”贤城乍见银圣也很是吃惊，眉间顿现隐忧。

“是我，是我干的……怎么样？现在你知道了，我不忍心见到晓光这么伤心，所以为她出口气。”说话的是王丽娜。说老实话，现在我倒十分佩服她了，为了友情可以做到这一步，特别是在面对智银圣这张人神共惧的雷公脸的情况下；她能勇于承担起责任，比起在旁边一句话都不敢说的金晓光，她要可敬得多。但是王丽娜……虽然即使站在敌人的立场，你也很可敬，但我觉得你还是不要说这几句话为好。 - - ^

果然，智银圣什么话也没说，跛着他那条打着石膏的腿，一瘸一拐地走向王丽娜。

“银圣，够了，她毕竟是个女生。”贤城急忙把我放到病床上，向银圣的方向跑去，但是没有用了。

“啊！”事情就在瞬间发生，谁也来不及阻止智银圣的动作，就听见王丽娜发出一声惨叫，身体向一边飞去。银圣没有放过她的意思，又向她走了过去。我努力睁开已经被揍得肿起来的双眼，往外看去。我还是第一次看见王丽娜脸上露出这种恐惧害怕的表情。

“不，不要再打了，这都是误会，误会……”王丽娜惊慌得只往后退，但银圣丝毫不给王丽娜解释和喘息的机会，又是一拳挥了过去，这一拳可是不轻，刚才她们打我的拳头和这拳比起来，简直就是花拳绣腿，我不忍观看，闭上了眼睛。金晓光，你真不是个东西，太不像话了，朋友为你被打成这样……你竟然只是冷冷地板着一张脸在旁边看着。我真想好好教训金晓光一顿，或者大声告诉银圣打我的并不只有王丽娜。但我明白，我这么做只会使事情更加混乱，银圣一定也不会放过金晓光的。

“智银圣，你真的想打死她吗？”贤城奔到银圣面前，手脚并用地拉住了他，所幸银圣现在只能用一只手一只脚，否则想劝住他也不是件容易的事……

“你带韩千穗去看医生去！”

“你疯了吗？智银圣，这么下去，最终受到伤害的只会是你自己！”这是飘进我耳朵里的最后一句话，贤城劝住银圣了吗？不要，我好累，我都听不见他说些什么了，让我听下去呀……终于抵挡不住像海浪一样不断袭来的疲乏感，我闭上了眼睛，是做梦吗？银圣怎么在我的梦里哭了，是谁抓着我的手在哭，是银圣吗？我怎么看不清他的脸……

不知过了多久，我在朦胧中似乎听见谁在和我说话。

“你要是敢死，我就杀死你！”

……

是谁呀，在我耳边说这么可笑的话，真是笨蛋。我忍不住缓缓睁开双眼，想看一看是谁在我身边说这种蠢话。首先映入我眼帘的是看起来不像好人的医生和不太喜欢我的护士姐姐，他们正站在我的身边。不，不会是他们，那只有他了，我的头转向另一边，看着坐在我床边、瞪着一双已经不能瞪得再大的牛眼看着我的智银圣，他的眼睛浮肿得厉害。

“啊，妖怪呀！”我一时不能接受，奇怪的话已经脱口而出。

砰，砰！

“- - 哎哟！干什么打人？”

“醒了你就睁开眼睛啊！我还以为你死了呢！”

“- - 我才刚醒过来，都还没来得及完全睁开眼睛。”

“学生，让一下。”是刚才那个看起来不像好人的医生，哎哟！我的腰好痛，看来是骨头有裂缝了。

“哪儿痛你就出声说，这儿？还是这儿？”那个脑袋差根筋的医生在我背上惨无人道地按来按去。

“啊！哎哟，痛死我了！”

“知道她没有死，你可以走了！干什么在她背上摸来摸去的？- -”智银圣在一旁沉不住气地说道。

他都在说些什么啊？我恨不得找条地缝钻下去，这个没知识没文化的家伙，再怎么无知也不应该对医生说出这种话来啊！“摸来摸去”，亏他想得出这个词。医生气得脸皮直哆嗦，显然受不了这种侮辱，但是又不屑于和这种没有档次的人对骂，所以只能恨恨地哼了一声，铁青着脸

拂袖而去。那个护士小姐也用极为不屑的目光看了我一眼，昂着头，傲慢地跟着医生走出了病房。

“你被揍了几下？”智银圣似乎对刚才的波涛暗涌视而不见。

“没怎么被揍。”我闷闷地说，不过话假得连我自己都不能相信。

“你又说谎话了？ - - ”

“是真的。”

“挨打的时候，你为什么不叫出声来呢？ - - ”

“没什么，呵呵。”我傻笑着，企图蒙混过关。

“呼……你知不知道，我差点被你吓死了……你还笑得出来？！”智银圣凶狠的表情中流露出的是关心。

“银圣……”我怯怯地问道。

“什么？”

“王丽娜怎么样了？”

“……反正没有死。”智银圣似乎不愿多谈。

“哪有这样说人家的。 - - ”我鼓了鼓腮帮。怎么说她也是因为我才被智银圣打的，我对她有点心存愧疚。

“她们为什么会打你？你为什么会被打？”

- - ^ 危险时刻到来了，他终于问出了我一直不敢面对的问题，怎么办

他，怎么说才好呢？贤城去哪儿了？这种时候他怎么能不在场。我该照实告诉他吗？这样我和智银圣之间以后就不存在什么秘密了。对，就这么办，照实告诉他……银圣，拜托，你千万不要因此和我拉开距离，也不要再对我躲躲藏藏，我们之间需要的是坦承，是毫无保留！

连载四十五

“好，我告诉你，但是你不准打断我，也不准中途离开。”我需要智银圣给我信心和勇气。

“我不离开。”智银圣很爽快地答应了。

“你发誓。”可能的话其实我还想和他拉钩钩。

智银圣噗的一声笑了出来，似乎觉得我很孩子气……好久没见到他这种笑容了，但是……好讨厌喔，笑话人家！

“发誓有什么用，我要走还不是照走。”他说出实话。

“我不管，你发誓嘛！”我撒娇似的说道。

“……好吧，我发誓。”

“我们拉钩钩！”

“你疯了吗？”

“我们只有拉了钩钩才算发誓了呀！”

“好吧，拉钩钩。”智银圣无可奈何地伸出了他的小手指……我芳心窃喜，知道这是你第一次主动向我伸出手吗，银圣？

智银圣的手真漂亮，这话绝不夸张，他的手指修长而有力（估计是打架锻炼的结果），原先我还以为长得漂亮的人他们的手一般都很丑呢，唉！相比之下，我的手就长得有点羞于见人了，老天真是不公平。

“我们约定好了？”我热切地望着他。

“是，我们约定好了……”智银圣点头。

“那我就说啦，贤城他……”一时不知从何说起，“我和你交换了手机不是嘛，贤城他却不知道，所以给你的手机打了留言电话，对不起，我听到了这通留言电话。”我从最开始的地方说起。

“……然后呢？”银圣的表情渐渐地僵硬起来，我的血液也随着开始冰封。

“那天晚上的事我……都知道了，是我逼贤城说的，刚开始他死活也不愿说，后来我威胁他，如果不告诉我，我就直接去问金晓光，一直都是我在逼他，真的……”我不希望因为这件事而让银圣和贤城之间产生误会，所以替贤城辩解道。

“哪个晚上？”

“真的是我逼他说的，他一直不愿意讲……”

“到底是哪个晚上？”智银圣不耐烦地又追问了我一遍。

怎么和他说才好呢？

“你和金晓光在你家公寓的……那天晚上。”

“是吗，他都告诉了你些什么？”智银圣勉强地笑问道。

“你不要笑得那么恐怖，比哭还难看。——”

“告诉了你什么，告诉你我父亲是因为艾滋病翘的辫子吗？”智银圣面色惨白地讪笑道。

“智银圣，你不要说得这么难听。”

“我不能遵守我的誓言了。”智银圣突然说。

我看见了，智银圣的眼睛，在那一瞬间闪出了几丝光芒。我知道那是他的眼泪。

“你说不能遵守什么誓言？”

“我不能听完你的话。”话音刚落，银圣已经推门走了出去。

“智银圣，你为什么要这样？难道你连我都不相信吗？还是你对我根本没有信心？”

“……”

“你真的要就这么走了，走了就能解决问题吗？为什么每次总是你首先走开，我问你为什么每次都这样，一点也不眷恋地抛弃我，我们这么困难才重新在一起，难道你又要这样一走了之吗？我知道你这样做的理由，但如果我说这个理由在我眼中根本狗屁不是呢？”

咳咳，话说得太急，我被空气呛了一下，我调整了一下呼吸，准备再接再厉。

“首先走开的人是你，不是吗？”银圣缓缓开口了，他并没有回头看我的脸，而是朝着门边边走边说。

“你是嫌我今天受到的伤害还不够吗？”我以退为进地故意刺激银圣。

“什么？”智银圣果然因为我的话停住了他的脚步。

“除此之外，我想不出有什么别的理由，”我故意激他面对现实。

“刚才你不都说了吗？艾滋病，说不定我也得了那个病。”智银圣满脸苍白地说。

“那又怎么样？”

“……你明白艾滋病的意思吗？”智银圣豁地转过身来面对着我，脸上满是激动不安。

“知道。”我此刻反倒冷静下来，很沉着地看着他。

“我和你是不可能结婚的。”智银圣痛苦地说。

“我没有和你结婚的打算。”本来就是嘛！我和他现在都还是中学生，八字都还没有一撇的事，现在谈这个似乎为时过早。

“什么！”智银圣不可置信地挑高他的眉毛。

世界上真有这么单纯的人！10秒钟之前，他还像背负着世界上所有的债务一样，耷拉着肩膀

如同斗败了的雄鸡，下一秒钟，他就可以变脸成为狮心骑士，迈着大步气势汹汹地向我走来，压根不记得刚才说什么也要出去的人是他，幸亏我的心脏够坚强，不然一定被他吓得心脏病发作。我看这本书不应该叫做“那小子真帅”，而是应该叫“那小子真单纯”。

“为什么没有和我结婚的打算？”

“你自己想想啊！（太棒了，想不到不经意的一句话居然挡住了他出去的步伐，呵呵呵~我真是天才），我们还只是高中生，现在就考虑结婚这个问题是不是有点杞人忧天？”

“什么是‘齐人忧天’？”智银圣疑惑地搔了搔脑袋。

“白痴！是‘杞人忧天’，”我就知道对他不能用太高深的词，“你想，现在你才18岁，但是我却要你去考虑去挑选一块墓地，你会怎么想？”

“我想……你在找死！”银圣二话不说地把拳头伸向我，当然只是做做样子，但我却趁机一把抓住他的手腕（我有过参加学校掰手腕比赛的经历）。

“抓住了，哈哈~哈哈！”我乐不可支。

“干什么，还不快放开，你想死吗？”

“不要走……银圣！”我盯着他的眼睛，柔情万种地叫着他的名字。

“……”

“我再也不会放手了，即使让我死我也不会放手，所以我也要求你，再也不要离开我。”在这么美好的气氛下，我当然要抓紧时机向他表明我的心意。

“……韩千穗。”银圣哽咽着开口了。

“嗯……”

“我能抱抱你吗？”这是我听过的他最温柔的话语。

“什么？”我的眼睛睁得像铜铃。

“……”

妈妈呀，○○我现在不是在做梦吧！智银圣这家伙居然会要求抱抱我，真是天下奇

闻，不过

我当然不会拒绝自己的好运，点点头答应了他的要求。银圣小心地把我抱在怀里，诚惶诚恐的神情仿佛我是一颗定时炸弹（抱歉，这个比喻不怎么罗曼蒂克），不，应该是一块易碎的玻璃，然后他把他的头轻轻埋在我的颈项之间，我们仿佛一对交颈鸳鸯似的纠缠在一起。感觉真不坏，我深吸了一口气，闻到了他的味道，这就是智银圣的味道啊，我陶醉了！

“喂，你什么时候洗的头发？”

智银圣突然问这个干什么，怪煞风景的。

“昨天洗的。”我回答道。

“有点出油了……”

“我昨天刚洗的，怎么会呢？呜呜~ - -”我生气了，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为什么

每次和他在一起，我都不能享受到大家所传颂的那种甜甜的、如巧克力一样让人回味的清纯恋曲呢？呜呜~！谁来赔我的少女情怀，呜呜~！这个杀、千、刀、的、家、伙！

我扯过自己的一束头发，放在胸前仔细端详，其实我确实已经有三天没洗头了，嘻嘻~嘻嘻

！^o^

连载四十六

咚咚~

“谁呀？”我扬声问道。

“我能进来吗？”门外传来清亮的男中音。

是贤城，太好了，赶快让他进来，收拾一下这里别扭的气氛。

“不行，不准进来！- -”智银圣阴阳怪气地说道。

对了，银圣还在生贤城的气呢？这下糟了，贤城如果知道我向银圣泄了底，不知道会怎么说。

“是吗？我进来了。”贤城根本不理睬银圣说了些什么，径直推开门走了进来，这家伙，在旁若无人这方面比起银圣有过之而无不及，今天我算见识到了。

“王丽娜伤得不轻。”贤城说出了个糟糕的话题，气氛因此更加沉重了，我赶忙出面收拾局面。

“对了，银圣，上次贤城揍你其实是为了帮助你，他惟恐金晓光说出什么对你不利的話，所以才故意帮她，装出和你翻脸的样子。其实他心里一直是偏向你的，^o^哈哈~哈哈，他这个朋友不错吧！”

“你给我安静点，年糕！”智银圣一点都不领我的情。

“什么？年糕？为什么我是年糕？”虽然明白不可能是什么好话，但我还是忍不住问道。

“粘性惊人啊！”智银圣抓起我一束头发，用它挠着我的脸说。

讨厌，不能被他这么嘲笑，我得扳回一城，不不，首先还是转换话题吧，别让他们两个又起什么冲突。

“王丽娜怎么样了？”我转头冲贤城说。

“还在昏睡状态，眼睛一直没睁开，你怎么样，千穗？”

“我没事了。”我特意扭了扭身子，以示自己很健康。

“那就好，银圣，你和我出去一下，我有话要对你说。”

“让千穗出去吧，我们两个就在这儿谈。”智银圣一切以自己的便利为第一考虑。

这个混蛋，这个混蛋，我气得手直哆嗦，他疯了？

“千穗不是受伤了嘛，我们出去吧！”

喔.....我忘了。”

呜呜~呜呜，如果有一天我真的和这家伙结婚，老天，不敢

想像，我的下场绝对是“闲妻凉母”，说不定有一天他都会忘了和我结过婚。

“- -趁我们出去这段时间，你把头发洗一洗。”智银圣临出门前很慎重地嘱咐我说。

“.....”不会吧，我想我当时的脸色一定很难看，碍于贤城也在场，我才不好立刻发作。

终于出去了，- -该死的家伙，该死的家伙，打死你，打死你，我使劲地捶着身旁的枕头以泄心头之恨，哎哟哟！一不小心用力过猛，扯动了腰上的伤口，我的妈呀！疼死我了。

.....糟糕，我的妈，我完全把家里人抛到了脑后，现在已经 凌晨两点了

，我既没有和家里人联系，也没有联络过希灿，希灿知道了今天的事还不知道会怎么说。

- -我还是首先通知希灿吧，我妈妈挺喜欢希灿的，让她好好地劝劝我妈妈，这样回到家

之后妈妈就不会骂我了。嘿嘿~！就这么办。电话、电话……我火烧火燎地开始四处找自己的电话，突然我发现自己的电话搁在病床边的小桌子上，这下好了，我能和希灿联系上了。可惜我的电话不能往外拨，所以只好给希灿发短信。

“我现在在医院里，腰扭伤了，请给我回电话。署名：千穗。”

希灿不愧是我的好朋友，我发完短信不到一分钟，她就给我回电话了。但我转眼发现新的问题，就在我拿起手机打算接电话时，突然发现手机背面的电池盖不见了，刚才还没看见，这是谁干的好事？我横眉竖眼怒气冲冲地瞪着我可怜的光秃秃的电池，不用说，除了智银圣那个缺德鬼还会有谁。

“喂？”我终于收敛怒气按下了通话键。

“千穗，你在哪儿呀？”电话里传出希灿焦急的声音。

“呵呵，是希灿啊！”

“我问你在哪儿？”

“就在智银圣住的那家医院。”

“你在那儿干什么？”

“我被王丽娜和金晓光打了。”

“为什么？”电话里传来希灿的一声惊呼。

糟了，如果我要告诉她原因，必定会泄露智银圣的秘密，这可如何是好。

“她们看我不顺眼呗！所以就揍了我一顿。”我随便编了一个理由。

“可恨！你等着，我马上就过去，你住几号房间？”希灿迫不及待地问道。

呵呵~呵呵，还是希灿最关心我了，我告诉了她我的房间号后，挂上电话，陷入自己的沉思中。

智银圣那兔崽子到底是怎么把我电话搞成这样的，还有他们两个出去了这么久为什么还不回来，该不会是又打起来了吧！

连载四十七

咯插，门开了。

“希灿？”

“我是哲凝。”

“啊？”真的是哲凝，不过他身上丝毫见不到以往的活蹦乱跳，完全是一副垂头丧气的衰样。

“我去银圣的病房没有找到他的人，护士小姐说他在这儿，所以我就过来了，你怎么弄成这样，千穗？”哲凝看见被绑得像木乃伊似的我，关切地问道。

“没什么，不小心被揍了几下。”我不想大家太担心，故意轻描淡写地说道。

“被谁揍的？被银圣揍的？”

“不……不是，- -”我在犹豫着要不要告诉他是谁下的手。

“那么……是银圣把你从楼梯上推了下去？”哲凝似乎觉得只要智银圣这个暴力狂才有可能伤害我。原来他一直是这么看待智银圣的，呵呵~！

“不是，是王丽娜和金晓光。”我决定告诉他实情了。

“什么？为什么？”哲凝不敢相信，女孩子打人也能下手这么重，特别对方还同为女孩子。

“就是这样 N F D A 5 # 我们不小心打了一架。我也揍她们了。^^”我极力挽回一些自己的面子。

“……你现在好些了吗？金晓光她们现在在哪儿？- -”捣蛋鬼挽起袖子，气势汹汹地问，一副准备为我讨回公道的样子。

“也住院了，是银圣打的。”

“是嘛，是这样子……看来你伤得不轻，她们下手很重吧？”哲凝同情地看着我的伤口。

“哪有，没什么大不了的。^^”

“银圣呢？”

“他和贤城刚才出去了，”

“是嘛。”哲凝沉吟着，似乎在猜测他们为什么出去。

“千穗！”门啪的一下被推开，显示出来人没什么耐心，外加粗鲁无礼，从门外探进来的一张

肿得像茄子的脸，不是希灿是谁。

“希灿，你来了。”

哐，希灿像见了鬼似的，猛的又把门给拉上了。搞什么鬼呀，臭丫头，这么一惊一乍的，她不会是看到哲凝才重又把门关上的吧！

“刚才是希灿，对吧？ - - ”

“嗯，嗯。”我只能点头承认。

“那她为什么又出去了？”

“她不想让你看见她那种不修边幅邋里邋遢的样子，所以才出去的。 - - ”

“好像不是这样子吧。”哲凝忧心忡忡地说道。

“就是这样的，你别瞎疑心了。”

“.....我去把希灿抓回来，你在这儿等着。”

“好.....好的，随便你。” - - 这个该死的丫头，想躲着哲凝也不至于做得这么露骨吧！捣蛋鬼片刻不耽搁，立刻出门抓人。

没过多久，就见希灿低着头，乖乖地牵着哲凝的手重新回到了病房。

“你没事了吧，臭丫头？”希灿恶声恶气地冲我嚷嚷道。

这死人，干吗突然大吼大叫的？不过希灿显然正在气头上，我很识相地没有出声抱怨。

“没什么大碍了。”我轻声回答了希灿的话。

“那两个丫头在哪儿？”

“也住院了。智银圣把她们狠狠地揍了一顿，也挺可怜的。”

“你妈妈知道了吗？”

“还不知道。”

“那你打算怎么办？”

“我也不知道。 - - ”

“李希灿。”

一个声音突然插入了我们俩忧心忡忡的对话，刚才一直没有说话紧紧抓着希灿手腕的哲凝沉重地开口了。

“啊，啊，好久不见了，哲凝。”希灿的语气僵硬得可怕，我不忍卒听，闭上了眼睛。 - - ^

“说到这个的话，真、的、是、很、久、不、见、了。”哲凝不无讽刺地说。

“是.....啊！最近过得还好吗？”

“不好。”哲凝答得像脆萝卜似的干净利落。

“我过得还不错，呵呵。”

“啊，是嘛，过、得、还、不、错？”

哲凝脸上讽刺的表情更露骨了， - - 我紧张地把全身都缩进了被子里。

“是啊，还不错.....你怎么好像瘦了。”

“你坦白对我说，李希灿.....”

“什么，你要我坦白说什么？”

你们出去说好不好，谁受得了这种一颗心在半空中忽悠忽悠的煎熬，我都快被你们两个吓死了，我在心里大声疾呼。

“是因为有别的男人出现了，还是你开始厌倦我了，或者有什么别的理由，让你这样躲着我？”

第一次看见哲凝这种一本正经的样子，满脸的严肃让他不怒而威，哇噻！帅呆了，想不到哲凝也有非常有男人气概的时候。.....打住，打住，韩千穗，现在不是你感叹这个的时候。

“你都在说些什么呀，金哲凝？”希灿似乎也生气了，这下好了。一对一，让他们决一雌雄去。

“别以为除了你我就找不到女朋友，喜欢我的女孩子多的是。所以我要你说实话，老老实实地给我们之间一个明确的答复。你知不知道那天我等了你三个小时，你为什么故意不接我的电话？”

他说他等了希灿三个小时，李希灿都对他干了些什么，现在我明白自己该站在哪一边了，好了。现在是一对二！.....千万原谅我，我现在实在是太无聊了，所以只好找些事做打发时间。

“你说什么男人？”希灿又拾起刚才的话题，“我就算有新的男朋友你又能把我怎么样？”

“你说什么？”哲凝气急败坏地问道。

“我说新的男朋友，既然喜欢你的女孩那么多，那你就去找她们好了，我也正好去找别的男

孩。”

“你跟我出来一下。”哲凝扔下这句话，率先走出了房门。智银圣和金贤城、金哲凝和李希灿，先后都扔下我走出了病房，搞什么飞机呀？到底有没有把我当成病人，他们把这儿当成什么啦？可惜我现在因为腰伤，连床都不能下，否则我就有两场好戏可看了。呜呜……无聊死我了！无聊得令人发指。

“对不起，千穗，我出去一下。”希灿招呼了我一句。

“希灿……”

“什么？”

“不要让哲凝太痛苦了，你也知道他其实是一个心地很善良的家伙。”我小声说道。别人感情的事我插不上手，我能做的只有这么多了。

“嗯，我明白。”希灿微微颌了一下首。

“我相信你……”

连载四十八

30分钟很快就过去了，他们还是没有丝毫回来的迹象。哎哟！我的腰呀，心中焦急，弄得我的腰更疼了。 - -

想到金晓光，我的气就不打一处来，但如果现在我再跑去智银圣面前去说三道四，告金晓光的状，似乎有点不太道德。希灿也不知道和哲凝怎么样了，他们俩不会真的打起来了吧！她不会真的要跟哲凝分手吧！是因为正民的关系吗？不会，正民不会这么做的，他明明知道希灿已经有男朋友了。我该不该打电话去问问他呢？算了……我有什么资格这么做。话说回来，哲凝和正民两个人，究竟谁长得比较帅？……我的思绪越漂越远。门又“咔嚓”一声开了，是谁？是智银圣，就他一个人而已。

“贤城呢？”我劈头就问他。

“他走了。”智银圣向我的床边走过来。

“你们没打架吧？”

“解决得很好。”智银圣面无表情地回答道，看不出他心里在想什么。

“那我就放心了。”我松了一口气似的点点头。

“你放心什么？”

“没什么，现在再没有什么不开心、不愉快的事情啦！”我开心地望着智银圣。

不，还不是，还有哲凝和希灿的事情。

“喂，我的手机在哪儿？”智银圣突然恶声恶气地问道。我就知道先前的温柔只是昙花一现。

- -

“对了！喂，你为什么把我手机的电池盖弄掉了？”说到手机，我还有账要和他算呢。

“电池盖？”智银圣显然不怎么记得这件事了。

“对呀，你把我的手机弄坏了，你找死啊？”我努力唤醒他的记忆，而且这次是他有错，所以我的嗓门也大了些。

“别在这儿唧唧歪歪的，我嫌它松松垮垮的碍事，所以就扔了，有什么不对吗？”智银圣一副拽了吧唧的样子。

“松松垮垮的？碍事？”听他说的是人话吗，我简直要气疯了。“没有它还算个手机吗？虽然我这个是老式的手机，不过看起来还挺顺眼的，也还能凑合着用，可你看现在……”

”我据理力争。

“把我的手机给我！”智银圣蛮横不讲理地伸出自己的手。

“给什么给！你赶快把我的手机拿去修好，否则我就不把你的手机还给你！ - -

”这次我不能轻易饶过他。

“这些都是你说的？”

“是啊，我就是说了，怎么样？”以为谁怕谁啊！

“你好样的，我以后再也不到你病房来玩了。”智银圣赌气地别过头去。

这个疯子。

“说得好像是求你到我房间来玩的一样，你以后别再来玩啦！看到你我就一头两个大！

- - ^ ”

梆……！

“噢~！干什么总是敲我的头，你知不知道这会害我死很多脑细胞的。”我摸着头哀声

连连。真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每次他争不赢我都来这招，以武力服人。

砰~！门哗的一下被推开了，希灿黑着一张脸进来了。

“希灿，事情怎么样了？”

智圣对希灿熟视无睹，丝毫没有停止打我的头的意思。

“啊.....痛死我了，别打了！你以为我是木头人啊！希灿，哲凝呢？”我努力扯开智银圣的手，继续问希灿。

“哲凝他走了。”希灿板着一张脸说道。

“你们到底怎么样了？分手了吗？我说了叫你别、再、打、了！”和希灿说话的同时我还得应付身旁这个讨厌鬼，我转过头去对他怒吼一声。

“不是分手，而是我们双方都认为需要给对方冷静下来思考的时间。”

“那就好！啊~，我、的、头！智银圣！你还不出去，回你自己的病房睡觉去！- -”我简直要忍无可忍了，他没有看见我和朋友正在说很重要的事情吗？

“把手机还给我。”智银圣呲牙咧嘴的，一副凶相。

“得了，得了，我把手机还给你，这样总可以了吧！真受不了你，还不快走！- -”我像赶老鼠似的对他不耐烦地挥挥手。

梆~~！这次智银圣明显加大了力度。

呜呜呜~，我可怜的头，我可怜的脑细胞，智银圣拿着他那“该死”的手机，得意洋洋地扬长而去。

“希灿，你到底为什么会这样？是因为正民吗？”

希灿长叹了一口气，像刚才一样，没有立刻回答我。

“我也不知道，可能是因为正民吧。”希灿缓缓开口了，“我现在心里真的好乱，我也不知道自己究竟喜欢谁。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千穗？”希灿心慌意乱地向我坦白。

- - 于是，就在这样一个漆黑的夜晚，我拖着布满淤青、累得快要散架的身躯，挣扎着半坐在病床上，和希灿彻夜长谈，听着她大倒苦水，其实大部分时间我的脑筋都像浆糊一样。

- - 谁来救救我？我的腰好痛啊，我真的好想睡呀.....

连载四十九

凌晨五点，天已经有些微微亮了，房门外也传来早起的人的脚步声。希灿刚走不久，我的家人也一个个沉着脸，呼啦啦地走进了我的病房。肯定是希灿出门后打电话通知他们的。

啪~！妈妈狠狠地打了我手臂一下，这是对我这个不肖女的惩罚。我知道自己有错，所以也就不吭声地认了。妈妈问清事情的缘由之后，就冲出房门怒气冲冲地找金晓光和王丽娜两个人算账去了，而爸爸则拉着我的手，一个劲儿地掉眼泪。唉！为什么我的家人的反应就是和别的家庭不同呢。我无可奈何地看着眼泪汪汪的爸爸，安慰也不是，不安慰也不是。只是哥哥的反应有点奇怪。

“- - 那个女孩是金翰成的妹妹吧？”哥哥突然问道。

“不太清楚。- - ^”我怎么会去关心金晓光的家庭状况。

“应该没错。金晓光，尚高二年纪学生，长得还挺漂亮的，对吧？”哥哥对金晓光知道得挺多的。

“说的没错。”我疑惑地看着哥哥，不明白他怎么会认识金晓光。

“这个兔崽子，正愁找不到借口教训他一顿呢，这下好了。”哥哥像吃了爆竹一样，甩开大步往门外走去。

嗯？他好像撞到谁了，而这个谁正是智银圣。呵呵呵~他果然还是忍不住，一大清早的就来我房间找我了。

“啊？您好！”是智银圣的声音。

我没看花眼吧，我夸张地揉了揉眼睛，智银圣竟然礼貌地向我哥哥问好，他们俩以前认识吗？

“我都听说了，谢谢你，.....咱们下次见面再谈。”

哥哥竟然也礼貌地颌了一下首，温文尔雅的样子和他一点都不相称。打完招呼，大哥又火急火燎地跑了出去。

“喂，智银圣，我爸爸在这儿，你出去吧！”我可不希望智银圣和我的家人见面。

“千穗，那个帮你赶走欺负你的坏女孩的同学，就是他吗？”爸爸突然止住了眼泪，很感兴趣地看着智银圣。

“啊……爸爸，是……的。 - - ”我只能照实回答。

“哎呀呀，哎呀呀，真是谢谢你了。同学，你的身体好像也受着伤呢！”爸爸过分热情地走上前，一把抓住了智银圣的双手。

银圣肯定会不喜欢的， - - 我担心地看着他的反应，准备一见情况不妙，就马上出声救我爸爸。果然，银圣厌恶地皱了皱眉头，但还好，他只是冷静地轻轻地推开了我爸爸，没有什么别的举动。

“您好！”智银圣向我爸爸鞠躬问候。

“嗯，好……好。”爸爸的表情真是尴尬。

“我过一会儿再过来。”银圣似乎也不太知道该如何和长辈相处，所以提出了告辞。

“好的，慢走。”我求之不得，立马出声相送。

智银圣一瘸一拐地回去了，呼……我松了一口气，万幸！

爸爸一脸受伤的表情，似乎对自己的好意被拒绝感到备受打击。唉~，没办法，谁叫我爸爸这么脆弱呢！

你身上的伤不用开刀动手术吧？ “爸爸看着我，又开始眼泪涟涟。

“不用，爸爸，没那么严重，几天之后就会恢复的。”我轻拍着爸爸的后背安抚他。

“……”

“爸爸，你为什么还在哭？ - - ”

“我可怜的女儿啊！”

“爸爸~！”

“千穗~！”

我们父女俩就这样在一起一动不动地拥抱了超过10分钟，就差抱头痛哭了。 - - 哎哟！真是腰酸背痛啊，我咧了咧嘴，但是又不好推开爸爸，再一次打击他脆弱的心，只好咬牙坚持住。 - -

由于前段时间严重的睡眠不足，我这几天的时间都用在补眠上，每天只是抱着棉被在床上愉快地滚来滚去。原来不用去上学是这么幸福的事啊！我乐滋滋地想着，只有一点很可惜，要是现在是在考试期间就更棒了。除此之外，要说还有什么不尽如人意的，那就是智银圣那个缺德鬼啦，不在自己的病房好好待着，隔三差五地跑到我房间来骚扰我。 - -

“喂，懒骨头，还不起床？”

“别闹！我好困啊！==”我的眼睛没有半丝睁开的意思，磨蹭了一下，继续好眠。

“你的哈喇子都流到枕头上了。”贼心不死的家伙继续说道。

“你给我出……去！==”我随手抓起放在床边的备用枕头就向他扔去，以前怎么没发现他这么烦，死人都会被吵醒。

就在我睡眠惺忪间，我突然发现面前有两只眼睛的大特写，一如不知多少瓦数的电灯泡。〇〇

“噢~干什么？”我吓得往后靠了靠，“你从昨天开始就怪怪的，干什么老是用这种不正经的眼神看我？你知不知道人家多害羞？”

“害羞？ - - ^”智银圣不解地重复了一遍。

“当然N F D A 5 #每次你这么看过我之后，我一整天都会晕乎的，老是想起你的眼神。

”我的脸都红了。

“你连这种事也放在心中？ - - ^”智银圣更疑惑了。

“好……好像是这样的。”我低头害羞地承认。

“看来以后我在你面前说话得小心一点，你比我想像得还要小心眼。”智银圣很慎重地点了点头。

“你自己才小心眼呢！不把心上人的事情放在心上的家伙才奇怪。”我气呼呼地说道。

他居然说我小心眼，这种事能和小心眼扯上联系吗？我自己也困惑了。 - - ^

“吃过饭了吗？”智银圣又开口问我。

“没有。”

“我们一起去吃饭吧！”智银圣想也不想地说道。

“说什么？一起去吃饭？我还不能走路呀！ - - ”这家伙有没有大脑。

“我背你！”

“真的？”我不太相信，这可不像他一贯的作风。

“白痴！真、的，你的头发还没洗吧？ - - ^”智银圣突然疑惑地皱了皱鼻子。

“我洗了你就背我？”我试探着问道。

“不行，我想了一下，觉得不能这么便宜你，让你吃我的豆腐。你等着，我去借一辆轮椅来。”

- - ^ 自以为是的家伙，谁吃谁的豆腐呀。懒得为这种问题和他生气，我随口答道：“好吧！”

看着智银圣走远，我赶紧掏出随身携带的镜子，擦干净嘴边的哈喇子。坐着轮椅能去哪儿吃饭？我纳闷了，哎哟哟~！我的腰，我这副样子能去哪儿啊？！

连载五十

出去借轮椅的智银圣，一分钟不到就回了。

“借到了？”我往他身旁疑惑地左看右看，怎么没看到轮椅呢？

“我又想了一下，要是把轮椅借回来，岂不是我得推着你出去？”智银圣振振有辞地说道。

“是啊！”有什么不对吗？他该不是懒得推我吧。

“这儿有外卖吧？”智银圣又想出了新点子，看来他确实是懒得推我出去。

“有。- -”我没好气地回答。

“你想吃什么？”

“我？你等一下，让我好好想想。〇〇”听到吃，我刚才的怒气转眼飞到九霄云外，“嗯……吃什么好呢？”炒糕？不好，太随便了，我们俩难得有单独聚餐的时候，最好吃点贵的。比萨？不好，吃得太多了。还有什么好吃的东西呢，烧猪蹄？更不行，吃相太难看了。其余的一些好像不送外卖……

“喂，您好，我要两份生鱼片拌饭，请送到……喔，你问这儿是几号房间……”在我还在凝神苦思的当儿，智银圣已经在一旁开始打电话了。

“喂，你这是在干什么？- -”我想阻止他，可是已经来不及了。

“这是501号房间。”说完这句，智银圣就挂掉了电话。

“我不吃生鱼片，要吃你一个人吃吧！”我在一旁气急败坏地叫道。

“你不吃生鱼片？你早说啊！”智银圣居然还开口嗔怪我。

“你给我说话的机会了吗？在我开口说之前，你已经点了。- -”

“那你就将就一点吃吧，随便吃一点。”

“什么呀，你总是怎么想就怎么做，完全不考虑我的意思，一点礼貌都不懂。”不吃的东西能将就吗？新仇旧恨一起涌入了我大脑。- -

“那你想吃什么？”智银圣妥协了，他顿时像矮了一截似的问道。

“我？我要吃冷面。”我憋了半天总算想出自己要吃什么了。

“那就按你说的办，吃冷面。”果然，银圣接下来就用手机查询了冷面馆的电话，为我订了牛肉冷面。

他吃错什么药了，对我这么好，千依百顺的。那我以后每天都生病好啦！嘻嘻~！^o^

“我这个礼拜六出院。”

“不行！- -”我不愿意，他要是出院了，剩下我多无聊。

“为什么不行，我那天拆石膏，拆完就可以出院了。这几天都把我给闷坏了。”

“我讨厌去学校上学，希望能一直待在医院里。”所以我希望你也能呆在医院里陪我，最后这一句话我没敢说。

“啊，还有，你和韩哲凝是什么关系？”

韩哲凝，他是说我哥哥吗？对了，他们昨天见面打过招呼了，怎么突然想起他了。

“是我一母同胞的哥哥。”虽然我非常不愿意承认。

智银圣听完后用非常吃惊的眼神看着我。

“怎么了？有什么不对？你怎么认识我哥哥的？”我很好奇智银圣的反应。

“你为什么没告诉我？”

“你又没有问过我。”我才不会主动提起那个不成材、让我恨之入骨的哥哥呢。

“你的那位哥哥，每回只要我买了新书包或者新鞋，他就向我借，然后就再也不还给我了。”

智银圣忿忿不平地说道。

天啊！看来我这位哥哥不仅是在家里当霸王，在外面也没干什么好事。- -

“我哥哥做事本来就有点不太那个。”我含蓄地说。

现在你哥哥戴的帽子也是我的。”智银圣又加了一句。

“那我帮你偷回来~！”我好心地提议。

“不用了，他看见了还不是一样抢回去。”银圣撇了撇嘴。

“有这种哥哥真是可耻。”我不得不承认，“那我什么时候出院啊？”我突然想到。

“护士小姐来了问她。”

说曹操曹操就到，门吱悠一声开了，是一个上身很发达（这里是指她胸部很大的意思）的护士小姐。看着她一步一喘地走向我们，我都有点替她担心。她一向都对我挺凶的。

“你怎么又跑到这儿来了？为什么不待在自己的病房？你的骨头还没有完全长好，如果经常到处走动的话，将来会留下后遗症的。”护士小姐倒是挺关心智银圣的，她挺亲切地对智银圣说道。

“为什么不能来？你怎么又来了？”智银圣对谁都一副老是不客气的样子，这位护士小姐自然也不例外。

“什么叫我又来了？！我当然是为了给病人治病才来的！赶快回你自己的房间去。”护士小姐不由分说地就把他往门外推。

“大婶，请你出去吧，我在这儿和她吃完饭就走。”智银圣突然放缓了语气。

他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好说话了，要是换做以前的他，绝对是二话不说地把这个护士小姐推出去。那天我在金晓光的房间里听见银圣在隔壁被一位护士小姐打针打得哇哇叫，该不会正巧就是这位护士小姐吧。可是她怎么能对一个比自己小得不能再小的男生态度这么暧昧？

“有这样对姐姐说话的吗？不乖的小孩。”护士小姐伪做嗔怒地拍了一下智银圣的头，在我眼中看来和打情骂俏无异。

“大婶，我今天还要打针吗？”智银圣很坚持自己对她的称呼，对打针这件事也似乎颇为忌惮，说话间就皱起了眉头。

虽然自己的男朋友受欢迎是件好事，但如果是被他人觊觎，这件事可严重了。 - -

“当然了，今天你还有两针呢，打起精神来吧~！”护士小姐笑眯眯地答道。

“对不起，请问您还给我看病吗？”我终于看不过眼，打断了他们的谈话。

“喔，马上就来。 - - ”上身发达的护士小姐立刻晴转多云，一脸不甘愿地走到我身边。

她此刻冷冰冰的表情和刚才对智银圣的和蔼可亲简直是天壤之别，一双手更是毫不留情地在我身上到处按来按去。

“噢~！疼死我了，请您轻一点！”我痛得哇哇叫，现在能体会银圣打针时的

感受了。而且我怀疑护士小姐此刻明显是在公报私仇，嫉妒我是智银圣的女朋友。 - -

“看来伤口还有淤青，需要打吊针，你等一下。”护士小姐一副公事化的语气。

“您能不能别再按了，我真的快要痛死了。”我咧着牙呻吟道。

“你需要做物理治疗，不按怎么行？忍一忍就过去了，还没听说过谁会痛死的.....这儿也痛吗？”这个杀千刀的护士小姐竟然又在我的屁股上按了几下。

“喂，这儿我都没有碰过，大婶你就别再碰了！”智银圣突然口气不善地说出这么句话来。

\*\*我面红耳赤地把头埋进枕头，双颊火辣辣的，这个说话不知道修饰的家伙。我把他刚才的话又仔细一咀嚼，噢~！不对，照他这么说他是有过想摸我屁股的时候N F D A 5，这个大色狼！我猛地抬起头来瞪了他一眼。 0 0

“小孩子说话真是没遮没拦的！”护士小姐轻笑道，丝毫不忌讳在我面前展示她对智银圣火辣辣的爱慕，露骨的表情连瞎子也看得出来。 - - 最后终于没有理由再继续呆下去了，护士小姐这才依依不舍地走出了我的病房。

“看来我应该换家医院，每天被她像跟昆虫似的粘着，烦都快烦死了， - - ”智银圣看见护士小姐终于出去了，才舒了一口气。

“你说这个护士小姐每天都跟着你？”我有点不敢相信。

“刚才她不就是跟过来的。”智银圣指了指我病房的门。

“老花痴.....”我骂了一句。

“你说什么？”

“啊，没什么。”我可不想让智银圣知道我骂人。

“生鱼片拌饭来了。”是送外卖的大叔到了。

“你叫的外卖到了，快去付钱。”我催促智银圣。

“多少钱？ - - ”智银圣带着痛苦的表情向大叔问道，大叔也回以痛苦的表情，说出了金额。我在心里乐翻了天，原来智银圣也有心痛钱的时候。唉~，我的冷面什么时候才能到啊！

5 0

.....直到我出院。为了加深我与银圣的关系，我特意买了两只小兔子，一只代表银圣；另一只则代表我“千穗”。兴高采烈的我带着兔子就奔向了银圣的学校尚高，谁知道遭遇了我此生最

尴尬的事件……都是兔子惹的祸！

不过还好，我和银圣之间一切都那么“阳光灿烂”。但是好友希灿就没那么走运了，不对，应该是“捣蛋鬼”哲凝太悲惨了，——他们之间闹矛盾了。我永远都忘不了那天在那间咖啡厅发生的一切——

……

智银圣带着我们进了一家名叫“通道”的咖啡厅，就在离我家不远的地方。

“喂，你也不先征求征求我们的意见，自己一个人就这么喇的一下进来了？ - \_ - ^ ”我轻声埋怨。

“你不喜欢这里？”

“不是的，算了，说了你也不明白。”和这家伙讲道理是白费口舌。

室内光线渐渐暗了下来，想必现在已经是日落西山的时候了。咖啡厅内流淌着舒缓柔和的音乐，气氛布置也不错，这里确实是一个让人很容易定下心来的好地方。我们点了两杯柠檬汁和两杯菠萝汁……一时之间，大家谁也没开口说话，只是对着自己面前的食物埋头苦干。

“如果一个男生到你们学校来，你也会像刚才那些女生那样，像发疯似的盯着看？”银圣嘴里叼着一根吸管，用他的招牌表情（挑起一边的眉毛）看着我，这是智银圣要发火的前兆。

“我不会的，刚才只是开玩笑，我才不会那么做呢！”我哪有胆对他说实话，只怕我比那些女生更疯狂。不过那是和智银圣交往以前的事了。

“我以后再也不去你们学校前面了。”智银圣像发誓似的说道。

“谁让你来的！ - - ”我和他赌气。

“我是说真的，我以后真的不再来了……”

“那就别来了，无事生非的家伙，讨厌！”

“你真的不希望我再来？！”

…… - \_ -

“喂，今天这么高兴的日子，你们怎么又吵起来了？”哲凝看不过眼了，觉得我们怎么为这种小事也能吵起来。

我们俩弄成这种僵局，当然还是得靠哲凝收拾。当他说出“今天这么高兴的日子”时，我的心咯噔了一下，哲凝啊哲凝，这句话不该由你来说啊！待会儿我该怎么才能安慰他呢？

“希灿！^ o ^我们俩换着喝一下，菠萝汁也很不错的！”

“不用了，你喝吧。”

“那我要喝你的啰。^ - ^ ”不容希灿拒绝，哲凝一把抢过希灿的柠檬汁，用希灿的吸管喝了起来。

“喂，你也喝我喝的这一杯试试！”不知出于什么动机，我也把自己面前的柠檬汁推到银圣面前。

“打住，会得‘可勒娜’（一种流行于非洲的传染病，死状及其恐怖——译者注）的。”

“什么？‘可勒娜’？你知道‘可勒娜’是什么意思吗？ - \_ - ”

“不要靠近的意思。”

“‘可勒娜’根本不是那个意思，你别不懂装懂。 - \_ - ”

又开始了，我和智银圣这种幼稚的争吵，这几乎成了我们两个在一起相处的模式。

“哲凝……！”这次是希灿开口，她的话成功地阻止住了我和银圣的吵闹不休……她打算现在说了吗？不行，太早了！

“怎么了，希灿？”哲凝紧张地把自己的椅子向希灿那边挪了一下。

“是这样的……”希灿接着说。

“什么？”

这时我和银圣是否该回避一下。

“银圣，我们去旁边的桌子坐一会儿！”

“为什么？”智银圣很迟钝地问道。

“没什么，我就是想换一下位置。”

“你想对我做什么？ - - ^ ”智银圣一脸警惕地看着我。

“我什么也不想对你做。><”我几乎是咬牙切齿地说道，他干吗用一脸防色狼的表情看着我。

“不要，千穗，你就坐在这儿，反正总是要知道的。”希灿抓住我的手，强制地把我要站起来的身子又按了下去，空气中顿时弥漫着不安的分子。哲凝似乎也察觉到情形有些不对，一张堆满笑容的脸顿时凝重了下来。

“我有话对你说，哲凝！”希灿强作欢颜，说完这句之后顿了一下，似乎在斟酌接下来该怎么

说。

“嗯？”

“这几天我想了很多……”

“不，我不要听。”哲凝突然痛苦地开口拒绝。

“哲凝……！”

唉～！可怜的哲凝！

“说不定她讲的笑话不错喔，还是听听吧！”完全搞不清状况的智银圣突然对哲凝来了这么一句。这只呆头鹅，我差点被他气死，难道是我传染给他的，变得和我一样抓不住事情的重点？ - \_ -

“不，我就是不要听……”

“别这样，哲凝，你还是听听吧！”还是一头雾水的银圣继续劝道。

“柠檬汁也不错，你真的不要试试我的菠萝汁？希灿！^ - ^”哲凝强压住自己满脸的痛苦，挤出几丝笑容，很努力地想转移话题。

我不忍再看下去了，眼泪已经开始在眼眶里打转。

“哲凝……你听我说！”希灿的语气虽然已经尽量温柔，但语调却是不容置疑的强硬。

我们三个人谁也没有开口说话，只有智银圣咬着吸管，一个人自得其乐地哼着怪异透顶的 rap。

……

“对不起，哲凝，真的非常对不起。 - \_ - ”希灿轻声出声。

智银圣还是迟钝的没有觉察出希灿和哲凝之间的波涛暗涌，他咬着吸管，随着歌曲的节奏愉快地打着拍子。而我呢，一颗头已经快低到杯子里去呢。我在杯沿偷偷地抬起头观察哲凝，哲凝看着希灿，一句话没说，希灿也回看着哲凝毫无表情的面孔……

“为什么要说对不起？你有什么对不起哲凝的？”银圣好奇的在一旁插话。

“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我想继续在这样下去只会让我们都很痛苦。”哲凝终于肯愿意面对事实了，沉声说道。

对话进入了今天的正题。

“银圣，我们换个地方坐吧，起来！”我悄悄对银圣指了指一旁的桌子。

“为什么要换？ - \_ - ”

“要你换就换，乖，听话，我们到旁边的桌子去坐。”我连哄带骗地说，有时候对小孩只能用这一招。

智银圣果然乖乖地起身，向一旁的桌子走去（早知这招这么有效，以前就经常用了）。其实我的本意是想坐到离哲凝他们越远的桌子越好，但智银圣这个杀千刀的家伙，听我说挪到旁边，就真的是挪到旁边，也就是紧挨着我们现在坐的桌子的隔壁的一张桌子。 - \_ - 我已经没有力气把他重新弄起来了，只好放羊吃草——随他去了。

o v e r

我们坐的这张桌子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不过总算是听不清他们的对话了。我看到希灿的眼睛不安地向四周瞟呀瞟，嘴巴一刻也没有停，虽然是她在主导局势，但却是一副如坐针毡的模样，哲凝一直紧闭着嘴，满脸铁青地盯着希灿。

“O\_O你朋友还真是话多，看看，从头到尾一直都是她在说，一下都没闭上。”智银圣也在观察他们，不过显然和我心里想的不同。

“喂，你能不能搞清楚状况一点，笨蛋！”我终于忍不住了。

“……O\_O”智银圣目瞪口呆地看着我，似乎不敢相信我有胆骂他了。

“他们两个现在谈的事情很严肃……他们是在谈分手，难道你一点都感觉不出来吗？”我向银圣解释道，顺便转移他的怒气。

“你说什么？ - O - ”这下智银圣可吃惊了。

“我说他们在谈分手。你不要再些没头没脑、不着边际的话了，在我旁边安安静静地坐好。”

“他们为什么要分手？”

“不知道……觉得对方不太适合自己吧。”

“谁甩掉谁的？”

“不知道。这不是重点，总之我们不能插手干预他们的事情，所以我们在这儿好好的呆着就行了。”

我话还没有说完，这个没什么耐性、脾气不好的家伙已经一脸凝重的咻的一下从自己的位置上站了起来。=\_= 他要干什么，我心里暗暗叫苦。

“喂，喂，你快坐下来，你干什么呀！你可不能跟着再掺和一脚了。”

智银圣根本没有听见我说什么，双眼冒火地就要向哲凝他们那桌挪动身体。

“喂，银圣，智银圣，我有话要对你说，非常重要的话，真的是非常重、要，你快坐下！”

其实我哪有什么话要对他说，不过是情急之下的缓兵之计。

“你要说什么，快说！”智银圣的眼睛还是盯着他们那桌。

“你先坐下，坐下，算我求你了！”

“……”

我早说了，这个单纯无知的家伙有时候很好拐的，现在他不就乖乖地坐下来了吗？只是他那双喷火的眼睛还是没有从希灿身上挪开。

“事情是这样的，唉！我也不知该从哪里说起，唉~！”

“嗯？”

说什么好呢？我在那儿长吁短叹的，其实是在拖延时间努力思索话题。说什么……对了，就是这个……！

“昨天你的前辈揍你没有？我走之后。”

“……他们为什么要揍我？”

“喂，你看着我说话好不好，不要死盯着希灿看！”我伪做生气地说道。

“嗯，你接着说吧，你问我什么？问我昨天挨打了没有？”敢情他老兄刚才根本没听明白我在问他什么就随口敷衍了我几句。银圣嘴里虽然答应得很好，但放在希灿身上的视线却一刻没有收回。

“是啊，我问你挨打了没有？”

“没有挨打。”

“真的，真的，你是怎么没有挨打的？”我故作惊喜地问道。

“我为什么会挨打？”智银圣漫不经心地问我，不太理解我奇怪的问题，两只眼睛还是盯在希灿身上。

“你朝翰成大哥身上吐了唾沫，不是吗？”

“……-\_-^”

我的妈呀……银圣这兔崽子的盯梢目标突然换成了我，虽然我很高兴成功地转移了他的注意力，但被这种恐怖眼神盯着的滋味可不好受。希灿是被救下来了，我却落入了敌人的包围圈。

“什么大哥？-\_-”

“翰成……大哥，金晓光的哥哥。”我在他眼神的照射下断断续续地说话。

“翰成大哥？”

“是……是啊，翰成大哥。”我不知道我哪里说错了话。

“金翰成。”

“什么？”

“金翰成，我说你要叫他金翰成，他不是什么大哥。”

智银圣的眼珠又奇异地变了颜色，看来他是真的生气了。

“好……好，你说怎么叫就怎么叫，金翰成，金翰成。”

“金翰成他怎么了？”

不会吧，我叫金翰成一声大哥也能够让他吃醋成这样。^-^ 呵呵呵，可爱的家伙，之前我无论怎么试探他的忌妒心，他都不为所动，但现在……他对金翰成这个名字似乎特别敏感啊！

“你不是向那位大哥的身上吐了唾沫吗？”

“金翰成。”

“啊，是，是，你朝金翰成身上吐了唾沫。”刚才一时没改过来，现在我可不敢犯智银圣的忌讳。

“那又怎样？”

“我走之后，那位大……不，金翰成他有没有找你的茬？”

“那个家伙他不敢碰我。”智银圣不屑地从鼻子里哼了一声。

“原来是这样，他那种神气巴拉的样子也只是拿来吓吓人而已的呀。”

“你还有话对我说吗？”

“呃~呃~，这个，这个？”

智银圣见我再也憋不出什么话，呼啦一下又从座位上站了起来，不行，不能让他……万幸，我

松了一口气，因为我回头发现希灿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离开了刚才的位置。真是幸运的家伙！现在只剩下哲凝一个人落寞地坐在那张桌子前，智银圣见状立刻大步流星地向哲凝走去，我也迈着碎步跟了过去。

“怎么了，哲凝？”智银圣开口。

“……”

“我问你怎么样了？是你把她甩了，还是她把你甩了……？”智银圣粗声粗气地对哲凝说道。

“你觉得这个很重要吗？”

“把眼睛睁大一点……”这是银圣对哲凝说的话。

他为什么要让哲凝把眼睛睁大一点，我有点纳闷，不过我没有问出来，只是看着他们两个。

“你流泪了，哲凝？把眼睛睁大点，金哲凝……！”

我真的没有想到，哲凝微闭着眼睛竟然是在掩盖自己的泪水，但即使是这样，他的泪水还是不受控制的汨汨地流了下来。第一次看见哲凝流泪……

“银圣，今天就让我好好地哭一场吧！我保证，就这一次，让我尽情地哭一场。”

“……我们走！”

“我现在哪儿都不想去，银圣，你们先走吧！”

“我今天带了不少钱，足够你好好发泄一下自己了，我们走吧！”银圣语气中有着少有的坚持和肃穆。我猜得没错，如果希灿还在现场的话，银圣一定会毫不留情地把拳头挥向她的脸。

“我现在的心情不是靠钱就可以平复的，你明白吗？”哲凝抑制不住地狂吼出声。他现在真的是伤透了心，因为我还从没有见过他对银圣发火……哲凝，你真的这么难过吗？希灿到底伤你有多重啊！唉~！^

“我去贤城那儿等着你，我们会一直等到你来为止……”智银圣扔下这句话就往收银台走了去。

一直到结完账出去，他也没有再看哲凝一眼。这个混蛋，把我也这么扔了，一句让我和他一起走的话也没有说，我恨死他了……我一个人怎么面对这种样子的哲凝呀！-\_-

“哲凝……”我想安慰他，却不知如何开口。

“银圣等着你呢……你也出去吧。”

“对不起，哲凝……”除此之外，我不知道我还能说什么。

“今天我不想再听到任何人对我说‘对不起’这三个字了。”哲凝面无表情地说道。

“……我明白了……我走了。”

“千穗！”哲凝突然又叫住了我。

“什么……？”

“你能去陪陪希灿吗？”

“你让我去陪陪希灿？”我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

“嗯。”

“为什么……？”

“她心情也很不稳定，回去之后一定会大哭不止的，你去安慰安慰她……”哲凝轻轻说道。

“好……好的，你也不要再哭了。”我闻言顿时难过得咬住了自己的双唇。^

哲凝对我挤出一个艰难而惨淡的笑容，轻轻地点了点头。我差点当场哭出来，李希灿，你这个大傻瓜，看看你都干了些什么，你竟然抛弃了一个这么好的男人，一个这么爱你的男人，这是你的损失啊！还有，李正民，你这个混蛋！我要和你绝交。>\_<

这时，咖啡厅里又响起了另外一首歌，不会吧，老大！——我在心里哀嚎一声，但是音箱里流出来的声音却清晰得不容我置疑，现在放的这首歌正是baby vox的“game over”——

看到你看着我的冷漠眼神，我已经明白，

我们两个离别的日子已经到来。

以前的一切只是错觉，我会努力冷却记忆。

我不会再继续骗自己，装作什么也不知道。

这不是爱情，

看看我们之间的眼神，

分手没什么大不了，

不要为已经结束的事情再伤神。

我惟一对你的期许，

在你的眼睛里出现别的爱情之前，

让我离开，让我离开。  
I'm gonna leave now,  
我不会再对你有感觉，  
让我们的爱情随风而逝。

唉~，为什么偏偏是这首歌？歌曲的节奏明朗快捷，我的心情却恰恰相反，谁又能真的那么放得下呢！谁又能真的那么无动于衷呢！一切都是那么令人沮丧与意外。

“爱”又是谁能说得清呢？“爱”没有谁对谁错，就如同这间咖啡厅里的咖啡，苦涩中透出微甜、微甜中混着苦涩。每个痴男怨女的个中滋味，全在于自己如何品尝这令人欢喜令人忧的浓浓的咖啡中了。

明天将会如何？今后我与银圣的关系如何发展呢？而我在希灿与哲凝之间又将扮演什么角色呢？围绕我们两对恋人之间这一系列的甜蜜而又苦恼的事情，是否在今后的岁月里会给我们带来无穷的回味呢？——一切都在这说不清道不明的“爱”字里边…… -\_-

??

??

??

??

## 《那小子真帅》二

听完哲凝的话，我迈着沉重的步伐走出了咖啡厅，-\_-唉~~！好不容易我和智银圣和好如初了，现在却轮到哲凝和希灿。出了咖啡厅却不见银圣，那家伙真的抛下我去贤城那儿了，没良心的家伙。我也去找希灿吧，她在感情方面一向比较脆弱，现在肯定一个人躲在房间里哭呢……打定主意，我加紧步伐想希灿家走去。

“喂，你要去哪里？”是智银圣，他突然挡在我面前，我还以为他已经走了呢。

“我……我有事要去一个地方。”我避重就轻地回答。

“……你要去找你的朋友？”

“不是的。”

-\_-我要是告诉他自己去找希灿，说不定他会拿着把菜刀，气势汹汹地跟着我一起杀过去的。不行，我不能让他这么做，我要保护着希灿。

“那你准备到哪去？”

“妈妈刚才给我打电话了，要我赶快回家……”

“这样啊，那你回去吧，你一个人回家没关系吗？”

“恩，晚上给你打电话。”

交代完毕，脸色仍旧不善的智银圣瞬间移动到咖啡厅里面去了，他是人吗？O\_O看看这速度，有时候我真怀疑，不过他比表面看起来更加关心自己的朋友。我也要赶快去关心自己的朋友了。但是想到可怜的哲凝，我对希灿的感情就大打折扣……算了，谁要她是我朋友呢？

就这样，我火烧屁股地赶到希灿家，果然不出所料，希灿把自己房间的音响开到最大，一个人在被子里蒙头大哭……

“别哭了，这件事也不能全怪你。”除了不停重复这句话，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李正民！都是李正民这个家伙惹的祸！我咬牙切齿地在路上想，越想越生气，干脆买瓶酒去消愁吧。我家前面的那间超市一向以严格遵守香烟和酒的贩卖法而出名，这次不知为什么，竟然毫不犹豫地把酒卖给了我这个未成年人。

“您慢走！”超市主人热情地说。

就在我捧着装着烧酒的包装袋出门的时候……妈呀！吓的我浑身一颤，刚刚迈出去脚又赶忙收了回来，接着重新转身回到了超市。

-\_-平素和我八杆子打不着的人……他们为什么会在这里出现，会在这从没有出现过的社区出现？你问我他们是谁？说出来你也不相信。是金翰城，还有上次看见的那个长的像黑社会的哲

凝的前辈，另外还有一个留着运动头，看起来也绝非善类的大姐。就是这样的三个人，他们正并肩地站在我家的巷子口……该死！吓死人了！

“大婶，让我在这待一会。”

“没问题。”可敬可爱的大婶爽快地答应了。

接下来应该怎么办，我不可能一辈子躲在这不出去呀。可是万一他们看见我手里的东西怎么办？哎呀呀，真愁人！我看我还是赌一把，把袋子藏在后面，说不定就能蒙混过关呢！就这么干！可是--不行！

“给我一包‘登喜路’香烟。”似曾相识的沙哑嗓音，好象在哪听过。

我抬头一看，我的妈妈呀！站在收银台前正是哪个黑社会，他不知什么时候进来的，正在向大婶买烟。幸亏他没有发现我，赶快低头弯腰，装作在寻找方便面的样子。

“学生，你几岁了？”大婶竟然开口问他几岁，难道他看起来不像一个年过30的大叔吗？

“我已经过了可以吸烟的年纪了，大婶！……这是钱。”

“把你的身份证拿出来给我看看。”大婶半信半疑地要求说。

怎么还是不相信他的话，刚才卖酒给我的时候不是挺愉快的嘛，现在竟要那个黑社会的身份证，大婶，你存心要他们发现我吗？

“你这大婶真烦人，我已经过了20岁了。”

撒谎！-\_-

“喂喂，那个女孩，到我这边来，还认识你大哥吗？”

他果然还是发现我了……T\_T呜呜……我哭！……

我苦着一张脸，心不甘情不愿地走到他身边。

“是，是的，认识您……”我结巴道。

这时大婶才把香烟递给那个黑社会，早点递给他不就得了，非得等到我暴光了之后，我在心里埋怨。

“谢谢~！”黑社会向大婶道谢。

黑社会突然向我露出一个极不和谐的微笑，让我胆战心惊。

“呀，你真的在这啊！”另外一个我不想见到的人走进了超市。

“您……您好！”我躲不过去了。

……

“你在这干什么？”金翰城笑容可亲，但我觉得很假。

“……”我不敢回答。只是把袋子往身后拿。

“你拿出来看一下。”

“是……是。”我囁嚅地回答，手却没有伸出来的打算。

“快点拿出来给我看看。”

“是，是的。”

他张的和智银圣真像，我差点忘形地叫出来。可是他到底想要什么花招，不会是金晓光指使他来报复我的吧？很可悲，现在这个“不会”已经成了明显的事实。他在角落里坐了下来。

“你也坐下里。”他拍了拍身边的空位。

“是，是的。”

“你说是女高的？”

“是。”

“那你成绩应该不错嘛。”

“是。”我机械地。

“你住在这个社区？”

“是……”

“你说话一向这么简练吗？”

露出他霸道的本色了吧，我就知道他刚才和蔼的样子是装的。

“啊，是，我住在这个社区。”

“哈哈！”他似乎被我的反应逗笑了，接着问道，“你和银圣是什么关系？”

“我们两个正在交中。”我一板一眼地回答。

“你是在背书吗？哈哈！^\_^”

“……”

“你后面拿的是什么？”金翰成向我背后扫了一眼。

“我个……是我爸爸让我帮他买的。”刚才我已经想好了理由。

“给我看看。”

“是。”

我个畜生到底想地我怎样？他不仅外表和智银圣长得很像，连这种霸道的性格也如出一辙。我颤颤悠悠地递出了藏在背后的包装袋，不容我拒绝，金翰成那个兔崽子已经一把掏出烧酒瓶，啪的一声咬开瓶盖……

“这……这个是要向我爸交差的……-\_-”我颤声说道。

“大哥我会给你钱的。一瓶烧酒够你爸喝的吗？”他突然关心起我把的酒量来。

“您慢慢喝。时间不早了，我该回家了。”我起身想离开他，现在最安全的就是和他保持距离。

“酒席既然开始了就不能半途而废，我最恨人家中途退场了。”金翰成压住去，用含着几分胁迫的口气对我说。

他一边盯着我，一边大口大口地灌瓶子里的烧酒，仿佛那是我的血液一样。喝吧，都喝了吧，最好喝死你，让你醉得不省人事。可惜，在酒瓶还剩三分之一烧酒的时候，他把酒瓶送到了我口边。

“你也喝几口！”

他不是开玩笑吧，让我喝他喝过的酒。我又不是他什么人，还跟他分食咧，想到他的嘴也碰过这个瓶口，我就觉得恶心……

“喂，我让你快喝，在哥很忙。”

我没有让自己的嘴碰到瓶口，隔空喝了几口酒。

“哈哈，你是在担心很圣朝你发火吧？”

“什么？不是的……我赶紧辩白。”

“那你就对着瓶口喝，大哥打得赢银圣的。”金翰成笑嘻嘻地说。

他醉了吗？竟然敢向银圣挑战，上次银圣向他吐了唾沫他也没敢做什么啊。

“你和银圣是怎么认识的？”

“我们是在一个很偶然的的机会认识的。”

“银圣对你好吗？”

“他对我好得不得了，

含在嘴里怕化了，捧在手里怕摔了，简直是爱如珍宝。”我随口瞎掰。

“你和银圣交往多久了？”

“从我们开始注意到异性的时候就开始交往了。”

“喂！”金翰成突然提高了嗓门，眼睛跟着也竖了起来（他竖起眼睛的时候和智银圣更像了）。

“是，是”我连忙应承。

-\_-我该自怎么办，他好像真的生气了。

“你有手机吧？”

手机？他问这个干什么。事情已经很明朗化了，一定是金晓光让他来的，我敏锐的知觉早就提醒了我（不过我所谓的直觉好象一次也没对过）。

“干什么”

“没什么，大哥和小妹之间不该相互知道电话号码吗？”金翰成以我大哥自居，理所当然地说道。

“我没有手机。”我会告诉他我的电话号码才有鬼。

“没有”

“是”

“你家的电话号码是多少？”

“家的电话呀，我爸爸从来不让男生给我家打电话的，”这有一半是事实，其实是我哥哥和妈妈不让。

“那是多少？”金翰成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地又追问了一句。

“……”

没办法，不得已，我告诉他一个从头错到尾的电话号码，反正我以后见到他就躲就行了，我自信满满地在心里想到，不会再有和他碰面的机会了。呵呵呵，韩千穗，你的胆子越来越壮了。

“是这个吗？你确定？”

“是”

“知道了，你再说一遍。”金翰成那兔崽子突然掏出自己的手机来，看来是打算储存我的电话号码。

等等刚才我说的号码是什么来着？随口说的一个从头错到尾的号码，我哪能再把他重复第二遍呢。上帝保佑，最好他也不记得了。这次我又重新谄了一个号码。

“好，我记下了。金翰成笑笑说，然后突然把手机拿到了耳边。

他在干什么？我他在干什么？我警惕地看着他。

“喂？请问这是韩千蕙的家吗？唔，您说不是，谢谢，我知道了。”

“……爸爸他……故意的……故意这么说的，他不想让男孩子往我家打电话。”我明白他的用意了，可是我只能继续瞎掰。

银圣，你在哪里呀？我心里暗暗苦叫。

“刚才是一个女生接的电话，听起来和你的年纪差不多大的女生。”

“可能是我姐姐。”我瞎掰。

“你只有一个哥哥，韩哲凝……我的前辈。”

肯定是金晓光让他来的，所以他才对我的一切都调查的明白。

“那可能是我哥哥的朋友来我家玩。”

“……大哥发起火来可是很可怕的。”虽然是恐吓的话，但金翰城却是笑着说的，更让我觉的可怕至极。

“这个……”

“快说。”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我家电话号码？我觉得好象没有这个必要，而且我已经有男朋友了。”我也不知道哪来的一股勇气，开机关枪似的说了这么多。

“大哥问你话，你就应该老实地回答。你家的电话号码究竟是多少？”

“我打定注意不愿意做的事情，就是让我死我也不会做的。”

就这样，我们俩个一直僵持不下，用眼力较劲。大约过了30分钟吧，我们之间谁也没有妥协认输。

说是用眼力较劲，其实只有金翰城那个兔崽子用他厉害的眼神一直盯着我……

“喂，喂，金翰城，你在干什么呢？大伙都在等我们呢，快走吧！”开口说话的是黑社会。

黑社会大哥，我好爱你哦！谢谢！

“呼……好吧，这次我就放过你，咱们下次见，不过我还是要提醒你，我这人说话算话，我想办到的事情没有办不到的。”

真不愧是金晓光的哥哥，连思维方式都一样。

“再见，漂亮美眉。”金翰城冲我一个飞吻。

突然好想智银圣哦，如果他现在出现在我的面前的话，我一定会毫不犹豫地抱住他（如果他愿意让我抱的话），我真的好想好想见到他，想到我的心都痛了，虽然有一点对不起还处在悲伤之中的希灿和哲凝，但我真的好想见银圣。我捂着心口跳得飞快的心脏（因为金翰成的关系），急急忙忙向家里跑去。我现在急需一个人特别是银圣的抚慰。

回家我利马抓起电话，然后把听筒放到耳边，银圣！银圣！快接电话啊……

嘟……嘟……嘟……

“喂？”

“喂……是银圣吗？”

“嗯，是我。”

银圣的声音里还是透着凡丝不愉快，他好像正和哲凝在一起。

“我有事要告诉你，很重要的事情，我今天经历了一件不得了的事情。”我心急火燎地说道。

“嗯，你说吧。”银圣似乎牵挂着什么别的东西，对我说的话漫不经心。

“是这样的，我今天从家门口的超市出来，碰见了上次我们见过的那个人！”

“喂，哲凝，你不要再喝酒了！”我的话还没说完，突然被智银圣打断了，不知道哲凝在那边做了什么。

“喂，你还在吗？”

“没事了，你接着说。”

“就是那样啊，我从超市出来，碰见了上次我们在一起见过得哪个长的像黑社会的大哥。”

“喔，是吗？是吗？智银圣是漫不经心地答道，我估计他根本没有听清我说什么。

“那位黑社会在哥也看见了我。”

“ 话筒里听不见智银圣的声音，反而传来乒乓几声响。

“ 银圣？”我想确定他还在不在听。

“ 啊，对不起，你继续说，你都看见谁了？”话筒里面的声音又回来了，银圣气喘吁吁的，刚才不知干什么去了。

就是我和你一起遇见过的，你的那个前辈。

喂，快抓住哲凝！他想跑哪去！

完全无视我的存在。

那位大哥和金翰

该死，他一定是疯了。喂，我一会再给你挂电话！

嘟嘟-----嘟嘟----那边银圣已经挂上了电话。

我可以理解他是因为担心哲凝才这样对我的，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谁让我的好朋友对不起哲凝呢----可是，不管我怎么宽慰自己，情绪还是因为智银圣的不在意变得沮丧起来。不行，你不能这么自私，不能这么任性，韩千穗，为了哲凝，你要忍耐，忍耐

千惠，到姐姐这来，和姐姐一起玩，一天都没有见到你了。我热情地招呼着可爱的小兔子，动物有时候比人可爱得多，至少它不会惹你生气，却能给你带来欢乐。

“ 千穗 ” 正蹲在我房间的凉台上，嘴里在使劲地吃着什么东西。

不要！我的内裤！当我看清它啃的是什么东西后，痛苦地哀嚎出声。

可惜为时已晚，我最喜欢的粉红色的 K I T T Y 猫内裤上已经醒目地挂着几个小洞。千穗听到我的叫声，还不知死活地咬起粉红内裤向我招摇了下，似乎在得意地宣扬自己的丰功伟绩。你这个该死的兔崽子！我怒气冲天地奔向它，可是看着它毗楞一下竖起长耳朵，瞪起一双无辜的圆眼睛看着我的样子，我怎么也狠不下心来恨它，更别说冲它发火了。唉！算了，谁让它和我同名，也叫“千穗”呢。

“ 哎哟！爱死你了，小宝贝，快点到姐姐这边来，姐姐抱抱。 ”

我怀里抱着“千穗”不久就倒在床上睡着了。

等我再睁开眼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早上七点整了。我掀开被子，几乎是立刻就发现床单上有可疑的斑斑点点，\_-！毋庸置疑，是“千穗”在我床上嘘嘘了。糟糕，在妈妈发现我干的好事之前，我飞也似的逃出家门。

那天在学校里，希灿只上了一节课就以不太舒服为由，向老师申请了早退。

“ 希灿，你就在学校陪陪我嘛！今天是礼拜六，我请你大吃一顿。

“ 我真的不太舒服，千穗，而且昨天的事我已经没事了，你不用担心我。明天你再请我的客吧，以时我可要吃好多好吃的东西。 ”

眉间带着轻愁、说话没精打采的希灿不是我所熟悉的。难道希灿还是爱着哲凝？也不知哲凝现在怎么样了，我还是发短信问问银圣好了。

是我，你现在在做什么呢？哲凝他现在怎么样了？署名；千穗

平时只要我一发短信给银圣，他的电话马上就追回来了，可今天不知怎么搞的，一个小时过去了，两个小时过去了，一直到全天课程结束，银圣还是没有给我回电话，连短信都没有一个。他不会出了什么事情吧？！我心焦地中跑到公用电话亭去给智银圣打电话。可谁知道这个杀千刀的家伙，竟然把手机关机，任我急得跳脚也是联系不上，还是回家和我的“千穗”玩吧。市中心是我放学回家的必经之路。

“ 看看，这是谁啊？我们又见面了 ” 一个油腔滑调的声音在我面前响起。

“ 啊！啊！啊！ ” 我一连呼了三声。

真是天不助我，叫住我的不是别人，正是阴魂不散的金翰成。金翰成，怎么又是他？这次他是一个人出现在我面前。唉！可惜了一张这么英俊的脸，竟然做骚扰女孩子这种不入流的事情，我敢肯定他是受了金晓光的“洗脑”，特意来“教育”我的。

他似乎已经等我一段时间了

“ 你好！ ”

“ 去哪。 ”

“ 回家。 ”

“ 我请你吃饭，想吃什么 ”

“ 今天是我爷爷的忌日，我要早点回家 ” 原谅我的不孝吧，爷爷，拿你老人家当挡箭牌。

“ 那我就不能妨害你尽孝心了。我送你回家吧。 ” 金翰成和气地说道。

“ 不用了，我一个人可以回去的。 ”

“ 我说过的话不收回，大哥发起火来可是很可怕的。 ”

他怎么又拿这句话来威胁我，拜托有点创新新好不好。你发起为来其实也没什么可怕的，我在心里说道。

我没有理会金翰成的话，径直在前面走了起来，金翰成立刻跟了过来。烦死了，烦死了，烦死了。

你们学校放学还挺早的。为了打破我们之间的沉默，金翰成没话找话地说。

是的，我们学校一向放学比较早

你不用在学校自习吗？下个礼拜一就要考试了。他对我们学校的事情自怎么知道得这么清楚的。

我回去自习。我从来没有自习的习惯，每天玩都来不及了，哪还有时间学习。

“是嘛！”

和他这么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我觉得真是尴尬极了，明明不是很熟的两个人，为什么要像朋友似的谈论这些事情，我真想找个地缝钻进去，可惜没有地缝给我钻，我只能认命地和金翰成肩并肩地走在一起这时我们经过市中心一家小吃店，我无意中瞥见几个穿着尚高校服的家伙正在里面吃东西，他们中间也有人看见了多翰成，立马恭敬地向他点头问好。

“您好！”

“好”金翰成拽拽地回答。

我的视线突然集中在其中一个看起来脖子硬硬的家伙身上，银圣是他，银圣！我差点叫出声来，我在这里啊！可惜他没有发现我，因为他的位置正好被对着门口，否则他早已大叫出声来了。看见一直没有转过头来的智银圣，我突然升起一股惋惜的心情，我想大声叫他，对他说你的女朋友在着里，可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叫不出口仔细想想，现在实在不是让他见到我的好时机，因为我的身边正站着金翰成，他肯定会误会我和金翰成的。想到这里，我竟然想加快脚步逃离这个地方，我一定是疯了，要不然怎么会和金翰成肩并肩地走在大街上。不过话说回来，刚才对银圣不经意的一眼，竟让我有惊艳的感觉，他永远是那么鹤立鸡群，在一群高中生中抢眼得惊人。

“要叫银圣吗！”

呃~，这个该死的家伙，还陷害我害得不够惨吗？竟然想让我们两个这种好象恋人的样子出现在智银圣面前，我立刻伸手赌注他的嘴，死命地把他往前面拖去。刚才尚高的学生中没有谁看见我吧？贤城好像也在里面不会的，如果贤城看见我，他才不会那么伟大，替我在银圣面前保守秘密。金翰成，你这个阴险狡诈的家伙，你们兄妹俩的阴狠歹毒还是不相上下。总之死也不能让智银圣看到我们俩现在这种亲密的样子。否则我和他之间就算是玩完了。

在我玩命地奔跑之下，我和金翰成终于到达了安全地带。

“你别再跟着我了甩开刚才拉着他的手。”

“你喜欢吃冷面吗？”

“我喜不喜欢和你有什么相干。？我口气冲冲地说道。

“呵呵，丫头人小脾气倒不小啊！金翰成不已为件，反而呵呵一笑，亲昵地抚摸着我的头我皱了皱眉，干吗弄得我好像和他很亲密的样子。

“刚才你是故意想让智银圣看见我们的吧(我现在一点都不觉得金翰成可怕了)！”我一针见血地指出他的不良企图。

“生气了”

你明白如果智银圣看见我们刚才那种情形会有什么反应。他一定会奉送我们一人一记‘无影脚’，我还想太太平平把这个夏天过完呢。

“有人哥在，你不用怕。”

“是啊，有大哥在，”我不无讽刺地说，“大哥你就在这儿老实地呆着吧，我要回家了。”

说到做到，我迅速地一转身，在这个像帕帕里奇(狗仔队)一样阴魂不散的家伙能反应过来之前，我打算闪进家附近的一条小巷，然后抄小路回家。我一定得马上赶回家给智银圣打电话，万一贤城那个家伙看到了我，我一定要在他开口告诉银圣刚才的事情之前，亲口向银圣解释刚才的事情。

“下个礼拜六是你的生日吧！”

该死的，我还是没有能够逃脱金翰成的魔掌，他人高腿长，早已先我一步堵住了我逃走的方向。金晓光真绝，竟然让他哥哥这么整我，连我的生日都……奇怪，金晓光知道我的生日？我自己都快忘记了。

“是又怎么样？——”

“想我送给你什么？”金翰成笑容可掬地说道。

呼……我倒吸了口气，如果银圣能在我面前冲我这样笑，我就是死也无憾了。相似的容貌为什么表现会差这么多呢？

“银圣会送礼物给我的。我真的要走了，有缘的话咱们再见吧！”最后一句明显是敷衍，鬼才和他有缘。

万幸！这次帕帕里奇没有追来。我不会天真地以为他是真的看上我，然后向我示好表示追求的意思，他只是金晓光派来报复我的又一个诡计，否则凭他的好样貌、好身材，才不会这么忍气吞声地来追求我这个外表普通、身材平板的女高中生呢！不是我对自己没信心，这叫有自知之明。我还是赶快回去向智银圣坦白从宽吧。还有，“。生日，太棒了，不是那个痞子说起，我差点都忘了，下个周六我要和银圣一起度过我的生日，然后共同迎接周日美丽的早晨。呵呵呵，真是越想越开心，兴奋得快要飞起来

的心情让我得意忘形地向家里跑去，蹦蹦跳跳的没有一点淑女样。我才不管金翰成现在是否还在我身后看着我，看着我像女疯子一样的背影呢。

“我回来了，咯咯——！”我进门后开心地向家里人打招呼。

“喂，到这边来。——”韩哲凝那个平常极难露面的家伙居然在客厅里，他冲我勾勾手指头。

“嗨，哥哥，好久不见了。”

“最近有没有什么丑八怪想接近你？”

丑八怪？金翰成算丑八怪吗？你去路上随便抓一个人问，他们都不会告诉你说金翰成是丑八怪，所以我老老实实地回答，——

“没有。”

“那就好。”哥哥松了一口气，接着又告诉我，“BB睡觉了。”

“BB是谁？”

“小兔子。”

“你是在说我的兔子吗？”

“是啊，我们的兔子。”韩哲凝强调了一下“我们”两个字。

“我的兔子什么时候改名叫BB了？”我不依不饶地说。

“BB这个名字多可爱啊！”

“你不要自作主张地随便给我兔子改名字，它叫‘千穗’。”

“你叫它‘千穗’不就行了，我还是要叫它BB。”哥哥很坚持自己给小兔子起的名字。

“呜呜呜呜，我不要，一会儿叫它这个，一会儿叫它那个。‘千穗’会神经错乱的。”

“别说傻话了，哪有这么严重。妈妈问起来就说我去图书馆了。”哥哥一边向门口走去一边对我说道。

“那你要答应我以后不要叫‘千穗’BB了。”

“有什么了不起，我自己再买一只小兔子叫它BB就好了。”韩哲凝对于我的趁机敲诈很是气愤，说完这句话后，他生气地甩上门出去了。

好了，现在哥哥也出去了，我该给银圣打电话了。他刚才关机。现在总该开了吧！

“谁呀？——”电话里传来智银圣百年不变的冰山声音。

谢天谢地，他总算接了。

“银圣，是我，千穗。”

“喔，你在哪儿？”

“银圣，下个礼拜六是我生日。”

“什么？生日？你出生的日子？——0——”

“是啊！”有必要解释得这么详细吗？白痴。

“我们一起去哪儿好好狂欢一下吧。我不管，到时你一定要陪我。”我对着电话撒娇。真是越来越佩服自己了，居然敢和一座冰山撒娇。

“我挂电话了。”

“为什么……你很忙吗？”我诧异地问道。

我还什么都没说呢，这家伙每次都能轻易挑起我的怒火。

“不是。”

“我刚才说下周是我生日！”

“知道了。我挂了。”智银圣还是慌着挂电话。

“是因为哲凝你才情绪不稳的吗？哲凝还是很难过吗？”这是我惟一能想到他突然对我这样冷

淡的原因了。

“不是。”智银圣很干脆地否决。

电话那边突然响起闹哄哄的声音，还有女孩子的笑声。

“今天是星期六，我们见面好吗？”

“我现在在釜山。”

“釜山？”可我刚刚才在小吃店里见过他呀。

“是的，釜山。”

“那我们明天也不能见面了？”我试探地问道。

“要不你到釜山来？”智银圣竟然也学会用以退为进这。一招了。

空口说瞎话的家伙，编谎话也不编得可信一点，釜山

我决定将他一军，“好吧，我明天过去，我挂电话了。”

“喂！”智银圣果然急急忙忙叫住我。

“又怎么了？”

“不用，你不用过来了，你哪儿都不要去，好好在家休息。”

“我就要出去，我要出去和别的男孩子约会。”我存心气死他。

“喂！”智银圣对着电话大叫，我几乎能想像他在那头横眉竖眼的恐怖样子。

“我要去做援助交际，和金翰成一起过夜。”我越说越离谱。

“你再这么说我真的要生气了。”

“你要生气就生气吧，最好气死你，我挂电话了。”眶——！该死，又被他抢先了一步，他竟然先挂断我的电话。听听他都说了些什么？我10分钟之前才刚见到他，釜山？我还泰山咧！他就是坐宇宙飞船也没这么快吧[我能不生气吗？他该不会是要和金晓光见面，所以才这样敷衍我吧，越想越怕，一股由心底冒出的寒气让我忍不住打了一个哆嗦。他为什么要骗我，刚才我两只眼睛看见的明明是他。

我的手机又震动起来了，是银圣，他肯定后悔刚才意气用事地先挂断电话了……让他去死好了，我毫不留情地拆掉了手机上的电池，这下好了，看你以后还敢不敢挂我电话，想骚扰我，没门！最好气死你[女朋友告诉你自己的生日，你竟然骗她自己在釜山，以后我还能相信谁？骗子，大骗子！……“千穗”，小乖乖，在哪儿呢，快到姐姐这儿来(只有当我一个人闲得无聊或者心情不好的时候我才会想到找“千穗”

第二天是星期天，智银圣那个家伙一个电话也没有打过来，

该不会是因为我说要和金翰成出去约会，他就信以为真了

吧？！——那个没大脑的家伙，我说什么他就信什么啊，也不知

道哄哄女孩子，说不定我气一消就……不行，这次我不能心软，对那个骗我说去了釜山的坏蛋心软。

再待在家里我就快发霉了，我还是去找希灿玩吧，也好散散如果我先打电话通知希灿我要过去，她一定会找理由阻止我不要去的，我还是给她来个措手不及的惊喜好了。想到这儿，我一手抱着“千穗”，一手提着装糕点的塑料袋，像旋风一样地往希灿家跑去。

“‘千穗’，乖乖跟姐姐走，那儿有很多很多你喜欢吃的苹果，姐姐会喂好多给你吃。”虽然知道小兔子是不可能听懂我说的话，但我还是说得挺自得其乐的。就这样，我一边叽里呱啦地和“千穗”聊天(其实是独白)，一边大步流星地向希灿家走去……身后好像有点不对劲，我敏锐地察觉到好像什么人在跟踪我。

嚯——！我猛地一回头，没有，什么也没有，是我太神经过敏了吗？我又继续往前走了几步，不对，那种奇怪的感觉还是存在，呢……不会是那个帕帕里奇吧！——我心底的不安又扩大了几分，随之加快了脚步。

“谁啊？”这次我突然大叫出声，身体来了个180度的大逆转，看你这次怎么逃。

不过出现在我面前的不是我猜想的帕帕里奇，而是不久前刚见过的智银圣的后辈军世，他显然被我刚才的大叫吓住了，现在正手足无措地睁着他那双如小兔子般惊惶的眼睛看着我。

“是军世啊！你在这儿干什么？——”

“啊？大姐，我什么也没干。”

明显的“此地无银三百两”。但我也没细想，只是亲切地说道：“很高兴在这儿遇见你。

我可不希望刚才的一脸凶相破坏了自己在小弟弟心中温柔姐姐的形象。

“大姐，您这是去哪儿啊？”

“你问这个干什么？”

“……没什么。> <”

“有点奇怪喔！你干什么这么紧张，有什么话想对我说吗？”：

“大姐，您不是要和什么男生去约会吧？”军世试探性地问道。

“你看过有女人拎着一盒糕点去和男生约会的吗？——”

“没有，没有。”军世顿时喜笑颜开，“大姐您继续走您的路吧：”

怪了，我有没有和男生约会关他什么事，他至于高兴成这副德性吗？

“你这孩子真是奇怪，你可是从来没有对我说敬语的，怎公突然对我用起敬语来了。算了，我现在没空理你，我走了，下次见！”

“是，祝大姐您和朋友玩得愉快！”军世在我身后必恭必敬地说道。

这孩子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懂礼貌了。

“好！”我和善地回头冲他一笑。

军世随即像一阵风一样消失在我面前，他怎么比我还急，我不解地看着他遁去的方向。难道我在这儿碰见他不是偶然？该不是银圣指使他过来的吧！哼！智银圣，我和你之间没完，我重重地在鼻孔中哼了一下。最近奇怪的事一件接一件，我是不是该考虑驱驱邪、谢谢神了。军世他该不会是也喜欢上我了吧？我突然想到这个可能性，这可不行。

“希灿，——“我来了一。”我在希灿家门口兴奋地喊道，准备让她大吃一惊。

“……”没有人回答。

“希灿，你在家吗？”

门没有锁，我要不要直接进去看看？希灿的房间里传出掀天的音乐声。这个笨丫头，她不会是又像上次那样，音箱开得大大的，一个人躲在被窝里哭吧。

希灿正在房间里和谁通着电话，喜笑颜开的表情彻底推翻了我刚才的猜测，她从哪儿看都不像是一个刚刚经历感情波折的怨

“千穗，你怎么来了？有什么事？”希灿疑惑地上下打量我，没有显出特别欢欣鼓舞的样子。

“你没事了吧？——”我知道这问了也是白问，她哪一点看起来像有事的樣子。

果然，希灿有点摸不着头脑地反问：“我有什么事？”

“……”没心没肺的家伙，我算是白替她担心了，气得我一时说不出话来。

“啊！哪儿来的兔子？”希灿突然高分贝地大声尖叫，“快把它从我面前拿开，太恐怖了！”

希灿夸张地跳上自己的床。

“你不是还在打电话吗？”我提醒她。

“呃？啊，对了，喂？还在吗？是的，是千穗过来了，好的，好的，千穗，你接一下电话。”

“谁啊？”

“你接了不就知道了。””

“是银圣吗？”

“我看你是想他想疯了，他为什么要给我家打电话，你把你的兔子抓好，快接电话。”希灿畏畏缩缩地把手伸得老长，侧着身子把电话递给了我。

到底是谁啊？神秘兮兮的……

“喂？”

“喂，是千穗吗？”电话里传出对方兴奋的声音，原来是正民。

“……啊，你好！”我不怎么热情地说道。

“好久不见了，你也没给我打个电话。”

“给你打电话？我为什么要给你打电话？——”我朝天翻了一个白眼。

“你怎么了，为什么对我这么不冷不热的？”正民觉察出了我语气的不同寻常。

“没什么，我把电话给希灿了。喂，换你接！”我不客气地把电话扔给希灿。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正民？”希灿拿着电话，不怎么高兴地对我说。

“我怎么了，你们俩继续打电话吧，我去吃糕点了，厨房里有盘子吧？”我故意语气轻松地说道，随后找借口躲了出去。

我真傻，早该猜到的，除了正民，谁还能使昨天还哭得死去，活来的希灿今天满面春风。不过我心中的火气烧得更旺了，这两个无情的家伙，遭到背弃的哲凝现在还没有走出谷底，正在痛苦地煎熬着，而他们却已经在这儿甜言蜜语、卿卿我我了。不行，我要使劲吃糕点，平复我心中那个越来越大的窟窿和五味杂呈的心情。就这样定了，我低头对小兔子喃声道：“‘千穗’，咱们今天要把这个家里的苹果吃个底朝天。”

“嗯，千穗今天心情不太好，不是，她不是生你的气。希灿娇滴滴的声音不时传到我耳边。

”

不理他们俩了，我抓紧时间吃自己的糕点吧！这种糕点蒸一下更好吃，微波炉在哪儿呢？

“千穗，正民很难过。”希灿挂上电话，黑着一张脸走到厨房对我说道。

吧唧吧唧——！我吃得是很不文雅，“嗯嗯，太好吃了，你要吃吗？”

“哪来的糕点？”

“我从家里带来的，你不是最喜欢吃这种糕点了吗？”

“你不要这样对正民，他并没有做错什么。”

“要和‘千穗’玩吗？”不想让希灿继续说下去，我一把把“千穗”推到她面前。虽然这样利用“千穗”卑鄙了一点。

“啊：！你干什么！”希灿果然不负所望地贡献了“甜美”的嗓音，“你知道我最怕这些小动物了，它的名字也叫‘千穗’吗？”

“太好吃了。啊，对了，给我几个苹果。”我继续吃得开怀，并不忘为我家“千穗”要点口粮。

“你要是对我有什么不满直说就好了。”

“我能对你有什么不满。上次吃的你家的苹果不错，给我一些带回家去吃。”希灿的东西不吃白不吃(吃了也白吃)。

“我早已经帮你装好了，你待会儿带回家吧！记得把你的兔子带回去。”

“是说它吗？我一把把“千穗”推到希灿面前，让它和希灿来了个亲密接触。

呜啊……呜啊……呜啊……

“韩千穗！”希灿抓狂了，我吓得堵住了耳朵。

抓狂终于平息下来了，希灿突然一脸严肃地对我说：“千穗，连你也不能理解我吗？我以为你会支持我的。”

知道该是好好谈的时候了，我把糕点平铺在地板上，示意希灿也坐下，开始娓娓向她道出自己的心声……

“我能理解你们两个之间的感情，也明白感情的事不是人所能控制的，但是这些都掩盖不了你们背弃了哲凝的事实，请给我时间，让我慢慢把自己的情绪扭转过来，否则我心里永远有一个阴影。”我平心静气地说道。

我对希灿敞开自己的心扉，希灿也对我剖析了自己的情感，我们俩的心结果然解开了不少，气氛不久也恢复了以往的融洽和亲密无间。大受感动的希灿竟然破天荒地送我回家，而且是几乎送了我家门口。

“啊，对了，希灿，你知道金翰成这个人吗？”我突然想起了什么。

“怎么突然问起他，他不是金晓光的哥哥吗？他哥哥怎么了？”

“那个家伙怎么样？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他在学校里很有人气，长得和银圣有点像。这些我也是听别人说的，怎么？你该不会是看上他了吧？”

“我还没有疯掉。”

很有人气吗？不错，看他那张英俊有型的脸蛋就知道了，这种男生不受女孩子欢迎才怪。不过他可没有我的男朋友帅，不行，现在不是我偏袒智银圣的时候，那个坏蛋，无情无义的家伙……想到智银圣免不了又惹起我一肚子火。但由于和希·灿的事情顺利解决，我的心多少还受到了点安慰。

一进家门，我就听见客厅里的电话疯狂地响个不停。

“喂！去接电话——。”

“哥哥你去接！”

“没看见我正忙着打游戏吗？”韩哲凝头也不回地说道。

“真令人寒心！”有这种哥哥，我只好认命地去接电话了，“喂？”我用“甜美”的嗓音问道。

“怎么这么久才接电话？”对方第一句话就是责难。

“智银圣？”我心头一喜。

“真令人伤心啊！”对方拉长语调怪声怪气地说道。

“……你是谁？”

“是你翰成大哥啊。”

“你怎么知道我家电话号码的？”

“明天有时间吗？”

“我问你怎么知道电话号码的？”。

“我明天请你吃饭。”

“你一个人吃个够吧，你怎么知道我家电话号码的？”我又问了一遍。

“你刚才的口气很冲唱！”不过他的语气里只有宠溺，没有丝毫责怪的意思。

“我明天没有时间。”我才不会答应他任何邀约。

“是吗？那你就挪出时间来吧。”金翰成说得很轻松。

“你以为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这么做？我知道是谁指使你这么干的，别以为我是傻瓜。”

“指使？你在说什么？”金翰成的语气有丝惊讶。

“虽然不想从我自己嘴里说出来，但我还是不得不提醒你，你知道我和智银圣在交往吧？”

“我很久以前就知道了。”

“什么？”

“明天把时间给我空出来。”

“不行，再见！”虽然他也和银圣一样霸道，但我才不会给他和银圣相同的待遇。

“那你过生日的那天……”

“再见！”

“你就这么讨厌我？”

“……比起讨厌你，我更讨厌你的背景。”这是实话，谁让他有个那么可恨的妹妹。

“你说背景？”金翰成疑惑地问道。

“就是你的家庭关系，你的家人。祝你周末愉快！”我砰地一声挂了电话。

该死，这家伙居然有本事弄到我的家庭电话，终于开始采取具体行动了吗？好呀，好呀智银圣，你这个被称作我男朋友的家伙却一个电话也没有，早晚你会后悔这样对待我的。

智银圣仿佛从人间蒸发一样，一直到星期天晚上他也没有给我打电话。他到底是怎么了，他还从没有冷落过我这么久，我焦躁不安地在房间里来回踱步。——“看着镜子里灰头土脸、双目无神、印堂发暗的我，我暗暗对自己说，不行，韩千穗你不能再这么无精打采下去了，明天一定要以全新的灿烂面容出现在大家面前，否则你就会一直衰下去了（最近虽然我的人气指数看涨，但运气却越来越糟，悲惨得无以复加）。

在希灿家里被我冷冻掉的正民，终于放心不下地又给我打了电话。但由于心中对他的芥蒂仍在，我的嗓音还是那么不冷不热的，走形式地敷衍了他几句之后，我就提出了要挂电话，正民聪明地也听出了我的不对劲，不到一分钟就应我的要求挂了电话，我几乎可以想像他在地球那头垂头丧气的样子……唉——！我认识他比哲凝要久得多，交情也深得多，但这次我真的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样对他……

我最讨厌的星期一早晨来临了。

“我去上学去了！”

“韩千穗，你是不是把兔子放在床上过？”

“我会早点回来的。”

啪啪……啪啪……在遭到妈妈的五雷轰顶之前，我一溜小跑地出了家门，这个女人，眼睛这么尖干吗！

由于现在是考试期间，学校上空笼罩着一层看不见的黑云，压得众多学子喘不过气来，不过这其中当然不包括我和希灿。我和希灿终于又可以在学校里“再续前缘”了，我们俩坐在自己的老位置——教室最后一排，借助前面的人体屏障，在后面肆无忌惮地打闹聊天。

为了庆祝我们俩重新和好如初，也为了舒缓连日来的不愉快和郁闷情绪，我们商定放学之后好好地逛一下街，我们到了市中心才发现，由于是考试期间，除了我们再也看不到别的女高学生了。

“嘻嘻嘻嘻！”“逛街太愉快了，我要买一个漱口杯。”逛街总得有点目标吧，我想到一个想买的东西还不容易？

“上次你不是刚买了一个？”

“不是，这次我想买一个透明的，摇一摇会有响声的那种。”这是最近流行的趣味漱口杯。

“你和银圣之间怎么样了？”

“别提他了，提起那个坏蛋我就一肚子气。上次他骗我说自己去了釜山，其实根本没去，我10分钟之前还看见过他。下次你见到哲凝就帮我问问银圣的家在哪里，啊？！”我突然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连忙改口道，“你见到贤城帮我问问银圣的家在哪里。”

“千穗……你不必太在意了，不用特意在我面前忌讳提到哲凝。我和哲凝现在还是朋友，”我

昨天还发短信和他聊了一会儿呢！”

“真的？”

“是啊，我们说好以后还是朋友，他也很高兴。”

“……真的已经没事了？”

“是啊，其实我们俩个性很相像的，说不定做朋友比做恋人更好。我想买一条围巾，“你”我说我买哪一种颜色好？”我和希、灿在卖围巾的货架前停住。天气已经转凉了，大家都需要一条围

“黑的吧。”我建议。

“为什么？”

“没什么，看见你我就联想到黑蜘蛛。”我报复她以前老是损我。

“千穗，你想找死吗？——”

“喂，希灿，你认识那个家伙吗？”我向后看了一眼又飞快地转回头来。

“谁啊？”

“就是那个一直在后面跟着我们的家伙，现在他正躲在电线杆子后面。——”

“他？不认识，看校服是尚高的，你认识吗？”

“我也不认识，他好像一直跟在我们后面。”

“看样子他是一年级的学生，不知想干什么？”

“他不会暗恋上你了吧？”

“我第一次见到这个家伙。”

“奇怪，最近真是奇怪。我们快走吧！”

“嗯，昭！”

为了尽快摆脱后面那个形迹可疑的家伙，我和希灿立刻加快了步伐，拼了老命地往前跑。边跑还边偷偷往电线杆子后面看，最近真是奇怪，军世也是如此……呢——！他们该不会是金翰成那个帕帕里奇派来的小间谍吧，我突然紧张地想到。等我再回头看时，哪有什么小间谍，连个鬼影子都见不着。呼……我吁了口气，但紧张的心并没有松弛下来，总之一切都不对劲。

我挑了一个最新流行的漱口杯，转身从店里出来，突然看见街角有一个长得很像贤城的人。

“希灿，你再去这家店转转，挑点别的东西。”

“为……为什么，——我们不是刚从里面出来吗？”

“我看见贤城了，我要从他嘴中间出银圣的家在哪里，不给他来个措手不及他一准会跑掉。明白了吗？你在这儿等着我。”

“我们一起去吧！”

“你就在这儿等着，我一会儿就回。贤……城！”

我突然毫无预警地出现在贤城面前。

呵……他被我吓了一跳，面如土色地看着我。

“果然是你，“。我没看错。”相比他的面如土色，我显得神清气爽。

“千、千穗，你在这儿干什么？”贤城诧异地对我说，同时不着痕迹地和我拉开了距离。

“银圣在哪儿？”和贤城在一起的还有三名尚高的学生，但其中没有哲凝和银圣。

“你问他干什么？”贤城不肯老实回答。

我自己的男朋友我还不能问他在哪里？！这个臭贤城，每次面对他我只能踢到铁板。

“你别这样看着我，千穗。喂，你们先过去，我一会儿就去。”

“咦？这不是那个把手指卡在铁丝网里面的女孩吗？是她，没错！”其中一个尚高学生突然说道。

……我的脸唰地一下红了(脑充血估计就是我这症状)、脖子也不由自主地低了下来。

“你们快过去吧！”贤城总算还有点良心地替我解了围。

刚才那个躲在电线杆子后面的尚高学生，会不会就是因为认出了我是那天在运动场上当众出丑的那个人，所以才跟踪我的？真的是这样吗？想到这个可能性，我的脸红得更是可以挤出血来。尚高那三个学生挺听贤城的话，没有多说话就离开了，现在只剩下我和贤城两个人。

“银圣在哪儿？”

“银圣？他怎么了？你们俩之间没有联络吗？”

“你星期六是和银圣呆在一“起吧，就在果川。”我也不想绕弯子，直截了当地说。

“是啊，怎么了？”

“他撒谎，对我说他星期六在釜山。银圣这臭小子到底在哪，你一定知道的，快点告诉我！”

“我不自觉地提高了”

“我真的不知道。”贤城不自然地闪避着我的目光，声音有一丝发颤。

“你说谎，他是不是去见什么女孩子了？是这样的吗？是这样的吗？”我一把揪过贤城的衣领，压低他的脑袋，脸几乎贴着他的脸问道。

“不是，事情绝对不是你想的那样。”

“咦？听你这话你是知道他在哪儿了？”

“我真的不知道，你给他打电话试试吧，千穗！”

“好，你还是嘴硬坚持不肯说的话……”

“我真的不知道。”

“我们走吧！”

“我们要去哪儿？”

“我今天跟定你了，反正时间还早，我也有的是时间，你去哪儿我就跟着去哪儿，这个主意不错吧(我已经完全不顾及形象了)？”

“我现在正打算去和女孩子见面啊！朋友好不容易才介绍给我的。千穗，你就放过我吧！下一T”贤城他一脸沮丧地看着我就差没给我下跪了。

“是吗？那正好我也去见识见识。走吧！”我扯着贤城的手就要上路。

“千穗，你行行好吧，我已经一年没有交女朋友了，求你发发慈悲！”

“那我让我妈妈帮你介绍一个。”

“你到底想让我怎么样，千穗？”

“银圣的家在哪儿？”

“什么？”

“我问你银圣的家、在、哪、儿？”

“哇塞，星扬洞，这儿可是富人区啊！”

“就是这儿了，贤城说找一幢有灰色院墙的房子就可以了是吗？”

看见我只顾着欣赏周围的华屋美景，根本没有把她话放在心上，希灿终于忍不住叫出来了：

“——臭丫头，你到这儿来是专程欣赏房子的吗？”

“我不是因为以前没见过这种结构的房子才这样的嘛！喂，有灰色院墙的房子可不止一两幢，你让我从哪里找去。我已经饿得没有力气了，现在我们该怎么办？”我不服气地说道，不想承认自己是刘姥姥进了大观园。

“是那幢门口停着一辆跑车的房子吗？一辆红色的跑车。”我指着前方一幢房子问道。

“不是，我觉得应该是那边的那一幢。”希灿边说边用手指给我看

“哪里？哪里？”

“就是那一家，在山坡上面的那一幢房子，看见了吗？”

。。—“Let's go！”我立刻精神奕奕地说道，忘了前一秒还在喊饿

“韩千穗，我快要累死了。”

呼……呼……我吭哧吭哧地喘着粗气，其实我也累得不行了，只不过想到胜利在望，所以才能坚持下来。话说回来，银圣家真的不是一般的气派。

“没想到银圣是个含着金汤匙出身的富家公子哥儿。”希灿不无调侃地说，“不过看起来可真不像。”

“你说什么？银圣他怎么了？T我可不想听希灿说银圣什么坏话。

我觉得他反倒像是灌木丛里的杂草，你不觉得从来没有人管他吗？无论是在他打架受伤还是住院的时候。”

“我才不管他是不是什么杂草。”。“不过现在我可以给他一个，你等着，我这就给他打电话。”

嘟……嘟……嘟……

“没人接？”

“嗯我再拨一次试试。”

可惜，电话响了N多遍，还是没有人接。该死的，我气得把盖上手机盖。

喂，希灿！”

“你又想干什么，我快冷死了。——”

“我们来猜石头剪子布好不好？输的人去按门铃。”

为什么要我去？”

“我好怕。”

我能陪你到这儿，已经算是我仁至义尽了，你不要再提过分的要求了，想都别想。”希灿立马退到我身后。

他妈妈好像很可怕的，听说还是翻译家。”

“噗——，哈哈哈哈，智银圣说他妈妈是翻译家？！别让人把牙都给笑掉了。哈哈哈哈~！”

“你去死吧！”我追着希灿打。

“喂，喂，你干什么！”希灿一边笑着一边后退。

我们就这样在智银圣的家门口不停兜圈子，追追打打了将近10分钟，就是那种精神病院里面常上演的戏码。

“是谁啊，在外面闹死人了？！”

眶当！银圣家的门打开了。

一个长得很有气势的女人……大约25岁上下，和银圣一点也不像，长相实在令人不敢恭维。呃~！不行，将来说不定会成为亲戚，不能这样说人家。

“您……您好！”

“你们在这儿干什么？”这个女人眯着一双小眼睛，盛气凌人地问道。

“请问银圣在家吗？”

“你是来找银圣的？”

“是的。”

“是吗？”那个女人上下打量了我几眼，说话间明显多了几丝不屑。李希灿这个无胆鼠辈已经躲到停在门口的轿车后面去了。“你说你是来找银圣的？智银圣？”

“是的。”

“这可真是破天荒，你有什么事吗？”

“我是他朋友。”

“我看也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嘛！”

“您说什么？”

“银圣不在家，你没有手表吗？”

“什么？”

“你是他朋友的话就应该很清楚他什么时候才会回家，现在这个点他会在家吗？”

“我……我不太清楚。”

“不要再在这儿吵吵闹闹的了，回家去吧！你要是真想见他，我劝你到街头巷尾的小酒馆去找找看，说不定在那些地方你能见到他、最近的孩子真是一点礼节都不懂，冒冒失失地就往别人家里跑。”

眶……大门又在我眼前重重地关上了，竟……竟然有这种待客之道，我气得直哆嗦，这个该死的恰恰北女人，哪有这样对人，她怎么没被人给掐死。

“哇噻！这女人可不是普通的恰，她是谁啊？银圣的姐姐吗？”

“李希灿，有你这么当朋友的吗，嗯？”

“突然看到这种母老虎型的女人，我的腿不受控制地就跑了”希灿很委屈地对我说道。

“是吧？你也觉得她很像母老虎吧？呃！我真是没见过这么恰的女人。”我对希灿立刻有英雄所见略同的感觉。

“她和银圣一点相像的地方都没有，你确定这里是智银圣的家吗？”

“我怎么知道？我现在心里乱得要命。”

“走吧，我们走吧，我肚子都快饿扁了，我们吃饭去。”希灿和我一样，都是对吃极为重视的人。

“你去吧，我还想在这儿等一会儿。”

“什么？”

“我一定要等到他回来，我今天这么辛苦才找到这儿……还被那只母老虎给凶了一顿。”是啊！付出了这么惨重的代价，当然得有补偿。

“……要是他今天晚上不回来呢？”

“不会的，他一定会回来的。”

“你疯了吗？！韩千穗！”

“你先走吧，要是你也在这儿的话我会不安的，快走！”我不想拖着好朋友也和我一起挨饿受冻。

“真的让我走？”

“走-！我自己等他就行了。”

“我真的走啦！”希灿徐徐站起了身子，连句再见也没有和我：说，就一步一回头地走远了。走吧！我真的是希望希灿走.....虽然我一个人在这里好想哭喔！好了，智银圣，现在我可以一心一意地等你回来了，今天不等到你我誓不罢休。

月亮姑娘不知什么时候羞羞答答地探出了头，照出了地上我孤零零的影子。

“月亮月亮，圆月的月亮高悬在空中；好像又大又圆的芝麻饼；大大的芝麻饼又香又脆；我要一口把它吃下。”

我想到了童年时的儿歌。

.....呃-！肚子好饿啊！他今天真的不回了？

眶当.....我的妈呀，银圣家的大门竟然开了，我连忙装作是过路行人的样子，缓缓从他家门前走过。

“好儿子，乖儿子-好久没有陪妈妈逛街了，今天终于可以陪妈妈出去了。”一个女人的声音率先从门口传来。

好儿子-？智银圣，你这个兔崽子果然在家！呵.....我气冲冲地扭头向他们看过去。嗯？出乎我意料，我看到的是一个我从没有见过的陌生男子，年纪不超过20岁，和智银圣全身上下没有半点相像的地方。倒并不是说他长得很丑，只是远没有智银圣那么出类拔萃罢了。

在他旁边还有一位看起来不到40岁的年轻妈妈，她长得倒是和银圣很像。只见她微笑着把自己的儿子推上了跑车的驾驶席，自己也随后坐在了驾驶席旁边的座位，眉间满是掩不住地对儿子的疼爱。他们的跑车从我身边飞驰而过，年轻妈妈无意中还看了我一眼，她见到我时脸上立刻露出讶异的神情。虽然只是短暂的一眼，但这已经足够了，足够让我看见她是怎样一个大美人

很难让人相信她已经有一个这么大的儿子了，皮肤保养得很好，丝毫没有妈妈们脸上常见的皱纹和斑点，反而如少女般的白皙柔嫩，170公分的身材苗条有质，曲线玲珑，几乎和智银圣完全一样的大眼睛，闪现出几丝猫的狡黠，更显得整张脸灵气逼人。除了她的笑容显出些许成熟妩媚的风韵来，她实在不像是一个有这么大儿子的妈妈。相信我，她绝对是一个在街上回头率百分之百的大美人，是一个让人舍不得拒绝的尤物。她长得真的和智银圣很像，如果说刚才我还有几丝疑惑，怀疑自己是不是找错银圣家的话，那么现在我已经完全肯定了，我没有找错地方。

从对他妈妈美貌的震惊中清醒过来，我更摸不着头脑了.....银圣家有很多兄弟吗？怎么从来没有听他提起过，而且看他们兄弟俩这天差地别的外貌，我实在很难相信。哎哟哟-！想得我头痛，这该死的家伙到底什么时候回来啊？再等下去我都成化石了。

腿实在酸得不行，我决定不再折磨自己(当然不是放弃等待，这不符合我的个性)，一屁股就在智银圣的家门口坐下了。唉-！舒服，我愉快地嘟噜了几声，就像给小猫挠痒痒时，它经常会发出的那种声音一样。早该坐下了，我在心里埋怨自己，管什么形象不形象的。我极不淑女地揉捏着自己已经麻木的双腿，现在只有一点美中不足了，那就是太冷：

饥寒交迫之下，我的眼皮忍不住开始打起架来，而且越打越激烈，大家有抱在一起不愿分开的趋势。银圣-！你怎么还不回来啊！.....我的意识已渐渐离我远去。

喵呜.....喵呜.....喵呜.....嗯-！芝麻饼真是太好吃了，香香的、脆脆的，喵唔.....喵唔.....喵唔.....

“喂！”

不行，你不能抢去，那是我的，是我的芝麻饼。

“韩干穗，睁开你的眼睛。”

.....，.....，我睁开迷蒙的大眼睛。

“你是谁啊？”

“该死，你到底在这儿干什么，嗯？！”

是智银圣，这个混账透顶的家伙，嚇-！我扬起我的小拳头(其实一点儿也不小)，恨恨地往他胸前捶下去，一下一下，自己的花拳绣腿不断落在他的胸口，我的眼泪也不争气地落了下来。

智银圣见我打得差不多了，平静地用他的一只手抓住我的双手说：

“呀！痛死人了，你干什么突然打我？你被谁欺负了？”

痛，好痛！看他那副德性，哪里像是被我打痛了，反倒是我被他制住的手，痛得让我整张脸都

皱成一团。

智银圣看起来很疲倦，头发凌乱地披散在头上，几缕短发更是不羁地搭住了左眼，平时总是闪烁着不驯光芒的眼睛，现在却疲倦地耷拉着，最令人吃惊的还是他脸上的神情，一种说不出的落寞消沉。

银圣一只手随意地插在校服的口袋里，用他无神的双眼疑惑地盯着我的脸颊说道：“你疯了吗？”

“你干吗这副鬼样子，活像几天没有合眼一样。”

“我出去玩了。”

“你去哪儿玩了？”

“去迪厅。”

“你这个混账透顶的家伙，骗我说自己去了釜山，你这个混蛋！”我忍不住气又在他身上捶了几下。

“我怎么骗你了！你自己昨天今天还不是在外面到处乱逛？你说，你是去见谁？是金翰成吗？”银圣又抓住我的手臂。

“你怎么知道我昨天今天都在外面乱逛？你怎么知道的？”

“你去见他了吗？你真的去见他了吗？”他收紧了抓住我的手，捏得我好痛，脸上也开始露出怒气。

“我为什么要去见他？！我又没有发疯，脑袋又没有秀逗掉”

“你……怎么跑到这儿来的？”听到我这么说，银圣的表情又缓和来，抓住我的手也放开了。

“我就是来找你的，怎么样？”

“你以为这是我的家，所以就找过来了？”智银圣居然冷笑了几声。

“就是这样的，怎么样？你这个混球，我白来找你了。”我是挺后悔的，这样痴痴等他，却换来他一顿脾气。

“你什么时候来的？”智银圣轻轻问道。

“不知道！坏蛋！”我转过头不想看他。

“你的手。”他突然蛮横地说道。

“干什么？”我转过头。

“你的手。”他还是凶巴巴的。

我不甘不愿地掏出手。

智银圣什么话也没有说，阴沉着一张脸抓住我的手问道：

“你在这儿呆了几个小时？”

“你的手也好冰，放开我！”我挣扎着想甩掉智银圣的手。这家伙一向体温偏低，现在一双手更是冰得要命。

“白痴，竟然在别人家门口睡着了。”

“你的手比我的还要冷，我让你放开我。”

“……”

银圣没有说话，也没有放开我，他只是默默地把我的双手放到了他前襟敞开的校服里面，高度上的差异，让我看起来仿佛正抱着他的腰一样。他算什么男人啊，竟然一点肌肉纠结的感觉都没有，特别是腹部，一点腹肌也没有。我还是喜欢有腹肌的男人。呜呜呜，想到腹肌，让我联想到了猪蹄，我今天还没吃晚饭呢！就这样，在这家伙温暖的怀抱里，我不停地想着猪蹄，猪蹄，人渐渐想得痴了(这太不浪漫了)。不，也许是因为银圣身上好闻的味道，让我整个人痴了吧！

“银圣：”

“什么”

“我好爱你。”

“嗯。”

“我说我好爱你。”

“你想我说什么？”

“算了，够了，有你这样抱着我，我就已经很满足了。”

“我也和你一样。”

“和我什么一样？”我疑惑地问道，为什么他说话总这么不明不白。

“白痴！”

“你是说和我一样爱我，你也爱我？对不对？谢谢你，呵呵~呵呵！”我总算后知后觉地明白

了他刚才说的话。

“……”

没有再出声的银圣只是更加搂紧了我，仿佛想用行动来证他的感情。如果是真心相爱的恋人，即使是对方的眸一瞥、小小的一个轻触，都会让自己激动不已，我想我是真的爱他吧！否则我的心脏不会因为他的一个搂抱就像现在这样，猛烈得仿佛要从我嘴里跳出来。心脏，心脏，讨厌，想到心脏，我怎么又想到妈妈做的美味的鸡心了。呜呜—呜呜—我好饿啊！

呼……幸福的光芒笼罩着我全身，如果能一直像现在这样下去、即使要我立刻死掉我也甘心。不行，我还没有吃东西呢，还不能死。

“不能这样。”

“什么？”

还没有从迷醉中清醒的我，一下子被智银圣推离了他的胸前，让我从幸福的云端一直跌落到深不见底的悬崖。怎么回事？

“我要回家了。”

“什么？”

“你也该回自己家了。”

“你说什么，干什么突然变脸？”

我很怀疑他和几分钟之前还对我深情款款的智银圣是否是同一个人，刚才还疲惫不堪的俊脸转眼就被他所特有的冷酷无情的讥讽表情所取代，所以难怪我会用出“变脸”这个词。

“再见！”银圣再次吐出绝情的字眼，虽然他的眼神还是放在我身上，但我怀疑他的眼里已经没有我了。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刚刚你还那么温柔地抱着我，现在却突然距我于千里之外？！”我的话不是疑问，而是呐喊。

“除非我主动联系你，你以后不要联系我。”

这个疯子。

“你……你不是双重人格吧？！”我很怀疑。

“我进去了。”

“喂，我没有钱打车回家，你送我回去！”

“没有打车的钱就坐公共汽车回家吧！好走，不送了。”

“能让我知道你这么做的理由吗？你最近这样对我的理由？”

“没有。”银圣一下击碎了我尚存的幻想，然后头也不回地按下了他家的门铃，似乎按得不耐烦了，他又回过头来看了我一眼。智银圣……。

“谁啊？”

“我。”

我呆呆地望着他，不知道是该上前揍他一拳，还是抱着他大哭一场，最后，我什么也没做，只是轻声问道：“你什么时候会联络我”

“在我死之前。”

喀嚓，门开了又关了，掩去了那个家伙决绝的身影。

他到底唱的是哪出戏，就算是我有什么不对，死刑犯也有知道自己为什么被判死刑的权利吧！难道之前是他一直在耍着我玩？否则我想不出什么理由，能让他狠心扔下在他家门口等了他五个多小时的女朋友，在这陌生的街区，在这已过12点的深夜……好，智银圣，你够狠，你做初一，我做十五，我不是这么没骨气的女孩子，我不会死缠着你不放的，你去死吧？智银圣，我诅咒你一周之内不得好死。

我睁着一双泪汪汪的大眼，一个人从银圣家前面的山坡往下走，好不容易沉淀下来的思绪又陷入乱纷纷的猜测中。他究竟为什么会突然这样对我？是因为金晓光吗？不会。因为哲凝？更不可能了，或者他真的有双重人格？越想越荒谬，一个个可能性都被我摇头排除。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以后我该怎么办呢？早已经知道他这种阴晴不定的性格，却还是义无反顾地喜欢上他，要我放弃他实在于心不忍，我要不要再去恳求他一次试试？我试探着想到，不行，如果这样做，我自己都会看不起自己。

现在最紧迫的问题是：我到底要怎样回去。如果走回去，这么远的路，我说不定会晕倒在半路上；如果订电话给妈妈，她一定会拎着我的耳朵一路骂回家，然后我失去的就是每天放学后的自由，实在不可取。

智银圣……你真的喜欢我吗？

“叭叭~！”

……

“叭叭~！”

是一辆黑色的小轿车，坐在驾驶席上的是一个长得很干巴的大叔，他正探出头来看着我。

“请问您有什么事？”

“你要去哪儿？”

“去中央洞。”

“你怎么没有打车，没有出租车费吗？”

“是的，我连坐公共汽车的钱也没有。”我如实相告。

“上来吧！”大叔打开了车门。

“什么？”

“我让你搭我的车。”

“真的？”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好运。

“是啊，学生，你放心吧，我女儿和你一样，也是女高的，上车吧！”

“非常感谢！”

就这样，我生平头一次坐上了以前从没有坐过的林肯轿车。

坐在那位长得很干巴的大叔旁边，我越想越不对劲，奇怪，他怎么知道我想坐车？他不会是想趁机挟持我吧……就像那个金鱼眼？我有点心惊肉跳了。不用怕，我转而安慰自己，看他这则干干巴巴的样子，虽然我是一个女孩子，但对付他还是绰绰有余就在这时，我突然从车前面的反光镜里看见一张熟悉的面孔，他正笑眯眯地站在一旁看着我们的轿车，我差点没惊叫出声，没错，就是他，金翰成，他身上还穿着尚高的校服。

难道这一切都是他的诡计，他预先就和这个干巴大叔合谋，计划在这里绑架我？我越想越怕，忍不住开口说道：

“大叔！”

“什么？”大叔正专注地发动车子，没有听清我的话。

“请您让我下去！”

“什么？”这次他听清了，只是不太相信。

“请您让我下去，我想走回去。”

“这么冷的天，你一个女孩子，怎么走回去？”大叔不同意，觉得我的说法太过荒谬。

“您快让我下去，趁我还没有和您撕破脸皮之前。”他的反应更让我觉得不安，我的口气变得急躁起来。

“呜呜—嘤嘤—，求您让我下去！”

终于哭到自己筋疲力尽，我不知什么时候在座位上睡着了。

“学生，到了！”

“……”

“到了，这里就是中央洞了。”

“什么？”我有点不太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当然认识这里就是家附近，我真的快到家了。

“大叔，谢谢您，真的非常谢谢您！”

“请下去吧！”干巴大叔还是一副很受伤的表情，让我觉得更内疚了。

“对不起，大叔，我真的很抱歉，误会您了。”

“没事的，你快回去吧，家里人该担心了。”

“谢谢您！”

我诚恳地向大叔道完谢，然后轻轻关好车门，迈着轻快的步伐向家里走去。我一边走一边思索，看来那位干巴大叔他是真心想帮我，所以才把我安全的送到了家，这么说金翰成他……他是在帮助我啰？真的是这样的吗？

这样看来，金翰成那个家伙也并非一无是处，而且他还长得那么帅。呃赫~！我在胡思乱想什么呢，我不能这样。可转念一想，我为什么不能这样？智银圣他都已经那样对我了，我难道还要对他死心塌地不成，我为什么不能对别的男生有好感。但是金翰成不行，我讨厌他，不，确切的应该说是讨厌他的妹妹。

唉~！我都在瞎操心些什么呢！现在不是想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的时候，而是我回家之后还前途堪忧。我会被妈妈揍几下呢？是几下还是几十下呢？这些才是我该担心的事情啊！可怜的韩千穗，饥饿问题尚未解决，就只得担心皮肉之苦，古人云“饿其体肤，劳其筋骨”，估计也

不过如此吧！

那天晚上，我“美美地”饱尝了一顿妈妈为我精心准备的竹笋烧肉，然后悲惨地拖着几乎裂成八瓣的屁股，一瘸一拐地去厨房找东西吃。狠心的妈妈什么菜也没给我留下，我只好就着白开水泡饭……

第二天在学校。

“天啊！竟然有这种无情无义的家伙。”这是希灿在听完我昨天的叙述之后的反应。

“你昨天还不是扔下我走掉了。”我不悦地瞪了希灿一眼。

“你昨天真的看见金翰成在那边了？”希灿嘿嘿一笑，接着问道

“你不要想转移话题。”

“我真的是因为好奇才问的。”

“那你干吗一直笑得这么奸诈？”

“……我觉得他很酷嘛，英雄救美耶！他和他妹妹金晓光还真不一样。”

“我才懒得管他是什么样的人。一个智银圣已经够我头疼的了。”

“他知道这个礼拜六是你的生日吗？”

“知道。”提到这件事我更郁闷了。

“那他还这样对你？”

“……嗯。”

“真不明白智银圣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也许是为了弥补昨天离我而去的愧疚感，希灿今天一整天都在我耳边为我出谋划策，叨叨着我该怎样做才能挽回智银圣对我的态度。说实话，她说的这些话对我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帮助，但是看着老朋友这么热心地想帮助我，确实让我温暖了不少。

放学之后，我哪里也没有去，直接无精打采地耷拉着双肩回家了。不是我转了性。实在是屁股肿得像甜面圈的情况下，换成是你，你还能痛痛快快地到处溜达么。

昨天晚上的情形真是不堪回首，都这么大的女孩子家了，妈妈竟然还能不留情面地用木勺使劲敲我的屁股。韩哲凝那个家伙更不是个东西，他双手抱着‘‘千穗’，躲在自己房间的门缝里偷看我被妈妈揍得哇哇叫的惨剧，…边看还…边桀桀怪笑，他以为我没看见吗？这笔账我记在心里了。

这么算来，这一周对不起我的人有：妈妈，韩哲凝，智银圣……智银圣？！

讨厌，说好不想他的，怎么又想起他了。

“千穗，刚才你男朋友打电话找你。”妈妈和蔼地对我说。这：是我妈妈的又一显著特征，在痛揍了你一顿之后，第二天出于内疚心理，一定会对你特别好。所以今天妈妈的微笑是我昨天的血泪换来的。

“男朋友？是智银圣吗？”

“不是，不是智银圣。”

“那会是谁？”

“名字好像和智银圣的有点像。”

“……妈妈，是不是叫金翰成？”我突然想到另外一个有可能打电话给我的男生。

喀嚓！哥哥的房门突地一下打开了，是韩哲凝那个兔崽子出洞了。哥哥满脸怒气地冲到我面前，一只手里还捧着“千穗”（无论何时都喜欢把我的“千穗”抢去玩）。

“金翰成？”哥哥气急败坏地叫着这个名字。

“……怎么了？”

“你和那个家伙有来往？”

“怎么了？我没有和他来往，你干什么这么激动？”

“你不准和那个家伙交往，我就是一口气在，也决不会同意你和他交往的。万一——要是让我听见你和他之间有什么交情，我绝不会放过你们的，我就是死也一定会拼个鱼死网破。你记住了吗”哥哥这番话几乎是吼出来的。

“……”我呆住了，为哥哥如此激烈的反应。

“你不要在这儿冲妹妹抽风了，快去帮妈妈买点豆芽回来。”妈妈适时地帮我解了围。

“韩千穗，刚才我说的话你都给我记好了。妈妈，我身体不舒服。”

转过身面对妈妈的韩哲凝，和刚才气焰嚣张、张牙舞爪的韩哲凝完全判若两人，只见他痛苦地捂着自己的肚子，消失在自己房间的门口。

我还沉浸在刚才哥哥对我的怒气之中，他吃错什么药了？虽他对我一直称不上好，但却是第一次对我发这么大火。大家都是怎么了，为什么一夜之间似乎所有的事情都走了样。金晓光、

金翰成、韩哲凝：他们之间有什么联系？为了智银圣的事我已经够头疼的了，没有心情再去理会别的人或事，但为什么大家偏偏都挑个时候冲我发难，只是为了要印证“祸不单行”这句话吗？

就在这个时候，我家的电话响了。

“千穗，应该是你的电话，你去接吧！”

“嗯！”我无精打采地朝电话机走去。

说时迟那时快，只见一道白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抢在了我前面，想当然耳，电话也被他抢先一步拿起。不用我说，你也知道是谁了吧。

“喂？”韩哲凝没好气地问道，好像人家欠他一屁股钱没。

“喂？”韩哲凝又叫了一声，见那边还是没有人说话，一会儿之后，韩哲凝放下了听筒，暧昧不清的眼光向我这边扫来。

“哥哥，我累了，不要这么恐怖地看着我，我经不起惊吓了。”

“这应该是金翰成的电话吧？”

“哥哥，你和金翰成很熟吗？”

“你不能和那个家伙来往。”

“他怎么了？我为什么不能和他来往？”

“我说不行就是不行，你这笨丫头怎么不明白哥哥的话。”仍下这句说了等于没说的话，韩哲凝气呼呼地走回了房间。什么呀，说话没头没脑的，为什么每个人都像有一堆秘密似的。

“千穗，你去帮妈妈买豆芽吧！”

“妈妈——！我的屁股痛死了，你应该最清楚了。”

“我也知道，可你也看见了，你哥哥懒得抽筋，我能怎么办？”

“好像就我最好说话一样，我还不是烦心事一大堆。”

不过抱怨归抱怨，善良的女儿还是乖乖地拿着钱出门了，这个善良的女儿正是我——韩千穗。所谓的墨菲定律不是没有道理的，人倒霉了连喝凉水都塞牙缝。我好不容易跑到家附近的蔬菜超市，却发现他们今天停业整修，一把大锁无情地挂在门上。没办法，我只好又吭哧吭哧地往市中心的集贸市场走去。现在已经是晚上了，应该不会碰见什么熟人吧，我存着侥幸心理想到。

可、是，出乎我意料，市中心的人今天却出奇的多，这么冷的天，大家怎么都这么好兴致，我不无懊恼地想着。

唉~！世事真是奇妙，想想不久之前，我和智银圣还在这条街上手牵着手压马路，晚风徐徐地吹在我们两人身上，小情侣的甜蜜不知羡慕周围多少人，可如今……混蛋！竟然狠心地把自己的女朋友抛下不管。手中的豆芽菜仿佛是智银圣的脖子，我使劲地掐啊掐，浑然不觉引来周围人多少奇异的目光。发泄完毕，豆芽菜也被我蹂躏得不成样子了，我这才急急忙忙地拎着装满豆菜的塑料袋向家里跑去……猛然，一张熟悉的面子闯入我的眼帘，让我仿佛被人当头击了一棒……还能是谁？一团乱蓬蓬的短发，让我又爱又恨的智银圣……

智银圣一副很是焦急的样子，他两手拎满了各式各样的大包小包、这样还能走得飞快，真是奇迹。

“喂！”我高声叫住他，咳亮的声音在街道的上空回旋着。

他似乎吃了一惊，条件反射性地向我这边看过来。

“你在这儿……”

在我的话说完之前，一脸陌生表情的智银圣已经飞快跑离了原地。什么和什么呀，就算是他真的想和我分手，也应该明确地告诉我一声，而不是一见到我就像见了鬼一样地逃走，我韩千穗自认还没有这么可怕。真是服了他，两只手拎着这么重的东西还能跑得如此之快，早说他不是人了。——“够了，我受够了你的冷酷无情、躲闪逃避，我和你之间“game over”了，从此毫无关系，再相见就是陌路人，我一边想着绝情的话，一边看着智银圣的背影最终消失在茫茫人海间。T“下生气归生气，我想如果不是银圣跑得太快，不留一丝痕迹的话，我一定会尾随在后跟踪他的，看看他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

心中的不安一圈圈扩大，一圈圈扩大，最终似乎将我整人都笼罩在其中，任我如何挣扎也逃不出它的包围。

叮铃铃……叮铃铃……叮铃铃……

我口袋里的手机突然铃声大作起来。一定是智银圣，一定是他！我手忙脚乱地掏出手机，看都没看的就按下了通话键。

“喂？”

“喂”

是他。

“喂，你为什么看到我就逃走了？”

“你在说什么呀！”

“你刚才明明看见我了，为什么却像见了鬼一样地逃走了？”我质问道。

“明明是你见到我就跑，我看到你为什么会逃跑？”

“……你是谁？你不是智银圣吗？”我终于察觉到有些不对劲，虽然声音和智银圣很像，但这绝不是智银圣说话的腔调。

“真令我伤心啊！”

“……啊，是，你，好久不见。”原来是金翰成，让我很矛盾的家伙。

“你在哪儿？好像在外面。”

“我在家里。”

你说你爱我，却总是害怕看我的眼睛，不要再说不笑的谎言，我们都明白，我们之间是怎么回事……”——市中心露天舞台上传来歌手深情款款，——不，应该是义愤填膺的歌声。

“你在说谎吧？你现在是在市中心的露天舞台旁边。”

“你怎么知道？”

“歌手啰！”“现在我也能听到同样的歌声。”

“这首歌真不错，是吧？”我见风使舵的本领一流。

“你没有看见我吗？我看见你了。”

我哭-！现在的我随便套着一条与季节不符的沙滩裤一手拎着一只装满豆芽菜的塑料袋，脚上还随随便便地蹬了双拖鞋，一副邋遢得不能再邋遢的模样，虽说我对金翰成没什么好感，不过在帅哥面前，哪个女孩子不希望自己打扮得美美的。

“喂-！喂-！”似乎有人在招呼我。

我继续在心里哀悼，没有理会身边扰人的“苍蝇”。

但这只。‘苍蝇’更过分了，他竟然拍了拍我的肩膀，并在我左耳边大声叫了起来。叫声和我放在右耳边的手机里的声音同时响起。我的妈呀！是金翰成。

“你好！”我一脸尴尬地和他打着招呼。

“要见你一面还真是困难。”

他可能放学之后一直没有回家，身上还穿着校服……他长得真像智银圣。只不过我家的银圣个子更高，脸孔更白皙，鼻子更高。打住，那个没良心的家伙，我才不要帮他说话呢。

“是啊！”我虚应着，“在这儿能碰见你，好巧。”

“刚才你看见银圣了？”

“是的，他看见我就逃走了。”

“哈哈，看见你就逃走了？可笑的家伙。”

在我眼里你更可笑，我在心里加了一句。

“我在帮妈妈买菜，我先走了。”说话间我就想闪人。

“请等一等，能不能为我空出一些时间？”

“我没有时间可以空出来，我妈妈会拿勺子打我的。”

“大哥会对你负责的。”金翰成拍着胸脯保证道。

“你要替我挨打吗？想尝尝我妈妈‘铁板木勺’的滋味？”

“没什么不可以。”还是他那副笑眯眯的样子。

别笑了，知不知道你让我想起了智银圣，我皱了一下眉

金翰成突然抓起我的手腕，大步大步地拖着我往一个方向走去

“你要干什么，快放开我！你要带我去哪里？我告诉你，我爸爸警察(其实是民怨协调员)。”

“那太好了，我爸爸是黑社会的，他们俩见面正好可以好好较量较量，你说呢？”金翰成对我露出一个迷倒众生的笑容，不过不包括我。

“你的笑话一点都不好笑。你到底要带我去哪儿？”

“我就是想和你聊聊。”

“那你先放开我的手再说。”

“我一放开你就会跑掉了。”金翰成不仅没放开，反而捏紧了我的手。

我又发现他和智银圣的不同点了。银圣的手总是冰冰凉凉的。没什么温度，而这个家伙的手却是温温热热的。

“银圣看见我们这样……”

银圣在这儿。”不等我话说完，金翰成突然指着不远处一个角落说道。

真的……真的是他！但他的情况却大为不妙，因为他现在正在遭受一个满脸络腮胡子、长相凶恶的大叔（长得和以前的金鱼眼很像）的毒打。他和人打架我并不觉得奇怪，但为什么、为什么他不还手呢？……他站着一动不动，手上还拎着刚才遇见他时拎的大包小包，显然也没有放下手中重物的打算。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他为什么不反抗？这实在不像他的个性，他就要一直这样挨打下去吗？可恨的络腮胡子！……银圣对自己的处境似乎毫无反应，他脸上像雕塑一样，既没有痛也没有恨，从头至尾甚至连眼睛都没眨一下，一刹那间，我有种错觉，似乎他的灵魂已经不在这里。

“我们走吧。”我偏头对金翰成说道。

“银圣在挨打耶？你没有搞错吧，这个混蛋，一把年纪了还欺负高中生。”金翰成说着似乎就要冲上去的样子。

“我们走吧！”我木然地看着银圣那边，身体一动没动。

“什么？”金翰成不敢相信地看着我。

“我说我们走，他这样做一定有他的理由。”我背过身去，来想在金翰成面前泄漏自己的情感。“我不能就这么走了，他可是我的后辈，我岂能坐视他挨打不管……你，哭了，千穗？”金翰成满腔怒火的话消失在我的泪水之中。

“我才不会为他流半滴眼泪呢，我什么时候哭了？我没有哭。”

“银圣这小子真有福气，有这么心地善良、还很爱他的女朋友。你等着，大哥这就去救他……喂~！你们这些小鬼崽子，吃了雄心豹子胆，竟敢欺负大爷我的后辈，他也是你们能欺负的？”金翰成扯开嗓门冲着银圣所在的那个角落嚷道，人也毫不示弱地向络腮胡子冲去。智银圣看见我们了，何止是智银圣，市中心这条大街上的所有人都看见我们了。我不担心自己成为视线集中的焦点，也不担心智银圣会被络腮胡子打得怎么样，更不会担心金翰成接下来会做些什么……我只在意一件事，那就是智银圣此时看着的他那张毫无表情的面孔。

事情竟然走到了这一步，已经没有我后悔逃避的余地了。落在智银圣身上的拳脚被金翰成挡住后，银圣既没有还击络腮胡子，也没有对金翰成露出感激的目光，而是直接把视线投向了，那种面无表情的看人法，让我一直冷到了骨子里头。我无措地撕着手上还装着豆芽菜的塑料袋，一条一条，不久，无辜的塑料袋就被我撕掉了大半。该怎么向他解释呢？解释我并不是特意和金翰成约在一起的。真郁闷！这种只有在电影中发生的场景为什么老是在我身上发生，平凡顺畅的恋爱对我来说真是一个可望不可及的梦想。

“你这个乳臭未干的臭小子，还不把老子放开？喂——！大家快看，看这个臭小子，他要打死人了！”

络腮胡子的大声喊叫，果然顺利地吸引了周围人的注意，不少行人都驻足观看，一个看来较有正义感的大叔更是上前扯住了金翰成，趁着金翰成被绊住的当儿，络腮胡子撒腿就往外跑，不久便跑得不见踪影。

“该死，让他给跑了，”金翰成不无可惜地说道，“他为什么会打你”金翰成一边喘着气一边走向智银圣。

虽然知道这样有点不太道德，但我还是要说，现在的银圣看起来有点滑稽。他手上还是拎满了大包小包，不知道里面装了些什么东西，让他宁可站着挨打也不愿放手，他头发乱蓬蓬的，裤子的裤腿也卷了起来，好像是调皮的农村少年刚从河里捉了鱼起来，浑身上下没有一处不乱糟糟的。别想了，韩千穗，现在不是你取笑智银圣的时候。

“臭小子，你说话呀！为什么只挨打不还手？”金翰成似乎很是担心农村……不，智银圣，拍着他的肩膀问道。

“把你的手拿开。”

“什么？”

“我不想说第二遍。”

“我是你的前辈，你还记得吗？”

“韩千穗是我的老婆，你记得吗？”

“……”

又是维持大家的最高品质——静悄悄。智银圣的表情还是和刚才一样，没有任何改变。金翰成似乎在强压着心中的怒火，拳头捏得僻啪响。

“学生，跟我来一下。”一个人突然过来拍了金翰成的肩膀一下。

“干什么，你又想找茬……”金翰成没好气地说。

“我就是干这个的。”刚才劝架的那位看起来很有正义感的大叔突然把自己的皮夹在金翰成面前一晃，金翰成立刻老实不做声地跟着大叔走了，也不知道他们去了哪里。

“银圣，你不要误会，我只是偶然碰见翰成大哥的，刚才遇见你之后我就遇见他了，要不是你逃跑，我也不会……”

“金翰成。”银圣铁青着脸说道。

“……银圣。”

“金翰成。”

即使在这种情形下，智银圣对我称呼金翰成为翰成大哥还是抗拒得紧。

“你刚才为什么不还手……傻瓜，你为什么只是站着挨打？”我心疼地看着他脸上的伤口。

“不关你的事。”

“什么？”我简直不敢相信这是银圣说的话。

他又想逃避问题了，智银圣紧了紧还拎在手上的大包小包，缓缓地从我面前走了过去。

不能让他就这么跑了，今天一定要问个明白。我追在智银圣

身后，大声叫道：“喂！智银圣，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有错在前的是你，不是吗？是你首先从我身边跑开的，你为什么不愿听我解释？爱人之间，恋人之间，最重要的是信任，不是吗？”

“你相信我吗？”智银圣没有转过身，也没有回头，只是平静地问出这么句话。

我能理解他的话，他是指这些日子以来，我只是一味地质问他为什么避开我，责难他，甚至冲他发火，却从没有尝试去相信他。得事情并不是这么简单的，他不能仅凭如此就责备我不信任他，事情不是他想的那样的……

“你从来没有尝试过向我解释一下你最近这样对我的理由！”我也大声指责他。我可以信任他，但信任也要建立在互相的基础上呀，他不告诉我事实，不信任我，又怎能责怪我不信任他。

“以后我也没有什么对你好解释的。”智银圣转过头来，面如寒寒冷冷地说出这句话之后，快步往前方走去。

“你听着，我可以向你解释的，你误会了我和金翰成之间了，你误会了！至少你要听我解释一下啊！”

“我不想听什么解释。”

“我明白了，好！随便你，你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吧。你从没有想过要听听我在说些什么，也不理会我的意见和感受，只考虑自己的心情和想法，你需要的不是一个女朋友，而是一个事事顺你心的玩偶……是我傻，也许从头到尾你根本没喜欢过我，只是我一个人在这里一厢情愿……你知不知道？在你面前，我觉得自己越来越渺小，越来越卑微屈膝，即使是幸福，也总是充满了不安，我没有一刻不活在对你的提心吊胆中，这些你都知道吗？”我声嘶力竭地喊出自己这段时间以来的所有心声，不给智银圣能打断我的机会。

再也无法面对智银圣，我先他一步向与他相反的街区跑去（好像在哪部电影中看见过这个场景）……不来追我吗？在发足狂奔的当儿，我揣揣不安地往后看了一眼，这倒不是我欲擒放纵的诡计而是心中尚存的对他的一点奢望罢了。令我失望的是，银圣看来并没有追我的打算，他只是静静地站在原地，一动不动。我反而看见了正全速向我追来的金翰成。不，我决不能被追上，这个讨厌麻烦的家伙。韩千穗，快、跑、啊！

“千穗，你给我站住！”

“你到底想干什么！为什么连我逃跑你也要管，请你放开我，放开我！”

“谁叫你跑步的速度这么慢，就像龟爬一样，一抓就被我抓到了。”金翰成嘲笑体育不好的我。

无论我怎么使劲挣扎，都挣不开金翰成牢牢抓着我手腕的手掌，看来他是不会轻易放我离开了。

“你为什么哭了……银圣那个臭小子又对你说了些什么不好的话吗？”

“大哥，你是银圣的前辈，他对你那么傲慢无礼，你为什么；不去揍他？”我试图转移他的注意力。

“大哥不能打银圣，也打不过银圣。”金翰成说这几句话时却丝毫没有难为情的意思。

“是这样啊！”我感叹道。

是啊，谁能打得过银圣，天下无敌的银圣，我骄傲地想着。卡，我怎么又偏袒他？

“啊，刚才那个疯子只是个民怨协调员，真是粘死人了。”

“你……你说谁？”

“就是刚才那个带我走的讨人厌的大叔，我还以为他是警察呢！”

“民怨协调员怎么了？！”

“喔，没什么，我以为只有警察才管治安，没想到他们也管。你干吗这么生气？”

“喔，没什么，我现在心里非常非常乱，情绪也有点不太稳定。我要回去了。”

“到底银圣说了什么惹你生气的話？你不要把他的話放在心上，那个臭小子说话一向很冲，噎都噎死你，为他的话生气不值得

金翰成一点都不像是金晓光的哥哥。虽然他的外表和银圣长得很像，但是个性却一点都不像，他总是给人一种很舒服的感觉，仿佛你可以无拘无束地告诉他所有的心里话。

“翰成大哥，你回去吧，刚才谢谢你了。”

“有什么好谢的。银圣总归是我的后辈，他被人打我岂能坐视不管。”

“你喜欢银圣吗？”

“银圣……？我读高二的时候，我们俩好得简直像亲兄弟一样。”

“那为什么现在你们……？”“视同水火”这个词在我口边没有说出来。

“是啊，为什么会变成这样！”金翰成也感慨地说了一声。

“翰成大哥……”我欲言又止。

“有什么话你说吧。”

“没什么……”

“你说吧。”金翰成的脸半是威胁地凑近了我。

我想起银圣了，讨厌。

“没有什么。”

“你该不会是想向我表白，说你爱我吧？所以才这么吞吞吐吐的”金翰成故意拿话激我。

“我想问翰成大哥，你和你妹妹关系好吗？”

“你认识晓光？”

他也大会装了吧，多么惊人的演技！看来他们兄妹俩是准备布下陷阱让我往里面跳了。你认识晓光，多么可笑的问题，我决定也和他装傻到底。

“不认识，只是随便问问。”

“对不起，今天让你受委屈了，都是因为我你才会被智银圣误会。我明天一定帮你向智银圣解释。”

“不用了，你什么也不要对他说，在智银圣的面前连我的名字都不要提起。”

“……”

“算是我求你了。今天的事谢谢你，你请回吧！”我礼貌地冲他微微一笑。

“你知道吗？这是你第一次对我笑。”

没想到我无意的一个笑容竟然让金翰成感动不已。

“……你请回吧，下次再见！”

“明天见”

“下次见，再见！”

哎哟我的妈呀！对了，我的豆芽，我是在帮妈妈买豆芽。惨了，这下子我死定了，妈妈这次一定会打得我屁股开花。

唉~！心中为什么这样撕心裂肺的痛？智银圣……是因为我还是忘不了智银圣吗？……眼泪不受控制地又流了下来，自从认识他之后，我的泪腺似乎变得格外发达，我苦笑了一声。

“豆芽菜回来了，豆芽菜~！”为了缓解妈妈心中的怒气，我一进门就故意讨好地大叫。

“铁板木勺回来了，铁板木勺~！”韩哲凝这个兔崽子，你想死吗？不过可惜的是他所言非虚，我立马看见妈妈一只手拿着木勺站在厨房门口，完全一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形象。

“你可回来了，等你回来菜都凉了，你说这件事该怎么处理。我的乖女儿？”妈妈一副危险的口吻。

“把菜放进微波炉里再热一热吧！妈妈。”我献媚地说。

“让我先打你一顿再热。”

“妈妈，你先听我说。”我赶紧出声阻止妈妈即将来临的狂风

暴雨，希望能用言语打动她，“我都已经是高二的学生了，我朋友中没有谁到现在还挨木勺的

揍的！”我可怜巴巴的、睁着小鹿斑比的眼睛看着她。

结果我还是吃了一顿“竹笋烧肉”，不过妈妈总算有点良心结果，只是“轻轻地”敲了我几下（“轻轻地”是妈妈的话，实际可一点不轻），豆芽菜事件就此拉下帷幕。我赌气似的晚餐又饿着肚子没吃。

那天晚上，我躲在被窝里一直哭到凌晨三点，最后才因为体力不支而疲倦地睡去（从出生到昨天之前，我从没有哭得这么厉害过），我的枕头床单都像被发大水冲过一样c

“哎呀~！妖怪呀！”希灿一见我的脸就怪叫出声。

“想死啊，你！”

“你的眼睛怎么成这样了，把眼睛睁开我看看，快把眼睛睁开。”

“不要。你知道昨天我受了多大的压迫和委屈吗？”

“为什么？怎么回事？”

“……我被妈妈痛打了一顿。”

“啧啧~！你妈妈还真下得了手。”希灿围着我品头论足。

原谅我希灿，没有老老实实向你坦白昨天我和智银圣之间发生的一切。只是我知道关心我而又生性爱唠叨的你，一定会因为这件事我耳边从早晨晨读一直念到下午放学，我不认为自己今天还体力接受你的疲劳轰炸。虽然你的碎碎念是为了我好，但为了我的小命着想，我还是隐藏起部分事实吧！在校园的小路上。

“你今天一整天都在想什么呢？魂不守舍的，饭也不吃。”

“我哪有想什么，只是冬天来了，人觉得有些意兴索然而已。”

“有银圣陪你，你还有什么意兴索然的？”

“我还是开心不起来。你就好了，冬天一到，正民就要从美国回来了。”

“有什么好的，我才不稀罕他回来。”话是这么说，但希灿笑得合不拢的嘴证明了她是死鸭子嘴硬。

“快把嘴巴闭上吧~！口水都流出来了。”

“今天我们去游戏厅、卡拉OK厅好好玩玩吧！那个很有名的‘幻特奇’，今天优惠大酬宾。”

“去唱卡拉OK？对不起，我今天实在没什么心情去，明天再陪你去吧！”

“笨蛋，就是心情不好才要去唱歌啊！把所有的烦恼压力都唱到九霄云外去。走，我们去唱《炒面》！你不是最喜欢唱《炒面》这首歌了。”

“《炒面》！！”

结果我还是抵挡不住《炒面》的诱惑，随着希灿来到了“幻特奇”。现在还不到七点，里面熙熙攘攘地挤满了学生，万一碰见了银圣怎么办（这个卡拉OK厅是尚高学生最喜欢来的地方之一）？我惴惴不安地想到。最后，我们挑了一个最角落的房间坐下了。

“嘟嗒—嘟嗒—嘟嗒—（这是前奏）”

“怀念那个时候，那个时候，下雨的寂寞天气里，你陪我一起吃炒面……”

“你是不是唱得太夸张了，韩千穗！”希灿苦着一张脸对我说

“你安安静静地听我唱歌，——‘那美味的三鲜炒面！我最心爱的三鲜炒面，在那个刮风有雨的寂寞日子里，我们一起~~吃~~炒面！’”

“你是不是受到什么打击了，除了被妈妈揍以外？”受不了我的魔音洗脑，希灿终于忍不住开口阻止我。

我惊天地泣鬼神的歌声已经把隔壁包间的人招来了，是个尚高的女学生，她愤怒地过来敲了敲我们的门。

“呼……累死我了，该你唱了，希灿！”我转过头来，发现希灿正死盯着包间的一面墙看。

“你在看什么呢？这么入神。”

“没，没什么……”希灿心虚地说。

这下我更怀疑了，“让我看看，你让开。”——

“哲凝和希灿到此一唱，愿我们的爱情长长久久。”

看着希灿一脸郁闷的表情，我一把把她推到沙发上（以前我

就提过，我的手劲儿很大的），不让她再继续呆看下去，以免触景伤情。看吧，这就是到处乱涂乱画的坏处之一。

唱……唱什么？”希灿心慌意乱地问道。

“……唱几首欢快的歌吧！”

“好，好。”可惜希灿嘴里答得虽好，但她的眼神却还是黯淡无光。这家该死的店，怎么也不定期做做卫生、刷刷墙壁，弄得

“希灿，我出去换硬币，你在这儿先唱着。”

“嗯……”

气死我了，该死的硬币对换机到底在哪儿呢，我围着游戏厅找了几圈都没有找到。就在我心灰意冷几乎想放弃的时候，那台机器竟然奇迹般地出现在我面前，我顿时喜出望外，赶忙向它奔去。希灿在包间里一定等急了，唉——！最近为什么事事不顺？

就在这时，我突然感觉到一股炙热的视线胶着我身后，是金翰成吗？拜托，可千万不要。我没胆转过头去看，背后视线的主人却主动开口说话了，是个女人的声音。

“智英，她就是韩千穗。”

“……”

我终于转过了身，但转过身我就后悔了。是金晓光和她的朋友（我中学时的模范生），她们正诡异地站在我身后。金晓光还是和上次我见到她时一样，头发服服帖帖地梳在脑后，衣服扣子扣得好好的，标准的模范生打扮，看来她现在还在被以前的朋友孤立。我作若无其事地重新转过身，想把纸币放进换币机的插口，但双手却不听使唤地抖个不停……

“我认识她，我们以前是一个中学的。”是那位模范生在说话。

“她中学时怎么样？”是金晓光的声音。

“没什么，普普通通的嘛！”

喊~！当时大家连有你没有你都感觉不出来，你还好意思说我普普通通。

“刚才银圣来我们班了吧？”又是金晓光在说话。

“嗯！银圣到我们班来了。”

“他来干什么？”

“还不是来看你的。”那个模范生和金晓光一唱一和地说道。

这两个该死的爱嚼舌根的女人，这种拙劣的演技也敢在我面前卖弄。你们尽管说吧，我才不会在乎，不用在我面前炫耀些什么，银圣的事以后和我再也没关系，我在心里安慰自己，然后坦然地从她们两个人面前走过。

“银圣最近好像总是偷偷看你喔！上体育课的时候。”

‘‘他哪有偷偷看我——。’’金晓光还故作娇羞地说道。

“真的是有，我看你们两个重新交往是早晚的事。我的预感绝对没有错。”

虽然早已想好自己不用理会她们，也不想在她们的面前示弱，但不争气的眼泪还是一行行地流了下来。

“呀！晓光，这个家伙哭了。”

“我们走吧，看见她我就讨厌。”金晓光看了我一眼，得意洋洋地走了。

看到她们已经走远，我赶紧用衣袖擦了一下眼睛，装作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地重新回到希灿身边。

一回到包间，就听见希灿在那儿有气无力地唱着悲伤情歌我也没出声，只是静静地坐在了她身边。

时间就在我们俩一首接一首的歌声中流逝，我们俩仿佛事先约好了似的，点的歌曲没有一首不是辛酸得可以让人掉一缸子眼泪的。我敞开喉咙，尽情发泄自己的伤悲，直到最后喉咙沙哑得罢工，才各自打道回府。

“路上小心！”

“你也是。”

这是我们两个之间最后的对话。

回家路上，我的思绪一刻也不能平复，刚才努力压住的各种猜测如潮水般涌来。这是真的吗……智银圣为了见金晓光特意去教室找她？不，这肯定不是真的。是金晓光为了惹我生气才故意这么说的，这是她们故意气我的诡计，是这两个格斯拉（译者注：日语里面“怪兽”的意思）编排的谎言，银圣没有道理去找她的，他没有道理会这样对待我。不要哭，千穗，否则她们的诡计就得逞了，把眼睛睁大点千穗！如果你哭了，你就是输了，输给了金晓光那个格斯拉，眼睛睁大一点，再睁大一点！

走到家门口，我突然间呆住了，不为别的，因为我看见我家门口的电线杆子上不知被谁用红色的粉笔写了几行字。——

“千穗！不要哭了，我会永远在你身边！哈哈，金翰成到此一游你能明白我的心吗？”  
为什么每当我心里觉得难受的时候，都是他出现在我旁边，给我鼓励和安慰呢？而那个真正该给我温暖的我的正牌男朋友智银圣却不见人影，甚至连短信都没有给我一个。他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他知不知道，这样只会让我的心里更难受。

“我回来了！”

“喂，‘千穗’（兔子）生病了。”哥哥听到我回来的声音，突然一蹦一跳地从自己的房间跑出来。

“什么？”我赶忙奔回自己的房间，却大惊失色地发现‘千穗’不在自己房间里。

“‘千穗’在哪儿？”

“在我房间里。”哥哥回答

“‘千穗’！”我悲痛地惨叫一声，冲进了哥哥房里。进哥哥房间一看，那个正一上一下蹦跳着，玩着自己最喜欢的玩具——毛线球的小东西，不是我可爱的小兔子‘千穗’是谁，活蹦乱跳的，哪有半丝生病的样子。

“哥哥，你为什么要说谎骗我？”我杏眼圆睁，转头找韩哲凝算账。

“无聊嘛！所以和你开一个小小的玩笑啰。”

“哥哥，你知道刚才我有多着急，你从来就不知道考虑别人的感受。”本已恶劣之极的心情，加上哥哥此时的低级玩笑，引发了我心中一系列的酸甜苦辣，委屈的泪水不由自主倾泻而出。

“喂，喂，你怎么哭了……”韩哲凝一见我如此也慌了手脚。

“你们臭男生都是一样，你知道吗？”

知道自己不该表现得如此脆弱，而且此时的哭泣和哥哥并没有多大关系，不该责怪他，但我就是不忍放弃现在这个发泄渠道，要怪只能怪韩哲凝他自己适逢其会？……韩千穗，你真是幼稚！

哥哥被我哭得懵了，满脸内疚地看着我，小小声地对我道歉道：

“对，对不起！”

出了哥哥房间，我的手机又刺耳地响了起来。不知怎么的，我就是有预感是金翰成的电话，本已乱成一团麻的心情更加惶恐不安，我害怕得不敢接电话，任它在口袋里叫个不停。

咚咚……！

正当我躺在床上想着自己不知名的心事时，不知谁敲响了我的房门。

“谁呀？”

“我进来啦。”是哥哥的声音。

“嗯”。我轻声应道。

韩哲凝竟然知道进门之前要先敲门，真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我们出去吧！”哥哥一把从床上拉起我。

“去哪儿？”

“哥哥请你喝酒。”

“不用了，我从来不喝酒的。”

“不要骗哥哥了，我知道你从高一一开始就整天提着烧酒瓶子乱晃了。”

“你请我去哪儿喝酒？”

“哥哥我难道还会请你去公园之类的地方喝酒吗？”

说去就去，我也不想和哥哥客气什么，实在是我现在急需酒精来麻痹自己。哥哥带我去以前我和银圣还有希灿、哲凝四个人经常去的一家啤酒屋，旧地重游，却已物似人非，令我唏嘘不已。还好哥哥没有带我坐到我们以前经常坐的一个位置，而是在离那个位置远远的一个角落坐了下来。

不知不觉一个小时过去了。记得我以前就说过我的酒量不错。一瓶烧酒？开玩笑，只够我漱口；两瓶烧酒？刚刚有点酒意；三瓶烧酒？只是话开始变得有点多起来；四瓶烧酒？微微有几乎可以忽略不记；五瓶烧酒？这时才是彻底醉了。但我哥哥比起我来可逊多了，一瓶酒就足够让他丧失做人的尊严，变成非人类。

现在我们俩的喝酒记录是：两个人总共喝了五瓶烧酒。

“你知道-知道这个吗？我问你知道吗？”哥哥开始有点神志不清了。

“哥哥，你说话小声点，旁边的人都在看我们。你想让我们羞愧得无地自容吗？”

“翰成那个臭小子，他绝对不行~！绝对不行~！嘿嘿嘿！”

“金翰成？”

这真是天赐良机，我哥哥只要一喝醉了酒就是有问必答，现在正是解开我心中疑团的绝好机会。

“金翰成，是他，就是金翰成。”

“为什么他不行？为什么？”

“你给我听好了~。”哥哥本已散乱的眼神突然固定在我的脸上，然后他凑近我的脸，神秘地对我说道。

“喂。”我凝神细听。

“你不是个好孩子，不是个好妹妹。”

“什么？”

“你知不知道，刚才你掉眼泪的时候——哥哥有多受伤，我伤心透了，——你真不是个好妹妹——！”

“你还不给我快说！”这个该死的哥哥，说了半天也没说到重点上，反而责备起我来了。

“干穗，你好可怕喔！”韩哲凝捂着脸怕怕地看着我。

“你再不说我会更可怕。”

“金翰成！”哥哥突然狂喊一声，吓了我一跳，他又发什么疯，突然大叫那家伙的名字。

“翰成一年之前就知道你了~，你知道吗？”

我当然不知道，我怎么会知道。

哥哥又继续说道：“一年，一年的时间可以改变多少人和事啊！”

我知道哥哥又开始废话了，不过我没有理会他，只是沉浸在他刚才那句话的震惊中。金翰成一年前就认识我了？他说的是真的吗，怎么突然……

“哥哥，你给我说清楚点，金翰成他是怎么知道我的？”

“那是去~。去年的事情了~，那天你~你去参加我的毕业典礼~”，就是那天。”哥哥舌头打卷，说话已经结结巴巴的了。

“噢，那个时候。那天又怎么样了？”

“那天那个臭小子看见你了~。”

“所以呢？”跟喝醉酒的人说话还真需要耐性，我循循善诱地接着问。

“唉呀~！你的反应真不热烈~，一点调动不了我说故事的积极性、我不说了啦~。”

哎呀呀，真是太好听了，后来怎么样？！”我应说书人的要求，拍巴掌积极响应道。

该死，我这是在做什么蠢动作啊！

“从那天之后，那个臭小子就一直缠着我，要我把你介绍给他。”

说他追我不是金晓光指使的啰。

“后来呢，后来又怎么样，哥哥？”

“我当然不同意了。”

“为什么？为什么？”

“因为他……他就像那……那个东西一样。”哥哥说话间困难地朝某处指了指，我顺着哥哥手指的方向看过去，诧异的发现他指的东西是……竟然是一块随意地扔在啤酒屋某个角落的抹布。

“你、你是说抹布？”我有点不太相信，虽然我对金翰成的印象一般般，但不能否认他确实长得很帅，哥哥能把他比作抹布，好丰富的想像力。

“嗯，嗯。”哥哥还挺得意似的，忙不迭点头。

“然后呢？”我当然不会无聊到和喝醉酒的人争论些什么。

“从那之后，他就经常给我家打电话，咯咯~咯咯！”哥哥笑得还挺开心的。

“可是我一次也没有接到过他的电话啊！”

“嘻嘻~嘻嘻！”哥哥这次更得意了，“都被我给截住了，你当然不可能接到。”

“……然后呢？”

“我惟一的亲爱的宝贝妹妹，当然不能让那个混小子给抢走，否则我以后岂不是少了很多可以欺压你的乐趣。来，我亲爱的妹妹，好好叫哥哥一声，嘻嘻~！”

恶心巴拉、肉麻兮兮的，我受不了地揉了一下双臂这么说来……啊~，我想起来了，上次金翰成说过的一句话，“我很久以前就认识你了”，难道他指的就是这个？瞬间，一种感动在我心中流淌。但是，他就像抹布？呢嘛！抹布？我的感动立马冷却了下来，还是算了吧。

“哥哥！”

“哎哟，吓死我了，干什么一惊一乍的？”哥哥仿佛受了惊吓似的，不停地拍着自己的胸口。现在这种表情的哥哥其实和金哲凝非常像，他们不仅名字差不多，大大的眼睛差不多，喜欢表现得很夸张的性格也差不多，名副其实的戏剧化人格。不过最相似的一点就是他们几杯酒下肚之后，立刻分不清东南西北、憨态可掬的表现了。

“哥哥，你知道智银圣吗？”我要是不趁着这个大好机会把所有的疑问问个底朝天，我就是傻瓜。

智银圣？我的后辈嘛，我当然知道。可怕的后辈。”

“哥哥，你知道智银圣很讨厌金翰成吧？”

“当然知道，尚高里所有的事我都知道得一清二楚。干-干什么？”

“你知道原因吗？智银圣讨厌金翰成的原因。”

“嗯-嗯，知道。”

“你能告诉我吗？”

“我、我有点困了。”韩哲凝居然在这种关键时刻拆台子。

“不行，你还不能睡觉，你先回答我刚才的问题，现在不能睡！”我像疯了一样地推着韩哲凝。

“呼……呼……，”我的哥哥，我“可敬”又可恨的哥哥，一头歪在桌子上，像个死人一样地睡着了，不过除了一样不像，死人是不会打呼噜的。

“你给我起来：起来！你这个人渣！”

哥哥，哥哥，我亲爱的哥哥，银圣为什么讨厌金翰成？是因为我吗？是这样的吗？嗯？”我觉得自己像诱拐小红帽的大灰狼。

“是因为海兵，呼……呼……”呼噜声又响起。

“海兵？海兵是谁？是个女生吗？”

“呼……呼……”这次我叫了半天，哥哥还是没有回答。

“我问你她是个女生吗？”我不死心地又推了哥哥几下。

“不是，哥哥困了，好妹妹，你就让哥哥睡一会儿吧：”韩哲凝趴在桌上迷迷糊糊地说道。

“你给我把话说完，我就让你睡。”

“呼……呼……”哥哥这次是彻底去见周公了。

我要用酒瓶把他敲醒吗？算了，为避免背上弑兄的罪名，我放弃了这个想法。但无论我怎么推他，怎么摇晃他，他都一点动静没有，更别提让他坐起来了。我大口大口地喝光了桌上剩余的酒，用那个该死的人渣口袋里的钱结了账，最后艰难地把他背到自己的肩膀上，搀着他颤悠悠地向家里走去。

我现在的样子一定狼狈得要命，谁说喝酒可以消愁，现在我更伤心了。你想想啊，如果是你，得背一个体壮如牛的青年男子走20分钟的路程，你还高兴得起来吗？嘿咻、嘿咻！我拖-我拖……！怎么我的体力大不如以前了，我惊讶地发现。惨了，不会是因为最近心情不好，每天胡吃海喝的，又长胖了吧！老天，你还嫌我人生悲惨得不够彻底啊！

“啊？！”一声年轻男子的惊叫声突然在我耳边响起，我条件反射性地向声音的来源看去，原来是军世。

“大姐！你在这儿干什么？”

“你快帮帮我。”我大喜过望地向他呼救。

“大姐，你刚才和这个男人在喝酒吗？”军世没有上前

帮助我，反而颤颤悠悠地伸出手指着我哥哥，一副很恐慌的样子。

“你这小孩不要哆哆嗦嗦的，快来帮帮我，遇到你真是太好了。”

“……这个男人是谁？”

“你还真是奇怪。喂，你不会是一直在我背后跟踪我吧？上次我在电线杆子后面看到的那个小孩是不是也是你一伙的，你指使他们来跟踪我的？”

“不是的！”军世着急地大声申辩。

“那我和别的男人在一起关你什么事，你干吗在这里唧唧歪歪地问个不停？”

“这是任务。”

“你说什么？”

“大姐，你以后别再和别的男人在市中心到处转悠了，到时我也帮不了你了。”

“越说我越糊涂了，你快老老实实地把一切都告诉我！”我摆出前辈的威严，决定今天一定要严刑逼供到底。

“是银圣大哥让我们这么做的。”不用我严刑，军世自动乖乖招了。

“你说什么？”

“是银圣大哥让我们这么做的。他说这一个礼拜之内，只要在中中心看见了大姐，一律无条件地跟踪。特别是要密切注意你有没有和别的男生在一起。”

“你之前为什么没告诉我？”

“比起大姐，银圣大哥更可怕。”

“他不只指使了你一个人吧？”我想到了上次和希灿一起逛街时看到的那个鬼鬼祟祟的学生。

“嗯，他指挥了所有一年级的学生。”军世点头承认。

“所以你们这些家伙一见到我就跟踪？”

“大姐您千万不要告诉银圣大哥，否则我死定了。”

“他从什么时候开始让你们这么做的？”

“你干吗问得这么仔细？”

“你不想说？”我扬了扬眉。

“从上个礼拜六开始的。”军世见状立刻老老实实地招供。

上个礼拜六……就是那天智银圣骗我他在釜山，后来……我威胁他说要和别的男孩子去约会，还说要去看金翰成那一天？他听我这么说所以就担心了，于是叫了自己所有的后辈来跟踪我。老天，没有见过比他更可爱的家伙了，我说什么他还真信啊！

“大姐，你以后不要和别的男孩子在市中心游荡了。”军世很慎重地告诉我。

“什么别的男孩子呀！这是我哥哥，我的亲哥哥。我疯了吗？要和自己的哥哥约会？”

“原来是这样啊！”军世顿时喜笑颜开，松了一口气，“这位大哥好像在哪儿见过？”

“应该见过吧，我哥哥总是在市中心到处乱晃。现在你该知道了，他不是‘别的男孩子’，所以你也可以放心了。喂，我还有一件事想不明白。”

“什么？”

是关于智银圣的……”

“大姐，您可不可以不要再问我了。”军世苦着一张脸哀求道

“我有没有和别的男孩子见面约会，智银圣他可以自己来找我啊，或者他亲自跟踪我也行，为什么叫你们来跟踪我呢？他最近在忙些什么？他身上发生什么事情了吧？”

“不知道—求您不要再问我了，否则我一定见不到明天的太阳。”

“我告诉你希灿的手机号码怎么样？”我决定威逼不行，就来利诱

“什么？”

“我说我告诉你希灿的手机号码—，你回答我刚才的问题。嗯？”

“我知道希灿大姐家的电话号码和她的手机号码了。”军世回答说。

看来我手中的筹码在他眼中没有价值。

“喂，你等等，我就问最后一个问题。”

“您还有什么问题，我的朋友还等着我呢。”军世已经欲哭无泪了，一张脸比苦瓜还要苦。没办法，谁让他碰见了我这个天煞孤星。

“智银圣为什么讨厌金翰成？这个你能告诉我吗？”

“你是说翰成大哥？”

“是的。”

“听说是因为海兵大哥。”

“海兵大哥是谁？”

“好像是翰成大哥的朋友。”

“好了好了，你快告诉我后面的故事吧！”

军世仿佛不相信似的，大睁着他的眼睛看着我，我敢说，他现在心里一定在说自己上了贼船。

“我走了！”看来军世已经打算继续接受我的压榨，说话的同时，他已经一溜烟地向街口跑去……要不是我身上还压着这个死人骨头，我一定会追上去问个明白。

海兵？他到底是什么人呢？不过智银圣既然有心地派了这么多人来跟踪我，让他们向他报告我有没有和别的男生在一起，起码证明他对我的感情没有改变。此时的我，一点也没有发现自己被人跟踪的愤怒，反而开心得不得了，这样就证明银圣心里还是有我的，他对我的感情并没有冷却。这么想着，我刚才恶劣的心情好转了不少。

“走吧—哲凝！我们回家去！”我的心情变好了，脚步顿时也轻松不少。

“呼……呼……”哥哥继续趴在我肩头呼呼大睡。

“……”这头猪。

就这样，我把一个比我重30斤，高20公分，身强体壮的20岁男性青年，完好无损地背

回了家，我自己都很佩服自己。

第二天早晨。“千穗，你今天不去学校吗？”“今天只要九点钟之前到学校就可以了(实际上根本没有这回事)。”

“你昨天和哥哥喝了很多酒吧？”

“妈妈你知道？”

“你们昨天回来那么大动静，我还能不知道？”妈妈一定是指哥哥后来高声唱歌那件事。

“呵呵，让我再睡一个小时吧。”对了，我突然想起什么，一下子从被子里跳了出来。

“哥哥~！”我叫道。

“你哥哥还在睡觉，快把衣服穿上，你都走光了。”妈妈紧扔了一件衣服在我身上。我急急忙忙穿上衣服，啪地一下就冲到了哥哥的房间。

“哥哥！”韩哲凝那头猪，果然还没有醒，只见他呈大字形地躺在床上呼呼大睡。他的旁边则是我可爱的‘千穗’，它似乎被韩哲凝的磕睡传染了，蜷成一团睡在哥哥的脑袋旁，偎着哥哥的头发取暖，丝毫没有动物所谓的警惕。这个韩哲凝，总是霸着我的‘千穗’不说，连带教坏小孩(应该是小兔)。---

“哥哥，哥哥，你快醒醒，醒醒！”我拼命摇晃着他。

“嗯……嗯……”

“哥哥，哥哥，海兵是什么人呀，嗯？你快告诉我，我昨天晚上想了一整晚这个问题，连觉都没有睡好。”

“……海兵？你怎么知道这个名字的？”

“我问你他到底是什么人？！”

“喂，你出去。”

“你快告诉我呀，快告诉我，海兵到底是什么人？”我决定死缠烂打到底。

“不要以为你缠着我不放我就会告诉你，这一招我使得比你高明。”

“我求你了，好哥哥，你就告诉我吧！”

“你去问你的男朋友智银圣不就得了，他什么都知道。”

“……”

“算了，你还是不要问他好了。照他那种性格，说不定会打你一顿再说。喂，你快给我出去，出左。”

“告诉我吧！拜托了，哥哥！p l e a s e！”

“不行，不行，绝对不行！”韩哲凝还是一个劲地摇头。

其实我也不愿意在韩哲凝这个人渣面前卑躬屈膝，但在上次我和智银圣那样大吵一架之后，我怎么还好意思跑去问他呢……唉~！虽然听了军世的话，让我对他乱感动一把的，不过……唉~！总之我不知道啦！海兵到底是个什么人呢？这么个大疑问憋在心里，我简直郁闷死了。希灿会知道吗？要不我去问金翰成？在校园里，我和希灿并肩走着

“你是说辛海兵吗？”

“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一听希灿的语气，我就知道有有戏心里激动得要死。

“他现在19岁？”

“大概吧，我只知道他是尚高的，你知道他吗？希灿，我爱死你了！”

“你连他都不知道？”

“我怎么会知道他，我又不是尚高的学生。”“他在18岁的时候就死了，这件事在尚高里面很有名的。”

“什、么？你说他已经死了？他是怎么死的？”“这个我也不太清楚，这只有他身边的人才知道，我也是偶然听别人提起的……”希灿还说她知道呢，说话说一半弄得我更难受了

“希灿，你确定他已经死了？”“我是这么听说的，他18岁的时候就死了。”“……我能向谁打听这件事情吗？”“这个……要不你向王丽娜打听试试？”“你在开玩笑吧？”

自从上次医院的事情后我都好久没有听到这个名字了。

“要不你去问银圣~。”

“不能问他。”我断然否决。

“那么贤城……？”

“贤城？”不错，就是他了，每当我陷入困境之中，总是贤城义不容辞地出现在我身边，解救我于危难困苦之中(其实都是我找上门的)。只要我见到贤城，万事都OK了！我还可以问他银圣这段日子究竟在干什么，为什么老躲着我，贤城一定会告诉我的，我越想越开心。不对，我上次不是见到过贤城了，他怎么也不肯告诉我银圣的近况，也许这次他也……不管了，

总之我一定要知道辛海兵的事。

“贤城！我可爱的贤城，我今天一定能见到你可爱的脸庞。”我忘形地喊道。

“你有短信来了，还有，拜托你说话能不能小声一点？”希灿受不了我地捂上了自己的耳朵。真的有短信来了……是我从没有见过的电话号码。

“大哥在你家门口电线杆子上的留字你看到了吗？咱们今天见，可别放我鸽子啊！署名：金翰成”

“是谁啊？银圣吗？”

“是金翰成。”我没好气地回答，都是他，否则智银圣也不会误会我。

“真的是他？他好像真的对你有意思喔！”希灿贼兮兮地说道。

“我知道(骄傲的表情，女孩子的虚荣心)。”

“银圣也知道？”

“嗯……知道。”我点头承认这个事实，真是令人伤心。

“这可怎么办？”

“我也不知道。唉~！我该怎么做才好呢？刚开始我是挺讨厌他的，但现在慢慢觉得他这个人其实也不坏。”其实我对待金翰成的感情还真是挺矛盾的。

“你疯了吗？”

“我又没说我喜欢他，我只说这个人还不坏。每次见到他，不会像见到智银圣那样整颗心七上八下的，他总是给我一种很舒服的感觉。”我回想着过去这几天和金翰成相处的情形，平心而论。

“喂，喂，你千万个能和他在一起。”希灿似乎比我还紧张，“我听说他的绰号叫“抹布。”

“我知道，看他个常的所作所为也确实像那么回事。”老是嬉皮笑脸、粘了吧唧的。

“而且银圣比他长得要帅；银圣的钱比他要多；银圣比他更会打架；银圣的个子更高；银圣山比他更会花钱！”希灿替我一列举智银圣的好处。

“被你这么一说，我好像是一个很肤浅的女人，看中的只是他的钱和外表。”我皱着眉头。

“不管怎么样，总之从今往后你一定要避开金翰成，银圣要是知道你和他见面，一定会发火的。”

“真的会这样吗？有这么严重？”

“啊，对了，那天我和你在卡拉OK厅分手之后，我在回家的路上碰见哲凝了……”

“后来怎么样了？”

“没什么，我们互相打了一下招呼，然后就分开了，什么事也没发生。”

就这样，我们上学一整天的时间都在谈论金翰成和哲凝，最后自习的时间又计划着怎样给我过生日。放学的时间不知不觉很快就到了。

我和希灿手牵着手，快快乐乐地走在去往市中心的路上，自从知道智银圣对我的心意后，我的心情早已不复几天前的沮丧，虽然还有一些疑问，但那都不是什么大问题。去市中心，我可以给‘千穗’买饲料，希灿可以把她的校服送去改一改，还可以顺便逮到贤城，真是一举多得。

“千穗，你手机是不是在响？”

“不用接。”我继续欣赏着街道两旁琳琅满目的橱窗。

“你就接吧！”

“肯定是金翰成的电话，所以我说不用接。”

“说不定是智银圣的电话。”

“不是银圣的。”我很肯定地说。

任凭书包里的电话响个不停，我还是坚定不移地执行自己的方针政策——坚决不接。怎么样，我够善良吧，智银圣？你上哪去找像我这么忠心不二的女朋友啊？

我给‘千穗’买了它最喜欢的那种饲料之后，又陪着希灿来到了一家位于地下的洗衣店。

“大婶，请你帮我把这儿改小一厘米。”希灿拿着自己校服的裙子对洗衣店的大婶说。

“学生，改小一点你还能穿得进去吗？”大婶疑惑地上下打量了一下希灿的身材。

“穿得进去。”希灿很有把握地说。

“到时候你穿不进去，可别再求我把它改回去。”

“不、会、的：大婶，你说话太叫人伤心了，真过分”

我看大婶说得一点不过分，到时候你肯定穿不上去的，希灿。我在心里暗暗说道。

“能现在就帮我改吗？”

“等我先把这条男学生的裤子改完，再帮你改吧。”大婶指了指手边的学生裤。

“能不能先帮我改，大婶！”

“不行，那个男学生刚才已经过来取了，我说让他等一会儿，他就出去了，说是一会儿再来。”

是尚高校服的裤子……是谁的啊？

“这是谁的裤子啊？”我疑惑地指了指。

“你认识尚高的学生吗？”

“认识！”

“你看他裤子上缝的名签不就知道了。”大婶热心地说。

我扯过名签一看，触目惊心的三个字，——金哲凝！

“希灿……希灿……？”我立刻大叫着一旁的希灿。

“嗯？”

“这条裤子是哲凝的。”

“……真的？”希灿脸上立刻变了颜色。

“哲凝过一会儿就过来取。”我补充道。

“该死！”希灿突然转身往外走，她干什么呀？不管自己的衣服了？

“喂，你去哪儿？”

“我去旁边的游戏厅(洗衣店隔壁是家游戏厅)待一会儿！”

“你不是不怕见到哲凝了吗？上次你们见到还不是什么事都没有”我很奇怪她的反应。

“就算是什么事都没有，我还是不想见到他，特别还是在这种地方”

这么说我得帮她完成剩下的事情喽。算了，不和她计较，正好我可以在这儿等哲凝，问他贤城现在在哪儿。

“大婶，你把这条裙子改小两厘米，让她一穿就都崩开。”我坏心眼地对大婶加了这句话，然后心安理得地等着哲凝的到来。

大婶看着我，打了一个寒颤。

突然，一只不知名的大手重重拍在了我的肩膀上。

“谁啊？干什么？”

“千穗，你在这儿干什么？”

啊，是哲凝，哎呀呀呀，我可爱的哲凝，好久不见了。”兴奋之余，我的毛手爬上了哲凝的脸。

“你干什么呀？咳咳！”哲凝受不了刺激似的，一下子被自己的口水呛到了，“快拿开你的手，我会被银圣揍的。”哲凝努力掰开我的毛手。

“你最近过得还好吗？哎呀呀，我可怜的孩子~，让姐姐

看看。”这次我更过分，干脆手脚并用地整个人攀在了哲凝身上。

“你快放开，放开。

洗衣店的大婶怜悯地看着哲凝，看得我老大不爽，于是依依不舍地放开了他。

“你在这儿干什么？”哲凝问道。

“我？我-来取我的裙子—哲凝！你最近过得还好吗？”

“当然，我过得不错。”

那我就放心了。哲凝……看起来气色不错。虽然消瘦了许多，但并没有给人愁苦的感觉，我好高兴，他又恢复成以前那个笑容满面的阳光男孩了。

“银圣呢？”

“银圣？银圣？银圣回家去了。”

“是吗？贤城呢？”

“他和一些朋友在地上的游戏厅。”

“太好了，”。 “我一会儿和你一起过去。”

“过去哪儿？”

“游戏厅啊！”

“你也要去游戏厅？你去干什么？”

“我有事情要和贤城商量。”

“我也要知道，我也要，我也要！”哲凝不依不饶地说。

“那我问你话你都能告诉我？”

“嗯！”

“好吧，过一会儿我告诉你。”

在和哲凝等着取裤子的当儿，我悄悄给希灿发了短信。

“我和哲凝出去一会儿，你就到游戏厅里面玩一会儿吧，姐姐一会儿就过去找你。”

咯咯咯！那个臭丫头收到短信该发火了。活该~！谁让你和哲凝分手的？抛弃了哲凝，和那个人妖李正民(虽然是我青梅竹马的朋友，但在这件事上我很难原谅他)交往。好久没有能这样开开心心地和哲凝聊天了，太棒了……银圣、哲凝、希灿还有我，我们四个人在一起的日子多么开心，现在却遥远得不像曾经发生过。

“你想问我什么？千穗。”

“你……你知道一个叫海兵的人吗？”

“嗯，知道，海兵是我们的前辈。”

“你知道他和银圣是什么关系吗？”

“不……我不知道。”

“看吧，我就知道你不会告诉我。”我故作生气地扭过头。

“我真的不知道，真的。”

“不用说了，我也没指望你告诉我！不守信用的家伙。”

“你怎么又骂我！”哲凝一脸指责。

“好了，好了。哲凝乖。哎哟，简直太可爱了，我可爱的哲凝！”我的禄山之爪又伸向了哲凝的脸，可怜他一张俊脸已经被我捏得有些变了形。

“喂，说了让你别再捏我的脸了。这会有损我尚高四大天王形象的。”哲凝痛苦地揉着自己的脸。

“哎哟，你还有什么形象可言。”

就在我和哲凝笑闹之间，我们已经来到了游戏厅(是地面上的一家大型游戏厅，不是希灿去的那家)的门口。游戏厅的门大张着，我一眼就发现了贤城，他正坐在里面一张椅子上，一面玩着游戏，一面安静地抽着烟，旁边还坐着其他几个人，看样子都是他们一伙的。

“贤城，千穗叫你，你能出来一下吗？”哲凝替我开口叫道。

“千穗？”哲凝凌厉而吃惊的眼神唰地一下看向我，好恐怖的眼神喔！我突然有种不好的预感，今天的事情不会那么顺利。

“嗨！贤城，你好吗？你能出来一下吗？”

“我……我正在打游戏。”

“那我进来了？”

“你等等，我出去，哲凝，你先替我玩一会儿！”

“我也要听。”

“你想不听话吗？”这次我和贤城倒是很一致，异口同声地用这句话威胁哲凝。哲凝二话没说，乖乖地顶替贤城坐到了他刚才坐的位置上。没有地位的人一向被剥夺发言权。

“你又找我有何事？”贤城一脸苦相地看着我，每次我找他保准没好事。

“有一件事我真的很想知道，除了你我想没人能够告诉我了。”先送他一顶高帽子戴是没有错的。

“是什么？”

“那你发誓，一定会告诉我。”

“你先说是什么事……！”贤城才不会乖乖上我的当。

“你会告诉我的，对不对？”

“不是关于银圣的吧？”

“不是。”

“不是关于金晓光的吧？”

“不是。”

“那好吧，你问……”贤城无可奈何地看着我，终于点头答应了，我就知道他拗不过我的。

“事情是这样的……”

“嗯，是什么？”贤城捧场地应了一声。

“你们前辈里面有个叫辛海兵的，你认识吗？……”

“他怎么了……？”

“他和……银圣是什么关系？”

一阵难堪的沉默，贤城似乎陷入自己的沉思中，一时没有回答我的话。

“你说过不问有关智银圣的事情的。”

“这不是智银圣的事情，我只是问那个前辈和他是什么关系。”

“对不起，我不能告诉你，韩千穗，这件事我真的不能告诉你。”

“……为什么，很严重吗？”

“喂，有些事情是应该说的，但也有些事情是不应该说的。而金件事就是不应该说的。提起这件事情，对海兵前辈也很不敬……”

“是这样，我明白了，我不会逼你说的。”

‘对不起……’

“有什么对不起的，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因为是你我的偶像，我才这么好说话的，要是哲凝，他就死定了）。”

“你和银圣怎么样了？”

“说起银圣那个臭小子……”我突然打住话不说了，不是不想说，是不敢说。

“嗯，接着说啊！”

呃~！是金翰成，旁边还站着那个黑社会，也不知在旁边站了多久了，由于他们刚才一直站在我们视线的死角，所以我和贤城都没有发现他们。

“您好，翰成大哥，您什么时候过来的？”贤城顺着我的视线看过去，也发现了他们，立刻恭敬地向金翰成打招呼。

“有一段时间了。丫头，你刚才没看见我吧？”

“大哥，您认识千穗？”

“为什么不认识，我们可爱的小丫头。我们可爱的小丫头！不接大哥的电话，在这儿干什么呢？”

“翰成，“你这么叫她，听起来怪别扭的。”这是那个黑社会在说话，他似乎对翰成叫我的方式有点感冒。

“我有话想对贤城说。”我嚅嚅地说。

“你想对贤城说什么重要的话，竟然放了大哥我的鸽子！”虽然是指责的话，但金翰成说起来还是笑眯眯的。

“大哥，你和千穗是什么关系？”贤城沉声问道。

看来他还不知道我认识金翰成，以及我和金翰成之间发生的枝枝叶叶。银圣都没有告诉他吗？

“喂，臭小子，这是你该问前辈的话吗？”黑社会又在一旁发话了，“千穗是我大哥喜欢的女孩，怎么样？”

贤城一阵沉默，好一会儿都没有说话，似乎很难消化这个讯息。过了好久(只是我自己觉得罢了)，他终于又沉稳地开口了。语调还是那么冷冰冰的，

“千穗正在和银圣交往。”

“你这臭小子，真不识好歹。”黑社会似乎真的被惹火了，撩起衣袖，一副摩拳擦掌准备打人的模样。

不要，黑社会大叔，千万不要动手啊！贤城，快走！我心里拼命呐喊。

金翰成似乎也很生气，他没有出手阻止黑社会的意思。为什么大家都这么冲动，就连贤城的眼睛里也充斥着好斗的光芒。

“千穗，想听我告诉你吗？”贤城勉强地扯出一丝微笑，突然向我发问道，同时他挑衅地看了金翰成和黑社会一眼。

“你想告诉我什么？”

“你不是好奇银圣和海兵前辈之间的关系吗？你想知道海兵前辈，银圣，还有眼前这位金翰成前辈，他们三人之间的故事吗？一个在尚高广为流传的故事。想知道的话我就告诉你。”

他到底在想什么？刚才还死活不肯告诉我，并且说这是一件绝不能外传的事情，这会儿是吃错什么药了，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

金翰成听到贤城的话后，他的表情在瞬间变得如撒旦一般可怕，不过在他做出反应之前，黑社会已经怒吼一声，向贤城冲了过去。

“接招吧！”这三个字顿时响彻云霄。

他说“接招”？怎么连武侠电影里面的台词都用上了。黑社会刚才那声吼叫估计是从丹田里面发出来的，完全可以用“振聋发”四个字来形容。贤城面无表情地看着他，连手指头都没有动一个。

“喂，你去帮我找根木棍子回来，我给你10秒钟，快去快回！”黑社会冲我瞪着眼睛，恶声

恶气地说道。

“喂，你干什么指使她去做这种事情，用拳头揍那小子几下不就把他给废了。”  
金翰成！歹毒的家伙，他竟然说要把贤城给废了。”

“不行，贤城他什么错也没有，这些都是我问他的。”我希望他们能放过贤城。  
贤城还是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都怪我，都怪我，如果我来问他那些问题……

“金贤城，我叫你接招你听见没有，我是不会手下留情的。”

贤城~！我在心里呐喊着。

“千穗，你先走！”

“贤城~！……大哥，大哥！刚才那些都是我问贤城的，是贤城他一直不愿告诉我。真的都是我问的，我说的都是真的！”我扯着黑社会的衣服说道。

“翰成，你把这个丫头带走，快点！”黑社会厌恶地把我推到一边。

如果银圣要是在这儿的话，如果银圣要是在这儿的话

“不要打死这臭小子，把他打废了就行，解决完之后给我打电话，我和这小子之间应该还有很多话要说……你说的是吧？”金翰成阴险地笑了几声，说完就抓住了我的手腕。

“你放开我，放开！我说过我爸爸是警察！”

“我也说过我爸爸是黑社会的。乖，听话，这不是你这种小丫头该看的场面。大哥请你吃好吃的东西。”

“你放开，你快放开我。贤城~！”我努力想甩开金翰成的手，同时声嘶力竭地朝贤城那边喊去。

“我就是爱看你使小性子、发脾气的样子，比平时更加可爱了。说吧，你想吃什么？吃法国菜好不好？”

“嚶嚶~嚶嚶！贤城~！都是我的错，嚶嚶~！你放开我，银圣~！你在哪里！”

但金翰成终究是男生，无论我如何挣脱，都摆脱不了他手臂的控制。我像疯了一样地不断挥动着 自己的手脚，见到一个东西就抱着抓住不放，可惜没有用，我终究敌不过金翰成的力气，离贤城越来越远了。

“拳头的滋味怎么样？你想说海兵什么？既然你想见他，我今天

就送你去见他，不要怪我太狠，只怪你今天真的惹毛了我。我

耳边隐隐约约传来黑社会那刺耳沙哑的声音

怎么办……怎么办？贤城危险了，我应该报警吗？不行，那样只

会让贤城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天啊~！街上怎么就没有一个

愿意主持公道的人呢？没有一个人来阻止他们的暴行……贤城~！

“我让你放开我，你们到底要把贤城怎么样？”

“这不是你该管的事。以后你不要去找谁问这种无聊的傻问题了。”金翰成似乎也生气了，老天！他不会也要把我变成废人吧？

“我以后不会再问了，你们能不能放过贤城。”

“放心，他死不了的。他总算还是我的后辈嘛！”

“……你们要把贤城怎样，要把他怎么样？”

“你为什么那么关心他？先是银圣，现在是贤城了吗？”金翰成阴沉着脸对我说道，这是他第一次对我露出除笑嘻嘻以外的模样。

“终于露出你的本色了？”我畏惧地看着他。

“什么本色，我自己怎么都不知道。”金翰成又恢复成他一贯笑嘻嘻的嘴脸，“快跟我走！”到底哪一种才是他真正的样子呢？

“除非你放了贤城，否则我是一步也不会动的。”

“你知不知道，现在你的表现决定着贤城的生死。我好心给你

一个参考，正甲(可能是黑社会的名字)可是真的杀过人的。”

什、么？我的震惊在一圈圈扩大。

“好，我跟你走，但你现在就要给你的朋友打电话，让他不要再打贤城了，就在我的面前打电话，快点！现在就打电话。”

“你-？该死，你还真会讨价还价，真拿你没办法。”金翰成无奈地看着我。

我抱着慷慨就义的心情，面无表情地坐进了金翰成的车。我坐

在了驾驶席旁边的一个位置上，也就是我最讨厌的冤家对头的

旁边，一切都是为了贤城，我咬牙告诫自己要忍耐，君子报仇，三年不晚！贤城-！我一定会救你的。

“打电话，现在就打，你答应我的。\_-”

金翰成什么话也没有说，只是一个劲儿地讪笑着，他掏出了自己的手机。

“喂！是正甲吗？不用再打贤城了，今天就到此为止吧。我没

事，现在很好。算了，那家伙平常就挺能打的……恩，好，一

会儿我再给你打电话。”金翰成挂断了电话，“这下你满意

了？”金翰成侧过头来笑眯眯地对我说。

“\_-^……你为什么要这么做？您为什么要这样对我（我已经晕了，对他一会儿用敬语一会儿不用敬语）？”

“你说是因为什么？”金翰成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反而紧盯着我的双眼反问道。

“我非常非常喜欢智银圣，不，我非常非常爱智银圣。”我明白他的意思，但我只能告诉他我对智银圣的感情。

“要听音乐吗？”金翰成打开了车内的音响。

音响里放出来的却是嘈杂不堪的p o p音乐，我厌恶地皱了一下眉头。金翰成立刻注意到了，于是赶紧为我换了一首舒缓的歌曲。

“我知道你很喜欢智银圣，但你知不知道，我喜欢你就像你喜欢银圣那样。”

“……”

“我一年前就见过你了，从看见你的第一眼起我就喜欢上了你。在这一年时间里，我从没有间断过喜欢你，所以现在我比以前更加喜欢你了。我的心不受控制地被你所牵引，你说我能怎么办？”

“但是你知道吗？现在你所做的一切，只会使我很痛苦，很难过，这样你还是不肯放弃我吗？”

“我以我男子汉的名誉对自己发誓，我一定要让你喜欢上我。只要你能喜欢上我，这不就是一见很痛苦的事情啦。”金翰成很期待地对我说道。

“我也曾经对自己发过誓，我这一辈子，除了银圣，我再也不会喜欢别的人……”

就在这时，马路上的红灯突然亮了起来，翰成一个紧急刹车，停在了斑马线之内。马路对面，一张熟悉的面孔沿着人行横道走了过来。虽然他穿着一身肮脏的牛仔工作服，戴着一个几乎遮住了大半边脸蛋的塑料帽子，但那高而修长的身材，几乎让我立刻认了出来……是他，是此时此刻我最想见到的那个人，是我在这些日子里发疯似的想见的那个人……

“银圣！”

“……”

银圣！银圣他什么话也没有说，只是静静地、静静地看着我们这边，缓缓地扫视着我和金翰成两个人。出乎我意料的是，他居然笑起来，我愣住了，我没看错，他确实是笑了起来，笑得很绝望，笑得连他的眼瞳都在晃动。这下问题严重了，我倒宁愿看见他勃然大怒的样子。不要这样子，银圣，这样子不像你，银圣，这样子不像你，银圣！

“银圣！你误会了！我可以解释的，银圣！你救救我呀……！”金翰成那个缺德的家伙竟然细着嗓子，模仿我的语气在车里叫起来。不可否认，他说的确实都是我想对智银圣说的话。

“你在开玩笑吗？”我一边说话，一边摸索着车门想跳下车。

“恩，我在开玩笑，这个红灯的时间真长，是吧？我们去吃好吃的东西吧！”金翰成看见路灯变了颜色，立刻又往前开了起来。

“你会后悔的……”

“什么？”

“你会后悔现在开车离开，没有去向智银圣解释的，你觉得银圣就这样放过你吗？”我拿银圣威胁金翰成，希望他能放我下车。

“我是前辈，不需要向他解释些什么。^^啊~我肚子好饿，咱们快走吧！”金翰成只是不在意地撇了撇嘴。

银圣……是你吧，刚才看见的是你吧……你为什么要穿成那样。你知不知道，我现在有多么想念你，多么需要你，为了你，我在忍受着多大的煎熬？你为什么要用那种表情看着我，你这个混蛋小子，你知不知道，我想见你都想得快发疯了，你这个混蛋小子！T\_T  
喜欢自己的男人太多也不是什么好事。我曾经觉得自己能交到一个两条腿的男朋友都是难事，没想到现在却成天被男人追这跑。呃~！好奇怪的感觉，我不以为有什么值得让人羡慕的。我给银圣打电话，他会接吗？

“我出去打一个电话。”我对金翰成说道。

“用我的手机吧！”金翰成把自己的手机递给我。

“你用的是0 1 1的手机吧？-\_-”

“不是，我用的是0 1 6的手机^ 0 ^”

“啊，对了，就是0 1 6，我从来不用0 1 6的手机打电话。”反正我就是能找到理由。

“为什么？0\_0”

“因为我讨厌6这个数，-\_-我打完电话就回来。”

“你可以用餐厅里面的电话，那边有一部。”

“我喜欢把硬币投进公用电话里面时发出的那种叮叮当当的声音。-\_-”我编了一个奇特的理由，真是服了我自己。

“你还真是奇特. 你要给谁打电话？”

“T^T 你是在审犯人吗？问这么多干吗？！”我故意嘟着嘴不耐烦地对金翰成说。

“你就是我的囚犯, 你被我抓住了, 不是吗？”

盘子里还剩下我刚才吃剩的一颗玉米, 我想也不想地就往正在疯言疯语的金翰成脸上扔去, 然后一把推开他, 快步向外面的公众电话亭跑去。

噼啪啪……我心焦地投进了几个硬币, 却没有心情欣赏刚才所谓的独特嗜好。

嘟……嘟……嘟……

该和他说些什么呢？我是千穗, 不好；亲爱的银圣, 我是千穗啊~！也不好, 说不定他会不又我分说地挂上电话；你猜猜我是谁？这个也不行……就在我心慌意乱之极, 对方接电话了, 但却没有听见银圣的声音。

“喂……？”还是没有出声。

“银圣吗？”

“……”

“银圣, 你说话啊, 我是千穗啊！”

“……”

“你现在很生气吗？”

喀嚓, 嘟嘟……嘟嘟……没有给我多说的机会, 银圣已经挂上了电话。该死, 为什么连解释的机会都不给我。我怒气突生, 气急地再次拨起了他的电话号码。

“您所拨的电话已关机, 现在给您连接语音信箱, 请您在连接之后留言……”

这个坏家伙, 他居然干脆给我关机了, 要给他留言吗？算了, 就算给他留了, 说不定他会干脆原封不动地给我发回来, 他这个坏小子, 一定做得出来。

“好久不见了！”一个熟悉的声音突然在我耳边响起, 不过听起来很生硬, 不太友善。我好奇地转过头去, 赫~！竟然是她, 金晓光, 她还是像以前一样美丽。

“\_-^……呃, 好久不见了。”我和她打着招呼。

“你怎么会在这儿？”金晓光语气不善。

“当然是到这儿来吃饭, 你说会为什么？”我可不会怕她, 立刻没好气地顶了回去。“你到这儿来干什么？”

“帮人跑腿！”金晓光没有多说, 直接越过了我身边, 往餐厅里面走去。

我暗暗寻思着, 金晓光为什么会突然出现在这儿呢？帮人跑腿？谁还能指使得动这位大小姐？我跟在她后面, 也缓缓地走进了餐厅。

看着她的背影, 我忽然醒悟过来, 她是谁的妹妹来着？肯定是刚才金翰成那通电话……我越想越恼, 越想越气, 自己的计划不仅毁于一旦, 还见到了最讨厌的金晓光。

果然, 金晓光直接走到了金翰成旁边, 兄妹两人相见甚欢, 对着开心地“奸笑”。\_-金晓光从手提包里掏出一个皮夹交给金翰成, 金翰成慈爱地轻抚了几下金晓光的头发, 然后让她在自己一旁的位置上坐下。

T^T 该死, 现在我该怎么做？逃走吗？可是我的包还在刚才的座位上呢。\_-算了, 比起包来, 我的生命安全更重要。\_-^可是千穗, 你现在身上有坐车的钱吗？T^T 没有；还有, 你知道自己现在具体在什么地方吗？不知道, 这样你想怎么样一走了之。再说了, 我为什么怕金晓光, 为什么要看她的脸色行事？我韩千穗, 行得端, 走得正, 应该是她金晓光不敢见我才对, 上次医院她踩我的事我还没有找她算帐呢！

扑通……扑通……可惜狂跳的新泄露了我的恐惧。

韩千穗, 你要挺住, 不要发颤！不要哆嗦！

“好久不见了, 金晓光！\_-^”

“你认识我？”金晓光好不诧异地问道。

如果不是我深知此女狡猾, 而且演技一流, 我会以为她得了什么失忆症。该死的她, 又想要什么花招。

“晓光, 你不认识千穗吗？她和你同龄, 现在读高二, 女高的。”

“我认识晓光, 晓光你难道不认识我了？”

“……我, 我怎么会认识她？”金晓光的表情慢慢僵硬起来, 避开我的眼睛对他哥哥说道。

“这就是我以前跟你提起过的女孩, 现在我正在努力追求她之中。怎么样？她很可爱吧？^O

^”

“……”

“……”

我们谁也没有做声，不约而同地低头看向自己的脚尖。金晓光觉得我可爱才有鬼。-\_-^

“啊！她不是银圣的女朋友吗？”金晓光突然想到什么似的，满面春风地抬起头来向她哥哥询问。……这只狐狸，她又想捣什么鬼？

“恩，她是银圣的女朋友，你怎么知道的？-\_-”金翰成整张脸都黑了下来。

“为什么不知道？我什么都知道，你忘了银圣是我的前任男朋友了，我当然会知道他现在交往的女生是谁。^^”

“对不起，我没有想到这些，对不起……”

“哥哥你没什么要对我说对不起的，要对我说对不起的人应该大有其人。”

我悠悠然地坐在自己的位置上，丝毫不让金晓光的话影响自己。金晓光，我不怕你，也不会输给你。我不会再上你的当，中你的圈套了，你这个狡猾得像狐狸一样女人，我再也不是以前那个傻傻的韩千穗了。

“银圣现在在哪儿？”金晓光开始攻击了。

“你说银圣？他现在在家里。”

“你为什么不和自己的男朋友在一起，反而和我的哥哥在一起？”

“是你哥哥硬拽着我来这的，你有什么疑问就问他吧！所谓绑架大概也就是那么回事吧。”

我现在一比零领先。

“早知道我哥哥的欣赏眼光与众不同了。我还以为除了银圣这种品味独特的人会看上你，再没有别人会看上你呢。”

一比一，金晓光牙尖嘴利地扳回一城。

“银圣的品味是挺独特的，所以之前才会看上你，和你交往啊！”我也不甘示弱地针锋相对。

耶~！现在是二比一了

“喂，你们别再吵下去了，这到底是干什么呀？！”金翰成突然打断了我们两个绵里藏针的你来我往。

对了，差点把他在旁边的事给忘了。

“你们是为了智银圣才这样的吗，恩？”

T^T是又怎么样？我在心里冷哼。

“哥哥，我已经忘记智银圣了，你说什么呢，现在？”

你？你？你已经把智银圣忘了？这么说上次在卡拉OK厅碰见她时，她说的那些话都是胡说八道罗？

“算了，再坐下去也没什么意思，我看我们今天还是到此为止吧，否则你们两个接下来还不知会变成什么样子。今天我对你们两个都很抱歉，是我考虑太欠周到了，我不该把晓光叫过来的。”

“哥哥你说什么傻话呢？其实，哥哥，我看你和千穗挺般配的，你们继续努力吧，我相信你们会幸福的。^O^韩千穗，你要好好把握我哥哥喔！他可比银圣要好的多了。”

哈哈~哈哈，原来这只狐狸心里打的是这个主意啊！我和你哥哥交往，然后你就可以趁机重回智银圣的怀抱。你以为智银圣会喜欢你这种像狐狸一样狡猾的女孩吗？而且我也决不会把智银圣让给你的。说什么我和你哥哥很般配，这分明是你在引诱我的话，我不会让你的奸计得逞的。

“既然你哥哥这么优秀，我当然不能放过，反正我偶尔也有偷偷情，打点野食的想法，银圣是不会怪我的。你觉得这个提议怎么样？呵呵~呵呵~！”我得意地笑着，-\_-银圣是不会“怪我”，他只会直接提着拳头奔向我，当然这些想法我是不会对他们说的。

果然，我这番不折不扣前卫大胆的话，立刻让金晓光诧异得半天说不出话来。除了呆呆地看着我她什么也不知道做，我就知道我这颗重磅炸弹会收到奇效。金晓光，想和我打嘴巴官司，练几年再来吧！

啱啱啱……啱啱啱……啱啱啱……

金晓光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音乐不是一般的刺耳难听，果然物如其主，和金晓光一副德性。-\_-不过我还是要谢谢金晓光的手机，因为我正不知该如何描绘她刚才那副吃惊的场景呢。

“喂？是谁？银圣？”金晓光惊喜万分地大声嚷嚷道。我的耳朵出问题了吗？还是金晓光又在耍什么诡计？真的是银圣吗？……

不可能，不可能，一定是我听错了，或者是金晓光听错了。

“你说现在？^O^可以，我有时间，我去，我马上就过去。好的，你先不要吃东西，等着我过去和你一起吃。恩，就这样。”金晓光千娇百媚地对着电话说道。

我的耳朵还没有好吗？从刚才到现在一直在幻听……

“韩千穗，对你红杏出墙都不会有什么意见的智银圣现在给我打电话了，他让我过去陪他喝酒。对不起了，哥哥，我今天会晚一点回家，咱们回家见，给我2万块钱就行了。”金翰成什么话也没

说，木然地从钱包里掏出几张纸币递给金晓光。

“今天我会晚点回家，^O^非常非常晚。”金晓光看着我非常得意地说道，似乎在向我暗示什么，“哥哥，拜托了，给我留门。咱们有机会再见吧，韩千穗！”

又输了，又输给了金晓光。——智银圣，知道我为什么会输吗？你知道你的女朋友为什么又输给了金晓光吗？因为你，又是因为你，我才会输掉……T-T金晓光急匆匆地离去了，只剩下我和金翰成面对面地坐着。

“对不起！”

“我真的非常非常讨厌你和金晓光，如果我现在手上有一把刀，我说不定会杀了你们，我真的很想杀了你们。”我凄凉地对他直言我心中现在的感受。

“即使是你想杀我，我还是想和你交往，怎么办？”金翰成目不转睛地看着我。

“我想见到银圣，我想见到银圣。请你把我带到银圣的身边去。现在在身边的不应该是金晓光……T-T”

“……我们出去吧。”

“请你把我送到银圣的身边去，拜托你了。银圣的身边必须有我T-T”我像疯了一样地抓住金翰成的手，满面哀凄地恳求他。

“可我的身边也必须有你……”

此时的我早已泪流满面。我不愿意相信银圣给金晓光打电话的事实，也不能相信，但事实却真实得让我无法否定，面对情感与现实的煎熬，我的新在滴血，我的世界在崩溃。我像疯了一样地想见银圣，而银圣却躺在别人的怀抱里，这个想法几乎将我逼疯，眼泪止不住地又流了下来……银圣，你看见我和金翰成在一起时是怎样的心情，现在我知道了，那是一种恨不得自己在世界上消失。从没有在这世界上走过一遭的心情啊。呵，真是报应，我终于也尝到了那种锥心刺骨的滋味了。我和银圣的爱情已经到了刻骨铭心这种地步吗？

“今天我要和遭到抛弃的人去好好喝一杯。”

“我没有遭到抛弃，你不要在这里信口开河。”我擦着眼泪不服气地说，我死也不会承认自己被银圣抛弃的。

“你知道这句老话吗？人在哭泣的时候喝酒，酒会变得更加香甜。我们走吧！”金翰成把我从位置上拖了起来。

“今天这种心情让我喝酒，说不定我会醉死。不，是我一定会不喝到醉死决不罢休，这样你还要我去？”

“好吧，那我们就但愿长醉不愿醒，要死也有我陪你一起死。到时候只怕连累了酒店的老板，还得帮我们收尸。”

噗……想到酒店老板着急的样子，我忍不住笑了出来。

“想笑就笑吧！不过真服了你，又哭又笑的，也不怕肌肉打结。”

“我才没有笑。你刚才说的话要算话。”

“走吧！我今天奉陪到底。”金翰成潇洒地一甩头，抓住了我的手。

情绪起伏太大，让我在迈出脚步时不小心踉跄了一下，金翰成赶忙拉住了我。

“你没事吧？”他担心的问道。

“我没事。”

“能喝酒吗？”

“当然能喝，而且一定要喝。”现在换我坚持了，“如果我就现在这样回家，说不定明天世界上真的会多出一个因伤心而死亡的人……”

“……你真的这么爱银圣？”

“我不想和你套银圣。我先出去了。”

我踉踉跄跄地冲出餐厅，一屁股坐在离停车场不远的地方，哽咽着哭了起来。从刚开始小哭，一直到后来放开声大哭，我一直哭到自己的嗓子再也受不了我更多蹂躏，才滴滴答答地低声抽泣了起来。金翰成自始至终都在我身边默默地守着我。

“哭完了吗？”金翰成温柔地问道。

“好象哭完了。我再也哭不出眼泪来了，眼泪好象已经哭干了。”

“那我们现在就去喝酒吧！现在我们能做的只有这个了。”

“……”

在车上的时候，我们谁也没有开口打破沉默。我盯着窗外黑压压的风景，沉浸在自己的伤痛中，不知不觉间车已经开进了市中心。

“你决定以后和智银圣怎么办？”金翰成一直紧闭着的嘴巴终于忍不住打开了。

“你说我们该怎么办？”

“你们还会继续交往下去吗？”

“你希望我怎么回答你？你这种问法。”

“我的妹妹晓光非常喜欢智银圣，而我又非常喜欢你。”

“所以我才讨厌你和金晓光。”

“你不要只靠感情用事，我希望你能理性一点处理这些问题，这样对我们大家都好。”

“爱情是人的理智可以处理的吗？她是人内心最真实的感受，是人真情的流露。也许只有你这样的人才可以用理智来盘算爱情。”

“我只想对你说一件事，我是真心地爱你，百分百的真心，绝不是一时头脑发热，我生平从来没有这样爱过一个人。”

“现在你说什么我都不会听进去的，因为我的饿脑子已经百银圣占满了，满脑子除了他的影子之外，再也容纳不下别的东西。”

“……下去吧。”

“……”

银圣，究竟是什么东西挡在我们之间呢？是金翰成和金晓光吗？不是，不是他们，现在阻挡在我们之间的看不见的阴影是你的心啊，是你的自尊心，是你那颗全然信任我的心啊！你什么时候才能觉悟到这铁一般的事实呢？……我很累，我真的好累，银圣，我要等到什么时候，你才能完全敞开心扉地接纳我呢？我已经等你等到身心俱疲了，我不知道自己还能撑多久，还能拒绝金翰成多久，说不定有一天我真的会离开你。所以，请你抓住我，银圣！不要让我离开你，让阳光照进你那冰冷的心扉，拜托你了……

从开始到现在，我们已经喝了两个小时的酒了，光我一个人就喝了四瓶烧酒，更别提还有一堆啤酒。可是，为什么我还没有醉，为什么还这么清醒，我脑子里几乎能想象出智银圣的一举一动，每一个生气的表情，每一个可爱的笑容（其实也没对我笑过几个），他在我的脑子里从来没有离开过。金翰成那个人他却幸福的喝醉了，我真的好羡慕他。

“^\_^ 你能理解我的心情吗？我默默地喜欢你一年，到头来你却说恨不得想杀了我，你能理解我的感受吗，恩？”

“\_-\_^ 别再说了，你已经喝醉了。我们走吧！”

“你！你知道吗？我能这么长时间喜欢一个人有多不容易，你为什么拒绝我，半点机会都不给我就-”

话说的到后来，已经吐词不清的金翰成拿起一瓶烧酒就是猛灌，T^T 真是疯了，该伤心、该得到安慰的人可是我也，他在这儿凑什么热闹。

“快把酒瓶给我！”

“该死~，连这点小小的要求你也不满足我！”金翰成红着双眼，酒气冲天地对我嚷嚷道。

“你醉了，知道吗？别再喝了。\_-\_-”

“……”

“你这副样子明天怎么来找我？\_-\_-”

“这么说你答应明天见我了？是这样的吗？”金翰成惊喜地抓住我的手。

“\_-\_-我也觉得用酒杯喝不过瘾了，把酒瓶给我。”我一把抢过金翰成手上的酒瓶，放到嘴边咕嘟咕嘟地喝了起来，既是为了逃避金翰成刚才的问题，也是为了更加痛快地宣泄自己，武侠作品中豪气冲天的大侠不都是如此吗？

“明天你会见我吗？你明天会见我吗？你答应我。”

“……”

我没有理会金翰成的呜呜呀呀，独自一个人喝得酣畅淋漓，喝酒皇帝大，哪怕是能让我忘记智银圣一分钟，就一分钟，我今天也要坚持不懈地把它贯彻到底。

“智银圣，智银圣，为什么你的眼睛里只有智银圣，即使我在你的面前你也看不到我？”我知道金翰成只是在发酒疯，所以再没有花心思去理会他的胡言乱语。现在我的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无论如何也要那我自己灌醉，最好是酩酊大醉、神志不清、人事不醒的那种。我一瓶接着一瓶地喝着烧酒，金翰成则是对着酒杯，一句接一句地说着对我的恋恋痴语。不知什么时候开是，他的声音已细如蚊蚁，低不可闻了。

“你说什么？”我睁大眼睛，使劲地推着金翰成，倒不是我真的想知道他说什么，而是不甘心让他就此倒下，少了一个陪我喝酒的人。

“我说我很喜欢你。”

“唉~！你害不害臊，这么大个人了，也不知道说话含蓄一点。=\_=”

“咱们喝着喝着，感情似乎近乎了不少，千惠，你说是吧？大哥我好高兴，我又浑身充满活力了，我又恢复成那个魅力四射的金翰成了，哈哈哈哈哈~！”

“那恭喜你了。大哥，我有点累了。”

“恩恩，那你在桌子上趴会儿吧！我的酒差不多已经醒了，现在轮到你醉了。”

“大哥，你是说我.....我已经醉了？=\_=”

“当然，当然，喝完这瓶不要再喝了，我们回去吧！”

我颤颤悠悠地站了起来，身子东倒西歪的如蛇行，在地上画着大大的S形路线。好困呀！我真想抛弃自己这个累赘的、破败得如棉花絮一样的身体，把它狠狠地往地上一摔。好久没有喝得这样醉了，困死了！困死了！我的眼睛睁不开了.....银圣.....银圣.....你在哪儿啊！

“银圣~！我突然捂着脸哭了起来，晶莹的泪珠顺着我的手指一颗一颗地往下淌。我好想见到你，银圣·想我想到我的心都痛了；我好想好想见到你银圣，我为见不到你而垂泪，因为痛悔软弱没用见不到你而自己垂泪。

“喂，喂，千惠！”一个人突然向我跑了过来。是银圣吗.....？

“T\_T 银圣！银圣！真的是你吗？不知道我有多么想见到你，想得快让我发疯了！”

“我是翰成。看来你真的醉得不轻，快起来，我送你回家。”

“银圣，银圣，你这个傻瓜，你能想象得出我有多想见到你吗？”

“我说过我是翰成了，千惠，伏到我背上来！来，乖，伏到我背上来。”

“我有好多好多话想对你说，但是我现在都想不起来了，都想不起来了。”

“呼.....你伏到我背上来吧.....”

知道.....知道.....我都知道，现在背负着我的人是金翰成而不是智银圣，但即使是这样，我还是好想好想叫智银圣的名字，听到他的名字从我口中流泻而出，似乎会让我有一种他在我身边的错觉。智银圣，傻瓜，你这个傻瓜，和金晓光在一起你真的会幸福吗？你真的爱她吗？

“T\_T 呜呜.....呜呜.....呜呜！T\_T”

“千惠，乖，别哭了，你是最美丽最可爱的女孩。来，我们上车，恩？”

“呜呜.....呜呜.....呜呜！都是因为你的妹妹.....”

“.....”

突突-突突！这是金翰成在发动汽车的声音。烦~！好吵。银圣现在在做什么呢？他正和金晓光在一起吧。也许他对金晓光已经回心转意了，两个人打算重新开始，只有我一个人像傻瓜似的放不下这一切。我真的该放下这段感情，成全他们，祝福他们吗？我有那么伟大吗？

此事无关伟大，从见到你的那一刻起，我从没有停止过不安 即使你在我的身边，我感觉你哈是离我那么遥远，似乎随时都会从我身边走开。现在好了，你重新回到金晓光身边，我蚋迷信裁挥惺裁纯傻P摹 刹话驳氛虑悳怨5 侨说男陌 ！我担心将来的日子里自己是否会对你念念不忘，时候会对你相思成灾，是否会你身后痴痴地等待，只求你无情的一眼。

“千惠，把眼泪擦干，你家到了，下车吧！”

“=\_=已经到了吗？”

“我们就在你家的前面.....要我陪你一起进去吗？这可以吗？”

“嘻嘻，>\_< 你要上和我一起进家门，你会被韩哲凝揍死的。”

“.....你也知道啊，哲凝很讨厌我的事。”

“你回去吧，我一个人进去，我今天不想再见到你这张脸了。”

啱！.....虽然我软地像根葱似的，但我还是使尽全力撕甩上了他的车门，也关上了我对金晓光剪不断理还乱的愤恨。“剪不断理还乱”，这句话用在我对智银圣的感情上更合适不过了。

“我回家后再给你打电话的。你家就在前面，按按门铃就可以了，不要再跑到别出去了，知道吗？”

—\_—他还真罗嗦。

“Bye bye,永远的Bye bye~~！”

什么‘永远的Bye bye’？我们不是明天还要见面吗？大哥走了，我真的走了。”

“Bye bye, Bye bye！”我不耐烦地催促着，不是我无情无义，对金翰成对我的好没心没肝，而是现在的我实在是厌恶透了这兄妹俩。

“我爱你，知道吗？”

“嗝~！”我打了一个响亮的酒嗝。

“明天见！”

突突……突突！终于走了，金晓光的哥哥。

乌拉~！>\_<总算逃过一劫了，有体力里的话我绝对会跳起来。

“恶……恶……哇啊……”我蹲在地上心中作涌地干呕。

“你还好吧？”一只手在我背后轻拍着。好熟悉的感觉，会是谁？”

“你是谁？>\_<”

“你总算回来了，我等了很久了。”

“你是谁？=\_=”

“看来你今天喝得真不少，你和金翰成之间没发生什么事吧？”

“……”我露出一张迷蒙的扑克脸。

“我有话想对你说，所以特意找到你家来在这儿等你，你家还挺好找的。”

“……”

“你还能听清楚我的话吗？”看我对他说的话似乎没什么反应，对方着急了。

T\_T呜呜，头好痛，到底是谁呢？咯咯~！>\_<长得不错，噢耶！

“我看上你了~！我们互通姓名，互留电话和通讯地址吧！”我热情地向对方邀约道。

“呼~，干穗，我是贤城啊，你这是唱哪出戏，你今天到底喝了多少？！-\_-”对方重重叹了一口气。

“贤城……？贤城……？”我的思绪似乎还漂流在外太空，只知道木然地重复着这个名字。

“是啊，银圣的朋友贤城……”

“贤城！真的是你~！T\_T”

“恩，是我。”贤城总算露出他久违的笑脸。

贤城，是贤城，总是救我于水火之中的贤城，我趴在他肩膀上不知哭了多久，酒也慢慢地醒了过来。

“你哭完了？”

“恩，恩。=\_=”我使劲地点头。

“现在该轮到我说说话了，你要听吗？不，你一定要听。”

“……我听。”

“……”贤城露出欣慰的笑容。

我们俩向我家后面的小公园走去。他说有话要对我说……他要对我说什么呢？说银圣的事吗？还是银圣拜托他来向我转告他和我之间彻底分手的事？到底……？

“贤城，我不想听了。”

“……恩？”

“我不想听你说了，你是要告诉我关于银圣的事吧？我不想听。”

“是关于银圣的事，但是你必须得听。”

“-\_-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我捂着耳朵使劲摇头，一口气说了三个不听。

“你想就从此放弃吗？”

“你说什么？”

“我要告诉你的是金翰成和银圣之间的事情。我今天是特意过来回答你下午问我的问题的。你不知道，我在这儿等了你6个小时。”

“……”谜底就要揭晓了吗？我急切地看着贤城。

贤城掏出一根烟叼上，一直到烟已经抽了一半他还是没有开口，只是一个劲儿地吞云吐雾，让自己置身于烟雾缭绕之中。

“有这样一位大哥哥，他从银圣小学4年级起就很照顾他了。”斟酌了许久，贤城终于知道该从哪里开始说起了。

“……”

“因为谣传银圣患有艾滋病，所以他一直到初中一年级还没有过朋友，这件事你知道了吧！”

“我知道……”

“这位大哥其实只比银圣大一岁，从他认识银圣的那天起，也就是银圣小学4年级的时候，一直很照顾他，他是当时唯一关心银圣的人，也可以说是银圣唯一的朋友。”

“恩，恩。”

“那位大哥的名字就叫辛海兵。”

“辛、海、兵？”

“是的，辛海兵，银圣之所以会到尚高来，也是因为他。在高中的时候，银圣总是和海兵大哥呆在一起，几乎除了上课回家之外的所有时间。那时金翰成也是辛海兵大哥的好朋友，所以银圣上高

1 的时候,他们 3 个人理所当然地成天在一起,说是穿一条裤子的好朋友也不为过.唉-!想想那些日子仿佛就在昨天.....”

我终于天到这个名字了,辛-海-兵.贤城的思绪又中断了,仿佛陷入对往昔的追忆之中.我静静地等着,等着他叙说接下来的事情.

“去年冬天的这个时候,不,或许比现在更冷的时候,银圣、海兵大哥、金翰成,还有另外一名前辈,他们做了依次两天一夜的旅行.具体是去哪儿我也不太清楚,总之是很远的地方,有山有水的.....去年的冬天真冷啊!他们走的时候是那么开心,一群人说说有笑的离开了.....”贤城眼神里透着迷茫,似乎又陷入往事之中.

“恩.....”我故意出声叫醒他.

“呼.....后来,就在他们无忧无虑地玩耍之时.....”

“恩.....”我忍不住又出声催促贤城的话.

“海兵大哥掉进了湖水里.海兵大哥的身体不太好,所以从来没有学过游泳,再加上天又那么冷.....”

“.....”

“当然,银圣、金翰成他们不会袖手旁观的,剩下的 3 个人都打算跳进水里去救海兵大哥.可是这时,一旁的大叔们拼命地拦住他们不让他们下去,因为他们知道,要是这么让他们下去了,银圣他们一定也会送命的,所以要他们还是等待救援队来了再说.....”

“所以.....?”

“.....金翰成和另外一位前辈同意了,但银圣不同意,他说什么也要下去救海兵大哥.”

“.....恩.”

“这时候,金翰成和另外一位前辈抓住了他,阻止他说,跳下去你也会死的.”

“.....金翰成?”

“那个湖不是一般的深.....银圣被金翰成和大叔们抓住,心里焦急万分,他拼命地挣扎,拼命地挣扎,就像疯了一样.此时海兵大哥不断地呼唤着银圣的名字,要他救救他,要他救救他,那种一边带着哭腔,一边在水里扑腾挣扎的惨烈场景,你永远想象不到.....但是金翰成死命拽住银圣想跳下去救人的手,拼命阻止他跳下去,就这样,时间在僵持中一分一秒地过去了,海兵大哥也一点,一点地.....”

“.....不要再说下去了,我都明白了.”我用颤抖的手捂着自己的嘴唇,不敢再听贤城说下去.

“银圣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生平最敬爱的人,在自己的眼前,就这么一点,一点地消失.....直到完全消失在水面上.”

“.....T\_T”我什么也无法说.

“当把海兵大哥送到医院的时候,他早已经停止了呼吸,离开了这个世界.就这样,银圣眼睁睁地看着第二个自己在这世界上最爱的人离他而去,先是他的父亲,现在在对对他啊来说亦父亦兄的海兵大哥,这一切你说叫他如何承受.”

“.....T\_T”

从那天开始,金翰成就成了银圣的死对头.那天也在场的另一位前辈由于内疚感,最后转学了.自然,银圣所有的攻击目标都指向了金翰成,他们从此成为势不两立的死对头.”

“.....”

“.....海兵大哥死后的一个礼拜,银圣就开始和金晓光交往了.”

他怎么突然提起了金晓光?

“金晓光从中学时代起就开始追银圣了,但银圣对她甩都不甩,从不拿正眼瞧.但在海兵大哥死后的一个礼拜,他为什么突然和金晓光交往,你知道吗?”贤城似乎看出了我眼中的疑问,替我问出口来.

“他为了报复金翰成?”我小心翼翼猜测道.

“你知道银圣不是这种是非不分的人.”

--他就是这种是非不分,特别是在我面前,很少有讲理的时候,不过这是我心里想的,没胆讲给贤城听,万一传到某人耳里我就死定了.

“那是为什么?”我老实地问.

“.....海兵大哥生前很喜欢晓光,他知道晓光喜欢银圣,所以总是不停地拜托银圣好好照顾她,让她幸福,这几乎成了海兵哥的习惯.所以说在海兵哥死后,银圣会和晓光交往,只是为了海兵大哥.....”

“.....有些事我从来没有听银圣说起过.”我被贤城的话震撼住了,刚才的酒劲呼啦啦一下全

醒了，现在我更迫切地想见到银圣了。

“我的话还没有说完，现在只是开始。”

“开始？”你是说还有我不知道的？”

“你知道银圣这段时间为什么总躲着你？”

“不，我不知道，你快告诉我！”总算说到我心中最大的疑团了。

“因为你，他这么做都是为了你，为了你的生日。可笑吧？那个家伙这样的。”

“><你说谎……”

“说谎？你自己想想，是不是自从你告诉银圣你的生日后，他就躲着不见你了。我也不知道那个顽石脑袋怎么想的，竟然想用这种方法给你一个以外的惊喜。他想在你过生日的那天，突然送你一个生日派对。”

“你一定是我骗我对不对？T\_T T\_T知道我心里难过，可怜我，所以才这么对我说的，对不对？”突如其来的好消息让我拒绝接受，我怕期望越大失望越大，爬得越高反而摔得越深，我不能相信，也不敢相信。一双刚刚才止住眼泪的眼睛又开始潮湿了。

“银圣为了你，可以去做他生平从未做过的苦力，也就是到工地去当工人（在韩国的工地做工人，工资是一般劳动的好多倍），你还认为我说的是假话吗？”

“你说他去当苦力？O\_O”

“还不是为了赚足够的钱给你开生日派对。今天你和金翰成碰见他的时候，就是他正在做苦力。前几天他不是当街被人揍了吗？那是因为他看见你，逃走的时候把东西弄掉了，所以被工头揍。在干活的时候犯了错误当然得挨揍。这也是银圣那天一动不动不还手的原因。在此之前，银圣从没有对谁低声下气过，从没有为谁委屈过自己，更不要说打不还手了，他这样做都是因为你，你知道吗？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为你忍受着当时的一切。”

“……”

“但你却三番五次的和金翰成在一起……就是智银圣在街上碰见你和金翰成的那一天之后，他还是照样去工地打工。”

“银圣现在在哪里？”我听不下去了，心中迫切地想见到银圣。

贤城似乎还觉得说的不够，他一定要说出所有银圣对我作出的牺牲，所以不回答我的话，反而继续说道：“你知道吗？银圣从没有在吃完早餐后才到学校。”

“你说什么？”我不明白贤城为什么突然提到早餐问题。

“因为他在家里从来都是孤零零地一个人，包括唯一和他有血缘关系的他的亲生母亲，也从没有在意过他，招呼他在家里和家人一起吃早饭。对银圣来说，你是和他的朋友一样，不，是比朋友更加重要的人，而你却和他最憎恶的金翰成在一起，你能想象得出他的感受吗？”

我的嗓子眼咯噔了一下。

“刚才看见你和金翰成在一起的样子，我也不知吃了什么熊心豹子胆，竟然和正甲大哥干上了，我想我当时也是气疯了。这些都是因为你！”

“银圣在哪儿，恩？他现在是和金晓光在一起吗？银圣现在在哪儿？他最经常去的是什么地方？”

“今天海兵大哥的忌日，所以银圣可能叫金晓光和他一起去大哥落水的那个地方祭拜了。刚才我和你说过的，海兵大哥生前很喜欢金晓光，所以一定是因为这个银圣才叫上金晓光的。”

“那个地方在哪儿？”

“……我去把摩托车拿过来，你等着！”

“我也一起去！我要和你一起去取摩托车。”

“呼……好吧，你跟我来，不过动作要快点。”

银圣，对不起，一切都是我误会你了，我该怎么办，银圣？我表现得这么差劲，可是在此之前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啊……我像个傻瓜一样，在这儿独自泪流，独自伤心，我真是一个傻瓜，比起你为我做的，我做的真是太微不足道了，T\_T T\_T T\_T银圣……我从没有像现在这样迫切地想见到你。

晕晕乎乎，晕晕乎乎！怎么周围的天地都在旋转呢？看来我的酒还没有完全醒，呵呵-呵呵（我又在傻笑了）。

“千惠，你就在这儿等着吧！我去把智银圣给你叫过来，只不过时间花得稍微多一点罢了。”

贤城看我还是一副迷迷瞪瞪的样子，体贴地说。

“不要，我要和一 一起去。><”

“呼……我没有时间和你争辩了，银圣说不定已经走了。”

“我要和你一起去，我要和你一起去，银圣！哇~，哇~。”我完全是不副无赖的样子。

“你又不听话了？”贤城对我皱起了眉头。

“我们路上快点开不就行了，好不好？”我像献媚的小狗一样讨好地笑着。

“好吧，我载你去，不过你要在这儿等着我取摩托车回来。”知道不可得寸进尺，特别是不怎么买我帐的贤城，我乖乖地点了点头，可怜巴巴地看着他：“你快去快回，快点。”

贤城回我以微微一笑，迈着大步走开了。

银圣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我的生日T\_T.....我细细咀嚼着刚才还未来得及消化的信息。我没有搞清楚事情，就是乱猜疑他和金晓光

之间，我真是差劲。你现在心里一定很受伤吧，银圣？为我去做苦力

，你的身体吃得消吗？对不起，银圣，为我对你造成的一切困扰，我要对你说对不起。只要你能回到我身边，银圣，我发誓，我一定会成为你毕生栖息的港湾，如果说我之前对你所说的婚姻还有什么疑虑，希望再考虑一下的话，那么现在，我可以很肯定的告诉你：今生，我是你的新娘！无论你再怎么讨厌我，再怎么蛮不讲理，我都绝不会离开你身边，我会永远唠唠叨叨地跟在你身边，把你烦死！T\_T

金贤城这个家伙，怎么还不回来！头好痛.....我今天至少喝了10瓶烧酒吧。呵呵~呵呵！我靠在一边的垃圾塑料袋上，让身体稍微好过一点。然后眼泪就不受控制的一滴、一滴地滴在了塑料袋上，也不知是因为身体上的难受，还是因为心理上对银圣的痛惜，一种难以言喻的心痛，就像上次我得知银圣的身世时的那种心痛。

突突.....突突.....突突.....

从来没有听过比这更动听的声音，贤城终于开着摩托车过来了。我支撑起软得像一跟面条的身体，奋力地跳上了贤城摩托车的后座，我就要见到银圣了，我就要见到银圣了，除此之外再没有什么能让我坚持下去.....

.....

“贤城！你看前面！”

我们的前方有一辆银色的摩托车正在风驰电掣地行驶着，摩托骑士的身影颀长有力，一身谨慎的黑皮衣

在路灯的找下闪闪发光，好酷呀！O-O我不由得看得呆了。糟糕，我又在心猿意马了，我不是已经打定注意今

生非银圣不嫁嘛！不过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欣赏欣赏何罪之有，即使有了银圣之后我也不会放弃欣赏帅哥的，

我在心理暗暗念叨。黑衣骑士后面哪个一晃一晃的东西是什么？好象是脑袋瓜子，我疑惑地猜测。.....

贤城加快了速度，渐渐地赶上前面那辆摩托车。

是、银、圣，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还有.....刚才我看见的那颗脑袋瓜子，就是坐在他车后的金晓

光。银圣也看见我了，他知识用不经意的眼神扫了我一眼，然后又看向前方，而金晓光，她仿佛拥有全世界的骄傲

似的，搂着智银圣的腰，斜靠在他的肩上，正用一种胜利的眼光看着我。他们的摩托车就这样有从我身边

越了过去。--

“银圣！”我决不容许这样的忽视，急促地出声叫道。

可惜转过头来的只有金晓光而已。

“银圣！银圣！你等等我，等等我，我有话要对你说。恩？你听见了吗，银圣更？O-O”

我的叫声换不来丝毫的回应，只有摩托车后面的排气官几声嘹亮的喷气声，仿佛对我的呐喊嗤之以鼻，或

者是在嘲笑我的无知，而银圣更是没有任何回头看我的迹象。--绝望、伤心、晕眩，一阵阵奇异恶心的感觉向

我袭来，扑腾一声，我一头从贤城的后坐上栽了下来，幸亏贤城早已发现我的不对劲，预先减缓了车速，否则后

果不堪设想。银圣.....你这个坏蛋.....这是我跌下车的第一个念头。T-T

咯--咯--！前方的摩托车一个紧急刹车停了下来，随后一个人影几匆匆地向我跑了过来。他

.....是我在这个

世界上最爱最爱的人，T-T而他后面.....是我在则个是上最讨厌最讨厌的人。T-T

“银圣！T-T”

“你喝酒了？T-T”银圣扶起我的上半身，口气不善地说道。

“好久不见了，是吧？T-T银圣我们好久不见了。T-T”

“不要哭，\_-你为什么哭了？”银圣皱着眉头看我。

“T-我太高兴了。呵呵，我太高兴了，能这样和你在一起.....我太高兴了。T-T”此时除了“高兴”，我

想不出还能用什么别的词来表达我的情绪。

“你这个白痴，高兴真么还哭了，你怎么哭了.....”银圣的声音还是那样波澜不惊。

“都是因为你呀，傻瓜，都是因你.....T-T”

“是以为要和我分手，感到抱歉才哭的吗？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不用哭了，你应该珍惜自己的眼泪的！”

银圣低着头，艰难地挤出这样几句话。

我真想拿把锤子上前使劲地敲他的头。“-O-你这个傻瓜，你这个白痴！亏你还总是骂我白痴.....”

你为什么不知道，我像发疯了一样爱着你，你为什么不知道？难道你都感觉不出来吗？T-T”

我伸手抱住就在我眼前的我的最爱。真好，能这样抱着他真好，我真想就这样下去一辈子不放手。

“我都知道了，所有的事我都听贤城跟我说了，你这段时间以来避开我的理由，你和金翰成之间的恩怨

.....你为什么这么傻，为什么不告诉我，为什么独自承担这一切.....”

一直静静被我抱着的银圣，突然反手仅仅地抱住我的腰，他紧紧地把我向他怀里揉捏着，仿佛要把我嵌进

他的胸膛似的。我的心狂乱地跳个不停，安静地任银圣紧紧地抱在怀里，从没想到生性散漫的自己居然会爱一个

人爱到这么深，而这个人就是眼前这个在自己心中充满缺点的那个家伙。

“我以为你喜欢上了那个小兔崽子，我以为你也、你也离我而去，你知不知道我几乎发狂，为了你我几乎

发狂，小白痴，”银圣几乎是哽咽着说道。我喉头发紧，从没想到自己在他心中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T-T

不过，小白痴？\_-今天就让你见识见识我这小白痴的厉害。

“韩千穗，你什么时候和我哥哥分手了？\_-”

一个素不相识的女声打破了我们之间的美好魔咒，不用我说你也知道是谁了吧。\_-

“T^T你还不知道吧，你的哥哥.....”

“你还敢说刚才不是和我哥哥在一起，你们看起来很不错嘛！怎么，小夫妻俩拌嘴了？”金晓光存心让智银

圣误会我和金翰成。

\_-如果不是银圣在我旁边，我早就一拳头飞舞上去，打得他“群魔乱舞”了。

“我从来没有爱过你哥哥那样的人。”

“你刚才明明说你们俩在交往的。”金晓光尖声叫道。

我真服了这个女人，睁着眼睛说瞎话，亏她长得一幅清纯无辜的样子，难怪人家说最毒妇人心，尤其是

美丽的女人的心。

“-O-你说什么？不要在这里造谣生事。”

“韩千穗，你怎么可以这样，朝三暮四地把男人玩弄于股掌之间，我还真佩服你。”

我真是被这个女人气死了，>\_<气得连话都说不出，怎么会有金晓光这种女人存在与世间。

“韩千穗！”刚才一直沉默着的银圣突然开口轻唤我的名字。

“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银圣，你千万不要听她瞎说，你不要误会，请你相信我。”我紧张

地扯住银圣衣服的前襟。

“我对你.....”

“不是的.....这些都是她的诡计。”我打断银圣接下来的话，拼命地向他解释。

“我从来没有主动亲过你对不对？”银圣不容分说，说完了他刚才的那句话。

.....?=\_=扑通扑通.....他这么说是什么意思?=\_=

“把头靠近一点。”银圣淡声说道。

“恩，恩？”

“我要你把头仰起来。”

“才不要，我刚才把眼睛头哭肿了，现在好丑，我不要仰起头。T-T”我还想在他面前维持自己

美美的形象呢。

“该死~！”银圣受不了我地低咒了一声。

接着，银圣低下自己的头，侧着头贴近我的脸（相当唯美的动作），俯身从下方用他冰凉的嘴唇

印在我的嘴唇……我的上帝，啊~！哇~！我简直忘了呼吸，太完美了，这种感觉太perfect了。老天，他甚至把

舌头伸进了我的嘴里，我感觉到全身的血液都冲上了我的头顶，我会不会成为第一个因为接吻而导致脑充血死

亡的人？我越来越喜欢这家伙哦了。>\_<接下来我该怎么做？我还活着吧，没有死于脑充血

……我悄悄抬起头

俏皮地从着站在一边的金晓光一眨眼，喀嚓~！-\_^

“啊？银圣你？”限制级的画面在眼前上演，金贤城受不了刺激似的惊叫出声。

金贤城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什么时候出声不好，偏偏是现在出声。

贤城用非常吃惊的眼神看着我们，讨厌，他那么吃惊干吗？我们又不是第一次在他面前打波。

“银圣你还真敢？=\_=”贤城满脸通红地说。

“这有什么不敢的，她是我老婆，难道不能波一下吗？”银圣野人本色又发作了，冲着贤城恶声恶气地说道。其实我知道，银圣这时候故意装出的凶狠只是在掩盖他的羞涩和尴尬，^0^他这人啊！就是这样，从来都不肯老实。

“你们之间的误会都解决了？”贤城聪明地转移话题，地球人都知道这时候不该惹银圣。

“……你说呢？刚才你不都听见了吗？”银圣老实不客气地说。

“她在这儿干什么？”贤城冲着金晓光扬了扬下巴。

“对了，贤城，你帮我带她回家吧。T^T”

“为什么是我~！”贤城怪叫一声，摆明不愿接这颗烫手山芋。

“那你说该拿她怎么办？”银圣和贤城为了怎样甩掉金晓光同时陷入了苦恼之中。呵呵~呵呵，金晓光，没想到你也有今天，这下糗大了，（我一向不认为自己是什么良家妇女，对敌人决不浪费自己的同情心是我一贯的原则）！

“是你带我到这儿来的，智银圣，所以该由你负责带我回去。”金晓光颤抖着声音说话了。

“是你非要坐在我摩托车后面的。”

“……但是是你打电话我才过来的。”

“那我是还不是为了海兵大哥才叫你过来的。”

“我不管，你今天非要带我。”

“贤城，你就帮帮忙，带上她吧！”银圣转而又向贤城求救。

“我为什么要带她？-\_-”

“智银圣，我非要你带我。”和纤秀细致的外貌不同，金晓光其实是一个倔强而又作风强硬的女孩。

“不，我看见你就心烦，不想带你。”智银圣毫不留情地当面拒绝了金晓光。

-\_-唉~！他怎么又变回以前的智银圣了，他再怎么不喜欢金晓光，也不能当着人家的面就这么直截了当地说出来啊！还一副理所当然、坦坦然的样子，让你想说他也不好说。讨厌，又变成以前那个说话没口德的智银圣了，真是讨厌！

“那么我们明天学校见了，智银圣。”金晓光意味深长地对着智银圣说道，然后噙着神秘的微笑走开了，可能是想去拦出租车回家。

为了忍住眼里的泪水，她紧紧地闭着嘴巴，那种天生的柔弱模样，让我这个自封为铁石心肠的人都看不下去了。

“呼~！智银圣，怎么说你才好，你说话真是……”贤城不忍心地在一旁叹了一口气。

-\_-让人想一锤子敲死你，我在心里接过贤城的话。贤城带着为难的表情，向金晓光步行的那个方向急急跑去了。

对了，贤城以前是喜欢金晓光的，这么说他到现在对金晓光还是有意思？

“上来吧。”

“回去吗？”

“现在太阳都快出来了，我以前不是对你说过，好女孩太阳下山之前就该回家。”

“你……-\_-”让我怎么说他才好，这两者之间有联系吗？他思维还真是跳跃式。

“我也该回家了。”

“银圣，你以后不要去工地做苦力了。”

“什么苦力啊？”

“我都听贤城说了……你为了我，到工地去做苦力。”

“没、没那回事-你还不上来？”

呵呵呵呵，可爱的家伙，我笑得像个辣手摧“花”的女魔头。看看他，整张脸皮都红了，我还能不知道他说的是真是假。^O^嘻嘻，看来他也有不为人知纤细的一面，别看成天总是嚣张傲慢得要死，真是可爱死了。我坐在摩托车后面，像只慵懒贪睡的小猫那样，伏在他背上轻轻地磨蹭着自己的脸。

“坐好，我可不想看见某头笨猪又从后坐上摔下来了。”看来他对刚才的事还耿耿于怀。-\_-^唉~！银圣，我知道其实你是关心我的，拜托你就不能说得好听一点。

^\_^银圣终于又变回原来的银圣了，想想，我还是喜欢这个“毒辣辣”的银圣，不，应该说我喜欢现在的银圣。^O^呵呵-呵呵，原来坐在心上人摩托车后面的感觉是那么美妙，难怪电视上总是那么多英雄开着摩托车救美的场景。只是屁股麻麻的好难受喔！-\_-

摩托车只用了很短的时间就开到了我家的门口。怎么这么快就到了，我对现在的相拥还恋恋不舍呢，时间过得还真快，-\_-哪像我和金翰成在一起的时候，简直度日如年。

“我走了。”

“恩，路上小心。”我冲着引申个甜甜地说。

“我们星期6见。”

“那明天呢？”

“明天我没时间。”

“你不会是明天又想去做苦力吧，为了我？”

“我说了我没做苦力。”银圣皱起眉头。

“好啦，好啦-我可爱的孩子……^O^”

“你想死啊！以后不准叫我孩子。-\_-”

“^O^那么后天见罗，明天给你打电话。”

“恩-！”银圣这才满意地哼了一声上路了。

看着他渐渐消失的身影，我满足地笑了，我现在只觉得很幸福，再也没有像以前那样的不安。以前我和银圣在一起的时候，心中总是觉得很不安，扑通扑通地跳个不停，现在不会了，我会很舒服，很坦然地享受和他在一起的每一刻。是因为刚才那个吻吗？如果不是被贤城打断的话……-\_-想到这里我就气呼呼的。

T^T但金晓光最后说的一句话是什么意思，明天学校见？她该不会是想让自己的哥哥报复银圣吧？-\_-^不会的，不会有这样的事的，而且金翰成是绝对不会碰银圣的。在这样胡思乱想之中，我几乎一直没合眼，一直捱到了上学的时间。

……

听完讲完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希灿大呼过瘾，连声说银圣帅呆了，上课的时间她一直不停地在课本上写银圣的名字，-\_-老天，这女人不会是见异思迁的老毛病又犯了吧！啧啧-！I f o l l o w(服了) y o u ! -\_-

“喂！你不要再写他的名字了，哪有像你这样的，不断地写别人老公的名字-O-”

“因为他帅呆了嘛！喂，你有电话来了。”希灿提醒我。

“我……？”

“是啊，你。”

“说不定是金翰成的电话。你帮我接，如果是他，就说我肚子痛拉屎去了。”

“-\_-^真的？真的要这么对他说？”

“是的，就这么对他说，我也是没办法，只好自毁形象地让他放弃罗。”

“喂？你找千穗？请问你是谁？哲凝？啊，我……我是千穗的朋友，我叫德者。请等一会儿，千穗，是哲凝。”希灿突然脸色大变地对着我手机说道。

“呃……”

怎么会是哲凝找我？他找我会有什么事？唉~！为什么偏偏是希灿帮我接的呢，为了躲哲凝，这个家伙连名字都不惜改了，“德者”？什么跟什么呀，她干什么剽窃人家小姑娘的名字。-\_-

“哲凝？”

“千穗，你哥哥，你哥哥！”

“恩？”

“你给你哥哥哲凝打个电话。”

“为什么？发生什么事情了？”

“是银圣……我们的前辈们现在正在揍他！”

“你说什么？-O-”

“现在除了哲凝大哥没人能够阻止这件事了，你赶快叫他到尚高来。”

“我的哥哥？”

“是啊，你的哥哥！哲凝大哥来了的话，所有的事情都可以解决。你快一点！”

“知道了。”

这可如何是好，这可如何是好，我急得团团转起来。金晓光，一定是那个坏女人在里面捣鬼，除了她谁还能做出这种卑鄙无耻的事情。现在不是跟她计较的时候，银圣，银圣~！T\_T

“你怎么了？发生什么事情了？”

“银圣现在正在被3年级的学生打。希灿，把你的电话借我用一下。>\_<”

“恩，给你！”

我用颤抖的手按下了手机上的按键，这还是第一次拨哥哥的手机号码。

“喂？”

“大哥，是我。”

“你是谁？是至美吗？”

“我是千穗。\_-”

“我的亲妹妹？”

“是啊，你的亲妹妹。\_-”

“有什么事吗？”

“大哥，你现在能不能去尚高一趟，拜托你了！”

“怎么回事，你说清楚。”

“银圣他……他现在正被金翰成他们一伙暴打，眼看就快不行了(我故意夸大了事实)！”

“真的？”

“你快去吧，他可是你妹妹的男朋友，而且现在正在被你最讨厌的人打。”

“话虽使这样……”哥哥拉长了语气，摆明一副不太想管的模样。

“大哥，你知不知道，那天金翰成在游戏厅门口劫持了我……”我决定使出激将法。

“这个杀千刀的家伙，老子让你吃不完兜着走！>\_<”

嘟……电话被挂断了，我眼前几乎可以想象出哥哥提着棒子、怒气冲冲地奔向尚高校园的样子。

我哥哥在尚高真有那么大的影响力吗？真没有想到(我从来不关心哥哥的事情)。

“希灿！我要去尚高，你帮我向老师请假。”

“我也要去！”

“你也去了，谁帮我们请假啊？”

“我们不在老师也不一定会发现。”

“那就赶快出发吧！”

我们连书包都没有拿，风风火火地跑出了校园。

“喂，快叫一辆出租车！”

“用谁的钱？”

“你没有带钱吗？”

“恩。”

“快上车吧！”

呜呜~，嚶嚶~，金翰成，金晓光，你们这两个混蛋，怎么能做出这种卑劣的事情。银圣，你现在不要紧吧，有没有受伤？不，那家伙也不是只挨打不还手的人，他一定也不会让那些打他的家伙好过的。其实现在我心里最憎恨的是金晓光，对她的哥哥金翰成我反而没多大感觉，因为我知道发生的一切都是她在背后唆使。我哥哥去真的有用吗？我很是怀疑，他该不会去了之后只能挨打，被那个黑社会打得满地找牙吧。

一路上不知逼迫司机大叔闯了多少次红灯，我们的车像疯狂老鼠一样，终于开到了尚高学校旁。

“喂，我们就这样穿着女高的校服，大摇大摆地走到尚高里面去？”希灿对自己身上这身衣服

颇为顾忌。其实我也挺怕尚高女生的，但想到银圣现在正在遭受磨难，我浑身上下便充满了勇气，银圣~！我来了~！

“我们走吧！”

“.....我们就这样大大咧咧地走进去？”

“恩，就这样走进去！”我使劲地点了点头，同时收紧了自己的下巴。

我牵着希灿的手，仿佛赴刑场般地向尚高校门毅然决然地走去。现在正是课间休息时间，有不少学生正在运动场上活动玩耍，他们看见我们立马诧异得睁大了眼睛。

“对不起，请问！”我叫住了身边经过的一个尚高学生。

“恩？”果然还是一副很吃惊的表情。

“请问你认识银圣吗？”

“你问他干什么？”

“事情是这样的.....”我准备解释。

“大姐！”身后一个熟悉的声音突然叫住了我。

“啊，是军世！”能碰见他太好了，我看见军世像看见救星一般。

“军世，你知道银圣现在在哪儿？”

“啊，这不是希灿姐姐吗？”

军世根本把我的话当成了耳边风，想蜜蜂见了花蜜一样，一个劲儿地死盯着希灿。--

“是啊，军世，好久没有见到你了。”

“希灿姐姐，最近过得怎么样？”

“喂，该死的家伙，我问你银圣在哪儿！-O-”我怒不可遏地大喊出声。

“你是问银圣大哥吗？刚才他好象和一群前辈到学校的仓库去了。”

“一群前辈？到底有多少个？”

“大概有十几个三年级的前辈，还有贤城大哥，怎么了？”

“仓库？在哪儿？-O-”

“在学校后面，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金晓光这个该死的丫头，这次我绝不饶恕你。”

我一把推开挡在我前面的军世，发了疯一样地向仓库狂奔而去。我可以感到不少或明或暗的视线从尚高的四面八方传来，在我的身上汇集、汇集、汇集，呵呵~，我这辈子似乎从来没有这么引人注目过吧，我自嘲地想。不，还有一次，我耳边隐隐传来的窃窃私语提醒了我前一次的

“丰功伟绩”，该死的，本来我自己把这件事给忘了的。T-T

“呀，你看！她不是上次把手夹在铁丝网里的那个女孩吗？”

管他们在说鸡蛋还是咸鸭蛋，我咬了咬牙。银圣！我来救你了！

“等等我，千穗！”希灿从我身后追了过来，但现在可不是有闲暇等朋友的时候，我毫不迟疑地向仓库跑去。就是这里了，说不是骗人的，但一切为了银圣，一切为了银圣！我深吸了一口气，一、二、三.....，我推开了仓库的门.....！

“银圣！T-T”我在推开门的同时凄凄惨惨地叫道。

突然一声响起，“你在这儿干什么？”

“哥哥？O-O”我好不诧异，“哥哥，你什么时候来的？”

“我接到你电话就过来了。喂，金翰成说那根本不是什么劫持你，你还和他一起吃了一顿饭。”

--现在在我眼前的是这副光景。尚高三年级的学生在地上跪成一溜（其中包括那个黑社会和金翰成）。银圣施施然地蹙着眉头坐在旁边，手里还拿着一根烟（还是一副目空一切、狂傲不羁的样子），他的身旁坐着贤城，脸上表情沉重，一副迷茫的样子。

O-O最让我大开眼界的是.....那个高坐在聚光灯下的家伙，裤腿撩到脚脖子上，胸口的衣服大敞着，头上的头发用发油向两边抹得老高，真是把什么叫傲慢发挥到了极致，他的手上还拎着一个麻布袋子。虽然我不想相信，也不愿相信，但他确实就是大哥。--这时候，希灿才悄悄从仓库外探进了头。

“你们这群兔崽子就是欠教训！”哥哥这个人渣可能也意识到希灿的存在，尴尬地站起身朝那群跪着的尚高3年级学生走去。只见他用麻布袋子狠狠地抽了每个人一下（抽了金翰成2下），那种凶狠的表情是我从没见过的，我从没想过平常一副痞子样的哥哥会有这样一面。黑社会看起来尤其卑躬屈膝，嚣张不可一世的他也会有今天呀。

“喂，你这个兔崽子，你要是敢再接近我妹妹一次，我保证决不会像今天这样便宜了你。”习惯了平常滑稽样子的韩哲凝，看他现在这副一本正经、大义凛然的样子，我反而有想笑的冲动。

“你来这儿干什么？”银圣从自己的位置上站起来，向我走过来。

“他们为什么要打你？”

“不知道~！可能是金晓光那个女人挑唆的吧。”

“你这臭小子，想死吗？”那个黑社会突然恶狠狠地对智银圣吼道。

“崔正甲，想死的是你吧！-\_-”韩哲凝冷冷发话了。

“对不起，前辈！”黑社会立马变成一副低眉敛胸的小媳妇样儿。

“看来你是好久没有活动活动筋骨了，也好，最近我也闲得无聊，陪你玩玩。今天时间还早，你就在学校待到6点吧，6点之后到市中心去，我在那儿等你，怎么样？”

哥哥这么说是什么意思？他约黑社会到市中心去？哈哈~！我明白了，他是要教训教训黑社会，嘿嘿嘿嘿！他的日子不好过了，我幸灾乐祸地想到。

但金翰成看我的表情却令我胆战心惊，老天，以后在市中心碰到他，他会神不知鬼不觉地杀了我也不一定。我以后去市中心一定要拉着哥哥和我一起去，韩哲凝，你还是有一定利用价值的，至少比你表面看起来要游泳得多。

“喂，臭丫头！你是刚从学校里跑出来的，现在放学了吗？！”韩哲凝那个人渣又冲着我发威了，刚刚还夸他有利用价值。

“恩！-\_-”我故意和哥哥打马虎眼儿。

“你疯了！赶快回到你自己学校去。”

“我是为了银圣才过来的，又不是看哥哥你的。”

呃~！T\_T

“T^T啊！好痛，喂，你干什么打我！T T”

“你还不快回自己学校去？”

“你干什么打我老婆~！-O-”

赫~！是智银圣，他真是疯了，没看见我哥哥刚才一副凶神恶煞的狠样啊！竟然冲他大眼瞪小眼的，还说话说得这么大声。-\_-^

“……”哥哥似乎对此习以为常，没有什么特别的反应，呼……我松了一口气，如果我哥哥也要打智银圣，到时候我就不知怎么救他了。

“银圣，我们走吧！”我牵起银圣的手，赶快把他拉出这个鬼气森森的仓库，希灿这个丫头此时已经不知跑到哪里去了。

“你今天要是不给我回学校，看我怎么收拾你。”韩哲凝在我们身后扯着嗓门叫道，我不以为意地继续和银圣肩并肩地往前走。

“你没有挨打吧？身体有没有受伤？”

“谁敢打我？”

“金晓光不是挑拨她哥哥那伙人对付你吗？”

“烦死了，真搞不懂她怎么想的。本来我是不想和他们过来的，但是他们告诉我赢了的话有钱拿，所以我就过来了。”

“你很需要钱吗？”

“恩。”

“因为我的生日？”

“你又在废话了。”害羞的家伙又开始脸红了。

“我要走了。”

“我送你回去。”

“不用了。你回教室去吧，你们也开始上课了。”

“我说我要送你。”

“真的不用了。”

“你就不会学得听话一点？！”银圣一边说着一边用他的一只手狠狠地按了我脑袋一下。他的个子真高，这下我不得不服，人高还是有些好处的。——希灿跑哪儿去了呢？我要不管她先走吗？最后我还是屈服于智银圣的“雄威”之下，让他把我送到女高门口，不过心里自然是甜滋滋的，一天就这么平安无事地过去了。明天！就是我的生日了~！乌拉~！

那天晚上，哥哥直到11点才回家。头发还是象平常一样整整齐齐的中分，服服帖帖地躺在头上。

“哥哥，你回来了！”我从没有像今天这样热情地迎接过他，“今天你的大恩大德，小妹我平生不忘，实在是太感谢了。”这几句到是我的真心话，不是在敷衍哥哥。

“金翰成那兔崽子还真是皮硬！”

“恩？”

“我怎么打他，他都不肯答应我放弃你，还说就算是我废了他，他也不会放弃追求你的。最近尚高那群小子的眼光都长到脚掌心去了。”

“你这话什么意思.....-\_-”我又起了双手作茶壶状。

“金晓光那丫头在一旁不停地哭哭啼啼，吵得我一头两个大。哎呀~！我累死了，给我做饭去！”哥哥一看哦神色不对，有抓狂的迹象，赶紧转移话题。

奇怪了，他最近怎么都没让我给他做饭吃。

“好吧，今天我就帮你做。^o^”

看在你今天帮了银圣的面子上，小妹我就勉为其难做吧！嘿嘿，嘿嘿！而且你还有很高的利用价值，我阴险地奸笑几声。

叮铃铃.....叮铃铃.....叮铃铃.....

劈啪劈啪~，我一溜小跑地来到电话旁，是银圣吧？

“喂？”

“是我。”

果然是银圣。

“恩，你现在在哪儿呢？”

“我是谁？”

T^T讨厌，又要玩这种幼稚无聊的游戏，“你是银圣。”我不想和他多废话。

“.....”对方没有回答我的话。

“你.....你不是吗？”我心虚地发问。惨了，那会是谁？

“你猜对了。”听筒中传来智银圣得意洋洋的声音。

“-\_-你这样是发什么疯呀！耍我？”如果不是隔着电话，我真想咬他一口，这样无聊的事也做，他的智商停留在几岁啊！

“明天下午三点，你到中央公园来。”

“你明天有什么安排，不是说要给我准备一个生日派对吗？我讨厌突然发生的状况，你能不能先告诉我，如果没意思的话.....”

嘟.....-\_-又是这家会的一贯风格，不等我话说完就挂电话。讨.....厌.....我很想尖叫出来，但想想现在是在家里，而且是大半夜，如果我不想在生日前夕尝尝妈妈的“竹笋烧肉”，我看还是免了。但这个家会太过分了，>\_<魔鬼！撒旦！我想着自己知道的所有邪恶字眼。

叮铃铃.....叮铃铃.....叮铃铃.....

“你想死啊？”我想也不想地按下通话键，劈头就骂道。

“现在我确实想死。”

“你不是在开玩笑吧。”

“我是翰成。”

“啊！你.....你好！”

“你在哪儿？”

“我在家里。-\_-”

“呼.....”金翰城长长地叹了口气。

“刚才的事我很抱歉，”我是指大哥接他这件事情，“但是谁让你先揍银圣的。”我不服气地又加了这么一句话。

“你觉得上我打他了吗？咳咳！”金翰城干笑了几声，语气中满是委屈和伤心。

-\_-他还以为自己是某部纯情漫画中的男主角啊？惨遭女主人公误会，笑成这样。T^T

“如果不是你打的银圣，那么我道歉，我和银圣重新和好如初了，刚才你也看见了吧？晚安！”不想再和他做无意义的纠缠，我轻声道别。

“我爱你！”

我的心没来由地突地一跳，本以为我对金翰成是没有感觉的。我赶快发挥自己转移话题的特长。

“你明天早上准备吃什么？”

“我说我爱你，我对你.....”

“我已经有了银圣了，而且这辈子我是绝对不会抛下他不管的。现在我们两个正在向幸福的彼岸共同努力，所以希望你也能祝福我们。”

“那么我呢？我怎么办？我注定就要这么痛苦一生吗？”

“你将来一定会遇到真正属于你的好女孩，她才会是你这一生的归宿。”

“对我来说，除了你之外再也没有别的好女孩。”

“对不起，除了这么说之外我不知道还能怎么安慰你。”

“明天下午三点，我在大提琴餐厅等你。”

“明天三点我和银圣约好了。”

“我会一直等到你来为止，请你好好想一想吧，哪一个才是最爱你、最适合你的人，同时也是你心里最爱的人！”

嘟……金翰成也是一个不错的家伙，如果我不去见银圣去见他的话……！我在乱想什么呢。我真的有那么爱银圣吗？银圣也真的那样爱我吗？……

叮铃铃……叮铃铃……叮铃铃……

刚挂上手机又向来了，今天晚上还真是忙碌。我整理了一下思绪，强打起精神接过电话。

“喂？”

“喂，刚才怎么一直占线？”

“恩。”银圣不屑地哼了一声，显然还心存不满。

“你有多喜欢我？”

“……”

“我问你有多喜欢我。”

“……有针眼那么大小吧。”

“你想死吗？-\_-”

“我是说除了有针眼那么大小的地方以外的全部……”

“^o^真的，真的，我真的没想到自己在你心中有那么重的分量。”我简直欣喜若狂，没想到一向不会说甜言蜜语的家会，说起甜蜜的话来这么高杆，“T^T那么，那个针眼大小的地方是谁？”我立刻又犯了女人小心的毛病。

“朋友们。”

“你也问我吧！^o^”

“问你什么？”智银圣真的快被我搞糊涂了，他心里一定在骂这个女人又在发什么疯。

“问我有多喜欢你！^\_^”我好心情地说的凹。

“你真是肉麻，恶不恶心！T^T”

“你快问，快问！-0-”

“你不用说我也知道，白痴！”

“-\_^你怎么总是骂你老婆白痴，你老婆白痴你很光荣吗？”

“你怎么总是让你老公的心情忽上忽下的，我像坐太空飞船一样你很开心吗？”

“你乱说，我什么时候让你像坐太空飞船一样了？”

“你知道当你坐在金翰城的车上的时候，你老公是什么心情吗？”

“我什么时候这样做了。”

“昨天晚上~！”

“那是我故意的吗？那天我明明睁大眼睛向你求救，是你不理我……”

喀嚓，我的房门突然被谁打开了，哧~！除了韩哲凝那个家伙还会有谁。-\_-

“去做饭！”

“我现在正在打电话，就快打完了，你等等。”

“现在就去做！”

“我再打一分钟，一分钟之后就挂。”

“喂，是谁啊？”银圣在电话里语气不怎么还的问道，看来十分厌恶在我和他打电话的时候被人骚扰。

“T^T我哥哥。”

“他让你去帮他做饭吃？-\_-^”

“恩！”

“让他接电话。”

“他的脾气不怎么好，刚才你也看见他拿麻布袋子打人了？”

“我知道！让他接电话！现在都几点了还让你帮他做饭。”

“是吧，你也觉得他讨厌吧，呵呵~！银圣~，加油，帮我好好教育教育他，每次他都胁迫我。

“有了理解我的人，我哪能不大倒苦水一番。

嗯……我的手机一下从我手中消失了。-\_-

“你干什么？快还给我！-\_-”

韩哲凝板着一张扑克脸，不声不响地掰下我手机上的电池然后大摇大摆地扬长而去。--

“去做饭！”他身后只留下这么一句话，在空中漂呀漂的。

“-O-我帮你去做就是了，你快把电池还给我！”

“你是更喜欢那臭小子？还是更喜欢我~？”

“-\_-哥哥，你不可理喻，你知不知道自己现在很幼稚？”

“你到底是更喜欢我还是更喜欢他？>\_<”

“-\_-^你等着，我去帮你做饭。”不知道韩哲凝那个“爱”（我可不会觉得他是出于兄长对妹妹的关心，而是觉得以后会少了很多欺凌我的乐趣）妹成狂的家伙接下去还会说什么，我赶紧找恶劣一个理由开溜。

不要以为进了厨房就万事大吉，韩哲凝哪个人渣接着也跟着我进了厨房。就在我辛辛苦苦地为他炒饭时，他却拿着饭勺在我身旁一边漫不经心地上下摇晃着饭勺，一边喃喃说道：

“你是要你的血缘至亲呢？还是要你心上人？”

-\_-我拼命地炒饭，知道现在能救我的只有炒饭了。

直到香甜可口的炒饭进了韩哲凝的口，他才慢慢地安静下来。趁着他在埋头苦吃的工夫，我赶紧溜回自己的房间，轻轻锁上门，这才安心无虞地躺在自己床上。看来哥哥也是一个危险人物，我要和他保持距离……我渐渐觉得对不起金翰成了，说不定我只是因为他是金晓光的哥哥才这么排斥他，其实他还是一个不错的人……对不起，想到他那副痛苦心碎的模样，我的眼泪不禁流了下来，对不起，真的很对不起，要是那天我没有去参加哥哥毕业典礼……一直到凌晨，我才渐渐进入睡梦中。

“千穗！起床！”妈妈一大清早就叫醒了还是睡梦中的我。

早餐桌上妈妈为我准备了一碗满满的海带汤。

“^O^吃好了，谢谢妈妈！”我按照韩国的风俗喝完专为寿星准备的海带汤，就急匆匆走出了家门。今天是我18岁的生日，我有预感，这个生日将成为我最难忘的一个生日。

一早上的课就在我懵懵懂懂中过去了。下了课我就和希灿向美发室和美容中心走去，这是我和希灿早就约好的，今天我要好好打扮一下自己。

从那些地方焕然一新地出来，差不多已经是2个小时以后的事情了。我这就要去见那个家伙了，那个将和我共度这一生的家伙，我强烈地有种预感，我和他，将共度一生……

那~个~家~伙~帅~呆~了！

5年后，12月3日的早晨7点。位于京畿道纷当市的一幢公寓楼内，就在该公寓楼的501室，韩千穗，和那个帅呆了的家伙，经过艰难险阻，正在同居中。

“^O^翰成哥！你早去早回！”

“我知道了，知道了，我会早点回来的！”

“你知道我说的意思吧？”

“你也不要回来得太晚。”

“^O^恩，恩，我不会的，你不用担心。路上小心，Bye-bye！”

翰成哥一边挠着后脑勺一边走出了家门。

关上门，转过身来，脸上洋溢着幸福满足的微笑正是23岁的韩千穗。

“喂，你快来看看，这个太奇怪了，这个紫菜太奇怪了！-\_-”

“-\_-^你不是又把它弄坏了吧！”

韩千穗以令人恐怖的速度向厨房狂奔去。而现在这个在厨房里，嘴里吊儿郎当地叼着根烟，胸前围着一个搞笑的史努皮卡通围裙，正和紫菜包饭在奋战的男人，正是我的“那个家伙”，即使是处于这种情形之下，他倨傲的气势还是丝毫没有改变。

“哎呀，紫菜都破了，这可怎么办？-\_-”

“算了，我们别吃什么紫菜包饭了，我们出去吃吧。这个紫菜长得就奇怪。-\_-”那个家伙干脆一把扔掉手里的紫菜。

“明明是你把它弄破了，还怪紫菜长得奇怪！-\_-^出去吃很贵的，你知不知道？-O-”

“我不包了，每天都让我做菜！烦都烦死了！-\_-”

这个家伙又闹情绪罢工了，只见他一把扯下围在自己身上的围裙，向门廊放拖鞋的地方走去。

“你就不会对紫菜轻手轻脚一点，包个东西都包不好。”我追在他身后埋怨道。

不一会儿，501号房间的门开了，从里面走出一个一脸幸福的小女子和一个还一脸懊恼的笨男人。

“喂，我们这样做~是不是有点对不起翰成哥，你说是不是？”

“是谁要我们喝酒喝到大半夜的,这是他应该付出的代价.”那个家伙一副他活该的表情.

“话是这么说,但翰成哥据说今天有很重要的约会,因为我们他才.....我们是不是应该好好帮他看家?”

“谁让你把钥匙给弄丢的!我才不想和那位大哥住在一起呢!”

“就我一个人弄丢了钥匙吗?你还不是弄丢了钥匙,否则也不会弄得我们两个流离失所,有家不能回。>\_<”

“嘘.....!”那个家伙一只手指点住了这个小女人的嘴唇,然后发动车子离开了。

五年过去了,那个家伙还是和以前一样.....帅-呆-了!